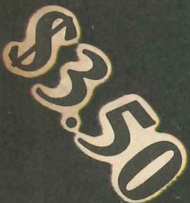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穆木兒（亡命江湖故事）滄海客・著

宮門一入深如海，義士今有崑崙奴，被救出宮的皇帝寵妃，遠走西域，在崑崙山下生下一女，自也是貴胄公主了，宮中緹騎四出，尋訪這母女的下落，却不知公主已返回中土，且已練成了絕世武功……



1059

編者話

兩星期前，本港拳壇發生了一件不幸事件，一位年青拳擊新秀在一場中國功夫觀摩表演賽中突然暴斃，消息傳來，震驚武壇！事後，有關當局研究死因是由於個人神經過份衝擊所致，體無傷痕，純屬意外……

就此問題，我們對於技擊上的拳來腿往閃電般動作中之危險性有所關注，同時感到武俠小說上的正邪人物往往在對峙中過招拚搏也深感刺激，他們是沒有準備工夫而出手，更沒有事先經過體格檢驗、嚴例所限……等就拚個你死我活，難怪一般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們樂此不疲，但切勿胡亂摹仿。

誠然，說部中人物是爲了維護正義，湖海稱霸。拳擊新秀是爲了切磋武技，防身健體有所分別。

**　　**　　**

亡命江湖故事「穆木兒」，情節唧接「崑崙奴」，本文中的女主角，有一段深感動人的飄零身世，同時也有一身罕見的絕藝本領，她所經歷的際遇，匪夷所思，賺人熱淚，今期隆重刋出，萬勿錯過。

下期我們特別禮聘本港名家司馬翎君加盟本刋，首部推出巨型小說是「春雨孤行」，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5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亡命江湖故事

穆木兒

滄海客·文
盧令·圖



曠世奇緣　賦歸恨晚

一個少年獨個兒行走在山道上，其實深谷荒山，並無道路。只是那多石的陡斜的山坡上，樹木稀少些，有樹，也不是參天古樹，更多的是叢生的灌木，和亂石堆中的荊棘。

「小子，若是不想捱兩個嘴巴子，就別出聲。……」

一個聲音在他耳邊響起來，少年惶然四顧，但看不見人影，連人影也看不到，又那會有人，那本是人跡罕至的深山，兩個山谷之間的最荒凉的一面，他和穆木兒住在那面山谷中的石崖下，快一月了，除了第一天，黎明時候，他曾遇見過一個老人，就再不見一個人影了。

「也不准回頭，不准望，一直向前走。」那聲音又在說了：「不想我揍你一頓，走，一直向前走。」

那聲音細如游絲，但他聽得清清楚楚，他又驚又喜，知道這是千里傳音，聽說內家功夫登峯造極的人，能把話聲送出老遠，既然吩咐他一直向前走，那麼，傳聲的人一定在前面，他又何必四下裏望，又何必要回頭。

亂石堆在山脊上，向前走，就落下荒凉的谷底了，下面的樹木多些了，越往下走，也越濃密了，有人他不會見到。

他知是誰了，喜得心下一陣劇跳，「崑崙奴」，一定是他，除了他，除了穆木兒，山中再沒有第四個人了。

正是他要尋找的人，一個不願人家知道眞姓名，自稱崑崙奴的老人。

沒有路的山坡上，快被他走出路來了，他捉空兒就往這裏跑，趁穆木兒練功夫的時候，他就悄悄從她身邊溜走，就爲了尋訪這個自稱崑崙奴的老人。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不，他不能出聲，他不想挨嘴巴子。那日黎明時候，初遇崑崙奴，他就吃過苦頭，學乖了。

其實何必問，他知道崑崙奴在甚麼地方，就在山谷對面那崖下，有籐蔓如垂絡纓，古松作了天然屋頂的地方，那日老人把他引去過，他不但記得，而且溜去找過無數遍了。不料再不見踪跡的老人家，突然出聲呼喚，而且指引。他驚喜，高興還來不及，那會不聽話。

他一口氣奔到了那崖下，沒出聲，也沒回頭，松下盤膝坐着那老人家。

是他，那個自稱崑崙奴的老人，眇一目，勁風把他的一隻袖管飄了起來，袖管空了。

「老人家，我終於找到你了。」少年說，張大着嘴喘氣。

啊唷！老人家吩咐他不准出聲的，他却喜極出了聲，話出口，不自覺地慌亂忙退了一步，又退一步，慌忙中一個踉蹌，因爲他脚下絆着了甚麼，差點兒跌倒了。

原來是一條枯籐，他一瞧就認出來了，那日他曾吃過這根籐的苦頭，只不過沒枯，老人就是這麼坐着，只是那麼獨臂一揚，他就被老人家拋出的籐條綑綁住了，被老人拖去跟前，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你找我！」老人顯然一怔，那隻眼瞪圓了，更見炯炯生寒芒。

「你爲何找我？說！難道你知道……我是誰？」

老人家沒有責怪他出聲，少年胆壯了，說：「我知道，你是……崑崙奴。不不，那不是你的眞姓名，但知道，你曾自稱崑崙奴，我還知道，老人家，你的俠義行爲，也像那先朝的古豪俠崑崙奴。」

「好小子，」老人說：「你還知道多少？」

少年想從老人面上瞧出喜怒來，但從那乾癟得像骷髏一樣的臉上甚麼也瞧不出，却聽出那語氣中並無惱意，他也胆子更壯了。

少年說：「我還知道，老人家，你少年時候，不，二十年前，你已不是少年了，但英俊又瀟洒，而且是最多情的一位俠士，你有一身高絕的武功，舉世無雙，獨步武林，那時，你……」

少年一邊說，一邊小心地察顏觀色，這老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若然惱怒，他可有苦頭吃了。

但老人並沒惱怒，道：「說下去。」

少年道：「那時，你遇到了一位姑娘，一位最最美貌又善良的姑娘，但相逢恨晚，天下無雙俠士，配天下最美的姑娘，本是一雙兩好的。可惜晚了，那姑娘已由父母作主，許配給了一個讀書郎。」

眞的，老人一些兒惱意也沒有，甚至那原本瞪着他的獨眼，也已移向天空上的浮雲，不但寒芒盡斂，而且迷茫了。

「那姑娘雖然不是出身於名門，却也是武林世家。」少年繼續說道：「姑娘的爹，雖然也傳了她的劍術，却認爲女孩兒家拿起劍，就拿不起針來，廚房也不是用武之地，對血腥的江湖厭倦了的老爹爹，於是就把她許配給了一個飽學的秀士，相逢已恨晚，若是橫刀奪愛，也就不是俠士了。」

「你說錯了。」老人忽然開了口，喃喃地說，人在面前，那聲音却似由遙遠的遠方傳來，道：「他們相逢並不晚，其實，他固未娶，相逢時，那姑娘亦未許婚，你只說對了一句，她爹倦厭了血腥的江湖，不願他的女兒嫁給江湖中人，故爾把她許配給一個學中的秀士，說下去，且看你還知道多少。」

「我知道。」少年說：「不僅是窈窕淑女，俠士好逑，英俊又瀟洒俠士，那姑娘也是一見鍾情的。不料蕭牆禍起，發生不測，姑娘既然是生長在武林人家，自也不是不出閨房的姑娘，否則那俠士也不能

和她相見而鍾情了，正因這緣故，那姑娘的天姿國色，也傳遍了遐邇，也傳入了一個有極大權勢的人耳中，我雖不知其詳，但想來那俠士因爲姑娘的爹把她許配他人了，傷心失戀的俠士黯然離去了，否則，那人權勢再大，也不能够把那姑娘搶娶了去的。」

老人長嘆了一聲，道：「當我從傳聞中得知時，已身在千里之外了，我連夜趕了去，方知那姑娘被搶奪之日，正是她那夫婿迎娶之時，姑娘的爹後悔已晚了，我也去晚了一步，姑娘的爹殺盡了那知府狗官全家，亦已在府前自刎而死了。」

「啊！」少年驚訝道：「她爹……殺了知府全家？」

怎生他沒聽說過？

老人恨聲說道：「那狗官死有餘辜，那時，老皇上病重垂危，東宮太子即將接掌江山，繼承大位，其實，深宮中的太子，怎知姑娘國色天姿，狗官爲了討好巴結，勾結禁中侍衞，作歹爲非，其實那太子事前毫不知情，否則，他雖已貴爲九五之尊，我也不饒他了。姑娘的爹雖然有一身武功，但寡不敵衆，那狗官正因知道姑娘的爹不好惹，也才勾結大內的侍衞。女兒被搶，姑娘的爹亦受了傷，如何不氣惱痛恨，待得傷癒，太子已承繼大統，貴爲天子了。得知狗官便是罪魁禍首，老爹爹立即仗劍入府衙，殺了狗官全家老幼。殺官即是謀反，再加女兒被搶，還有何顏面見江湖中的故人，是以隨即在府門前自刎而死。我趕去時，已晚了一步，只替姑娘收得老爹爹的屍體。」

少年啊啊連聲，說道：「我可從沒有聽說過，敢情還有這麼多曲折？」

老人浩嘆了一聲，道：「豈僅你不知，便你身邊的穆木兒亦不知道，甚至她娘也不知曉。要知殺官即是謀反，即是誅九族的叛逆之罪，之所以沒有牽連，皆因：：姑娘入宮後，唉，不說也吧。」

老人不說，少年也明白，木兒的娘入了宮，雖然後宮佳麗三千，還怕不寵幸在一身麼，那時，太子妃必也已成皇帝的妃子了，別說木兒的娘殺了一個小小的府官，便是再大些兒的官兒，亦不敢奏聞的。

少年接問道：「那秀士呢？可有牽連•麼？」

老人哼了一聲，道：「百無一用是書生，除了終朝吟哦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之外，還有何爲，哼！他還不配古押衙，我却立誓要作崑崙奴，是我夜探深宮，得知姑娘日日夜夜，以淚洗面，是以決心要救她出宮，她和那秀士雖尚未成親，但名份已定。」

少年道：「這就是俠士的不是了，老人家，雖然你已承認，那俠士便是你，我也要說你不是，既知百無一用是書生，他自保尚且不能，豈可把姑娘送去他那裏，明知皇上失了寵妃，必不甘休。」

老人不以爲忤，嘆道：「我也想到了，這才採取緬鐵之英，打造了一把奇門兵器……」

「月牙圓葉刀。」少年說：「我不但知道，而且見到了，當眞曠世無儔，威力無匹敵，那刀葉發出，能傷人於百步之外，老人家，相傳古有劍仙，能飛劍傷人於百步之外，不料劍仙就在面前了。」

老人把頭點了點，說道：「不怪那穆木兒喜歡你了，你果然聰明，從這月牙刀，聯想到古老相傳的劍仙之說，便我也是從這傳說觸動靈機，想到世上那有甚麼神仙，但傳說雖是被渲染了，必也有些根據，心想飛刀傷人於百步外，只要功力深厚，也非不可能，難在飛刀傷人後，又能飛回來，我早有構想，試驗了何止千百次，終於設計出這種曲尺圓葉刀來，再在那刀葉之下，安裝上機簧，便是身無武功之人，亦能於短短時日中飛刀退敵，那時我遠走南海，正爲了採購緬鐵之英，皆因那刀葉必須其薄如紙，却又能削斷對方迎敵的兵器。」

少年道：「那木兒的娘，苦練了十年，方始有成，老人家，你怎說祇需短短時日就能發出傷人？」

老人道：「若是利用機簧之力，自是能够，只不過發出的刀葉，便再也收不回來了，發射出一片，也就少了一片，而且每發射一片，必先得扣上機簧，便也不能以寡敵衆，要令飛刀傷人於百步之外，而又能飛回來，得運指上功夫，練來自是不易，那時事在緊急，待得我把月牙圓葉打造成了，入宮救得木兒的娘出來，爲了應急，是以只傳了運用機簧發射之法。」

少年道：「原來如此，後來木兒的娘雖然內功有成，在運用指力上，不怪反倒用上了更多時日，才能有所成就了，可惜啊，可惜，木娘練就了這曠世功夫，有了這把無匹敵的寶刀，却無用武之地，老人家，却是我要問你，自從那日相見之後，怎生尋了你無數次，你竟已踪跡全無，可是出山去了麼？」

老人嘿嘿兩聲，道：「知人口面不知心，你這娃娃閱歷不深，看來也還忠厚，若不查清楚你的出身來歷，我仍然放心不過，要知此事關係重大，木兒一出山，難保不被那昏君發現，要知道這些年來，那昏君仍不死心，娃娃，你也不想她落入昏君手中，是不是？」

接連兩聲娃娃，在老人家面前，他本就是娃娃，聽來也更親切了些。

陸羽長嘆了一聲，道：「原來老人家你去查探我的出身來歷去了，那麼，老人家必已明白，我和木兒一般，豈僅皆孑然一身，也一般兒不敢在人前露面，我……實是身負奇冤。」

「好極了。」老人家的獨眼又再烱烱生輝，道：「給我跪下。」

這是爲何？陸羽一怔！但他聽得出來，老人家的聲音只有些兒顫抖，並不嚴厲。打從第一次見到老人，他便感到老人家有一種令他鎭懾的無上威嚴，何況現下已明白他是誰了。是以雖然驚疑，已立即跪了下來。

「娃娃，你發個誓，」老人說：「從今而後，永不離開木兒一步，對她忠心不貳，我把崑崙刀傳給你後，發誓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追隨木兒左右，善加保護，若她有了損傷，即使傷了一根毫毛，娃娃，我也要砍下你的頭來，若敢用我傳你的崑崙刀去爲非作歹，娃娃，我也要教你死在我的崙崑刀下。」

敢情是要他發誓，何況正是他的心願

，但仍不免惶恐，道：「老人家，木兒一身奇絕功夫，加上她那月牙圓葉刀無匹敵，勝我何止十倍，晚輩有何能爲……」

老人道：「那刀在她手中，若不得我傳授，也就不能無匹敵，你傳了我的刀法，我再助你打通關脈，傳你指功心法，不用多久，你的陽剛便勝她陰柔了，快給我發誓，不讓木兒落入那昏君手中，不許木兒踏入宮門半步，遇上那昏君的鷹犬，殺無赦。」

一聲殺無赦，陸羽已接連打了兩個寒顫，皆因老人說後切齒咬牙，那獨目中也似要噴出火來。他如何不明白，若不是被大內高手攔截圍攻，他何致傷重殘廢，若不是傷重殘廢，這些年來，他自然伴在木兒的娘身邊，也許有情人早已成爲眷屬了，木兒的娘也不會死了，想想木兒母女來中土尋找他，在桐柏山中苦等了三年，木兒更等候了五載，他倒躲在這裏，不敢前去相會，如何不痛恨，禍有首，罪有魁，當然也恨極了木兒的生身之父，總算老人不是要他去宮中殺皇帝。

陸羽忙不迭發了誓，道：「若我違背誓言，願死在老人家的崑崙刀下。」

老人的獨目閉上了，在深深地吸一口氣。

陸羽道：「老人家，這崑崙刀，又是甚麼刀啊，難道比木兒那月牙圓葉刀更奇妙，威力更大？」

老人不再那麼激動了，道：「你已知道，我是誰了。你說。」

「崑崙奴！」陸羽道：「但我知道，那不會是老人家的眞名。」

老人點了點頭，道：「木兒的娘芳名崑崙，說來令人惋惜，她，不僅美絕人寰，而且生具異稟，凡是見過她練劍的人，異口同聲惋惜，都說，若不是她爹阻止她，怕不是穆家的女崑崙，皆因她爹並未傳授她基本功夫，僅傳的一套劍法，目的也僅在强身，並未細心傳授。」

「我知道，」陸羽說：「木兒告訴過我。」

老人道：「不料連她的爹也大是驚訝，連基本功夫也沒練過的女兒，竟用他隨意傳授的那套劍法來勝了他，不料她在那套劍法上變化出新奇的招術來，令那練了數十年劍的老爹爹，竟無法破了，老爹爹驚訝又得意，此事也宣傳開了，於是，穆家女崑崙之名，便也不脛而走，也傳遍了山右武林。」

陸羽明白了，道：「老人家，不怪你自稱崑崙奴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老人道：「可惜我願爲奴而不可能，女崑崙却在崑崙山下，虛度那秋月春花，任那青春在雪地裏，孤獨中老去，我這刀原是爲她而造，她又在崑崙山下練而有成，沒有她，也無此刀，我如何不以崑崙名此刀。」

「老人家，原來你以刀懷人。」陸羽說：「取名崑崙，紀念木兒的娘。」

老人道：「此刀原未正名，合而爲棒，展而爲月牙，發則爲圓葉曲尺，威力之大，無出其右，崑崙乃羣山之祖，此刀不亦刀中之王麼。我以此刀傳你，再由你傳給木兒，我了心願，她娘亦可瞑目於九泉之下了。」

陸羽道：「老人家，但沒有刀，怎能練，我明白老人家的意思，你不但要當年的崑崙奴永遠活在木兒的娘心中，也不願破壞木兒想像中的形象。」

老人嘆了口氣，道：「她……她太像她娘了，那日乍見，我竟以爲是青春常駐的她……她尋了來，我幾乎嚇暈了，不不，崑崙奴早死了，這世上再也沒有崑崙奴了，這世上再也沒有女崑崙，又那來崑崙奴。」

陸羽不自覺地，已移近他面前了，是以也不自禁地退了半步，因爲老人家的獨目中，又發出烱烱寒芒，明知他是人，而且是個多情人，活生生的，不是骷髏，但在面前的陸羽仍然不免嚇得退了半步，即使這是大白天，骷髏臉上的獨眼瞪大了，竟然這麼怕人。

老人厲聲道：「不許洩漏半句，聽着了，崑崙奴死了，沒死，她早說死了，不許對她說我是誰。」

陸羽鬆了口氣，敢情他是爲了這個，道：「老人家，但木兒早晚會發現你，木兒的崑崙奴也早已發現了你，她知道山中有一個人。」

「你是說那頭畜牲，」老人的語調又平和了，說：「即使有那一天，她也只是發現了山中有個獨孤叟，不知是崑崙奴，對了，今而後，我是獨孤叟，一個複姓獨孤的無名叟，記住了。」

「複姓獨孤，無名叟，我記住了。」陸羽說。

「木兒快練完功夫了，練這金剛指，每日子午兩個時辰，你出來已不少時候了，」老人說：「記住，今午子時，你即來我這裏，你該走了。」

陸羽道：「原來木兒練的是佛家功夫，不怪她那指上功夫那麼厲害。」

老人道：「你說錯了，只不過最多佛門弟子練成了這門功夫，不是有了佛門，才有這門功夫，快走，休要令她生疑。」

陸羽道：「老人家，你還沒告訴我，我們沒有崑崙刀，怎麼練，要不要把木兒的刀帶來？」

老人道：「不用了，當年我傷癒後，再又把剩餘的緬鐵，打造了一把崑崙刀在此，快走。」

當眞時候不早了，陸羽別過老人家，匆匆趕了回去，眞個是欣喜莫名，不料他亡命江湖，竟連得奇遇，獨孤叟，老人家眞複姓獨孤麼？這番奇緣，更是曠世之緣，却是休要令木兒生疑，否則，她已疑心山中有人，若知老人即是她母女東來尋訪的崑崙奴，這獨孤叟必不再留下了，他豈不是不能再傳這曠世奇功了麼。

陸羽好不歡喜，忙在山中獵了隻野兎，木兒練功夫的時候，他常是出來打獵的，即使獵不到野獸，也摘些山菓，前面山口，野桃成林，這時原是桃熟的時候。

他和木兒在這山谷中已住了廿餘日，近處已無野味可獵了，那自是獵到手的少，嚇跑的多，今日不知那裏竄來這隻野兎，眞個是送到他手中來，又添了些心喜。

老大半天，你去了那裏啊？木兒見到他，一定會這麼問的，看日影，她已練完功夫了，往日練完功夫，他總是在她身邊的，她一睜眼就會見到他，也總是對他嫣

然一笑。

沒有比嫣然一笑更好的裝飾了，狄心連笑起來美極了，是美上加美，就是宮九娘的小徒兒，那個聰明絕頂的姑娘，九宮劍派青出於藍的門下弟子。

陸羽慌忙向四下裏瞧了瞧，若是木兒知道他仍念念不忘狄心蓮，她即使不惱，也會不高興的。

四處沒有人，眞好笑，即使木兒在跟前，她又怎會知道他在想狄心蓮呢？

他不是愚蠢，只因木兒太美了，又那麼太易猜疑，也因此太易氣惱，他在她面前，非小心翼翼不可。

眞的，木兒越來越美了，她說，她像她娘，崑崙奴啊……他不禁又惶然四顧，不，獨孤叟，他也非得加倍小心不可，不可讓木兒知道老人就是那個痴戀她娘的崑崙奴，今而後，老人是獨孤叟，不也眞是個孤獨的老人麼。

獨孤叟，獨孤叟。

他在心下重複唸了兩遍，他一定要記牢了，休要在木兒面前說漏了咀。

獨孤叟，那個痴情的老人也說：木兒像極了她娘，而木兒的娘，是否沉過魚，落過雁，如何美得閉月羞花，他不知道，但知道確確實實傾城傾國，因爲當今皇帝也爲她顚倒，無數的大內侍衞高手，更多無辜的人，知府的全家，甚至她的爹，木兒的外公，都因她而喪了性命，那是再也不奇怪了，因爲眼前像極她娘的木兒，是這麼美，自從她洗去了臉上的松烟，別說鮫綃衣了，即使儘穿上合身而又光鮮些的衣裳，已是如此美得令他每一走近她身邊，就會心跳。

是眞的，他一點也不蠢，他知道，爲何同一個木兒，不過短短一月之中，會越來更美了，不僅是相處久了，比狄心蓮短短幾日相處，多了幾倍的時光，他的目光中，自然多了情意，情人眼裏出西施，何況她實在太美了，而且，他也看得出來，孑然一身，從小在孤獨中長大的木兒，情愛也在滋潤着她，也令她更嬌艷如花。

他也偶然想到他師姊石梅，他總會不禁長嘆一聲，凡是愛得深的人，妒嫉心也越重麼，甚至他的大師兄奔雷手石開，便因師傅有意把師妹石梅許配他，因妒嫉而懷恨，不但殺了師傅，嫁禍於他，以致他才亡命江湖，那麼，在木兒面前，他那敢不小心，便說不敢再提及狄心蓮了，甚至想及狄心蓮，心下也生驚悸。

眞眞好笑，連自己也忍不笑了，木兒又不在跟前，怕甚麼，何況又是心裏想。

「喂！」一個聲音說：「獨個兒，你笑甚麼？」

啊！木兒！突然現身在他面前！他吃了一驚。

木兒的大挪移，加上她從小就奔跑在崑崙山上長大起來的，那輕身功夫的高絕，簡直是巳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她常會突然之間來到他面前，他也早巳見得多，不以爲奇了，不料她在這個時候，竟然現身出來。如何不令他大吃一驚。

他心虛尚在其次，她發現了改稱獨孤叟的崑崙奴麼？他驚惶，張大了咀，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是不知該怎麼回答，他本就不是個慣於說謊的人。

木兒嫣然一笑，說：「謝天謝地，你也會笑啦，陸哥哥，別担心，等我把月牙圓葉刀練成，帮你去找你那大師哥算帳，洗清你的不白之寃。」

那麼，木兒並沒有發現那老人家。否則，她不會笑得嫣然，陸羽鬆了一口氣。

崑崙刀，不是甚麼月牙圓葉刀，他心說，當然沒說出來，崑崙奴特地替女崑崙打造的崑崙刀，妙極，唯有女崑崙，也才配用這威力無窮大的崑崙刀。

他好生感動，因爲他笑了，她也高興起來，她當然知道他爲何常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他又如何能歡笑得起來呢，但近日來，他把自己的不幸忘得乾乾淨淨，身邊只有越更嬌美的木兒，心上也只有可愛的木兒，因爲木兒也和他一樣，不僅是身邊只有他，而且心上也只有他，他又怎會不感動呢，木兒怕失去他，甚至無時無刻不在討好他。

「可愛的木兒，」他心說：「我也怕失去你，願今生今世，我能永遠在你身邊，但能够麼？」

他不敢想，因爲她有一個當今最有權勢的爹，她爹手下不但高手如雲，而且有千軍萬馬，雖然她不眞是天上的仙子，但也不屬於江湖，她不但有家，而且，是人間的帝王之家，最令他担心的是，對她死去的娘來說，那帝王何其多情，對她，可愛的木兒，又是何等慈愛的爹。

木兒喜孜孜，從他手中接過了兔兒，拖了他就跑。不過短短一月，木兒的變化竟是如此之大，更活潑了，唇邊的笑靨更增加了她的嬌媚，可不是麼，這世界上並沒有她所仇恨的人，却是正相反，有更多在等待，在尋找她，愛她的人，他眞不敢想，有那麼一天，木兒父女相逢，那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那時，他就會失去她了。那時，萬仞宮牆隔絕，深宮如海，木兒貴爲公主，當今皇上痛愛的女兒，而他，不過是一個平民。

那一天一定會到來的，他永遠也忘不了，當木兒說到那朱欄玉砌，畫棟雕樑，鳳閣鸞樓如何連雲的時候，他從她的眼中看得出來，她是多麼响往啊，顯然地，她娘在那荒寒的崑崙山下，對她描敍了太多宮中的繁華，隨着她年齡的增長，她的好奇心也更熾烈，何況那原本是屬於她的，那一天，一旦來臨，她仍會像此時此刻一樣，怕失去他麼？

笑，從他臉上消失了，木兒却沒有覺察，因爲活潑了的木兒，今天特別高興，因爲她的指上功夫巳有了進境，她發射出去的圓葉刀，竟巳能飛回來，雖然飛不回她的手中，但既能飛回，可知她指上功力大增，因爲她的指上若無足够的力道，發出的飛刀不疾勁，空氣就不能產生巨大到令圓葉刀飛回來的阻力。

「我要令他驚喜，」準備午餐時也哼起曲兒來的木兒想：「別告訴他，我的指上功夫巳有了進境。」

原來木兒發出飛刀，從不能飛回來，她娘死前對她說：「早哩，待你指上的功力到了火候，我再傳你飛與收的訣竅，你再苦練五年，也許能够了。」而今她娘死了不過才兩年多，發出的飛刀便能收回了，如何不喜歡得雀躍，不渟地哼着曲兒，她能哼甚麼曲兒呢，不過是小時候，懷抱着她的娘，慣常哼的兒歌。

陸羽也高興，而且比木兒更高興，只看這月牙圓葉刀天下獨一無二，不料……啊……崑崙刀，不料還有同樣的一把，而且，連木兒的娘也不懂得的發收之法，獨孤叟倒先傳給了他。

不，別讓木兒看出他的興奮來，木兒不但越更美了，活潑起來的木兒，也更聰明了，要知她始終疑心，山中有一個世外高人，連崑崙奴那兀鷹的一雙銳利的眼睛，也不能偶然發現，却始終尋不出踪跡的人，當然，是一位世外高人，可別讓她起疑。

木兒練功夫更加勤奮了，她一定要把飛回來的圓葉曲尺刀接到手中，然後，她才選定目標來發刀，陸羽知道，雖說發出那飛刀，只不過是十二片的一塊刀葉，是以發射全憑指上功夫，比起一般的飛刀來，那難度何祗百倍，因爲飛出的只是一片刀葉，月牙刀仍在手中，除非發出的刀葉不再飛回來，僅賸下最後一片刀葉，那麼，這崑崙刀也就不奇，威力也不大了。

「一定有連木兒的娘也不知道的訣竅。」陸羽想：「也許這獨孤老人和木兒的娘分手時，連這老人也還未悟出，因爲那時這刀不過才打造出來。」

一定有訣竅，而他，不但即將自獨孤叟親傳此刀的訣竅，而且更有一把同樣的崑崙刀賜給他。有了這刀，再練成功了，那時，嘿嘿，何愁沉寃不雪，他也再不怕媚媚，那個集天下各門派武功於一身的妖精賊女人，當然，他也能從鬼谷那杜娘子手中，把狄心蓮救出來了。

他不想把心中的高興形諸於面的，但又怎能掩藏，他實在太欣喜了。

好在木兒因她指上功夫的進境，也正在高興頭上，更恨不得一日千里，飯後，又迫不及待地練刀去了。

不是月牙圓葉刀，眞好笑，木兒連這刀的名兒也不知道。却是千萬得記住了，老人是獨孤叟，不是崑崙奴，甚至被木兒發現了那老人家，也不要緊，只要木兒不知老人即是崑崙奴，他明白，有朝一日，若木兒發現老人家即是崑崙奴，他沒有失去木兒，只怕巳先失去了老人，也就是失去了這曠世奇緣。

月亮圓了又缺，缺了又圓，木兒沉迷在崑崙刀上，每晚練功夫的時間更長了，而倦極了的木兒，總是倒頭就發出那輕微的鼾聲來，竟不知她每晚開始練功夫的時候，陸羽也立即失了踪。

山中無甲子，日月星辰悄悄地走牠們的道兒，林花早巳歇了春紅，野菊也巳在吐露芬芳了，小溪裏的殘荷，傳送來了秋的信息。

可憐的木兒，常常廢寢忘餐，時而愁眉深鎖，時而又興高采烈，時而如醉如痴，那情緒的變化，總要連續數日，而愁眉深鎖的時候越更長了，陸羽不用問，也知她在崑崙刀上遇上了困難，那發出的刀葉一定是不能隨心所欲。他明白她的困難所在，他從未去瞧過木兒練刀，但他像是眼見一樣。

因爲當木兒在練崑崙刀的時候，也正是他在崑崙刀上苦下功夫的時候。

「快了，不用多久的，」當木兒愁眉深鎖的時候，他就在心裏說：「木兒，當你知道了訣竅，你就能解開那一個個的結子。却是我倒爲難起來，我怎能不着痕迹地帮你解開那一個個的結子呢？可憐的木兒，不，可憐的是崑崙奴，不不，是獨孤叟，因爲木兒太像她娘了，那個他心愛的姑娘，而且愛戀得那麼痴迷，竟不敢面對木兒，甚至不要讓木兒知道他仍然活在世間上。

那多情的老人眞是何等痴迷，竟懷疑木兒就是他的不老的情人，而他，要英俊的崑崙奴，永遠活在情人的心中。

番邦女子　遠道而來

「起來，太陽晒着屁股啦。」

啊唷！陸羽痛得從睡夢中驚醒，跳了起來，才知是木兒打他，重重地打在他的屁股上。

嗳唷唷，她竟是用摺合起來的崑崙刀打他，而且打得那麼重，痛極了，那緬鐵之英打造的崑崙刀，較之普通鋼鐵，何止重逾一倍，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怎會不痛？

「你！爲何打我？」摸着打痛了的屁股，陸羽說。一句話，倒咬了兩次牙，因爲他要忍痛。

瞧着陸羽，又瞧瞧手中的崑崙刀，木兒有些驚惶，說：「我眞打痛了你麼？陸哥哥，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一時……」

陸羽也驚惶起來，腦海中忽然想道：

「莫非這些日子以來，我的行踪被她發現了，也發現了獨孤叟，她這是在責怪我隱瞞她？」

但一見木兒也驚惶，就知猜錯了，道：「我明白了，你是一時高興得忘了形，恭喜你，木兒，你一定在崑崙刀上有了新的進境。」

「是啊，」木兒喜孜孜，說：「你沒瞧，我一直練到太陽也爬上山頭，晒着你的屁股了，我一時高興，出手重了些，陸哥哥，你還痛麼？痛不痛啊？」

要是被人瞧見了，可不成話，但這是沒人居住的深山，他也不想躲開，雖然他心跳臉又紅。

木兒竟輕輕柔柔地摸着他的痛處，說：「誰叫你睡到這時候還不起身呢，咦！怎麼，你你……」

木兒忽然退了一步，望着陸羽不瞬眼，因爲她知道，陸羽不是一個懶惰的人，何況他是一個練功夫，且巳有了一身功夫的人，不可能睡到太陽晒着屁股了仍不起身的，即使他也像她一樣，練了一夜功夫，但不會練到天光大亮的。

原來這兩三月中，木兒練刀越更勤，也更早了，她一出去，走向小溪下流頭那空曠的青草地，她前脚才跨出，他也立即溜了出去，總是在木兒練完功夫之前溜回來。是以木兒每晚回到居處來，總見陸羽在睡大覺，不用說：木兒睡醒過來，陸羽巳早起身了。她睡醒過來，每天也不過是這時候。

她轉着眼珠兒，笑啦。陸羽揉着眼，大大打了個呵欠。

木兒說：「我明白啦，好哇，你一定偷偷瞧我練刀，一定瞧到天亮才睡覺，原來你壞，我不依。」

木兒從不瞞他甚麼，月牙圓葉刀豈僅他已盡知秘奧，而且她每日必把進度告訴他，只不過怕他悶得慌，才不許他陪同練刀而已，尤其是發出的飛刀一些兒準頭也沒有，她眞怕他在近處，會錯傷了他。

她不依，是說她要令陸羽驚喜一下，若是陸羽躲在一邊偷瞧到了，早巳知道了，還會驚喜，還會替她高興麼？當然，她也不能在他的驚喜下，感到得意了。

瞧，陸羽在揉眼睛，呵欠連天，明知她在刀上巳有了進境，却瞧不出他有一絲一毫驚喜來。她嘅了咀，有多失望呀，而且，他說甚麼？崑崙刀？甚麼崑崙刀啊？

陸羽一怔，有些兒驚惶，他一不小心，竟說漏了咀。

「我我……啊……」陸羽說：「我替你那刀取了個名兒，你那刀展開來・形似月牙，刀片不僅圓葉，而且形如曲尺，怎能沒有名兒，既是你那崑崙奴叔叔打造研創出來的，你不就取名崙崑刀。」

木兒說：「好啊，娘也說過，崑崙奴叔叔打造成了這把刀，來不及取個名兒，原來要娘命名的，娘也說：刀是崑崙奴叔叔打造的，她又是在崑崙山下苦練十年才有成，定名崑崙刀，倒也恰當。」

陸羽道：「還有，崑崙乃天下羣山之祖，此刀之威猛，不也是天下羣刀之祖麼，而且合則爲單刀，張則成月牙，發出則又成了飛刀，更集天下刀法於一身，木兒，還有兩宗妙處，你還不知道，打穴點穴，又可作爲判官筆來運用，最妙的是近可鎖拿對方的兵刃，遠可破各式各樣的暗器，是以豈僅威力奇大，簡直妙用無窮，說是天下兵器之祖，亦不爲過。」

木兒不僅喜極，而且目瞪口呆，說：「陸哥哥，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陸羽說道：「我……我日想夜也想，越想越覺你這刀妙極了，也終於被我想通了。」

木兒嘆了口氣，說：「可惜，我不會點穴打穴，甚至不會單刀，連飛刀也還不能得心應手。」

陸羽眉兒一揚，說道：「木兒，那還不容易麼，要知這刀又是天下兵器之祖，天下任何門派，便是各有所專所長，這刀法總是必要練的，我雲台十三門，雖以劍術領袖大河南北，刀上亦有獨到的功夫，以你絕頂聰明，又巳從你娘練了這麼多年刀法，有個把月功夫，何愁你不能盡展此刀之所長，却是那點穴功夫，只要你認準了人身百穴，你練來更是輕而易學，皆因打穴點穴，全憑指上功夫，而你在指上功夫的修爲，已不下於當今任何高手了。」

木兒好不歡喜，立即要陸羽傳授她的刀法和點穴功夫，她原也不知陸羽的門派功夫，亦不知他功夫的深淺，唯一知道的是，他在劍上有過人之處，是以信以爲眞，眞以爲陸羽早巳會刀法和點穴。

要知木兒的娘當年匆匆傳得崑崙刀之日，連崑崙奴亦未演繹出這崑崙刀特異的刀法來，甚至構想亦未成熟，是以僅在圓葉飛刀上有了成就，更不要說點穴功夫了，一個連基本功夫亦欠缺的人，豈識上乘武學。

却是木兒從小在崑崙山下，紮穩了基本功夫，尤其是當年崑崙奴把她娘從宮中救出來，當務之急，乃是如何教她脫身，躲避強敵追捕，傳了她娘的大挪移上乘輕功，和修練內家功夫的訣竅，崑崙奴當年稱雄武林，未遇敵手，正是在這兩門功夫上都有獨特之秘，木兒從小練起，年少不知愁，非如她娘生於憂患，是以成就倒在她娘之上，正因這緣故，不過短短一月功夫，無論點穴與刀法，竟是後來居上，勝過陸羽。

她那裏曉得，陸羽是邊學邊教，即時學來，即時教她，論內家功夫，和指上功夫，他倒是從頭學起，木兒却巳有了成就，何況木兒身輕步靈，自也眼快手快了，那一月之中，其實專在認穴上用功夫，是以如何不勝過陸羽。

但說甚麼陸羽在劍術上巳有了深厚的基礎，崑崙刀法雖無術迥異，陸羽在刀法上，練來自也事半而功倍，只不過飛刀全憑指上功夫，他却難望木兒項背了。

雖然如此，木兒仍然好生驚奇，怎麼連她娘在崑崙刀上下了十數年功夫，尚且沒悟出飛刀的訣竅，這陸羽却曉得，可不是麼，她按照陸羽的指點，那飛刀竟毫不費勁，就飛回到手中，甚至斬斷比碗口稍微小一些的樹枝，那飛刀亦能飛回。

更令她驚訝的是，他能指點她，他自己却不能够，甚至崑崙刀在陸羽手中，連發出刀葉亦倍感困難，更不要說收回那飛刀了。

木兒越來越驚訝，初時她沉緬於練刀的狂熱中，不以爲異，後來發覺得到了陸羽的指點，除了在刀法上，她有所不及外，無不遠遠勝過陸羽，這才驚奇訝異。

陸羽避開她的目光，道：「那是因爲……你……絕頂聰明，而我，別說指上功夫了，也沒修練過內家氣功，木兒，你忘啦，我最怕甚麼？」

木兒伸出手來，瞧了瞧，格格一聲笑。他怕甚麼，怕她高興的時候，一把抓住他，他就渾身癱軟了一般，半點兒勁道也使不出來不說，而且會痠痛老大半天。

木兒說：「陸哥哥，你放心，起初我不知道，我一高興，手上用的勁難免就大些，今而後，我知道了，我再不敢啦。」

陸羽鬆了一口氣，總算沒洩漏出崑崙奴……不，獨孤叟的秘密來，但他也失望極了，他巳有了一把和木兒一模一樣的崑崙刀，他非但不能亮出來，而且不敢讓木兒瞧見，因爲獨孤叟警告過陸羽，一旦木兒得知這個醜怪的老兒就是崑崙奴，而且就在山中，陸羽也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他鬆了一口氣麼？不覺倒長長嘆了口氣。

木兒可憐兮兮地挨近他身邊來，仰着臉兒望着他，說：「陸哥哥，我……再不敢啦，你惱了我麼？」

她那裏知曉，陸羽是浩嘆崑崙奴的痴情，竟然到了這個地步，眞個是古今罕有，忙道：「我沒惱啊，木兒，我怎會惱你呢，替你高興，羨慕你還來不及，你有一身超絕的功夫而不自知，你又不是有意的，而且，現在我再也不怕啦，木兒，不信你試試。」

他挽起袖管，伸出臂來，木兒瞧他不是說着玩兒，倒不由一怔，可是陸羽告訴她的，說她的指上功夫，得到崑崙奴的眞傳，崑崙奴實是非常人，指上功夫有其獨得之秘，何況她從小練起，以她現在的功力，武林中巳是罕有其敵了。

陸羽說：「來啊，木兒，不信你試一試，我再也不怕啦。」

木兒遲疑了，心想：若說她指上功夫巳罕有敵手是眞，怎麼才不過兩月，他倒不怕了呢？莫不是他先前是哄她歡喜的。好啊，她眞要試上一試。

木兒伸手搭在他臂上，說：「小心！」馬步微微一沉，初時還不敢眞用上力道，那知一分再一分地把功力透到指上，陸羽只不過也沉了馬步，臂上見了虬筋栗肉，竟然撼不動他分毫，陸羽豈僅不震顫，面上亦無絲毫痛苦之色。

木兒放開手，嘴兒嘅了起來，說：「原來你是騙我的，你一直在騙我。」

陸羽急了，急得臉也紅了，他怎能告訴她，說崑崙奴運用他多年修爲的功力，替他打開了關竅，這一個多月來，無異給他伐毛洗髓，把一身功力輸給他了，雖然仍不能及得上木兒的功力深厚，也還不能把內功眞力透達指尖，達到像木兒一樣運用自如的境界，但臂上貫注了內功眞力，却可抗衡了。忙道：「我沒有，木兒，我沒騙你。」

「還說沒騙我。」木兒道：「難道說兩月之間，你便練成了人家十年也不能修練到的境界。」

陸羽道：「你說對了，木兒，眞是如此，我不敢瞞你，這山中……」他把心一橫，此事早晚瞞不過木兒的，反正木兒沒見過崑崙奴，何況老人家也不再叫崑崙奴了，當下肅容道：「你還記得我們來到這山中的第一晚麼，你那鷹兒分明發現了山中有人的踪跡。」

木兒瞪圓了眼兒望着他，道：「第二天也發現啦，我記得，我說過，我這奴兒的眼睛銳利得很，再不會錯的。」

陸羽道：「眞的，眞有一位前輩高人，我不但見到了，而且替我通關活竅，每晚你去練功夫，他也把他一身所學傳授給了我，以往非是我瞞你，是因那老人家不但殘廢了，而且生得奇醜，他說……說是怕你見到了，會嚇壞了你，是以不許我告訴你。我不瞞你，其實我在一月中指點你的功夫，全是那老人家教我的，其實，木兒，你這崑崙刀與普通單刀迥異，眞個是奇中奇，爲何要教你打穴點穴？因爲摺合如筆，張開來，不又是一把摺扇麼？施展開來，威力之大，運用之妙，更在鉞之上，眞個集無數奇門兵刃於一身。」

陸羽說得色舞眉飛，神采飛揚，繼續說道：「木兒，你不以爲奇，因爲你對天下武林，各門派的武功兵器所知不多，又未在江湖中行走過，從小祇知有此刀。木兒，以你現下的功力，行走在江湖之上，巳是罕有敵手了，待到你能飛刀傷人於百步之外，那時，任他是誰，也不是你的敵手了。」

木兒一聲不响，只是睜大了眼睛，陸羽話聲一落，巳一把抓住他。啊喲！陸羽叫道：「快，放手，別用這大的勁。」

木兒却拖了他就跑，說道：「陸哥哥，快帶我去見那老人家，我要見他。」

饒是木兒指上只用上了幾成眞力，由於陸羽沒有提防，那還能掙扎得來。不料他雖得到獨孤叟的恩典，仍不能抗拒，除非像先前一樣，事先有了防備。現在他明白了，木兒不出手則巳，被她的指頭搭上，必然不離任督二脈，而且出手快得無與倫比，那任督二脈一鎖一閉，任你天大的本領，也休想脫得出她的掌握來。顯然她是從小練功夫，習慣成了自然，不是對敵，也把身邊的人當作敵人了。

陸羽豈僅全身癱軟無力，而且慌了，他怎能帶木兒前去，該死，他怎麼洩漏了老人的秘密。

木兒把他拖行了幾步，這才發覺了，啊啊！她急忙放開了手，陸羽立即癱軟坐地，總算沒倒地。

木兒說：「陸哥哥，怎麼你……」

陸羽緩過那口氣來道：「了不得，木兒，任他是誰，看來走在你身邊，非得小心不可，啊，我明白了，必是你娘担心你年紀幼小，留下你孤身一人，而江湖上壞人又多，是以從小教你這樣先發制人。」

木兒把她的手瞧了又瞧，道：「是啊，娘說，尤其是娘在臨終前那最後幾個月，總是愁眉望着我嘆氣，可不是担心我年紀幼小，不懂事，分不清好人還是壞人，而我又長得甚像她了，最可慮的是我又不會武功，娘除了崑崙刀，也再不會別樣功夫了，惟有教我如何運用指上功夫，先發制走近我身邊的人，娘眞是這樣說的，奇怪，陸哥哥，你怎會曉得？」

陸羽舒筋活脈，其實渾身又巳靈活了，但仍然坐地不起身，說道：「你日日夜夜，遵照你娘的吩咐，苦練指上功夫，而且出手不離對方的脈道，練來練去也只是這一招，如何不習慣成自然，木兒，其實這是上乘武功，貴精又何必多，木兒，不怪你在認穴打穴的功夫上，一學就會，本來我代老人家傳授你的，一個月下來，你可比我高明多了。原來你巳有了基礎，再加上你的內家功力更遠勝於我，木兒，我雖初入江湖，却巳會過了當今有數的幾位高手，除了你尚欠缺些閱歷，憑武功，你巳少有敵手，待你把飛刀也練成功了，能够傷人於百步之外，那時，你就再無敵手了。」

「不僅是我，」木兒揚了眉兒，說：「陸哥哥，還有你，凡是我會的，你不也會麼，不過，那時候，是甚麼時候呢？娘說：要飛刀傷人於百步之外，非得苦練數十年不可，娘苦練了十年，也不過才能斬斷丈許外的樹枝，就算再遠些也能够，但飛出去的刀葉收不回來，那也不能算是成功了，是不是，娘說：這刀雖是崑崙叔叔設計研創出來的，但他把這刀給了娘，而且，是才造成了不久，就給娘了，連近身對敵的招術，也還沒演化出來，娘不過是從叔叔口傳的一些訣竅上，自行鑽研演練的，娘眞是這麼說的，只怕崑崙叔叔自己也不能發揮出這刀的威力來，飛刀傷人於百步之處，也是不能够的，却不料這老人家……你說老人家名叫獨孤叟，是麼？這老人家竟然會，而且……而且要你代他傳授給我。」

木兒雙目中，又發出奇異的光彩來，道：「陸哥哥，快帶我去，我要見他。」

既然木兒不蠢，那會不生疑，天下之間，除了崑崙叔叔，誰會使這崑崙刀，甚至無人知道有這樣威力奇大的奇門兵器。

糟糕，唉，現在他再來後悔，已晚了，但他毅然站起身來，其實，他在這兩月中，已無數次想過了。若是把木兒帶到獨孤叟跟前，面對面了，那又如何？若然老人家不是愛其母以及其女，豈會如此苦心傳授武功？他知道，早晚木兒也會發覺的，一定有那麼一天，木兒會强迫他，把他帶到老人家的跟前，因為木兒並不蠢，因為她這把月牙圓葉刀，當今天下沒有第二把，也沒有第二個人會用。有朝一日，他再也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木兒一定會强迫他的。

這一刻，現在已來臨了，只不過來得早了些，令他一時手足無措。

陸羽道：「好，我帶你去見獨孤叟，只不過老人家孤獨又殘廢，不願見人，若然老人家不願見你，可休要相强。」

木兒說道：「但他却願見你，不，他一定願見我的，要不然他怎會要你代傳武功。」

他雖然在提到獨孤叟時，加重了語調，但他看得出來，木兒假裝沒瞧他，其實暗裏在注意他的神情言態，好一個聰明的木兒。

陸羽道：「我……不知道，想是老人家殘廢又老醜，木兒，你却又這麼美，但我知道，那老人家眞喜歡你。」

「他喜歡我，却又躲着我，」木兒說：「他，這老人家不但要你代傳武功，而且，我這把月牙圓葉刀，天下獨一無二的奇門兵刄，他竟知道用法。」

陸羽慌了，雖然明知木兒會有此一問，顯然心下已生疑，仍然心下着慌，總算他已想好了應對的話，道：「木兒，那一些兒也不奇，這老人家的功夫，實是莫測高深，有道是一竅通，百竅皆通，老人家的內外功夫，已到了化境，那自是無所不能，你忘啦，木兒，我們才到這谷中來，便一連發現了他的踪跡，不，我是說崑崙奴，你那頭兀鷹發現了他的踪跡，不用說，你對我說這月牙圓葉刀的來歷，一定被他聽了去，我猜，也許老人家見過你這刀，再又從你的話中參悟出此刀的用法來，木兒，誰會不對你這刀心生好奇呢。噢，你聽！」

不僅山崖上傳來一聲鷹鳴，晴空中，也掠過一團陰影，是崑崙奴，木兒那頭兀鷹，分明向山後掠去，這天上的崑崙奴，正是向人世的崑崙奴隱居的山崖俯衝下去了。

木兒哼了一聲，說：「他再也躲不了啦，陸哥哥，快走。」

獨孤叟豈會怕崑崙奴，忐怪，任那兀鷹整日在山間飛翔，除了初來時日夜兩次發現老人的身影外，那兀鷹再沒發現過老人的踪跡了，怎麼此時，此刻，忽然間又發現了？

陸羽不是担心，而是心下奇怪，忙不迭跟隨在木兒身後，騰身上了山崖。那木兒的輕身功夫施展開來，豈是陸羽追趕得上的，才不過五七丈遠他已落後兩丈了。

陸羽叫道：「木兒，記住了，見到了老人家，我是說：獨孤叟，休得無理。你我雖未拜老人家為師，却也已是我們的師尊。」

木兒沒回答，眨眨眼間，已失了木兒的踪跡，陸羽趕到嶺上，驀見那兀鷹正自山崖上展翅掠下，獨孤叟隱居的山崖下，不但見了人影，而且竟有三個，三人手中的兵刄，發出閃電似的森森寒光，叱喝之聲也立即入耳了。

說時遲，早見那兀鷹一歛翅，立即傳來一聲驚怖的慘呼，一個漢子已被那兀鷹强有力的翅膀，撲落崖下，只見他空着的雙手在空中亂抓，瞬已跌落崖下的亂石堆中了。那兀鷹却又已振翅騰空，只聽那站在高處崖石上的一個漢子，一聲吼叱，竟把手中長劍當作投鎗，向他頭上掠過的兀鷹擲去！

陸羽吃了一驚，這人好大的勁道，只見那長劍好生勁疾，恰似箭矢一般，向兀鷹頭前疾射而去，映日發出一道白虹，眼看那振翅的兀鷹迎個正着，同時更有兩點寒星，自傍邊射到，顯然是甚麼暗器，亦因映着日光，是以雖然隔着老遠，亦看出來，陸羽怎不揑一把冷汗，這兩個漢子顯然都是武林高手，兀鷹終不過是一頭畜牲，何況被兩面夾攻。

果然，兀鷹的利爪雖然抓落那長劍，但同時傳來一聲長鳴，霍地一個鷹翻，向傍邊飛掠過去，陸羽看得出來，崑崙奴顯然已被暗器打傷了，但也被激怒了，雖然那鷹身子往下一落，仍能振翅向那漢子掠撲過去，倒把那漢子嚇慌了，翻身竄入樹叢中。

木兒呢？這三個漢子又是甚麼人？為何突然在獨孤叟隱居的崖下現出身來？

他見到了，木兒就在他身下，站在崖邊的一塊大石上，顯然她不知厲害，竟以為一隻扁毛畜牲，能勝得過三個武林高手，何況確也傷了一個，又已抓落了另一人飛投的長劍。

陸羽忙不迭飛身而下，同一瞬間，對面山崖上那漢子，已收回劍來，而且已落下亂石堆中去了。

「咦！」落到木兒身邊的陸羽說：「崑崙奴呢？怎麼錯眼就不見了。」

木兒向山口那面一指，道：「那不是麼？哼，任他再狡猾，也逃不過我這奴兒的利爪。」

陸羽不但看見了，兀鷹在一片林子空盤旋，而且明白，原來那漢子故意把崑崙奴引開，好讓對面崖上的漢子落下亂石堆中救人，只見那人已從那亂石堆中，把跌落受傷的漢子扶起來了，迅速落下崖下的陡坡，而且竄入山下密林中去了。

又是這麼錯眼間，山口那邊林梢上盤旋的崑崙奴，又不見了。

木兒說：「我才不担心哩，這奴兒好强得很，要不抓回那人來，他不會回來，陸哥哥，却是怎麼回事，那來這三個漢子，莫非是你說的那位獨孤叟老人家的仇家，找來向他尋仇的？」

陸羽啊了一聲，木兒倒提醒他了，她們母女回來中土時，路過潼關，不是說大內高手仍在終南山一帶搜尋老人的蹤跡麼？莫非這三人就是大內高手，終被他們發現了獨孤叟的行藏，尋到這山裏來了？而這裏，原是秦嶺的餘脈，自是大有可能。

陸羽道：「快走，快過去，奇怪，怎麼不見獨孤叟現身呢？」

莫不是已遇害了？他口中不言，心下却着急，這三人的身手適才已見過了，實是罕見的武林高手，獨孤叟再了得，也是孤身一人，何況又殘廢了。

他們奔過對面崖下，空中已不再見崑崙奴的影子，三個漢子也再不見現身了，也不見那老人家的蹤跡，那崖下亦不見有惡鬥過的迹象，獨孤叟慣常趺坐的那塊光滑的石頭傍邊，連崖上垂落下來的藤蔓，也不見斷得一根。

忽聽木兒叫道：「陸哥哥，你瞧，這崖壁上有字，石色仍新。」

可不是石壁上有字蹟麼，寫道：「老夫不願重開殺戒，饒爾某一命，去休，去休。」

陸羽一時呆住了，是失望、惋惜？還是慶幸，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雖然老人家已替他打通關竅，伐毛洗髓，打穴點穴的功夫已傳他了，崑崙刀法他也已從老人盡得秘奧，餘下來的，該是他勤修苦練了，但忽然失去了老人家的蹤跡，能不悵然，而且老人家一身武功，豈僅無所不能，也無不達到化境，可惜只得這數十日機緣。

他也慶幸麼，未免，但無論如何，陸羽可也鬆了口氣，竟有這麼巧，雖然他迫不得已，把木兒帶了來，木兒到底也沒見到他。

「去休，去休。」木兒反覆唸道：「我明白了，陸哥哥，那最後一個去休，是對我們說的，告訴我們，他去了。」

陸羽嘆了口氣，道：「木兒，這老人家實是非常好，可惜，我們的緣份只有這麼多，我不但明白，這最後一句去休是對我們說的，我還知道他那未盡之意，你看見了麼，老人家是用指功在壁上刻劃的，顯然那時極是匆忙，最後兩字更特別潦草，顯是最後添上去的。」

他明白，因為老人時在言談中透露出來，緣已盡，心願也都了了。木兒的娘已死了，還有何緣，未了的心願，只是尚未傳得崑崙刀法，而現在，已經由陸羽來代傳了，緣盡心願了，他知道，即使這三人不尋來，他要去休，惋惜的是，他受了老人如此恩典，竟未能見得最後一面。

木兒也好生失望，道：「陸哥哥，你說，那三人會不會再回頭？」

一言把陸羽提醒，登時大急，木兒顯然尚不知兀鷹已被暗器傷了，即使沒傷，三人武功高强，今日顯然非是不敵一隻扁羽畜牲，那漢子跌落下崖，分明是由於大意，輕視了牠，不過一時受挫而已，何況兀鷹能傷人，却不會殺人，既為老人而來，又豈會就此罷手。

他不但知道三人為獨孤叟而來，而且這三人同時也在尋訪木兒母女的下落，若被三人回頭來見到了木兒，那還了得，這三人身邊便沒木兒的娘的圖形，也必已熟知她娘的相貌，而木兒又像極了她娘。

「木兒，快走！」陸羽不由分說，拉着她就跑，來時木兒也就是如此拉着他跑來的，現在却是他了。但木兒一聲也不響，毫不掙扎，倒像知道他為何慌張。

他為何慌張，因為他怕失去木兒，若然這三個漢子眞是大內高手，是出來尋訪木兒母女下落的人，而又被三人見到了她，他和她之間，必然也就阻隔着一道萬仞宮牆了，這木兒又豈僅像極了她娘，而且這麼巧，又是在他們搜捕的崑崙奴身邊發現她，豈會猜想不出她是誰來，即使木兒不願，他們那能敵得過大內高手，他有崑崙刀，可不能取出來用，木兒的飛刀也還不能傷人於一丈之外，憑刀劍上的功夫，又絕不能以寡勝衆。

她知道獨孤叟就是她們母女尋訪的崑崙奴麼？若是知道，當然也就會知道這三人是甚麼人了，當然也就是正在尋訪她母女下落的人。

木兒越是不言語，陸羽心下也越着慌，但也顧不得了，奔回溪邊山崖下那居處，木兒才咦了一聲，說道：「陸哥哥，你瞧！」

陸羽那會瞧不出來，他和木兒的兩張石床之間，陸羽早已用樹枝編成一道籬，而且也已有了簡陋的門戶，現在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門戶不但倒在一邊，籬也已塌了，床上的被褥也零亂之極，顯然被人搜查過了。

木兒奔去大石下，移開堵塞洞口的石頭，抓起她那寶貝的小包來，她不是珍貴她娘遺留下來的珠寶，而是那襲鮫綃衣，幸是她在石上挖出一個徑尺的小洞來儲藏，才能保得不失。

木兒怒道：「必是那三個賊子，陸哥哥，你可少了甚麼？」

陸羽道：「除了一劍隨身，我就只有兩件換洗的衣衫了，木兒，幸虧你小心，總算我們都沒失去甚麼，這裏住不得了，我們即刻離開此地。」

木兒大怒道：「我可不怕他們，好賊子……」

陸羽再又急忙向四處掃了一眼，道：「罷了，木兒，憑這三人豈是你我的敵手，但我們無論是刀法和飛刀上，都還不够火候，又正是加緊練功夫的時候，而且……而且對方說不定不祇這三個人，好在我們也沒損失甚麼。我們即刻快快離開。」

木兒哼了一聲，道：「便宜了這般賊子，但我們那去啊？」

陸羽道：「木兒，你忘啦，這三月之期即屆滿了，快到雪峯老人在黃鶴樓中和我約晤時候，他老人家為我的不白之寃奔波辛苦，若不先去等候，那還成話麼？」

木兒啊了一聲，心下生愧，她怎麼忘了陸羽三月之約，對他來說，那是何等天大之事，他那不白之寃是否得以昭雪，全在此一行。

正因她心中生愧，怒氣也登時消了。她還能說不麼，當下兩人把幾件換洗的衣衫包了，陸羽說：「崑崙奴呢？木兒，我是說你那頭兀鷹？」

其實他一直在留心，先前看得明白，那兀鷹分明已被暗器所傷，只不過仍不減威猛，可知傷也不重，一隻翼展丈許的兀鷹，只要不是傷在要害，自是無損牠的威猛，却是那兀鷹被激怒了，反倒更加威猛些……

木兒撮咀打了個胡哨，竟不見那兀鷹前來，往常這崑崙奴從不離木兒左右的，

胡哨聲一响，若不是從空中飛落，就是從林中鑽出或是從崖上撲下來，但這次却蹤跡毫無。

陸羽心下一沉，道：「木兒，你說，會不會……你這奴兒會不會遭那三人的毒手？」

木兒眉梢一挑，道：「憑那三個賊子也奈何得了崑崙奴，這奴兒一定是追尋三個賊子不捨，走啊，我們走出十里八里，即使翻過三兩座山，這奴兒也會找到我們的，我才不担心哩。」

因為心生慚愧，木兒倒跑在前頭了，說道：「陸哥哥，我知道武昌府在南邊，那日我買衣衫，就是出的南山口，我認得路。」

陸羽巴不得急急離開，他眞担心會失去木兒，只要被那三人發現了，宮中得到了信息，木兒可就貴為公主了，那時……

那時候……

他不敢往下想，追在木兒身後，道：「木兒，你可得答應我，即使我們遇上了那三人，我們也躲着，休被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行蹤。」

木兒道：「那就快走啊，陸哥哥，你放心，我知道你怕誤了行程，我不躭誤就是，即使他們出手，我也不還手，諒他們也追不上我。」

「木兒。」陸羽道：「若是他們出手，那已發現我們了，我是說，躲着他們，別讓他們瞧見我們。」

「我答應你。」木兒說：「我不好，陸哥哥，我竟把你這天大的事，忘得乾乾淨淨。」

幾句話功夫，已翻過了一座山頭，迄未發現那三人的蹤跡，甚至不見崑崙奴，太陽剛剛才偏西，崑崙奴飛翔再高些，也能見到投影的，但亦不見到影子。

其實這也在陸羽的意料中，崑崙奴先聲奪人，他那強有力的鋼羽先傷了一個，另一個的劍又被牠抓落了，暗器居然打中了，但這崑崙奴反倒更威猛，那三人怎會不胆寒。

再又越過一道山嶺，山勢已不再那麼高峻了，萬里長空盡在眼底，仍然不見人，但也仍不見崑崙奴，陸羽脚下倒放慢了。木兒孵化出崑崙奴，她是那麼寂寞孤單，尤其是她娘死後，這兩年多來，就祇得這頭兀鷹陪伴着她，而且保護着她，要不然，木兒早像狄心蓮一樣，落在鬼谷那杜娘子手中了，眞個是相依為命，若是沒了這頭兀鷹，她豈不傷心，又怎可為了他，不理這頭兀鷹，他又怎可這樣自私，為了怕失去木兒，令她他失去了這頭兀鷹，再說：至少今日他已親眼見到了，崑崙奴是如何傷了那個高手，又逐走了兩個，帶着這頭兀鷹在城市中行走，也許不便，但却是多大的一個帮手，尤其是這兀鷹對木兒如此忠心，要保護木兒，勝過他何祇十倍，不，他要不失去木兒，更得帶着這兀鷹不可，因為這兀鷹不讓任何人，除了他，誰也不能走近木兒身邊。

木兒跑出老遠去了，她脚下功夫原本比他快得多，尤其是走在這山路上，又何況他把脚步放慢了。

木兒停下來等候他了，回頭叫道：「陸哥哥，快走啊，左面那山口，你瞧見了麼，出了那山口，就有個小鎭，也有人烟了。」

「你等一等，」陸羽叫道：「你難道不要那崑崙奴了，木兒，這半天也不見她，會不會是受了傷。」

木兒怎會捨得崑崙奴，只不過她不信有人能傷害得了崑崙奴，這奴兒對她又那麼忠心，也還不到山口，相信崑崙奴一定會追來的，這兀鷹飛翔在高空中，眼睛那麼厲害，豈會尋不到她的。

木兒在抬頭望了，已跑出老遠來，快出山來，崑崙奴仍不見蹤跡，說她不担心，不生疑，那是不確的，祇因她竟忘了陸羽的大事，心下生愧，才這麼頭也不回地一個勁兒奔跑。

「不，」木兒咀裏說不，却不停張望，道：「誰能傷害得了我這奴兒呢，但也眞怪，怎麼半天也不見？」

陸羽已追上她了，說道：「木兒，你休小看了那三人，先前我在高處，看得比你清楚，好像……木兒，好像牠追逐的漢子，用暗器打傷了牠，不過你放心，即使眞傷了，也不很重，因為牠仍能追逐那漢子。」

木兒說：「是眞的麼？好賊子，敢傷我的奴兒，莫不是牠眞……受了傷？」

陸羽道：「木兒，要不要去找崑崙奴，也許牠逐走了三人，牠也飛不動了。」

木兒說：「但是，陸哥哥，你要我躲着那三人，你的約會之期已近了，我們得趕路。」

現在輪到陸羽心下生愧了，道：「木兒，也不爭這一天半日，我們可不能不要崑崙奴，若是出了山，到了人烟稠密之處，崑崙奴就再也找不到我們了。」

木兒道：「你是說，要我去找奴兒麼？」聽陸羽這麼說，她如何不急，她倒巴不得去尋找。

陸羽道：「木兒，且等一等，崑崙奴若再不尋來，我們去尋找也還不遲，也許牠追逐三人去遠了。」

木兒又打了個胡哨，胡哨聲劃破林空的沉寂，也劃破長空。

木兒說：「我這奴兒不但眼睛銳厲，相隔兩三座山頭，也聽得到我這哨聲的，陸哥哥，你眞見到一個賊子用暗器打傷了牠？」

陸羽和她在坡上坐下來，說道：「即使眞傷了，也不會傷得重的，就是崑崙奴抓落那長劍的時候，我見到兩點寒光，也許我看錯了，因為崑崙奴追逐那人更威猛，也因為這緣故，我沒有對你說，木兒，但願我看錯了，你知道，那時隔着個大山溝，那麼遠。」

木兒的眉頭蹙了起來，說道：「能傷我這奴兒的，只有強弓硬弩，而且除非是箭雨，和連珠弩，陸哥哥，你知道，牠那眼睛多銳利，一雙鋼爪又多厲害，娘也說過最怕是細小的暗器，尤其是用暗器打牠的人，有深厚的內功，陸哥哥，也許這奴兒眞受了傷，既是去向那老人家……他叫獨孤叟，是麼？敢向獨孤叟尋仇的人，內功一定是好的了。」

她到底知不知道獨孤叟就是人間的崑崙奴，她們母女兩人尋訪的人？知不知道那三人一定是宮中的高手，她父王派來的人呢？

他不能從木兒的面上尋出答案來，因為她蹙着眉頭，在不停眺望。

「我想是的。」陸羽說：「獨孤叟這老人家的武功何其了得，他們竟敢來向他尋仇。」

木兒忽然站了起來，大出陸羽意外的說道：「不，我不信那三人能傷得了我的奴兒，陸哥哥，我問你，你說：雪峯老人和你相會的地方，離此不遠，是不是？」

陸羽說：「我沒到過，但心蓮妹妹對我說過，也不過千里之遙。」

木兒道：「陸哥哥，你聽我說，那武昌府是個繁華的大城市，是不是，其實帶着崑崙奴在身邊，極是不便的，我們必然要在人羣中來來去去，這奴兒到底是頭畜牲，娘知我從小訓練牠，凡是走近我身邊來的人，都逃不過牠那一雙鋼爪，雖然有紅羽毛為號，我不插上紅羽毛，牠不會胡亂攻擊走近我身邊的人，但若行走在稠人廣衆之中，難保牠不發惡的，因為我和娘都沒想到過，有朝一日，我會行走在稠人廣衆之中，而牠，若誤會走近我身邊的人是向我攻擊，不懷好意，即使我沒取出紅羽毛，她也會發惡的。」

陸羽道：「我已想到了，只是沒說出來，木兒，因為我知道，你愛這奴兒，但怎麼辦呢？你的意思是……」

「留在這山裏。」木兒說：「找不到我，這奴兒就不會離開此山的，她一定要我回來，她也會自行覓食，陸哥哥，我一點也不担心。」

陸羽把木兒的手握在掌中了，他知道，她不但担心，而且担心得很，只不過怕誤了他的時刻，只因她把陸羽的這件大事忘了，心下生愧，却沒想想，若眞這麼緊急，陸羽怎倒不早說呢？他自己倒忘記這件關係重大的約會麼？但也可見木兒怎生關心他，竟然不理會心愛的崑崙奴，何況又知牠受了傷。

陸羽說：「木兒，你眞好，但她不担心這奴兒受了傷？」

木兒道：「我也不担心，這奴兒皮粗肉厚，只要不是傷着要害。若是牠眞被傷了，既然仍能追逐，不放過那賊子，可知就不是傷在要害，陸哥哥，你不知道，這奴兒鎭日在崖上，在林中撲擊追逐，那日不帶點兒傷。有時牠躲着一天半日不見影子，我就知牠又傷了，待牠回到我身邊來，總是又沒事了，初時我眞担心得了不得，後來也就習以為常了。」

陸羽好生感激，才遲疑間，木兒又說了，道：「走啊，待你的沉寃昭雪了，我們再回來尋崑崙奴也不遲，陸哥哥，再不走，天黑前我們就到不了那鎭上了。」

她不由分說，拖了陸羽就走，誰說天黑前到不了鎭上，那木兒的脚程何等快捷，陸羽在這近三月的時日中，得到木兒的傳授指點，平日除了練功夫，餘下的時候無事，明是追逐嬉戲，其實木兒於不知不覺間，已把那大挪移的上乘輕功傳給他了。是以他脚下功夫雖沒較前倍增，却也大進了。何況他巴不得早早離開，躲開那三人，那太陽尚未擱山，兩人已來到鎭上了。啊呀！陸羽霍地一錯身，攔在木兒的身前。

木兒說：「你，怎麼啦？」

這是從何說起，他帶着木兒，急急離山，原是怕被那三人見到，不料那三人倒先到了這鎭上。幸是他發覺得快，橫身擋在木兒身前，店門口面向外面的漢子，才沒發現木兒。

陸羽說：「糟了，木兒，別……別出聲，不，我是說，別讓那三人見到你。」

那三個漢子又沒見過木兒，更未聽她說過話兒，怕甚麼被他們聽到話聲，怕的是三人見到她，因為木兒像極了娘，這三人若眞是大內來的，必然一見就會認出她來。

「為甚麼啊？」木兒說。她從陸羽的肩後，已瞧見三人了，她多想試試那崑崙刀，好賊子，敢傷她的崑崙奴，眞該教他們嚐嚐崑崙刀的厲害。但陸羽的話，她從不敢違拗的。

那三個漢子坐在近店門口的一張桌上，顯然也是才到不久，桌上只擺上了杯筷，還沒送上菜餚來，陸羽忙不迭遮擋着木兒，退出鎭口，打從另一頭街口進了小鎭，山野小鎭，只得百十戶人家，糟糕，像樣些的店舖只得一家，却被那三個漢子霸佔了，木兒說：「我記得，那故衣舖裏也賣饅頭的，陸哥哥，你想不到罷，這鎭雖小，却有好大一間故衣舖，各式各樣的衣衫都有，原來是專做山裏人的生意，山裏人自不會去照顧棧房酒館，只是順便買幾個饅頭充饑。」

陸羽道：「好極了，至少，我們可歇歇脚。」

故衣舖就在巷口，小鎭只得一條街，也只得這麼一條小巷，果然是個兩開間的舖面，一邊掛滿、也堆滿了衣服，一邊有兩張桌子。

「木兒。」陸羽說：「你該添置幾件衣衫了，你在這裏等我，我去去就來，休要走開了。」

木兒知道他要去那裏，也不言語，陸羽匆匆走了。那小鎭雖也有一條街，不過泛泛清清，其實別無店舖了，更像是聚族而居的村落，街道上也只有幾個小孩兒在玩耍。

陸羽去到客棧，嘿！不怪先前來到那鎭口，就見到坐在桌邊的漢子，敢情那麼只得兩張桌子，一張在店門口，裏面的一張已靠了牆。

他走進去坐了下來，這倒不錯，無異就是坐在三人身邊，那三人却一些兒也不疑。甚至陸羽走進去，那三人壓根兒就沒瞧過他一眼，也因為三人已在吃喝起來。

陸羽對那店家道：「有現成吃喝的，胡亂取些來。」他側面相向，也不瞧那三人！

店家看來也是夥計，說：「正好有些現成的野味，不嫌粗糙，也還有些麵食，客人將就用些。我這裏三天不開市，不料今兒賣個滿堂紅。」

店家把一盤野味，一盤饅頭送到他面前，雖是自嘲，却他是眞樂，說：「少爺少見，也是打北邊來的遠客吧。」

陸羽道：「我是路過，要去武昌府，不料把路走岔了，闖到這裏來，店家，這野味若是還有，替我包一些，一會我帶着走路。」

店家道：「好吧！倒還有一些。」

陸羽也埋頭吃喝起來，眼不瞧，耳朵可不離那三人，只聽一人道：「喂，你到底還走得動麼？眞晦氣，這是打那兒說起，你我三人闖蕩了這麼多年，今日倒栽在一隻扁毛畜牲爪下，有多丟人。」

陸羽側面相向的，正是那個跌傷的漢子，不僅跌破了額角，看來也傷了腿，道：「說出去也沒人相信，丟甚麼人，說眞的，我從沒見過這麼兇猛的畜牲。」

只聽另一人道：「如何不是，眞駭人，我的暗器分明已打中了，那畜牲竟不在乎，若不是那山口是個密林，我幾乎沒命了。」

那面店家接口道：「三個說的是山中那頭兀鷹吧，我猜這位爺就是被那魔鷹傷的。」

一個漢子道：「對了，正要問你，店家，你說是甚麼鷹？」

店家說：「那畜牲兒惡得像魔鬼一樣，兩個多月前，不知從那兒飛來的，自從在山中出現，一連傷了幾個入山中的獵戶，差點兒沒斷了我的生路，因爲從那時起，再沒人敢入山了，我這個店，做的不過是山中獵戶的生意。便是世代打獵的獵戶，亦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兀鷹，前些日子，有個老山民路過此地，說這樣大的兀鷹只有西域才有，不知怎麼飛到中土來了。」

一個漢子道：「山中還有一個瞎了一隻眼，斷了一條胳膊的老頭兒，有人見過麼？」

店家說：「可是瘦得皮包骨，像骷髏一樣的老怪物麼？我雖沒見過，但入山的獵戶多有見到，那山脚下有個老獵戶，我們叫他王老爹，更受了他不少好處。」

「王老爹！」一個漢子站起來，只見另一人對他搖搖頭，才又坐下了，說：「你說的山脚下，山脚下！在那裏，這麼多山，那座山沒山脚，店家你能去把這人找來麼？我酬謝你一塊銀子。」

店家道：「原來三位是來找那老怪物的，可惜來晚了……」

兩個漢子霍地站起來，連適才搖頭的漢子也沉不住氣了，齊聲道：「你知道……那老怪物去了那裏？」

店家却搖起頭來，道：「我不是說老怪物，我也從沒見過，只是聽說有這麼個老怪物罷了。我說的是王老爹，死去已快兩年了。」

三個漢子好生失望，那店家又道：「王老爹原本也是個獵戶，後來年老力衰，兇猛些的野獸不敢打，跑得快的又打不着，可憐他沒兒也沒女，眼看三餐不繼了，不料忽然間，他扛出山來的野味倒比別人更多，後來才知是有人替他獵的，他不過是把野味扛出來，三兩日送些吃食的進山去，獵戶們躡踪在他身後，終於發現了，山中原來有這麼個老怪物。」

一個漢子問道：「那是甚麼時候？」

店家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王老爹自是一問三不知，獵戶們只私下裏說，說那老怪物雖然殘廢了，却仍有一身功夫，必是來山裏躲避仇家的，江湖中恩恩怨怨，誰也不敢多事，是以都噤若寒蟬，後來大家見多不以爲怪，也不見有甚麼人尋來，一年多前，王老爹也死了。」

那三個漢子互望了一眼，一個道：「誰會料到他躲在這裏，更不料雖然找到了，又被他脫逃了。」

店家道：「原來三位眞是來找那老怪物的，據獵戶們說，自從王老爹死後，那老怪物已不知去向了，這一年多來，再也沒人見過他，後來，山中出現了那魔鷹，更沒人敢再深入山中了，只在山邊獵些野兎。」

只聽一個漢子道：「我說，那頭鷹八成兒是他養的，這一趟，咱們陞不了官，倒破了財。」

受傷的漢子道：「罷了，你二人要聽我艮言相勸，我也不吃這苦頭了，我說，找不到他，是我們萬千之幸，還說甚麼陞官發財，你們也不想想，當年人家匹馬單劍，不但奈何人家不得，倒傷了我們多少人？」

一個道：「你這話錯了，當年你是他的劍底亡魂，看來嚇破胆了，我倒要問你，是不是他到底也身受重傷，成了殘廢？若然連一個殘廢的人我們也怕了，還成甚麼話，可惜好不容易打聽出來，也找到了地頭，竟又被他溜了，店家，你過來。」

店家走近前來，說道：「爺有什麼吩咐？」

那漢子道：「我們不瞞你，我三人都是宮中的御前侍衛。」

店家臉色大變，道：「原來是……三位官老爺。」

御前侍衛的官兒沒五品，也不下六品，比起縣官來更大得多，店家怎會不嚇壞了，何況奉旨出宮，更是見官大一級，無異欽差大臣。

那漢子擺了擺手，道：「你不要怕，我們不會難爲你，只要你實話實說，那老怪物乃是皇上要的人，也即是欽犯，誰收留他，可就是滅族的大罪，不誅九族，也要誅三族。」

店家叩頭如搗蒜，說：「小人只是聽說過，可沒見過。」

那漢子道：「便是知道的，隱瞞不報，論律也該斬，現在我問你，你可得句句實言。」

店家道：「小人不要命麼，豈敢不實言。」

漢子道：「那老怪物來到這山中，已有十年了，是不是？」

店家道：「其實沒人知道他何時來到這山中，直到七八年前，大夥兒奇怪老爹那兒來那麼多獵物，暗裏跟踪，才知山中有那麼個老怪物，山裏有個天柱峯，他原本住在那峯上的，顯是因爲知道露了行藏，是以躲了起來，連那王老爹也是夜裏入山，從此再沒人知道那老怪物的下落，只不過見王老爹繼續有獵物扛出山來，因是知道那老怪物仍在山中罷了。」

漢子道：「站起來說話，我再問你，和那老怪物在一起的，還有何人？可有一雙母女？」

店家叩了個頭，站起身來，把手直搖，道：「可是從沒人說起過，小人並無虛言，若是有人見到了，那獵戶雖不到我這裏來買醉，怕不早傳聞了。」

只見那漢子和另外兩人交換了一瞥，那個破了頭的漢子道：「這大巴山與秦嶺一脈相連，常言說得好，落葉歸根，可知我猜得不錯，他不敢回終南，大巴山南連巫山，綿互何祇數千里，他必在這一帶山中，看來這店家倒沒說謊，關中那獵戶也說只見一個怪老兒，並無……女子。」

另一個緊鎖了眉頭，道：「其實，皇上要找的，不是這老兒，不過是要從他身上，尋到貴妃的下落，眞令人難以相信，怎生尋遍海角天涯，深山大澤，這貴妃母女，竟是踪跡全無，你們想，誰不想陞官發財，只要知道貴妃母女的下落，賞千金，封萬戶侯，天下多少官兒，那個官兒沒接到旨意，又有多少兵馬，難道貴妃母女化了灰不成？」

破頭的漢子搖頭，一聲長嘆，道：「皇上可眞是個多情的天子，宮中有三宮六院，後宮又有佳麗三千，偏獨鍾情於貴妃，自從被這人救出宮來，龍顏就沒開展過，可把我們也害苦了，人家做官的安享富貴榮華，我們却馬不停蹄，這十多年來，那日不是披星戴月，沒一日安枕。」

另一人道：「這是難怪你們的，你二人只見過畫相，那畫工再是妙筆生花，也只能酷肖而不能傳其神，在那貴妃面前，後宮三千佳麗，皆成庸脂俗粉了，有一句話，我是不該說的，有一日機緣巧合，我見過那貴妃一面，說來只怕你們也不信，差點兒我沒少了三魂，掉了七魄，直到現今，我一閉眼，那貴妃的音容眞似就在目前，像是昨日一般，何況她是貴妃，皇上身邊的人，唉！你們瞧瞧那來這個番邦女子？」

陸羽正聽得出神，果然不出他所料，這三人都是宮中的侍衛，而且是爲木兒母女而來，不由暗叫了聲僥倖，若不是他機警，這侍衛見過木兒的娘，而且如此戀久不忘，必被他認出來了。

他隨着三人的目光，果然見有個番邦女子走來，而且直向店中走來，而且……直向他桌邊走來。

那女子拖着兩條長辮，頭上戴着一頂金綫繡邊的小軟帽兒，歪在一邊，倍增俏俊，身上穿的也是金綫繡邊的紗籠，脚上同樣是金綫繡花的圓頭鞋兒，可惜臉膛黑了些，是個小黑美人兒。

陸羽只知道這女子衣服怪異，若不是那漢子說出，他還不知是番邦女子。眞奇怪，這山野小鎭，怎來這麼個番邦女子。

那番女進得店來，瞧了瞧，那粗黑的眉頭立即皺了起來，是了，這番女是來飲食的，店裏却只得兩張桌子，也只有他這一張才是陸羽一人獨坐。

陸羽忙站了起來，欠身道：「姑娘請坐，這店堂狹小，可是要買些飲食麼？」

那番邦女子言語生硬，說道：「多謝相公，沒奈何，借個位兒，我正要買些飲食。」

店家兀自站在漢子面前，不敢動彈，那漢子一揮手，道：「不知者不罪，去吧，這位姑娘遠道自北疆而來，還不快去招呼。」

番女燦然一笑，是她臉膛異常紅黑之故麼，襯托得她的牙兒好白，道：「這位爺好見識，知道我來自北疆。」

那漢子呵呵笑道：「我不但知你來自北疆，且知你來自吐魯番，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時我還年輕，跟隨一個綢販的馬隊，走了一趟玉門關，在鄯善國也住了兩日，吐魯番雖沒到過，却知道那裏的姑娘，最喜歡着你這樣金邊的衣裳。姑娘，你來到中土，已有不少時候了吧。」

番女說：「這位大爺眞了不得，可不是來到中土三年有多了。」

另一個漢子道：「忑怪，莫非你知道這番女的來歷，但這幾年來，你我却是一根綫兒上拴的螞蚱，寸步也不離？」

那漢子呵呵笑道：「這有你難明的，打從吐魯番東來，來到此間，走也要走個一年半載，你們沒聽到麼，她言語雖然生硬些，你們不也聽得懂麼，可知她來到中土已不少時候了。」

番女抿了抿嘴兒，眉梢揚了揚，道：「這位爺不但見多識廣，而且高人一等，竟被你猜對了，店家，有勞你取些吃的食來，我吃了要趕路。各位有所不知，我爹在我幼年時候來到中土，這位爺說得不錯，我們原本是吐魯番人，後來却遷到和闐去啦，因爲爹是個玉販，把和闐玉販到中土，再換回絲綢，五年前來到中土，却再無音訊。」

那番女說着，明亮的眼睛一黯，原來已噙了眼淚。陸羽一怔，原來瞪大眼睛，一直瞧着這番女不瞬眼，因爲這番女的話雖然生硬些，那音調却有些熟悉，忑怪，怎生覺得似曾相識，待見噙了淚，才知錯了，要知她若有虛假，豈會流得出淚來。可知人家說的句句是眞，他何曾相識這麼個番女。

只見那漢子點了點頭，道：「我說呢，除了長安，中原之地，那來你這個番邦女子，何況這山野荒寒之地，這麼說，姑娘你是來尋訪你那生身之父了，敢情你還是個萬里尋父的孝女，實是可敬。」

另外兩個漢子亦皆動容，一個道：「姑娘，我等走南闖北，江湖上相識的人也多，你爹叫甚麼，說給我們記在心上，便中也替你打聽打聽。」

番女道：「我爹名叫巴爾罕，只不知他來到中土可曾改了漢名。」

那人道：「你呢，又怎麼稱呼？」

番女道：「我叫木木兒。」

陸羽差點兒沒跳起來，敢情是她！是她，不怪聲調相貌都覺得熟了，她不過是故意把話說的生硬些，這容貌，不就是她在桐柏山中的容貌麼，怎會不熟，只不過她突然前來，想不到會是她罷了。嘿！不料木兒也會淘氣竟把他也瞞過了。

幸是那三個漢子全神在和木兒問答，沒注意他。陸羽忙不迭掉過頭去，其實心喜，不料三個走南闖北的武林高手，竟然絲毫不疑，這也難怪，木兒原本在崑崙山下長大，近着和闐，扮成番女，如何會不像，只怕她連番話也會說的。

這一來可好了，面對了面，這三個宮中侍衛，竟也認不出她來，今而後可不用担心了。

只聽這木兒連聲道謝，說道：「多謝三位大爺，番邦的女子，不料今日遇貴人，番女無以爲謝，這三塊和闐玉，請三位爺收下了。」

甚麼！陸羽忙回過頭來，只見木兒已打開包袱，取出三塊美玉來，竟是罕見的

珍貴翡翠，陸羽可又不能阻止，木兒來到中土，從沒入過城市，那會知道這樣的美玉，一塊也值得千金，她倒輕易送給人。

那三個漢子豈有不識貨的，無不把眼睛睜得大了，顯然都不信自己的耳朵。

木兒嘆了口氣，說道：「這玉到了中土，物稀爲貴，我知道，值得幾兩銀子，但在我們和闐，溪裏河裏，玩耍的小孩兒，也能尋得出幾塊來，不瞞三位爺，這玉便是小時候，我從河邊拾回來的，將來送給三位爺，不用說，三位爺走到那裏，這玉也到了那裏，這位爺啦怎麼說？對啦，走南闖北，三位爺佩戴在身邊，强似我放在包袱裏累贅，爺們穿州過府，行走在江湖之上，也許有一日，被爹見到了，若然問起，有勞三位爺說一聲，木木兒尋訪他，尋得好苦啊！因爲我爹一見就能認得出來，是我從小玩到大的身邊之物。」

木兒眼睛又紅了，說得好不淒楚可憐生，原本，唉！原來她是這麼個用心，陸羽明白了，原來她口中的爹，是指崑崙奴，她說過，她那包袱中的玉石珠寶，是當年她娘遠走西域時，崑崙奴，那改名爲獨孤叟的老人家給她娘帶在身邊的，見到玉，自然也知她母女回到中土了，原來她話不眞，却情眞，那眼淚可沒半點兒虛假。

木兒把玉送給三人，一個侍衛說道：「既然姑娘是這麼個用心，若不收受，倒辜負姑娘的苦心，也不是敬重姑娘的孝心了。」

一個道：「姑娘放心，我們佩戴在身邊，何愁你爹見不到，姑娘孝感動天，你父女必有團聚之日。」

這侍衛向兩人使了個眼色，掏出一錠銀子給那店家，說道：「好好侍候這位姑娘，姑娘的飲食也一併在這裏了，餘下賞給你，姑娘，你慢慢飲食，我等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那三人匆匆起身，走了，木兒格格一聲笑，說：「陸哥哥，你瞧我這計兒好不好，第一，今而後，我不用躲躲藏藏了。第二，他們對我這個番邦女子，自是千信萬信。第三麼，哼！誰教他們打傷我的奴兒，我也教你們吃些苦頭。」

陸羽說：「淘氣，初時你連我也騙過啦，你說甚麼？你把這麼珍貴的美玉白白給了人，倒就教人家吃苦頭，木兒，你可知道，這三塊美玉，值得多少銀子？」

木兒道：「我才不稀罕哩，陸哥哥，你忘啦，這玉連同珠寶，是崑崙叔叔把娘救出宮……」

「住咀！」陸羽慌了，要是被人聽到，那還了得。

木兒說：「怕甚麼，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店家先前嚇，現在又喜壞啦，我猜，這窮鄉小店的店家，只怕連那麼大的銀錠也未見過，還不快快去收藏起來。」

果然身邊無人，店家不見了。

木兒道：「陸哥哥，你明白了麼，這玉是宮中之物，誰教他們和崑崙叔叔作對，又打傷了我的崑崙奴，他日回到宮中，怕不被人認出麼？還怕他們不被下到天牢裏。娘說，宮裏有個天牢，皇帝不喜歡的人，就下到天牢裏。『你們這玉是那來的？』皇帝就問道：『八成兒是你們受了賄，把我命令你們尋訪的人放走啊！』罪證俱在，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少不免先打他們一百大板。」

陸羽驚得目瞪口呆，說：「木兒，你……你還知道多少！」

木兒說：「這三個賊子的話，我聽得明明白白，可惜晚啦，原來你說的那位老人家，就是崑崙叔叔，其實我早已生疑了，世間那有第二個人會這月牙圓葉刀的，崑崙叔叔爲何躲着不見我？我和娘尋得他好苦啊。」

「原諒我，」陸羽說：「木兒，非是我要瞞你，是老人家不許我說，我又怎能令你明白呢？木兒，老人家其實心裏更苦，明知你們尋來了，他却躲着不相見，因爲，木兒，你太像你娘了，而他，却成了個殘廢的老醜怪，像他這樣情痴，木兒，眞是世間罕有，既然你已知道了，我也不再瞞你，今日原本我要帶你去見他的，即使老人家責怪我，我也要你見上他一面，不料就有這麼巧，偏是這三人尋了來。」

「我恨他們。」木兒恨恨地說道：「我恨這三個賊子。」

「所以，你要他們吃苦頭，」陸羽皺了眉頭，嘆口氣，說：「只怕那時皇上一怒，這三人的性命也難保了。」

木兒哼了一聲，說：「這三個賊子不該死麼，他們打瞎了崑崙叔叔一隻眼睛，又斬了他一條胳膊，却仍不放過他，今日又打傷了我的奴兒。」

陸羽道：「其實憑這三人的功夫，豈能害得了老人家，再說，木兒，他們也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皇上的旨意，誰敢違抗呢？」

木兒嘟着嘴，說：「他們也要捉拿我娘，也不放過我，我也不放過他們，陸哥哥，娘說，他們都是皇帝的鷹犬，當年也是他們把娘硬生生捉拿進宮去的，我外公也就死在這鷹犬手中，我恨他們，也不喜歡那個差遣他們的皇帝。」

「但他是你的爹，對你娘痴情，也不下於你那崑崙叔叔。」

陸羽想說，可沒說出口來，因爲他太愛木兒了，怕失去了她，害怕那會分隔他們的那堵萬仞宮牆。

他忙岔開話題，說：「木兒，當眞我還忘了問你，你穿的眞是吐魯番姑娘的衣衫麼？你又那來這套衣衫，莫非你會變戲法兒。」

木兒登時樂啦，站起身來，在他面前轉了兩轉，道：「陸哥哥，你說，好不好看。」

陸羽說：「好看得很，木兒，即使破爛衣裳穿在你身上，也會好看的，何況這金邊繡花衣裳，眞別緻。」

木兒道：「其實，大漠中的姑娘，誰不穿這樣的衣裳，你知吐魯番和鄯善相隔多遠麼？不過像大洪山與大巴山，脚程快的，一日就走到了，我眞怕他們再問下去，否則我就露出馬脚了，却是那和闐娘却帶我去過，喀拉喀什河中多玉，倒也不假，但像這樣碧綠的翡翠，可也是難求的珍品。我若不拿那三塊翠玉出來，那三個賊子怎麼便信。我也不稀罕，娘說：錢財如糞土，仁義才值千金。娘又說：這些金珠寶玉，莫不是搜刮來的民脂民膏，除非萬不得已，娘也不用的，娘帶我來到中土，

不過在長安換了一顆珍珠。只因是崑崙叔叔順手帶出來的，娘才沒扔掉。」

陸羽點了點頭，道：「木兒，好一個錢財如糞土，不怪你那崑崙叔叔……木兒，別說啦，當心那三人又回頭來，你不知江湖中有多險惡，財不可露白，何況你隨便拿那麼貴重的寶玉來送人，若是他們以爲你這包袱中還有價值連城的珍寶，心生歹念，那就多事了，快快走路是正經。」

木兒對他的話最是信服的，當下兩人不再言語，匆匆吃罷，立即上了路，陸羽也才知道，就有那麼巧，那故衣舖中竟有一套番邦女子的衣衫，據那店家說道：本鄉早年有個戍邊的兵丁，後來作了個小小的武官兒，年老解甲歸田，從邊關帶回來的，也不過是讓鄉人見識見識，後來死了，店家連一些舊衣裳，也一併收買回來。

木兒說：「陸哥哥你不是說木兒像個番邦女子的名字麼，我記在心裏，偏巧又得了這套衣衫，我立即裝扮起來。」

陸羽說：「淘氣嘛，初時連我也沒認出是你來，八成兒你抹了一臉鍋烟。」

木兒嘻嘻笑道：「陸哥哥，你聽說過火焰山麼，大漠中日裏烈日如火，那黃沙燙得像火炭一樣，太陽照耀着那刮起來的黃沙，遠看亦眞像火焰一般，你想想，大漠中的姑娘，怎會不膚色黑黑的，不抹上鍋烟，那像番邦女子。」

陸羽說道：「說眞的，這一來可好了，任他是誰，也絕對想不到你就是……就是……」

木兒道：「陸哥哥，我知道你要說甚麼，我姓穆，穆木兒，也是木木兒，不是甚麼公主，我才不要做甚麼公主，那人也不是我爹，他害了我娘一生，又殺死了我外公，我也不要住甚麼宮殿，陸哥哥，我……永遠也不離開你，永遠，永遠。」

陸羽又感動，又欣慰地握着她的手兒，半晌說不出話來。

南下武昌府的道上，他們手携着手，肩併着肩，走在那氣爽秋高的大道上。

可愛的木兒，又何等令他感動，她不要那原本屬於她所有的富貴與榮華，連那心愛的崑崙奴也棄下，只因爲要陪伴他。

她會永遠伴着他，地久天長，永不分離，他不會失去她麼？那萬仞宮牆，會不會有那麼一日，在他和她之間豎立起來？

八方風雨　崑崙喋血

不過短短兩月多時日，陸羽已有重入江湖之感了，倒像與外界長久隔絕了一般，原來脚下的地，是那麼厚，頭上的天，是那麼高。

不，不是天更高，地更厚了，而是武功倍增了，以往，風雷劍已是領袖北五省，而他，也許功力尚有不足，但他却已得到了風雷劍眞傳，十二長拳，也會過不少武林同道，別說武功平常之輩，便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憑一雙拳頭，手中長劍，他亦毫無懼色，而現在不過短短兩個多月，孤獨叟何異替他伐毛洗髓，眞是脫胎換了骨，他身出雲台十三門，原不以內功專長，而今，他的內家功夫已勝過他人十年八載的修爲，這還是他初學乍練，那獨孤叟也讚他，只要他勤修苦練，將來必會一日千里。

以獨孤叟的內外功夫，當今天下不作第二人想，而老人家却把本身功力傳輸給了他，那進境還會不神速麼，何況上乘武學的點穴打穴功夫，以前連做夢也不敢想的，而今他也會了，只不過爲時太短，尚不能得心應手而已，今後隨着內功的精進，必也能一日千里。

行走在山陰道上，他忍不住撫摸着衣底的崑崙刀，嘿，再假以時日，不用多久的，說這崑崙刀乃天下兵器之神，實是當之無愧，啊哈！不用多久，他便能飛刀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了，那時普天之下，除了木兒，誰還是他的敵手。

他不是狂傲之人，但不由他不高興，其實何用傷人於百步之外，三五丈內能取人首級，天下已罕有其敵了，想一想啊，劍仙，刀聖，那只是傳說中才存在的，而今，不用多久，在別人眼中，他就是劍之仙，刀之聖了。

可惜，他心兒癢癢，衣底的崑崙刀却取不出來，其實木兒已知獨孤叟便是她的崑崙叔叔了，只不過他實在難爲情，他竟騙了她這麼久。

太陽落山了，他如何不喜極，以往追隨在木兒身後，可眞是望塵莫及，休想能追趕得上木兒的，而今，才不過短短兩個多月功夫，他已能不落後了，那自是得多謝木兒，把上乘的大挪移功夫傳給他了，但他明白，他追隨木兒之所以能不落後，主要的還是內功已具火候。

原來內功精進，外功也莫不倍增，他師門的風雷十三劍，一定能劍風雷，不能與三月前同日而語了，一定的，他眞想停下來，試一試手中劍。

啊啊！他急忙一錯身，他分明已撞在木兒身上了，不料僅輕微擦着木兒的金邊衣裳，輕輕易易就閃過了，眞淘氣，走在前面的木兒，竟忽然停步，且轉身來，而他却是亦步亦趨，眼望長空無際，心在天外。

木兒臉兒黑黑，那眼睛也特別明亮了，喜道：「我就是要試試你，陸哥哥，恭喜你，即使有人對你實施襲擊，也休想能傷害你了。」

陸羽說：「原來你是試試我，木兒，你這大挪移的輕功眞神妙。」

木兒道：「娘生前說：除了這把月牙圓葉刀，你崑崙叔叔在匆忙間，只傳了我這上乘輕功，練刀，得先練內功，尤其是眞力要由指上發揮出來，談何容易，別說這刀只有一把……」

陸羽心說：「有兩把，我這衣底就另有一把。」當然，他沒說出口來。

木兒又道：「娘說：你指上功夫不到家，這刀在你手中，也不過是凡鐵，與普通兵刃也無異處，但別樣功夫我也不會了。現在我才明白，娘生於憂患中，夜夜伴愁眠，已自知不久於人世了，她担心她去世後，我受人欺負而不能自保，是以加緊督促我練好大挪移輕功，陸哥哥，你信不信，我在這大挪移的功夫上，比娘還勝一籌。」

「我相信。」陸羽說：「鬼谷中的杜娘子，隱現像幽靈一樣，也奈何不了你，可知這大挪移何等神妙。」

「我眞高興。」木兒喜孜孜說道：「陸哥哥，你眞了不得，才不過兩個多月，便已能移位換形了。」

陸羽說：「木兒，你不知道的是，劍走輕靈，我是練劍的，而且和你一樣，自幼就練起了，我在輕身功夫上不僅有了基礎，而且已有些成就了，得你指點，練來自事半而功倍，木兒你是有話要說吧？」

木兒道：「太陽落山啦。」

陸羽道：「是，我們該找宿處了，木兒，你瞧，四外皆有炊烟昇起，更是田連阡陌，這近處必有市鎮，但盼有個大城市就好了，可憐的木兒，你來到中土，還沒見過中原的繁華。」

木兒道：「誰說我沒有，我和娘東來的時候，在長安住了兩日，因爲娘要打聽一下風聲，我也知道，娘眞心是盼望在長安見到崑崙叔叔。只不過那時我年紀幼小罷了。陸哥哥，我不是說這個，宿處隨地皆有，我是說：我見到落山的太陽，才知我們把路走錯了。你說是要往南的，你瞧，太陽却擱在你身後的山頭上了。」

陸羽望了望那擱山的太陽，也不由一怔道：「當眞，怎麼我們向東走來了。」

木兒的眼珠子直轉，說：「陸哥哥，我却曉得，路是該往南走，但你的心兒啊，却飛到北邊去啦，我知道：你忘不了你的心蓮妹妹。」

是麼？顯然是眞的，要不，往南有條條大路，他却往東來了。若說他眞沒動過念，那是假話，他在這半日中已不祇一次在心裏問過，要不要去桐柏山，把狄心蓮救出來呢？武昌府黃鶴樓的三月之約，狄心蓮師徒也有份的，原是雪峯老人約定，要助她們師徒，從媚娘手中把珞珈山祖居奪回來。不，豈僅狄心蓮師徒有份，其實人家才是主，人家的約定在先，那雪峯老人不過是偶然遇上他這麼件事，因爲時候尚早，才爲他在雲台停留下來。

她沒有惱，眞的，提起狄心蓮，木兒再不像先前一樣，那咀兒立即噘了起來。

「木兒。」陸羽提心吊胆，說：「我不瞞你，珞珈山在武昌府東湖邊，宮九娘的祖居就在那山上，你不知道……」

「我曉得。」木兒說：「你對我說過無數無數遍啦，我怎會不曉得，那是你那心蓮妹妹土生土長的地方。」

木兒擺了擺手，不讓張大了咀的陸羽說出話來，道：「我早巳耳熟能詳了，那個要把你和你的心蓮妹妹……」

「不是我的……木兒。」陸羽急忙說，也急忙瞟了她一眼。

「是你的心蓮妹妹。」木兒固執地說：「她是宮九娘的徒兒，薛紅姑娘的師妹，你親親熱熱的心蓮妹妹，我親耳聽到的，她叫你陸哥哥，你叫她心蓮妹妹，那個要把你們哥哥妹妹收在座下爲金童玉女的媚娘，奪了宮九娘的珞珈山祖居，要在那裏開府立宗，那位雪峯老人和你約定的三月之期，也即是那媚娘在珞珈山開府立宗的日子。」

陸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爲，眞的，木兒的話雖然酸酸地，但沒有不高興，而且他瞄着了，木兒的眉梢不祇一次揚了起來。

陸羽說：「我是說過，我以爲你對武林中的恩恩怨怨，爭強鬥狠，一點兒也不熟悉，也沒興趣，我只不是要對你解說清楚，不顧你誤會，不料你都記住了，木兒，難爲你還是這麼明白。」

「我明白，」木兒說：「原來武林中充滿了血腥，人與人之間不但有恩恩怨怨，門角勾心，門戶之間，也逞強爭霸，那媚娘就是要在大江南北稱尊武林，開府立宗，自封爲聖姑，創一個領袖大江南北武林的新門派。」

陸羽喜道：「你明白，好極了，木兒，那媚娘淫亂武林，拆散了人家無數恩愛夫婦，盜取了各門派的絕技，又那麼心狠手辣，若容這賊女人，在珞珈山開府立宗，創立門派，大江南北的武林皆臣服於她，受她號令了，那還了得，那時天下豈不大亂了，因爲那媚娘的野心亦不止於大江南北，必要把勢力伸展到大河之北。」

木兒說道：「我不知甚麼大江大河，也不管他們甚麼領袖稱尊，陸哥哥，但我只知道，那雪峯老人便是爲了這樁事南下的，助宮九娘師徒奪回祖居，其實，就是要在那日，聯合武林同道，把媚娘和她的嘍囉，一網打盡，陸哥哥，那一定熱鬧極啦。」

陸羽却雙眉緊鎖，道：「木兒，我却担心極啦，因爲媚娘從未顯露出她的眞實功夫，賊女人不但厲害，更狡猾極了，她和人家對敵，無不是輸一招半式，但結果呢，却總是對方不死也必傷，就我所知，就沒有人從她手底下討得好去，簡直是敵強她也更強，對手弱，她亦會險險不敵，輸給對方一招半式，簡直莫測高深。」

「我知道，你說過，」木兒道：「分明她不敵宮九娘險險傷在九宮劍下，但結果却是宮九娘斷了一臂，她也曾不到三招，就險險傷在你的風雷劍下了，但到頭來却是你被她所擒。」

陸羽道：「那媚娘總是敗而後勝，看來既像勝得僥倖，勝來也極辛苦，原來她不過是虛心，知道天下名門各派的武功，或多或少，必有其過人之處，否則亦不會各自分立門派了，她務要迫使對方把看家本領施展出來，一次，再次，直到她心領神會，得其神髓爲止，爲要達到這一目的，是以她總是以刀對刀，以劍對劍，誘使對方盡展所長，是以，她輸一招半式，似假也是眞，不過是對方盡展所長，她却出其所短，待得到了分際，施展出她的看家本領，眞個是當者披靡，木兒，最厲害的是，無人知道她的看家本領有多少，簡直是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也就是說，無論對方有多少了得，也不及她淵博，她總有幾門功力勝過對方，木兒……」

陸羽忽然嘆了口氣，說道：「若然這媚娘走在正途上，不是那麼邪惡，實是天下罕有的奇才，必爲武林放異彩。」

木兒哼了一聲，道：「我還知道，她有一門最最，最厲害的看家本領，是天下任何男人也不能招架的，就是她的狐媚，我才不信哩，有朝一日遇上了她，也有崑崙刀和我對敵，我才不怕她哩，難道世間上也有一模一樣的第二把崑崙刀，有朝一日，她在我手中輸個一招半式，她的人頭早落地了。」

陸羽不自覺摸着腰間，心說：如何沒

有同樣的一把崑崙刀，我這裏就有一把。

要不要對她說，他眞想從衣底把崑崙刀取出來，但瞞了木兒這麼久，他眞難以爲情。

木兒道：「陸哥哥，你不用假裝痴呆啦，你要南下武昌府，去會雪峯老人，自是要先與你心蓮妹妹相會，你不也朝思暮想你的心蓮妹妹麼。」

陸羽道：「木兒，你眞好，眞懂事，不不……」

木兒已往前走了，霍地一轉，道：「你，說甚麼？」

陸羽道：「我是說，我還未說完啊，我是說，沒有的事，當眞，木兒，你倒提醒了我，該先與狄心蓮，不，該與宮九娘師徒相會，但我沒有，沒有朝思暮想。」

木兒格的一聲笑了，說：「瞧你急得這個樣兒，你敢說起初沒朝思暮想，你瞞不過我的，後來，你倒是不那麼想了，你沒忘記，你那心蓮妹妹，我問你，但你也敢說今日一路行來，你也沒想麼，該往南邊走的路就在眼下，你却往北邊來，陸哥哥，你這一雙脚已不打自招啦，你不承認也不行。」

怎麼姑娘們都這麼聰明，狄心蓮總能猜得出他心裏在想甚麼，這木兒，更了不得，她甚麼都知道，却不說出來，而她在孤寂中長大和人相處的日子還這麼少。

原來她不但懂得很多很多，而且知道的也不少，她只是沒說出口來。

木兒挑了挑眉兒，還好，她唇邊掛着笑說：「你臉紅啦，你想你的心蓮妹妹，誰也管不着你，怕甚麼不敢承認，我啊，也要瞧瞧你們這塲熱鬧，娘練成了崑崙刀，一次也沒用上，我正要試試這刀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我也要瞧瞧那媚娘端的有多厲害，走啊，快去會你的心蓮妹妹。」

他不知木兒的話有多眞，但她却已當先跑下去了，這倒好，他急忙追了下去。

太陽才落山，他們已來到一個好大的市鎮，還有一條小河，不會是漢水，來時他們跑了一天，今日才不過走了半日，但相距也一定不遠了。

是甚麼地方不緊要，方向不差就行了，只要順着漢水往北走，到了宜城，他就熟路了，又何必問路。

「木兒，」陸羽說道：「這市鎮眞不小。」

他心下却在說：可憐的木兒，你雖是金枝玉葉，原該是錦衣玉食的，但長到這麼大了，何曾過得一天飽暖的日子，甚至連人世間的繁華世界，也不曾見識過，今日總算來到這個大市鎮了。

他是惶恐？是心生愧咎，還是感謝木兒的大量，他不知道，只知道急於討她歡喜，當下找到最大的一家棧房落了店，又帶她到最好酒樓飲食，才知那裏是個縣城，地名南漳，已在宜城北，近着襄陽了。

陸羽又驚又喜，自從木兒說破了他不敢說的心事，而且非但不阻止他，反倒成全他後，他眞恨不得插翅飛到桐栢山，現在知道明日不用過午，就能到鬼谷了，如何不喜，知道自己在這兩月中，脚程快了這麼多，又如何不驚喜。

那木兒却不是瞪眼，就是噘了咀兒，因爲自從進得城來，街上，店中，尤其是在這燈光明亮的酒樓上，人人都把她當作稀罕物兒般看待，那麼多雙眼睛望着她，便不轉眼，眞氣人，更令木兒氣惱的是，陸羽倒瞅着她笑，好哇，她氣惱，他倒很得意。

他從桌子底下悄悄伸過手來，悄悄握着她的手，說：「木兒，誰教你這麼美，這麼好看。」

那麼，不是因爲她奇裝異服，穿着番邦女子的衣衫，她的手兒感覺得出來，陸羽是眞心在稱讚她，那心下的氣惱，登時烟消雲散，現在，是她不轉眼地望着陸羽了，她要知道，在他心目中，到底是狄心蓮美呢？還是她更美，因爲他就要見到他的心蓮妹妹。

陸羽說：「木兒，原來燈光下，你更美啦，眞是燈下看美人，美更美。」

不，他不是油咀滑舌，她也從他的眼中看得出來，他是眞心說的，他從未在如此明亮的燈光下看過她，她也放心了，若然她不是把臉膛抹上了淡淡的鍋烟，抹得像一個番邦女子，那自是更美了，至少也不會被他的心蓮妹妹比下。

「別出聲，」陸羽說：「也別回頭，你聽，他們在說甚麼，你背後那張桌子上，有四個漢子，看來武功都不弱，若我猜得不錯，還是武林罕有的高手。」

陸羽要的菜餚，不斷送來了，擺滿了一桌碗碟，他恨不得要木兒嚐嚐天下的美味，可憐的木兒，雖然這小城中的酒館，不會有甚麼珍饈美餚，但她有生以來也從未吃過這般美味的菜餚了，她才不管你甚麼武林高手哩，她和誰也無恩無寃，壓根兒也不把這般武林高手放在心上，還有比鬼谷中的杜娘子更厲害的麼，她正要去鬥一鬥這個杜娘子，嘿，眞好笑，那鬼婆子竟要收她爲徒，再有，就是那媚娘，連陸羽也把媚娘說得天下無敵，她可不服氣。

陸羽不斷把她嚐過的菜餚擺開，把新上的菜餚移到她面前，木兒只顧吃喝，那四週圍好奇的眼睛都帶笑了，她也不理會，陸羽却全神貫注在那四人的談話上，只聽一人道：「你這個冷面無常，不去閻王殿上聽候差遣，竟也跑出武昌府湊熱鬧，可眞萬萬想不到，你這個冷如冰，看來得改改名兒了。」

陸羽一怔，冷如冰，他在雲台師門之時，可聽人說起過：祈連山下三個鬼，冷面無常最是心狠手辣，來往大漠的客商，不自動獻上買路錢，玉門關便成了鬼門關，手中狼牙棒直是哭喪棒，中藏機簧，能同時發射出五枝梅花弩，能逃得過他的棒，也逃不了那疾弩，正因這冷面無常招不輸，弩不發，弩發於輸招之頃，那自也是對方得意之時，是以橫行武威張掖一帶，生平未遇過敵手，却是另外一個閻羅，一個小鬼，武功倒無過人之處，三鬼之中，這冷面無常的威名最大，在江湖之上，論陰險惡毒，僅次於千手如來。

一個尖聲細氣的聲音說道：「怎麼他的名兒得改了『冷面無常』，他要不還你個公道，說出個道理來，今兒就教他見無常。」

說話這人恰是坐在陸羽斜對面，是以不用回頭，亦已看得明白，只見這人粉面朱唇，姣好若處子，手中摺扇輕搖，眞個

是風流又瀟灑。

陸羽一怔，先前說話那人既敢和冷面無常開玩笑，在江湖道上的身份地位必然不小，這人風流瀟洒，斯斯文文，怎生也與這兩人同席，而且平起平坐？而且……咦，這人坐的還是面向臨街窗口的上席，倒是冷面無常和說話那人打橫相陪？

冷面無常冷冷地說道：「狗咀裏長得出象牙來的麼，玉面狐，却是你約我前來，該說正經的了，你約我們來這南潭相會，必有緣故，你也該打開這個悶葫蘆了，別讓我蒙在鼓裏？」

玉面狐，陸羽差點兒沒驚呼出聲，敢情這個面目姣好如女子的人，就是玉面狐，他知道的，可比冷面無常更多些，這人本性胡，又油頭粉面，故爾人家，都叫他玉面狐，聽說稱霸蘇杭一帶多年，數年前突然銷聲匿跡，無緣無故失了踪跡，江湖上傳說紛紛，說他被人尋仇，已不在人世了，不料却在這個偏僻的小縣城裏現身出來。

陸羽初聞這玉面狐之名，是數年前，數年前，那自是年紀還幼小，是徐州府的一個老鏢頭到雲台拜會他師傅時，在席上說起，才知江南地有這麼個人物，那老鏢頭提起來，便坐立不安，連他師傅也直皺眉，都不信玉面狐會不在人世了，後來聽他師兄說起來，才知他師父石雷曾助老鏢頭從這玉面抓手中，奪回一隻鏢來，更傷在他師父風雷劍下，也不過險險地僅勝，原來那老鏢頭見玉面狐失跡得蹊蹺，怕的是來向石雷尋仇，故爾趕來知會，不料他師傅小心戒備了半年有多，玉面狐並沒出現，他不知道為何連他師傅也那麼緊張，風雷劍領袖北五省，十二長拳打遍黃河南北，亦未遇過敵手，倒會怕了一個玉面狐，可知了得，但陸羽也只知玉面狐手中那把摺扇上，確有眞實功夫，否則也不會稱霸華東了。

莫非玉面狐是為向他師門尋仇而來，知道這人是玉面狐了，怎會不驚訝。

只見那玉面狐摺扇輕搖，說道：「待會有人前來，那時你自然知曉了，藍天霸，你聽到了麼，冷面無常說你的狗咀裏長不出象牙來，為何你不張大咀巴，讓他瞧瞧。」

「好哇！」先前說話那人，打了個哈哈，說道：「你這隻狡猾的狐狸鎮日挑撥離間，却不知道冷面無常和我是怎麼個交情，你恨不得我們打一架，我們可不上你的當，你要我還他公道嗎？那容易之極，他不但就得改名兒，只怕連姓也非改不可，你們想想，這個無常鬼，也是色中餓鬼，這番到了武昌，那媚娘只要恁地拋個媚眼兒，他還會是冷如冰麼？」

玉面狐一怔，道：「藍天霸，你倒眞提醒了我，那時候，冷如冰眞會成了熱如火，可是大事不妙，他要是和人爭風吃起醋來，我們雖然不怕誰，但那媚娘的面首太多了，雖無三千，也不下三百，這次天南地北，又都齊聚在一起了，冷面無常若是色令智昏的話，那時，可是三拳難敵四手了。」

原來那人姓藍名天霸，陸羽可沒聽說過，但也必非平庸之輩。

那藍天霸又打了個哈哈，說道：「玉面狐，你這個泥菩薩自身難保，倒替他担心。只要那個媚娘在你面前一站，你不要三魂掉了二魂，七魄被她勾了六魄，我就不姓藍，若然她不曾早把你勾搭上手，只不過是事有湊巧，這幾年你不在江湖中行走吧了。」

玉面狐摺扇連搖，說道：「我不信天下間有這樣的美人兒，不過麼，你這麼一說，我倒眞要會一會這媚娘了，且看她如何國色天姿。」

冷面無常顯然一怔，說道：「難道你不是為武昌這場武林盛會，才約我來此的嗎？」

玉面狐含笑尚未言語，那藍天霸已說了，道：「誰說不是？玉面狐，你雖沒明言，我却已猜出了十之八九，且看我說得對也不對，你這幾年來，銷聲匿跡，這番重入江湖，自然是揚名立萬，要轟轟烈烈一舉揚名，武昌府這場盛會，自是天假的大好機緣。」

玉面狐面降寒霜，道：「你只猜對了一半，我不說，你們也該明白，我最的恨事是甚麼？」

冷面無常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這既是武林罕有的大盛會，雲台十三門的門下，必然也被邀請了。」

玉面狐道：「你猜對了，我最大的恨事，是那石雷竟意外早死了，那一招之恨未報，我有何顏面重出江湖，便是我把雲台門中人斬盡殺絕，你們想想，江湖中人會怎麼說呢？是否說石雷不死，我也不敢重出江湖。」

「所以，」藍天霸道：「奔雷手石開山接掌了雲台門，若也被邀參與這場盛會，為了要揚威，少不免要露兩手，讓江湖中人都知道，雲台門後繼有人，風雷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讓天下武林有目共睹，他石開山實是強爺勝祖。」

冷面無常道：「妙極，虧你想得到，那時，玉面狐你當衆折辱這石開山，也就是天下武林有目共睹，你不但揚了威，天下人都知道，便那石雷不死，也不是你玉面狐的敵手。」

玉面狐眉梢挑煞，他姣好如女子，不料面露殺氣，冷得比冷面無常更令人心寒，說道：「若只是為了這緣故，我也不用要你們來帮手了，這媚娘出現在江湖之上，我可沒會過，你們想想，她在那武昌府開府立宗，儼然以大江南北的武林盟主自居，這江南地，還有我等立足之地麼？」

藍天霸眉頭皺了，道：「原來你還有這個存心，玉面狐，我知道你埋頭苦練了這麼多年功夫，重入江湖，必有所恃，可千萬別小看了媚娘。」

玉面狐冷冷一笑，說：「你是說，她一身集各門派武功之長，已是無敵天下？藍天霸，冷面無常遠在西北，我這些年足不出江湖，你對那媚娘知道得最多，你且瞧瞧我這個。」

刷的一聲響，陡然間寒濤如電，只聽藍天霸啊了一聲，冷面無常一聲咦，同時把身子往後一仰。似乎都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酒樓之中，陡見寒濤，自是也人人回頭，也都驚訝得四下裏張望，不知那來一道森森閃光！陸羽却瞧得明明白白，因為

唯有他，是目不轉睛地瞧着玉面狐。原來是這玉面狐把手中摺扇倏地一合，向兩人胸前遙點了兩點，快得却似在兩人身前一掃而過，那扇頭上竟吐出尺許長的寒芒，但一掃而過，寒芒也斂了，玉面狐手中仍是一把長不過尺許的摺扇。

玉面狐又把張開的摺扇輕搖起來，得意地瞧了兩人一眼，笑道：「憑我這一下子，藍天霸，我玉面狐怕不怕那媚娘？你們都低下頭來瞧瞧，胸口上多了甚麼？」

兩人急忙低下頭來瞧，陸羽却已早瞧得明白，兩人胸口上的衣衫，都多了兩個窟窿，不過小指頭般大小。

藍天霸與冷面無常都已變了色，這玉面狐要是眞要傷害他們，怕不早沒命了，那自是早已腹破胸穿。

這這……這是怎麼……

兩人……不，陸羽的目光，也都落在玉面狐的摺扇上？

玉面狐得意地把摺扇一合，道：「冷面無常，別人不明白，豈能瞞得過你。」

冷面無常道：「你是……扇裏藏刀？我明白了，分明只有一尺五寸長的摺扇，陡然間增長一倍，任他是誰，也逃不過你摺扇裏藏刀！」

玉面狐道：「對方死在我的刀下，嘿嘿！死也不會明白，因為我手中仍然是同樣的一把摺扇，現在，冷面無常，難道你仍不明白，有你手中那狠牙棒裏藏弩以攻遠，我這扇裏藏刀攻近，誰還是你我的敵手，我約你來此相會，便為了你我還得配合施為，一遠一近，一明一暗，若能配合得天衣無縫……」

啊！啊啊！玉面狐這裏話未說完，只見藍天霸跳了起來，那啊啊之聲不但含糊不清，而且……血！血從他那嘴角裏淌了下來。把他胸前染成一片紅。

陸羽大吃一驚，是木兒，那邊桌上，玉面狐和冷面無常說得起勁，說得得意之極，陸羽也聽得全神貫注！竟忽略了木兒，分明是木兒懲罰了藍天霸，不用說，必是藍天霸忽然發現了身邊這朵黑牡丹，木兒的金邊衣裳在燈光下閃閃生光，本身是背對着這四人而坐的，不用說，是了，一定是木兒一回頭，被那藍天霸見到了，這江湖狂徒那會是甚麼好東西，木兒雖然把臉抹黑了些，可仍然是個美人兒。

那玉面狐和冷面無常是何等人物，齊一拍桌子，目光迅速一掃，但皆怔住了，皆因那酒樓之上，不見可疑人物，沒一個是江湖中人，無不是斯文善良的生意買賣人。

便那怒極了的藍天霸，也怔住了，自是早把那四處看清，竟不知自己是怎麼着了人家的道兒，也才一口血噴出！啊！咦！血裏有甚麼東西？原來白白的是兩顆門牙！

玉面狐迅速一俯身，拾起了甚麼，好俐落的身法，只那一長身，已落到桌面上，刷的一聲，摺扇在胸前一劃，喝道：「甚麼人，滾出來，既敢出手傷人，為何藏頭縮尾！」

只見他同時左手一拋，拍的一聲響，一截寸許長的鷄骨，幾乎沒入了桌面。

那原是同一會功夫，冷面無常與那滿嘴鮮血的藍天霸，亦跳到櫈上，與玉面狐背面相向。這一來，那酒樓之上登時大亂，皆因冷面無常不但亮出了狠牙棒，藍天霸亦已拔出了腰間的厚背刀，燈光之下，發出一片寒濤。

陸羽心下着慌，早一斜身，擋在木兒身前，同時把木兒一帶，低聲急道：「別出聲，木兒……」

木兒只是哼了半聲，幸虧陸羽迅速把她的手握在掌中，輕輕柔柔地，却又把她那麼緊緊的一捏，木兒才沒發作，乖乖地聽話了。

那三人已看得明白了，面對着的，全是驚惶與恐懼的面孔，竟無人對陸羽和木兒特別加以注意，陸羽斯文又驚惶，木兒不過是個番邦的小姑娘，因為陸羽擋在她身前，乍眼看來，也更像害怕。

冷面無常迅速拔出那一小截鷄骨頭，道：「就是……就憑這麼一截骨頭，竟打落了你的門牙！」

藍天霸尋不出暗算他的人，氣得哇哇怪叫，雖然血已止了，但被他一抹再抹，更抹得滿臉是血！怒吼連天，只聽嘩啦一聲響，是他一跺脚，他立身的木櫈登時斷裂，振臂一騰身，木櫈一塌，他已跳到傍邊桌上，正是陸羽與木兒所坐的那一張，自是早已空了，却把那樓中人客嚇得發起一陣喊來，因為他手中握着明幌幌的厚背鋼刀，鋼刀映着燈光，砭膚生寒。

那近樓門口的人客狂奔而下，陸羽拖着木兒，混入人叢中，也急忙擠下酒樓，拋了一塊銀子在櫃上，一口氣跑回棧房。

待他關上了房門，那木兒那還忍耐得住，噘着嘴道：「陸哥哥，瞧你怕成這個樣兒，我才不怕他們哩，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三人來試試刀……」

「試刀！」陸羽一怔！

木兒說：「是啊，我要拿他們來試試我這崑崙刀，那個甚麼玉面狐的扇裏藏刀，倒要瞧他怎麼個厲害法，偏是你……」

陸羽道：「但你為何打落那藍天霸的門牙？木兒，除了你，別人也沒有那麼厲害的指上功夫，若不是近身打出，不，是你扣指彈出的，若不是你連手臂也沒抬一下，就能打出那一截鷄骨頭，豈能瞞得過這三個武林高手。原來你……他們的話你都聽到了啦。」

木兒眉梢一挑，說道：「誰教他賊眉賊眼望着我，呸！那賊子竟敢對我擠眉弄眼，哼哼！我若不是想拿他們來一個個試刀，才不只打落他兩顆門牙哩，我又沒聾，誰教那個甚麼玉面狐吹大氣，我越聽越有氣。陸哥哥，而且，他不是來找你師門尋仇的麼？」

陸羽只道木兒先前只顧吃喝，她連頭也沒側一下，那知她不動聲色，那三人的談話，她全聽到了。

陸羽皺眉道：「木兒，你也忒胆大了，崑崙刀便是天下無雙，說甚麼你功力尙淺，而這三人無一好惹的，尤其是那冷面無常的狠牙棒，內藏十二隻疾弩，最是厲害不過，那玉面狐既然敢去和媚娘作對，豈是可以輕敵的。再說：我們也有事在身，躭擱不得，這三人又與你無寃無仇。」

木兒的嘴噘得更高了，道：「但那玉面狐與你師門有仇，我也討厭那藍天霸。陸哥哥，崑崙刀專破强弓硬弩，那冷面無

常的狠牙棒，竟能一發十二隻，試一試崑崙刀，這是多難得的大好機會，偏你……你！陸哥哥，你做甚麽？」

陸羽已在收拾她那隨身携帶的小包袱，把包袱向木兒手中一塞，道：「木兒，適才他們忽略了，萬萬想不到暗算他們的人竟會是你，但稍後必會明白的，此時不快走，難道倒要等他們尋來，木兒，你最聽話的，是不是？」

木兒揚起來的眉兒，又彎彎地垂下來了，陸羽最懂得，要木兒聽話，得連哄帶强，話要說得溫柔。但陸羽不懂得的是，那並不是木兒的性兒，她聽話，只因她是在愛戀中，她不願違拗陸羽。

陸羽急忙算還了房飯錢，木兒回頭望了那客房一眼，可憐的木兒，她長了這麼大了，這還是她第一次住進像樣些兒的房間裏來，却仍不能舒適地住上一晚，她又得走了，走向茫茫的黑夜。

街道上尚有不少行人，南漳也沒有城門，名是縣城，不過是一個大些的市鎭。

他們一口氣走出十多里地來，陸羽說：「木兒，你瞧，那兒有一個廟宇，啊，可惜是個荒廢了的。」

廟在路邊的山坡上，陸羽早已打聽好了，出北門的大路直通襄陽，只有百十里的路程，這也是走桐栢山的必經之路。

那廟雖然小而荒廢，但顯然時有行人歇足，一定也時有錯過了宿頭的人，在那破廟裏過夜，因爲殿角上堆着一堆乾草。

陸羽把新買來的一個火筒幌燃了，火筒裏藏着火摺子，抽出來迎風一幌，就會燃燒起來，走江湖的人少不免要備一個，貪圖便當，不料他剛剛順便買了來，就派了用場。

那神案倒還完好，竟被他尋到了半截蠟燭。

木兒啊了一聲，說道：「陸哥哥，有人。」

原來乾草堆裏有一個熟睡的人，那自是一個錯過了宿頭的，疲倦的行人。陸羽把蠟燭點燃了，火光也沒有把那人驚醒過來。

不過是個中年人，身子埋在乾草堆裏，陸羽皺了眉頭，說：「別吵醒人家，木兒，沒法啦，我們只有坐着過一夜，這殿角倒還乾淨。」

木兒說：「都是我不好，我氣那個藍天霸望着我不轉眼，誰教他賊眉賊眼。」

他們在殿角坐了下來，木兒緊挨着他，把頭枕在他肩上。

「木兒，」陸羽說：「人人都瞧着你不轉眼，因爲你好看。」

木兒說：「好看的是我的金邊衣裳，但藍天霸那一雙賊眼，都是望着我不轉眼，陸哥哥，我眞想，我想了好久了，想出試一試崑崙刀，那三個賊子一定都不是好東西，拿他們來試刀，不是好麽，爲何你不許我。」

陸羽瞧了草堆裏的人一眼，殘燭在迅速暗下來，微弱的火光在風裏搖幌。說：「木兒，你休小看了那三人，你那崑崙刀將來也許天下無敵，但現在，你的功力還不够。」

木兒道：「但娘說：不用傷人於百步之外，只要一兩丈外，發出的刀葉飛出傷人後，又能飛得回來，豈僅，就沒了敵手，而且對方的人再多些，也不怕了，娘雖沒在江湖上行走，但娘說，和外公往來的，全是武林中人，北五省成了名的武師，娘都見過。」

陸羽說：「那是眞的，但你的飛刀也才能飛出丈許遠近。木兒，你能連續發出多少塊？第一塊能取人首級，第二塊也許還能傷人，第三塊呢？發出去是否還能收得回來？啊……」

木兒道：「你做甚麽？」

陸羽望着那就快熄滅的殘燭，呆了一呆，說道：「木兒，你注意到了沒有，那桌上分明有四個人的，背對着我們的一個，始終沒出過聲，你打落了藍天霸的門牙，樓上一亂，樓上一亂……」

「當眞，」木兒說：「那人不見了，跳到桌上櫈上的，只有那三個，但你發呆做甚麽？四個不也就是兩雙。」

陸羽把眉頭皺了起來，道：「木兒，我才在說你，若然那三人併肩子一齊出手，向你圍攻，就算被你傷了兩個，那第三個沒傷的，必也是功夫最高的，那時……那時你想想看。」

木兒却把眉兒一挑，說道：「必是那個玉面狐，可不是更妙麽？崑崙刀正要試一試他的摺扇，陸哥哥，你說，我的崑崙刀像不像他的摺扇，他那扇裏藏刀，遇上了我的崑崙刀，我眞想瞧瞧，那玉面狐還敢不敢自以爲天下無敵。」

了不得，木兒一聲不响的時候，誰都會以爲她是個不懂事的小姑娘，先前連陸羽也只道他在埋頭吃喝，不料她不動聲色，不但把那三人的談話聽得一句也沒遺漏，而且連崑崙刀破那玉面狐的扇裏藏刀之法也想到了，當眞，崑崙刀張開來，倒眞是那扇裏藏刀的尅星，遇上了崑崙刀，那扇裏藏刀再陰毒，也無所施其技了。

木兒仰着臉兒，那黑得發亮的臉兒，却充滿了稚氣，天眞，說道：「陸哥哥，你怎麽不說話啊？」

陸羽在連想到木兒初時如何也是這麼一聲不响，她要他作伴兒，離開桐柏山，但半句也沒洩露出來，倒先巧安排，帶他去親眼見到狄心蓮如何心甘情願拜那杜娘子爲師，如何遺忘了他，於是，她不發一言，他便毫無留戀的跟她走了。

了不得，陸羽迅速想到了，木兒竟會知道他想赴大洪山，若不去知會宮九娘師徒，他也不會無牽掛，跟她走的，同樣也是他並未對他說出心願，她竟也知道，他沒開口，木兒已伴着他上了路。

她到底知道多少，改名爲獨孤叟的崑崙奴，是否她也一聲不响，其實早已知道？那麽，他腰間的崑崙刀……她是否也早知道，他腰間也有一把崑崙刀？

但木兒仰着的臉兒，流露出來的，只是天眞與稚氣，再有，就是對他的依戀之情。

她不過是聰明的善體人意罷了，他對自己解說：她非常聰明而已，從小在孤寂中長大的木兒，連身邊陪她說話兒的人也不多一個，自是習慣了沉默，自然思想得多，而說得極少。

「木兒，」陸羽握住了她的手，那麽自然而然的，她仰着的臉兒仍然仰望着他，却靠在他肩上了。



「木兒，」他又叫了一聲，說：「我不願你出手，我也不願人家知道你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何况我們的功力都不足。你更少了歷練，而這三個可都是當今天下出了名的……」

「大壞人！」木兒說。她的眼睛亮了，雖然她抿住了嘴，但從她那明亮的眼睛裏，他看到了笑意。

陸羽說：「要不是武功了得，也就做不了大壞人，木兒，你可千萬別小看了他們。」

「我知道，你爲何不願人家知道我一身功夫，」木兒說：「你不願人家知道我是誰，你怕，陸哥哥，我眞高興。」

「你高興？」陸羽一怔。

「你怕那些尋找我的人，認出我來。」木兒說：「所以你怕我亮出崑崙刀來，陸哥哥，我多高興，那麽，你怕他們認出我來，就會把我從你身邊帶走，陸哥哥，你放心，我永遠也不離開你。」

她的頭兒垂下來，垂在他胸上，也緊靠在他的胸上！

陸羽又眞嚇了一跳，道：「木兒，你說甚麽，難道他們……那些大內來的人，認得崑崙刀！」

木兒說：「怎不認得，崑崙叔叔當年從那千軍萬馬的龍潭虎穴中救出娘來，就是憑這把崑崙刀，若不是崑崙叔叔把刀給了娘，那般人又豈能傷得了崑崙叔叔。」

陸羽道：「木兒，你爲何不早告訴我，我竟一點也不知道。」

木兒說：「陸哥哥，但現在，我不是告訴你了麽？你放心，我有法兒教他們認不出我來，因爲我是一個番邦女子，一個來自番邦的女子，我爹叫巴爾罕，你忘啦，陸哥哥，他們知道我是木木兒。」

「但崑崙刀……」

「但他們雖然認得崑崙刀，却不知道崑崙刀的來歷，而且，世間上又不是獨一無二，祇有我才用崑崙刀。」

「你你！」陸羽說：「木兒，你究竟知道多少？你知道……」

「我知你腰間也有一把。」木兒噗嗤一聲，但繼而又嘆了一聲，說：「雖然我知道得晚了些，但我知道了崑崙叔叔的苦心，我不忍說出來。」

陸羽說：「那麽，你是假裝不知道，你把老人家和我都瞞過了。」

「只不過瞞了兩天。」木兒說：「可惜我知道得晚了，初時我疑心，我再蠢些，也會疑心的，是不是，若是天下只有獨一無二的一把崑崙刀，你怎麽懂得用法的，可惜我一心一意練刀，初時忽略了，待到我生了疑，暗裏跟踪着你，發現了那老人家，也終於明白他是誰了，又不相認，我知道，我一旦認出他來，我就再不會見到他了。」

陸羽說：「但我才說出他是誰來，你却立即奔了去？」

木兒又嘆了口氣道：「陸哥哥，怎生你還不明白，因爲刀法已練成了，崑崙叔叔要傳授給我們的功夫也傳授了，你也對我說出來，崑崙叔叔既然存心躲着我，不和我相見，他還會離去麽。自是要去找個極其隱秘的地方，我便知道了，也不會找到的地方躲起來，我怎會急忙趕了去？」

陸羽道：「原來，你全都明白，可惜就有那麽巧，偏巧那三人尋了來，到底你不能和他見上一面。」

木兒在他腰間一拍，道：「陸哥哥，那麽，世上已有了兩把崑崙刀，便不是僅有崑崙叔叔一人有了。誰也不知道崑崙刀的來歷，是不是，現在，誰也不會懷疑，崑崙刀是來自西域了，陸哥哥，你該可以放心啦。」

陸羽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自是輕輕柔柔的說：「木兒，原來你這麽壞。」

木兒格格笑，滾在他懷裏了，說：「你不講理，你一直瞞着我，騙我，倒說我壞。」

陸羽舒了口氣，說：「好了，兩把崑崙刀，同時出現在江湖上……」

木兒搶着說道：「啊呀呀，敢情世間

之上，眞有劍仙，原來這番邦女子來自西域。」

「是刀仙，」陸羽說：「刀光一閃，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不是，刀光一閃，便見人頭落地。」

木兒道：「有刀爲證，有和闐之玉爲證，有那三個大內的高手爲證，無不可證明來自西域。」

陸羽道：「原來，啊！木兒，你送給那三個大內侍衞三塊和闐美玉，是有深意的，了不得，木兒，我担心的，你却早巳想到，而且早早安排下了，我明白了，你這套美麗的金邊衣裳，原來……我說啊，便是長安城中，也不一定找得出來的，怎生那荒野小鎭竟會有呢？哎，我眞蠢，而且衣裳這麼新，我早該想到的。」

木兒說：「好，我也不用瞞你啦，兩個月以前，我來買衣衫，便巳留下了銀兩，要店家去替我縫製一套來，到時我來取用，有我留下的式樣，繡上金邊，還不容易麼，却是我這頂繡花的小帽兒，做起來費事些，因爲誰也沒見過。」

陸羽說：「木兒，你戴上這頂繡花的小帽兒，眞俊俏，眞好看。」

木兒說：「陸哥哥，現在，你可放心啦，任誰也不會懷疑，我是個番邦女子，和皇宮內院沒些兒瓜葛……」

陸羽倏地伸出手來，掩住了她的嘴，木兒就勢倒在他懷裏。

「小心，」陸羽在耳邊低聲道：「那三個侍衞既出現了，怕不會還有人來，沒找到你那崑崙叔叔，怎麼就此罷休，我們都在近處，此後休再提皇宮內院。」

木兒道：「夜靜荒野，隔牆又無耳，怕甚麼，陸哥哥，我再也不提就是。」

陸羽低聲道：「隔牆倒沒有，那草堆中却有人，你忘啦。」

「一個鄉下過路人，我早看清楚啦，」木兒說：「而且我們的話聲說得這麼低，他便醒着，也不會聽到的，陸哥哥，你知道麼，我眞高興，你不顧我離開你，你是怕他們把我接入……你看，我沒說出啊，今後我再也不提宮中兩個字，你放心了吧。」

「你，還說不提……」

木兒格的一聲笑，說：「好啦，陸哥哥，現在我們全說開啦，今而後，我連心裏想甚麼，也不瞞你，打從桐柏山來，我一直在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你會離開我，現在，我再也不担心哩，我知道你眞心眞意對我好，而且也不顧我離開你。」

「那麼，你放心了，你才陪我回去桐柏山，木兒，你可知道，我才正是鎭日提心吊胆，你不知道，皇帝有多大的權勢，旨意一下，沒有辦不到的事。」

木兒說：「就是尋不到我娘，也找不出我來。」

陸羽嘆了口氣，道：「但十多年來，他一直不灰心，亦沒死心，木兒，有時……有時候，我眞這麼想，他對你娘多痴情啊，一些兒也不下於你那崑崙叔叔，而且，說甚麼他還是你的爹爹，你的生身之父，而你，也不能沒有爹啊。」

「不，」木兒說：「我沒有爹，他不是我爹，我恨他，我只有娘，他不但害苦了我娘一生，也害死了我娘，我恨他！」

咬着牙兒，她是眞恨。

陸羽道：「好了，別說啦，是我不好，令你難過，剛才我們說到那裏了？」

木兒道：「你知道就好了，我也不稀罕甚麼富貴榮華，陸哥哥，今而後，我永遠永遠，也不離開你，除非你見了你那心蓮姊姊，就不要我了。」

陸羽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賭咒發誓，道：「木兒，那狄姑娘和我相處，前後不過三日，你不想想，我亡命江湖，她師徒正辛苦躲避敵人的跟踪追殺，那是甚麼時刻？」

木兒道：「那時刻，你那大師兄奔雷手石開山，巳遍發武林帖，要不殺了你，他那雲台十三門掌門之位也坐不穩，你那個美麗的師妹也不會死心塌地嫁給他。」

陸羽道：「狄姑娘奉雪峯老人之命，暗中護送我，保護我，更把我從那媚娘手中救出來，木兒，那時我徬徨無依，她對我那麼好，我怎麼不心生感激，而且，你是知道的，那媚娘對她師徒，一步也不放鬆，如影隨形。」

「我知道，陸哥哥。」木兒說：「但那時候，我見到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她那麼美，又那麼聰明，對你又那麼好，而我，不過是個醜丫頭，孤苦的野丫頭，除了跑得比人快些，我也不會武功。」

陸羽道：「你不過用松烟把臉兒抹黑了，就像你現在一樣，其實你美極啦，木兒，你記得麼，你回復了本來面目，我眞以爲你是天仙下了凡塵，眞的，你穿上了那襲鮫綃衣，多美啊，而你不但有一身武功，而且高絕得令人驚訝駭異，你只是並不自知而巳，現在，更了不得了，木兒，你的崑崙刀一出手，當今天下，我眞不知道能有幾人是你的敵手。」

「也沒有幾個是你的敵手，陸哥哥。」她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肩上，無比柔順。

「我不知道，」陸羽說：「你和那狄姑娘比較起來，是她，還是你更聰明，分別有那麼一點兒，那麼一點點？」

她抬起頭來了，又眼光光地望着他。

「說啊。」木兒的呼吸都摒住了。

陸羽道：「那狄姑娘總會猜得出我的心事，我心裏想甚麼，休想瞞得過她，但她總是立即說出口來，而你，木兒……」

「我，我我……」木兒氣促極了，說：「你是說，我不及她。」

「我只是說你不像她，木兒。」陸羽道：「我心裏想甚麼，你不但猜得到，而且一聲不响地做了出來，我是說，我心裏想甚麼，你一聲响，巳經替我辦到了，木兒，我不知怎麼才能够答謝你，今生今世，我只怕也答謝不完，木兒，但盼我能答謝你一些兒，我也能猜得出你的心思就好了。」

她知道，他每一句話，說出口的每一個字，都是心底發出來的，她不但從他誠懇的語氣上聽得出來，而且也能從他的臂膀上感覺得到，他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一樣，那麼緊緊地摟過她。

「好，」木兒說：「那麼，我告訴你，我的心思是：要你永遠陪伴着我，永遠永遠，一步也不離開我。」

不也是他的心思，他的願望麼？

何時燭光熄了？月光却從後窗洞裏偷偷地溜了進來，院中，牆下，秋虫在高唱着生命的讚歌，此外就再沒聲息了。

有時候，無聲是更勝有聲的，陸羽和木兒，正就是那一個時刻。

× × ×

「木兒！木兒！醒來！」

陸羽抓住她的肩頭，叫道：她靠在牆角，半側的頭兒半垂在胸前，睡得多香甜啊，她眞捨不得叫醒她。

木兒睜開惺忪的睡眼，說：「啊喲！天亮啦，陸哥哥，你……怎麼啦。」

天色不過才亮，太陽也還沒爬上山頭，但她一眼便看得出來，陸羽面露驚恐，抓住她的手，也有些兒顫抖。

「你看！」陸羽說。

隨着他的手指處，她看見，而且發出聲尖叫，一閃身，溜到他身後。

殿堂中，就在那草堆傍邊，一個死屍，躺着一個無頭的死屍，血淋淋的人頭滾出老遠！遍地是血！

「我認得出來。」陸羽說：「木兒，你記得麼，昨晚在酒樓中，玉面狐那桌上有四個人，其中一個，一聲也沒出，就是他。」

「是誰殺了他啊？眞怕人。」木兒說：「陸哥哥，怎麼我們都沒驚醒，看來巳死去不少時候了。」

陸羽說：「一定是我們倦極，睡着了的時候。」

木兒大着胆，走了出來，挪一步，又挪一步，驚驚的，怯怯地，忽然叫了起來，說：「我認得啦，陸哥哥，是他，就是昨晚在草堆中睡着了的人，快看，那草堆裏是甚麼？」

是一把劍，只得尺許不到兩尺長，晨早的殿中雖然仍有些兒矇矓，但仍見精芒四射。

陸羽啊了一聲，他是個劍派名門出身的人，豈有不識劍的，好劍，只怕削得銅，斷得鐵，木兒一掠身，好快的身法，尖叫聲中，巳又在陸羽肩後了。

陸羽道：「做甚麼，可是……」

急忙一掃眼，却不見有半個人影？

木兒拍着胸脯兒，說：「好怕人，陸哥哥，既是好劍，就給了你啦。」

原來是木兒去把劍拾了來，雖是她脚不點地，但也得打從那無頭的屍身上掠過，陸羽心說，到底女孩兒家，任她武功巳了得，仍不免胆小的。却也難怪，她那會見過這般恐怖的死屍。

他接過劍來，扣指一彈，那劍登時發出一聲龍吟，而且久久不絕於耳。

木兒叫道：「陸，哥哥你……」

陸羽劍隱肘後，拖住木兒，搶出殿來，騰身上了殿頂，大道便巳在眼前了，道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山林中只有晨風落葉，遠處，也不過初見農家的炊烟。

木兒說：「陸哥哥，你可是發現甚麼了？」

陸羽說：「死者若不是一位武林高手，劍術的名家，非但不配有這樣的寶劍，也不能保有這樣的劍，這劍實是罕見的利器，名副其實的寶劍，但這人……木兒，若不是他劍才出鞘的刹那，就身首異處，那劍怎會跌落在草堆之中，屍身却倒在草堆外。分明他是發現了甚麼，離開草堆，拔劍出鞘的刹那遇害的，那麼，殺他的人何等了得，只怕死者連殺他的人連面也沒見到。」

「是啊，」木兒說：「當眞，要不然他怎會一聲也不出就被殺了，陸哥哥，眞怕人！」

「別怕！」陸羽把挨近他身邊的木兒摟住了，說：「殺他的人早走了，我只不過加一分小心，只因那人太厲害了，按說，他要殺那人，易如反掌，却又爲何對那人突施襲擊呢？兩人的武功如此懸殊，照理不會是敵對的仇人。」

木兒說：「他眞……要殺那人易如反掌麼？」

陸羽兀自在發楞，苦苦思索，看不見木兒面上飛揚的神彩，兀自凝眸看天邊初現的朝霞，說：「若說殿中那人因劍亡身，但怎又不取去此劍呢？却讓它跌落在草堆裏？」

木兒道：「也許，因爲劍被草堆掩蓋住了。」

陸羽說：「不會的，即使天色太黑，此劍出鞘，也會發出一道寒芒，木兒，快回去。」

木兒說：「我……怕。」

「不用怕，來，木兒，你就在殿外等我。」

他們跳下地來，陸羽回去那人衣底，解下劍鞘，才去把那滾在神案脚下的人頭仔細一瞧，更令他驚訝極了，不料竟是那三個宮中侍衞之一，而且正是那年長的一個，昨日陸羽一見，便知他是三人中內家功夫最高的一個，是以特別對他注意。

是了，不怪他坐在臨桌，始終一聲不出，而且連頭也不回了，原來是他，必是怕被他們認出來。

陸羽驚訝了，分明他是一直暗中跟踪他們，必是兩人進入破廟之前，他巳搶先進了殿。了不得，不用說熟睡是假，他和木兒的談話，全被他聽了去！不用說，巳知木兒便是他們尋查了多年的公主！

若然此人不被殺……

雖然秋凉，晨風更增凉意，陸羽亦巳滿身冷汗，若容此人離去，他也就會失去木兒了，從此萬仞宮牆阻隔，木兒巳貴爲公主，咫尺亦如隔天涯了。

那麼，是誰在此人要離去之時，顯然是趁他們在殿角上倚偎熟睡之時，正要離去，就在那瞬間，被人飛劍取了首級！

不，當今之時，沒有飛劍，只有飛刀，除了木兒，就只他了，當然不會是他，由於他的指上功力不足，飛出的刀便能取人首級，也不能飛回來，當然也不是木兒，那麼，就只一人了。

崑崙奴，不，獨孤叟，一定是他，老人家當然不願意木兒回到她生身之父身邊的……

「陸哥哥，陸哥哥。」

木兒在殿外呼喚，脖子伸得長長的。

「你做甚麼啊，快出來，我怕。」

木兒怎會殺人呢，當然不是她，見到死屍，相隔這麼遠，她巳怕成慌地。

陸羽怕她知道他巳認出死者來，急忙退出殿來，把短劍藏在衣底，急忙忙拖着木兒上了路，一個侍衞巳現了身，那另外

兩個呢？

死者既然暗中跟隨下來，必然昨日已對木兒生了疑，他們失了獨孤叟的踪跡，却在近處發現了一個番邦女子，怎會不生疑，何況木兒雖然把臉抹得黑了些，那面龐兒的輪廓可是變不了的。

總算一路之上，再也沒遇到可疑之人，繞過襄陽，遠遠地渡過了漢水，這番他加倍小心了，亦未發現有人跟踪，但顧對木兒生疑的，只有這個死者。

那一天，他一直在提心吊胆，脚下自然也加快了，黃昏時候，便已到了桐柏山，甚至他還能遠遠地認得出那桃林，那是在蜜桃成熟的時候，不料才不過三個月，禿枝上只賸下幾片殘葉。

來到那大石下了，他曾在這石上與狄心蓮相約，更深夜靜的時候，這大石上便是他們相會的地方！

木兒回過頭來，說：「陸哥哥，你做甚麼啊，此去鬼谷，還有好遠的路，休要去得晚了，你可記得，杜娘子每晚何時走去寒潭？」

陸羽道：「我如何會不記得，你告訴過我，果然月光照在那籬笆門的時候，她就開門出來了，去寒潭邊，那滿懸人頭的林下，編織那天羅地網。木兒……」

忐怪，木兒在鬼谷林中，在那滿懸人頭恐怖之極的林下，她倒一些兒也不畏懼，今日晨早却爲了一個人頭倒亡魂失魄。

他心中才這麼一動，木兒巳拖着他就跑，現在，他再也不似以往一樣，上氣不接下氣了，雖還不能像木兒一樣，若流水行雲，總算不那麼吃力了。

木兒像是對山中的每一座山岩，甚至每一塊石頭都熟悉，可憐的木兒，鎭日以那兀鷹爲伴，在這山裏孤寂地生活了多少年，只怕閉着眼睛，也能找得出路來，山上有路麼？若有，也是她走出來的。

木兒忽然停下步來，打從入山時開始，陸羽的心情巳緊張極了，心蓮妹妹就快見到了。

她忘了他麼？還是像他一樣，即使在木兒身邊，他從沒忘懷，時刻在思念她。

陸羽心頭一緊，雖然相隔巳三月，但這裏並不是鬼谷，他認得鬼谷的道路，至少，這不是他走過的前往鬼谷之路。

木兒轉過身來了，說：「到啦，陸哥哥，我等你，在這裏應接你，誰知道呢，也許你的心蓮妹妹不喜歡我。」

「到了？」左面有一座較高的山頭，立身之處，是在樹木罕見的濃密的林中。

「這是鬼谷的南面。」木兒說：「你的心蓮妹妹就在山後，月亮也就快爬上山頭了，還不快去。」

陸羽不敢怠慢，丟下木兒，那知山上更有山，到了那山頭上，山勢陡降，下面更是懸岩壁立，可不就是那寒潭麼，他仍能辨認得出來，那日木兒帶他前來，就是藏身在那潭邊的石後，斜照的月亮，恰巳照亮那面潭邊一帶的山坡，却還不曾照到這面崖下。

那茅屋，就在脚下，他也還看不見，朵然來得正是時候。

陸羽急忙落下陡崖，趁那月光不曾照亮籬門，杜娘子沒出來，他知道，那屋側屋後，都佈下了人髮編織的地網，休道是月下了，便是白日亦是難以發現的，他可不敢走近，遠遠繞去谷口那一面，鑽入林中。

初秋山夜，並不寒冷，但他早巳渾身起了鷄皮疙瘩，不知這面林中，也懸滿了人頭麼？夜風把樹木搖幌出幢幢魔影來，皆因山風從谷口灌入，倍加遒勁，在林中發出來的陣陣嘯聲，更令人毛骨悚然，愈增恐怖。

他定了定神，謝天謝地，這面林中並無人頭懸掛，樹木間藤葛虬結糾纏，行動起來，却倍常困難，好不容易，他看得到那茅屋了，也看得到那潭面在月光下翻滾出的鱗片一般的碎浪。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月光巳移近那籬門不足一丈了。靜悄悄的，那自是說月光尚照不到的籬笆門裏靜悄悄的，從山口灌進來的遒勁的夜風，在林中發出來的呼嘯聲，兀自呼嘯盈耳。

唉！又豈僅夜風的呼嘯，這是……甚麼聲響！

陸羽一縮身，打從他身邊，有颯然的風聲入耳，那身邊的月色也乍暗復明。

是甚麼東西打從他身邊不足一丈遠，一掠而過，近潭邊的林木稀落些，月光從樹隙中洒落在地上，成了一條條白色的光柱，是以他不用看見，也感覺得到，若不是人，也是一個巨大得像人的野獸。

不，在這山中，他從沒見到過這樣巨大的野獸，桐柏可不是人跡罕到的地方。

那麼，是人！是人！那又會是甚麼人呢？

忽然，他看見了，一個人影從右前面，更近着寒潭的林邊，長身出來，自然不是杜娘子，亦不是狄心蓮，那人全神貫注在籬笆門上，籬門未開，而且鬼鬼祟祟，光探出頭來，隨後才長出身來，可惜那人立身樹下，月光照射不到又是背對着他。

隨見那人一抬臂，那是甚麼？一溜亮先，像是夏天田野裏的螢火蟲，一綫不明亮的亮光，但快極了，一閃而沒。

是暗號！他明白了，這人在發出暗號，在招呼甚麼人來？

朵然，打從潭那邊，月光下，一條人影如飛而來，可是掩掩藏藏，陸羽認出來了，幾乎是那人才落地，他立即就認出來了。是千手如來！

是杜娘子的死對頭！是她的丈夫，現在却是死對頭了，先到的那人倒身相迎，從那人的側面，陸羽也認出來了，原來是和千手如來形影不離的雲中雁，原來又是打旗兒的先上，由他先來探虛實。

是這兩人，那就不奇了，千手如來與媚娘戀姦情熱，兩年多前，對杜娘子下毒手，不料杜娘子命不該絕，死裏逃生，只不過毀了容顏，那媚娘既巳知道杜娘子躲到這鬼谷裏來，編織那天羅地網，這千手如來豈有不知道的，又豈不知這杜娘子編織這天羅地網，就是用來對付他，爲了報仇雪恨。恨他寡情寡義，自然也更恨極了媚娘。

陸羽迅速掃了一眼，急促把崑崙刀取在手中，在這刀上，他連兩三成威力也發不出來，指上功夫不及木兒，飛刀雖也能發出了，但發出就收不回來，這是難怪的，在木兒面前他連崑崙刀也不能亮出來，

練不勤，業如何能精，但對付這千手如來，這刀却派得了用場，便不能破得千手如來那一身歹毒的暗器，却能自保。

媚娘也來了麼？珞珈山開府立宗之期即屆，相距月圓之日，不足十日了，既有强敵在此，如何不先下手爲强，這原是在陸羽意料中的。

不見媚娘現身，那兩人亦不似有所待，只聽雲中雁低聲道：「帶來了麼？」

千手如來把手一揚，是一隻大野兎，道：「有動靜麼？」

雲中雁道：「月亮不照籬門，她是不會出來的，媚娘所說，朵然不差，我一連守候了三日，皆是如此，初來的那天晚上，沒有月亮，她也不露面，以後三個晚上，皆是月照籬門，她就出來了，千手如來，你猜，誰和你那婆娘在一起？」

千手如來迅速一矮身，低喝道：「低聲些，雲中雁，嘿！八成兒你還不知道她的厲害，若然她手中仍有一丈虹，我還是眞不敢近她，好在那一丈虹巳被媚娘得到手，你說，誰和她在一起？」

雲中雁怪聲輕笑，說道：「好教你得知，便是你念念不忘的那個美女。」

千手如來說：「你是說……那個姓狄的丫頭？」

雲中雁道：「正是宮九娘的那個小徒兒，不知怎麼會叫你那婆娘做師傅，千手如來，這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麼？」

陸羽大怒，心裏一聲哼，但又自知千手如來笑裏藏刀，一身暗器歹毒無比，他絕不是這千手如來的敵手，當今天下，能有幾人敵得過千手如來的笑裏藏刀，這賊子手中從不用兵器，也正是他最陰毒厲害的地方，擧手彈指，甚至邁出一角，飄起一片衣角，也能殺人。總算陸羽知道了，敢情珞珈上開府立宗的，雖是媚娘，暗裏却由他一手操縱。

正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若然一擊不中，他可沒命，若是木兒跟來就好了，出其不意，飛刀必能令這兩個賊子授首。

啊啊，啊啊！雲中雁跳了起來，千手如來霍起一斜身，右手一揚，那月色的光柱中，幾縷寒光一閃而沒，愕然說：「你！做甚麼？」

因爲四處靜蕩蕩，唯見月光在游移，樹枝在勁風裏規律地晃動，分明沒人。

雲中雁連嘔了幾聲，血！從他嘴角流出來，月光下看來成了黑色的血。

千手如來說：「你的……門牙，被……被……」

話聲未落，巳霍地騰身，那麼，是有人懲罰這賊子了，打落了雲中雁的門牙。

陸羽忙不迭一伏身，幸是藤蔓虬結，身子鑽在下面，成了天然的掩體，絲毫痕跡也沒有，更幸的是他警覺得快，呼嘯的夜風也遒勁，被帶動的藤蔓，原本巳在風裏幌盪。

他感覺得出來，就在他伏下的瞬間，頭頂上掠過一股勁風。是人，當然是千手如來。

千手如來的聲音傳來了，分明又回到雲中雁的身邊樹下，只聽他連聲呼怪，說：「你的牙齒……眞的是被打落的？」

雲中雁道：「不是被打落，難道是自然掉的，你……連你也沒發現出來？」

千手如來說：「忐怪，除非人在四五丈外，才能脫逃得出我的手去，但是……眞奇怪，打落你的牙齒的人，若在四五丈外，我豈有聽不出風聲來的，快瞧瞧，你的牙齒是給甚麼東西打落的？」

「一顆……噢！一顆比指頭還要小，不，比牙齒更要小的石子！」

雲中雁的聲音抖顫起來，不自覺退了一步，啊喲！他忘了，他是背對着籬門，若然杜娘子突然現身出來，那還了得！慌得他一旋身，急忙閃到樹後，陸羽不敢探出頭來，却從縫隙中看得到，他那脚步的移動，現在可是背對着他這一面了，便大着胆，長起身來。

只見那千手如來也極是驚愕，翻來復去把那顆接在手中的小石子，瞧了又瞧，一雙眼睛又倏忽往四下裏溜，說：「這這……這麼小的石子，竟能打落你兩顆門牙，若不是遠處擲出，我們豈有發現不出他的踪跡！」

「除非那人內家功夫造極登峯，」雲中雁把再又流出來的咀角上的血抹掉，聲音抖顫，身子也抖顫起來，也更挨近千手如來些，道：「這是誰，當今天下，竟有這樣的人物。」

陸羽也不禁愕然，當眞，誰能把一顆小石子投擲得這麼遠，又準又狠！那指上功夫得……啊啊……莫非……

他心下才想到木兒，只見千手如來霍地一揚手，道：「小心，快退，管他是誰，我們也不能空手而回，這人既然不敢現身，可見也不是三頭六臂之輩，咱們若是就這麼被嚇跑了，還能在江湖上混麼，快，跟在我後面，不可離開三步之外。」

原來千手如來擲出他手中那隻大野兎，直落在籬笆門傍邊，兩人則迅速一連閃過兩株大樹，嚇得陸羽大氣也不敢出，無巧不巧，兩人巳轉到了他的身前，幸是都全神貫注在籬門那面。

兩人緩緩地長身起來，咦咦兩聲，月光只差尺許，就落在那籬門上了。瞧得也比前更清楚，門裏靜悄悄的，那兎兒呢？

兎兒巳不見踪跡，若是那屋子左近佈下地網，那兎兒豈能脫逃，那日陸羽瞧得清清楚楚，那地網神奇之極，可惜適才他縮身鑽下了，沒有見到那兎兒落地時的情景。

雲中雁道：「怪，奇怪，地網沒有了，莫非，屋中巳沒人了？」

千手如來一跺脚，道：「糟了，我們來得晚了一步，分明巳走了，對啦，你說那姓狄的丫頭在她這裏，還稱她師傅？」

雲中雁道：「別一個人也許我會認錯，那妞兒化了灰，我也認得，你忘啦，媚娘若不是追踪她，怎會來到這裏，怎會發現你那婆娘，可知確確實實是那妞兒。」

千手如來道：「走，跟在我身後。」

雲中雁道：「且慢，剛才那石子，會不會就是你婆娘打出來的？莫非發現了我們的踪跡，早早離開了茅屋。」

千手如來嘿嘿連聲，說道：「她再練十年，也達不到這個境界，那一丈虹雖說全憑內功眞力，但這小石子，得憑指上功夫，小心那人仍不放過我們，不過看來不像是和我們過不去，八成兒是你先前咀裏不乾不淨，不過，你也休怕，只要不離開

我身後，那人不現身則已，否則……」

驀聽有人啐了一口，千手如來雙掌一錯，倏向潭邊林中撲去，喝道：「甚麼人，有胆就滾出來，暗算人算不得好漢。」

雲中雁半步也不落後，只聽拍拍連聲，兩人撲入都快，但退出來更快，退到寒潭邊，都在，咦！都在摸着頭。

月光照在兩人面上，照見兩人一臉驚惶，背靠背，一個錯掌，一個橫劍，張大着的咀裏都沒發出聲來，分明驚惶之極。

分明是兩人撲入林中，被人打出來，分明兩人都連對方是誰也沒有看清。

還是那千手如來先開了口，說道：「你沒事麼？」

雲中雁失聲叫道：「你的……額頭，那麼……我們都是一樣！」

千手如來在摸額頭了，雲中雁右手垂下了，左手也摸起額頭來，月色是明亮些了，但相隔遠，陸羽可看不清，看來兩人身上頭上，都不見血，也不像是受了傷，為何恁地驚惶呢？是了，陸羽明白了，兩人都受了暗算，但不過是額上添了幾個疙瘩，當眞，那是誰呢？雲中雁的輕功更在千手如來之上，只不過歹毒有不及而已，這兩個江湖上罕有敵手的魔頭，竟同被暗算了，就不知對方是甚麼人。

「鬼！」雲中雁向潭邊挪了半步，也向千手如來靠緊了些，說：「莫不是……若不是……你的暗器分明打中了怎麼，倒是我們……」

對方沒傷，傷的倒是他們，額上添了疙瘩，不也是傷麼？陸羽身上登時起了鷄皮疙瘩，他初次進入了這鬼谷差點嚇死了，本來心下仍有餘悸，聽雲中雁這麼一說，怎會不從頭冷到腳，當今天下，能有這樣的高手麼，一連打傷，一再戲弄了這麼兩個高手，却連人影也見不到。

鬼！除非是遇了鬼！

忽見千手如來一揚頭，說道：「閉咀！」跟着右臂一揚，登時響起了一連串嗤嗤的破空聲，而且立即再又向林中撲去。

陸羽心中一凜，人說千手如來了得，現在才眞正見到了，他右臂打出了一連有聲亦有形的暗器，從那破空聲，可知勁疾，誰能攖其鋒，但他看得更明白，更厲害的是無形無聲的暗器，其實也有聲，只不過暗器打在樹身上，穿過那枝葉時，或遠或近，都有聲響發出來，不過是若首當其衝，待得發現，只怕巳不死必傷了，而且在七八丈方圓之內，盡被他的暗器罩住，一發何止百十隻。

說時遲，千手如來的話聲巳自林中傳出說，道：「噢，……原來……」

他說甚麼？一連呸了兩聲，跟着傳來轟隆轟隆一陣響，隨即入耳是枝葉的劇烈的搖幌聲。

却是雲中雁說了，敢情緊跟在千手如來身後，也進了林子，只聽他說道：「原來是……呸，是這些人頭作怪，倒被它嚇了一大跳，好個蠱惑的婆娘。」

不錯，陸羽明白，兩人撲入的林中，正是無數人頭懸掛之處，三月前，那日他不也被嚇壞了麼？何況這是月夜？

千手如來的話聲却或遠或近地說道：「是誰暗算你爺爺，趁早滾出來！」

顯然千手如來腳下沒停，瞬巳把那一帶林中搜查了一遍。

雲中雁啊了一聲，說道：「不錯，若然無人暗算，這人頭如何能飛得起來。」

聽話聲，分明以在繞林搜查。

不錯，不錯，陸羽又楞住了，風更勁疾些，也吹不起死人頭來，那時他嚇壞了，不過是自己驚惶過度，自己撞上死人頭，額上確也撞不起疙瘩來，分明暗中有人在戲弄二人。

但又會是甚麼人呢？甚麼人能躲得過千手如來適才那如暴雨般的暗器，兩人退出林子來了，分明搜查毫無所穫，又是背靠背，顯然千手如來也驚疑了。

雲中雁說：「那門，你瞧見沒有，月亮照在那籬門上了，仍然靜俏俏的，我倒明白了，那姓狄的妞兒在你那婆娘身邊，她豈有不知媚娘在珞珈開府之事即居，她恨你們入骨，天羅地網巳練成……媚娘怎說，兜天羅不錯，是兜天羅，她還等甚麼，一定上了路，往武昌府去了，咱們不如趕快追，也許還來得及。」

雲中雁的兩隻眼睛，可不是瞟着籬門，而是怯生生地溜過來，溜過去。

千手如來道：「怎生這麼巧，我來得遲了一步，偏偏錯過了，恁地時，我們趕快追。」

陸羽心下暗哼一聲，這兩人絕口不提被戲弄之事，亦不再尋找那人，但兩人咀裏說着，眼睛却是不停地向四外溜，可眞成了把打落的牙齒和血吞了，明知這個不現身的人功力在他們之上，休想找得出人來，却是此事傳揚開去，他千手如來還有臉見人麼，只怕杜娘子若仍在茅屋中，他們也不敢停留，借個題兒，兩人立即如飛越崖而去，走的便是陸羽初時進入鬼谷之路，貶眼巳失了蹤跡。

陸羽鬆了口氣，把摺合了的崑崙刀，又藏到衣底，只聽有人叫道：「陸哥哥，出來啦？」

木兒！啊呀，原來是木兒！

木兒從何處鑽出來的，他沒發現，聞聲才發覺她立身在籬門前面，不但籬門開了，茅房門也大開。

陸羽一掠身，落在潭邊，說：「你……你……」

他想問適才戲弄千手如來的和雲中雁的，可就是她？也想知道她是否打茅屋裏出來，倒是話擠在口邊，反而說不出來。

木兒笑嘻嘻，說道：「我知你要問甚麼，我打屋裏溜出來的，先前可不在屋裏嗎？」

那麼，杜娘子眞帶着狄心蓮走了，他好生失望。道：「原來眞是你……不錯，我早該想到的，木兒，除了你，誰有那强勁的指上功夫，除了你，還有誰能逃得出這兩個魔頭的搜查。」

木兒說：「誰逃啦，壓根兒我連腳也沒移一下，陸哥哥，你把他們說得如何了得，原來也不過是兩個大草包，我自在那坡上樹下，他們竟看不見我。」

「坡上，樹下？」

不錯，坡上有一株大樹，樹身向潭邊斜伸，三月前，他不但在那樹下停留過，而且，借那樹上的枝葉隱蔽過身形，是了，木兒身輕，又有一身絕妙的輕身功夫，溜到樹梢上，憑她的指上功夫，也能打落雲中雁的門牙。

木兒說：「陸哥哥，那個甚麼雲中雁，咀裏不乾不淨，我替你出氣，誰教他那麼不中用。」

陸羽道：「多謝你，木兒，若不是你即時打落那雲中雁的門牙，他沒發現，千手如來也會發覺我那藏身之處，適才你巳見到了他那一身暗器，有多厲害，又多歹毒，幸是你不在那林中。」

木兒說：「別瞧了，你那心蓮妹妹早走了，那雲中雁猜得不錯，不但他們，我們也晚來了一步，陸哥哥，他們巳追下去了，我們也別躭擱。」

陸羽道：「其實，我早該想到的，杜娘子躲到這鬼谷來，不就等待這一日麼，狄姑娘自也要趕去，和她師傅會合。」

木兒道：「那你還不快走，你不怕這兩人追上她？屋裏爐灶仍有熱氣，顯然是日落後才走的，陸哥哥，你忘了，杜娘子不會在日間上路的。」

陸羽道：「不差，杜娘子愛美成性，而今毀了容顏，自不願在人前露面，了不得，木兒，你也眞大胆了，竟敢戲弄這兩位魔頭。」

木兒在前帶路，走的可是陸羽走過的熟路，木兒哼了兩聲，說道：「他們沒本事發現我，那是他們的便宜，陸哥哥，眞可惜，我以為今晚準可一試崑崙刀啦，不料又落了空，這刀雖然見了血，偏是昨晚那人又……啊……」

陸羽也啊了一聲，說：「昨晚……木兒，你你……原來那人是你殺的，你怎生恁地狠……」

木兒道：「該死，我怎麼說漏咀啦，陸哥哥，你沒認出那人來，我可早認出來啦，原來那人是……是跟踪我們下來的，陸哥哥，他怕我們認出他來，是一聲也不敢出，他背對着，我却從側面早認出他來了，陸哥哥，非是我心狠，他既然巳疑心，必然也跟踪我們不捨，你想想，早晚我們不露馬腳，我們的談話也會被他偷聽了去，陸哥哥，我怕……怕有一天，我會離開你，我永不要離開你。」

她揉身過來，摟住陸羽的胳膊，小鳥依人一般，好不可憐生。

「陸哥哥，」仰着臉兒的木兒說：「你惱我麼？我不是狠心，是不得巳啊。」

誰能說她心狠手辣？這般小鳥依人，可憐兮兮的，柔順得像隻小羔羊兒。

陸羽心下嘆了口氣，說：「獨孤叟老人家巳不再重履人世，這人竟然仍不放過他，這人的功夫必然了得，從他這把劍就知道，說不定當年獨孤叟前輩，就是傷在他手中，至少他也有份。」

木兒眼睛亮了，說：「陸哥哥，那麼你不惱我，你也認為該殺了？」

陸羽搖了搖頭，說：「走吧，木兒，要知他們都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而且，大內的侍衛，亦不像地方上的鷹犬一般魚肉老百姓。」

「但我……不要離開你，」木兒說：「他巳生了疑，若是認出我來，那時……陸哥哥。」

雖然又在走了，她仍然依偎着他，抱着他的胳膊，也又緊了些。

陸羽好生感動，說甚麼她仍是一位公主，說甚麼當今的皇上，也是她的生身之父，她却寧願放棄富貴榮華，可愛的木兒，若眞被那人認出她來，任你走去海角天涯，人家一聲說，也可調集千軍萬馬，那時，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有如網中之魚，再說，人家可是父女親情，是出於愛心，那時……唉！即使他能帶着木兒脫逃，豈不是拆散人家父女麼？

他還能說甚麼呢？忽然抬起頭來，木兒說：「陸哥哥，你看，那裏有人家？」

前面不僅現出了燈火，而且是一遍燈火，分明有個小市集，月亮雖然昇得高，但不過才初更時份，咦，原來不覺間，巳然出了山，木兒在山中居住了四五個年頭，那一條山路，那一個山口她會不熟悉的，自然走的是最快捷的路。

陸羽一怔，這不是他們今晚入山之路，從前亦沒走過，因為近山腳下，沒見過有市集。

木兒說：「陸哥哥，你猜，他們會不會在那集上住下來？不如我們也別走了，明兒天亮才上路。」

陸羽說道：「但假如他們追了下去呢，如何？」

木兒道：「你啊，陸哥哥，你怎麼轉不過彎兒來，你也不想想，那杜娘子要是怕了千手如來，倒會去找他們的晦氣麼，她此去不但要找這個負義忘恩的漢子算帳，亦要找那媚娘報毀容之仇，那麼，她倒會怕了這兩人麼？」

陸羽道：「但這千手如來狡猾之極，杜娘子和狄姑娘又在明處。」

木兒道：「別人對千手如來莫測高深，陸哥哥，你忘啦，人家可是多年夫妻，自然知已知彼，你放心吧，杜娘子若無報仇雪恨的把握，她不出山了，今晚且歇了，明兒夜裏，我們準就追得上她們了，那千手如來沒嚐到我的崑崙刀的厲害，追不上杜娘子那是他萬千之幸，否則，那才算是自投羅網。」

不錯，木兒對杜娘子可比他認識得多了，而且所說也合情合理。

當下點了點頭，不再言語，來到那燈火萬家一看，原來那市集還不小，木兒道：「不用打聽啦，這裏地名新城，乃是通往棗陽的路上。」

那麼，木兒不是無緣無故到這裏來的，來必有因，因為她既識道路，又知地名，又不是忙中打路走差了？

原來，噢，原來木兒不是像初時他想像中那麼簡單，其實他初時相遇，木兒就不簡單了，看來似是無知，其實她莫不是心下早有主意。

木兒說：「街那頭，有座香火鼎盛的關帝廟，廟傍邊有一家客棧，來往的客商少，長年住的香客多，陸哥哥，我們投宿去。」

陸羽任她擺佈，這木兒，他一直以為她從小在娘身邊，與世隔絕，在孤獨中長大，其實不但有主見，而且莫不早有主意，只不過從不說出來。

想想看，她與他初相遇，原來不是偶然，是她在山道上等候他，她巳決心要他作伴了，却一句也不說出來，莫不是，一聲不響的行事，先讓他親眼見到了狄心蓮拜杜娘子為師，把他遺忘了，讓他絕了望

，於是，他心甘情願跟她走？

原來，她早知崑崙奴改名獨孤叟，早知獨孤叟要他代傳武功刀法，她也一聲不響，假裝不知？

原來，她早備下了這套番邦女子的衣衫在那故衣店中，一聲不響，大搖大擺地走到那三個尋訪她的大內侍衞面前，顯然她早知道有這麼一天？

原來……原來她早就知道杜娘子該巳離了桐柏，那麼，却又爲何帶他白走一趟呢？

「必非無因」，陸羽心中一動，好，他也一聲不響。

杲然，木兒在前走，天黑巳久，市集上的店舖多半都巳關門閉戶，沒了燈火，只有關帝廟還有香火，淸楚看得到關帝廟三個大字，傍邊那客棧的門亦大開在那裏，但木兒却如不見，而是走過了才再回頭，才走進那客棧去，低聲道：「陸哥哥，番邦女子不會說漢話啊，我開了口，那就不像番邦女子啦。」

不錯，陸羽吩咐店家，開兩間上房，金邊的衣裳在燈下閃閃生光，繡花的小帽兒戴在頭上，可俊俏啦，總算那時店裏只有三兩個人客，陸羽暗中留神，並無異狀，木兒也似沒事人兒一般，待得房門在身後關了起來，木兒登時眉開眼笑，說：「總算把他們擺脫啦，今晚我們可以放心睡一大覺，明兒經水路，一上船就可直放武昌。」

陸羽驚道：「你，說甚麼？」

木兒道：「原來你絲毫也沒有覺察，我們一出大神農架，喏！就是我們在山裏躭了三個月的那個地方，那裏就是大巴山裏的大神農架，我想：既然爹派來的人，巳現身了，那就不會是三個，誰不想得到那萬兩黃金，封萬戶侯，若不是重賞之下，這般人豈會捨死忘生賣命。」

陸羽心頭一涼，她叫甚麼？「爹」，她是這麼叫的，這麼叫當今的皇上，不也千眞萬確，是她的生身之父麼？以後，提到這個令她痛苦一生的人，雖沒切齒咬牙，可也沒叫過爹。

木兒又說道：「陸哥哥，你記得把我三塊和闐美玉送給那三人麼？」

陸羽說道：「如何不記得！若不是那三塊美玉，他們怕不早認出來，木兒，你匆忙中把臉抹得黑黑的，却忘了把脖子下也抹得一般黑，我是說衣領下，你一轉頭，一側面，都把脖子下雪白的肌膚露了出來。」

木兒說：「我眞蠢，但我不担心這個，饒他們都是老江湖，但美玉可比銀子更亮，見了美玉，可就再也見不到我脖子上的破綻，而是……陸哥哥，我眞蠢……」

陸羽說：「你……怎麼了？」

木兒說：「我忘了，那三塊玉雖然也眞是和闐美玉，但到了宮中，自是經過中原的巧匠雕琢過了，他們一時沒發覺，事後一定會醒悟過來。」

陸羽楞住了，眉頭也立即皺了起來，說道：「你是說：那玉不是眞從和闐帶來，而是來自宮中？」

木兒道：「陸哥哥，你忘啦，我早告訴過你啦，崑崙叔叔把娘從宮中救出來，中原之地自是存身不得。迢迢萬里遠行，豈能少得了費用，便順手帶出來了一些珍珠美玉，後來想到這是宮中之物，若是變賣了，豈不洩露了行藏，所以我一直不曾用過。」

陸羽說道：「眞糟，這珍珠寶玉自也成了追查你母女的綫索，你倒送回他們手上。」

木兒道：「可不是我該死麼，待到想起來，巳再不能收回，初時還想：事隔了近二十年，只怕他們再不會認出來了，要知宮中之玉，亦取自民間，但我仍然不免担心，時刻留神，否則我也發覺不出那個跟踪我們去到破廟的人來。」

陸羽道：「你却半句沒洩露出來，木兒，那人死在你的崑崙刀下，是不是，我雖不知他是誰，但一定是最厲害的人物，他竟然先我們躲在草堆中，木兒，若不是你機靈，此刻我們怕不巳在千軍萬馬包圍中了。」

木兒道：「陸哥哥，那你也認爲該殺了，我不知道是否仍有人在跟踪我們，却知道有一張比杜娘子更厲害的天羅地網，那張網，不但網羅了三山五岳，而且把五湖四海也罩住了，陸哥哥，你見過那蜘蛛結的網麼，小小的蟲兒一旦被一根蛛絲纏住了，那是怎麼個景象啊！」

陸羽道：「那是牽一絲而動全網。」

「我是說那蜘蛛，」木兒說：「虫兒脫身不得，那時刻等待的蜘蛛立即就會驚覺，跑來把那虫兒吞噬，即使掙斷了蜘蛛絲，能够脫逃，也瞞不過那隻蜘蛛，是不是？」

陸羽啊啊兩聲，說道：「你殺了那人，就像斬斷了一根蛛絲，原來你因爲這緣故，才突然改變主意，南下改爲北上！」

「不是在殺了那人之後，」木兒說：「昨日中午，我們離了那鎭，立即發覺有人跟踪了，只不過在那酒樓中，那人才現身出來，我也是先發現有人跟踪，時刻留神，才認出那人來。」

陸羽笑了，說：「我明白了，木兒，你猜，三月前我伴着狄姑娘，是爲你來到這桐柏山的，原來用心和你一般無二，也是要把追查宮九娘下落的媚娘和千手如來，誘到此處來，怎會這麼巧。」

木兒揚了揚眉兒，說：「你明白了，好，趁他們現在尚未追到我們，那活着的兩人，就是人證，證明你和我這個番邦女子相逢不曾相識，明兒不到午間，這金邊的衣裳就會出現在洛陽。」

「你是說……」陸羽道：「你連夜要走洛陽？」

木兒道：「我知道此間離洛陽不過六百多里地，何用連夜上路，却是日落時候，啊啊，這是怎麼回事呢，開封府的消息傳來，那兒也出現了金邊衣裳，不但杳無踪跡了，趕情巳向東邊走了，不用說，巳北上帝京。」

陸羽倒抽了一口涼氣，說：「木兒，豈不是要日行千數百里？」

木兒說：「是辛苦些！但却一勞永逸，陸哥哥，你却在襄陽現一現身，現在，任他是誰，也奈何不得你了，誰也不能動你一根毫毛，打從襄陽，你僱一隻江船，緩緩順流而下，讓人人都見到你，我是說，那些接到武林帖兒的人，自然會認得出

你來。」

陸羽說：「木兒，你是說，我們明兒一早就從此地分手，木兒……」

木兒說：「陸哥哥，我也捨不得離開你，雖然只不過這麼兩日，但唯有這樣，我們才永不分離，因爲你身邊再不是番邦女子，再也沒有人見過我的眞面目。」

「木兒，」陸羽說：「但你足不曾出山，你怎知道洛陽與開封在那裏？」

木兒笑了，說：「陸哥哥，你眞老實，娘和我重返中原，是等人，但也是找人，既然沒人認得出我們來，那有眞個足不離山的，這近處的城市，每隔三五月，娘總要帶着我去尋找一遍，只怕我比你還熟路呢，只不過我和娘總沒停留過罷了。」

陸羽點了點頭，當眞只有如此，才是萬全之策。

木兒又道：「這是桐柏山下最近的一處小市集，除了香客，可說沒往來的客商，我最淸楚不過，這店家也是個兩眼昏花的老實人，店堂那三兩個人客，也都是虔誠的香客，我們都早早歇了，陸哥哥，明兒可就是你一人上路了。」

陸羽說：「木兒，你可小心些。」

木兒一點頭，閃了出去，兩人分別要了飮食，倒像兩人素不相識，那老店家多一句也不問。

那一晚，陸羽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不過雖沒見到狄心蓮，却也從雲中雁口中，得知她在杜娘子身邊，顯然沒受到委曲，他如何會不明白，一丈虹原本就是杜娘子的家傳武學，那是不怪狄心蓮得杜娘子收她爲徒，便千肯萬肯，她師徒憑九宮劍法，休道報斷臂之仇了，一旦被媚娘發現了踪跡，只怕連師父的性命也不保，那一丈虹若沒杜娘子的傳授，加上她師傅練成了飛袖功夫，再沒雪峯老人前來相助，便不愁奪不回珞珈山祖居了。狄心蓮豈放過這大好機會。

這一晚，他倒更多時候想念起狄心蓮來，不錯，狄心蓮何曾把他遺忘了，人家的祖居被佔，師傅的大仇未報不說，而且師徒三人時刻有性命之虞，他該愧無能力相助才是，怎倒怨人家把他忘了。

却是他，倒幾乎把狄心蓮忘了，只要木兒在他身邊，他就沒想到狄心蓮，便是這一刹，木兒的影子，不又交替出現在眼前麼。不，他早該知道，木兒不是他想像中那麼簡單的姑娘，一個孤獨中長大的姑娘，更能默默地，熟練地，冷靜地運用她的思考，何況她實是一個聰明的姑娘。

可愛的木兒，若是他太多時候，太迅速忘了狄心蓮，只因爲可愛的木兒令他也太以感動了，她愛他，他知道，愛得那麼深，全心全意地愛他，表現出來的，就是隨時隨地，都在討好他，在她心兒中，意兒裏，只有一個他。何況，她多美啊，不是情人眼裏看來的美，而是眞眞正正的，傾城傾國的美，當今皇上不是失去了她娘，就廢寢忘餐麼，雖沒傾國，只不過那是個天下太平的年代而巳。而她，却那麼像她娘，僅僅這麼一點，就該知道她是何等國色天姿了，而她，寧願放棄富貴榮華，不要做甚麼公主，只要留在他身邊，只爲了愛他。

甜蜜充滿了心中，狄心蓮的影子在他心上淡去，木兒的影子更鮮明了。啊！可愛的木兒。他終於在夜半後睡着了，甜蜜的微笑，留在他的唇邊。

江湖亡命　木兒再見

一縷陽光從土牆的窗洞裏投進屋來，投在他的臉上，啊！這麼晚了！

他躍了起來，但那個金邊衣裳的姑娘巳上了路。伙計臉上帶着異樣的笑，抹桌布向肩上一搭，說：「你是問那朵黑牡丹，你一個勁兒趕，趕到太陽落山，只怕趕得上了，人家巳走了一個時辰。」

那是個年青的小伙子，不是老店家。

「那妞兒不像中原人氏。」小伙子說：「繡花小帽兒戴在她頭上，可眞俏。嘿！我長了那麼大，南七北五那一個省的人沒見過，可就是從沒見過金邊的衣裳。」

陸羽急忙算還了房飯錢，說道：「八成兒她是個番邦女子，是回北邊去了吧，我可得往南走，別說你們這裏，我走南闖北也不過第一次遇到這麼個番邦女子。」

他急忙上了路，木兒說得不錯，除了本鄉本土人，就祇有香客了。這裏近着荊州，何處沒關帝廟，不料這桐柏山下的小鎭上，倒有一個不小規模的大廟。

必有緣故，他那有心機去查問究竟，太陽還高高地擱在遠山頭上，他巳到了襄陽，好一個繁華的城市，除了洛陽，這是他僅見的繁華了，那日南下亡命，那敢走近城垣，但今日不同往日了，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寃，也到了昭雪的時候，一劍之外，身邊更多了一把奇珍短劍，說眞的，又豈僅木兒渴望一試崑崙刀，他衣底的崑崙刀，論功力雖不及木兒，他眞不知道，能有幾人接得下三五招來。

不，他爲何要用崑崙刀，眼前就要昭雪不白之寃，他怎能捨棄本門的劍術不用，豈不是忘本麼，豈不被人非議譏嘲。眞要感謝木兒，感謝她的上乘大挪移輕身功夫，雲台十三門的風雷劍本巳威力奇大，武林中巳罕有敵手，如今劍在他手中，更是變化窮奇。

「不，我要用崑崙刀。」他昂然進了襄陽城，不自覺摸着劍柄，心說：「我要不負師傅的厚望，九泉有知，要令師傅老人家也含笑九泉。」

他有這份自信，即使大師兄奔雷手石開山遇上了，也不成眞奔雷手了。但盼雪峯老人巳找到了大師兄的罪證。

他知道的，這城裏的武景隆武師，聲名雖不遠播，却是漢水稱尊，手中的三尖鎖魂叉他也見識過，那是一年多以前了，武景隆和他的大師兄石開山相交莫逆，路過雲台時，曾和他大師兄盤桓了兩日，也印證了一下武功，那三尖鎖魂叉雖沒過人之處，但眞個是一寸長，一寸强，大師兄說叉重五十三斤，輕兵器遇上了，功力稍差的，必被碰飛出手。

那是一年前了，那叉在武景隆手中，眞個虎虎生威，那時却還不知道那三股叉尖中，還有古怪，暗藏有歹毒的暗器，和他對敵的人，接得下鎖魂叉，也逃不過那近身發射出來的暗器，若不是三月前與狄心蓮結伴，路過宜城時落在千面佛的店中，他還不知道這表面正派的武景隆，原來

兵器竟包藏禍心，一個正派的人倒會使用陰毒的暗器麼？

就是這個武景隆，就在這城中，也是第一個接到他大師兄散發的武林帖之人，也就是說，打從這襄陽起，他已是個人人得而誅之的「弑師叛徒」了，除非他不被人認出來。

他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認識他的人少之又少，但這武景隆可認識他。

不，他不是怕他武景隆，一年前，也許會怕，現在，即使他知道那叉裏暗藏着陰毒的，他也不懼了，他懷裏的崑崙刀正是所有暗器的尅星，除是千手如來，他才眞不敢輕敵，可不怕這武景隆，三月前，他也不怕了，何况現在，風雷十三劍若是怕了三尖鎖魂槍，也不能領袖北五省了。不，不能節外生枝，休要誤了行程，誤了與木兒的會晤。

他不再昂然而行了，要不被武景隆撞見，那就該早早落店！

他嘆了口氣，當他仍然蒙受不白之寃，仍然是一個弑師叛徒的時候，人人與他爲敵，而他，却不能與人人爲敵，因爲人家是正義之劍，一個要弑他的人，必也是正義之人，不過被一時蒙被罷了，這才是他眞正懼怕之故，因爲只有人家殺他，他却不能殺人。

右手面就有一家客棧附設的酒樓，他急忙走了進去，太陽尚未落山，店堂裏只有三五個客人，那麼，爲何他不早早進食，趁落店的人不多，早早就寢，明日一葉扁舟，早早南下。

他在店堂的角落裏坐了下來，要了酒菜，也不過是才舉箸的功夫，打街外來了兩個人，他忙不迭側身，因爲他一眼就看了出來，暗處看明處，如何不能一眼就看出來，來的兩人都是武林中人，後面一個顯然還是個內功高手。

他不自覺地一側身，其實人家可沒瞧他一眼，他也從未見過這兩人，更不要說認識了。

江湖上已傳遍他大師兄散發的武林帖了，但却不會畫影圖形，他不報姓名，不出手，其實誰也認不出他來。

前面一個直往裏走來，後面一個說：「別往裏面走了，他們會看不見我們。」

前面的一個已走到陸羽傍邊桌上，說：「我們可看得見他們，你忘了這是甚麼日子，有多少江湖中人來來去去，咱們可有正經事要辦。」

那人已坐了下來，後面那人不言語了，在那人對面坐下，陸羽不禁皺了眉頭，還有人來，會是甚麼人呢？

招呼兩人的夥計走了，陸羽也把斜對面的一人看得清楚了，正是那個內功高手，那面色極是凝重，兩道濃眉緊緊鎖在一起，似有重憂。

只聽背着陸羽而坐之人，安慰那人道：「宋希古，你也別再難過了，人死不能復生，目前首要的是，找到殺死令兄的仇人，却是你想一想：令兄有甚麼仇家？他被殺前數日，有何異狀麼？或者有何行跡可疑之人出現？」

原來那人姓宋名希古，陸羽覺得這名字好熟，但一時竟想不起來。

那宋希古長嘆了一聲，說道：「黃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兄弟雖然身在武林，也在江湖上行走，他從出道以來，一直吃的是官家飯，後來更入了宮，辦的全是官家事，那有甚麼不共戴天的仇人。」

姓黃的道：「我也奇怪，而且這些年來，咱們一直替皇上辦事，甚至連刀劍也沒動過，別說不共戴天之仇了，甚至沒和江湖中人結過怨，而且……而且憑令兄那一身功夫，當今天下，有幾個敵手。」

陸羽吃了一驚，敢情這兩人是宮中侍衛，木兒所料不差，果然除了那三人，既然已發現了崑崙奴隱居在大神農架，得到了知會的宮中侍衛，必然有更多的人從各路前來會合，這不是已有兩個了麼，而且正在等候人前來！

這兩人說的，莫非就是那破廟中被殺的侍衛？

他忙不迭低下頭，把身子更側過一邊，那天色也漸漸暗下來了，這兩人也壓根兒沒注意他，誰又會注意他呢？他身上穿的是木兒替他買來的衣衫，活脫扮成了個儒雅的讀書兒郎。

那宋希古切齒咬牙，說道：「而且頭顱分明的一刀所斷，分明是非常的利器，殿中亦無打鬥過的痕跡，甚至屍身邊的草堆，也絲毫不亂，除了他，還會有誰。」

這姓黃的說道：「你是說……崑崙奴，我也是這麼想，當年你我初入宮，大陣仗輪不到我們，但我們可都親眼見到了，三位一等一的高手，全都命喪在他刀下，饒是我們人多，也不過只令他帶傷，終被他脫逃了，只道他一臂已斷，再無能爲，不料……宋希古，你也以爲果眞是他？」

宋希古道：「只有他手中那把奇門兵器，薄如蟬翼，堅似精鋼，據說是緬鐵之英打造，而且能飛出刀葉取人首級，崑崙奴，我我——我與你誓不兩立。」

黃姓的漢子說道：「當眞，宋希古，崑崙奴，姓不像姓，名不叫名，這算什麼名兒，你可知道他的姓名？」

宋希古道：「這麼多年來，竟是無人知道他的名字，不過，大夥兒都明白，他和皇上作對，那就是輕者滅門，重者誅九族的欽犯，他大胆也不敢用眞姓名，說是家在華山下，到底也沒證實，沒找到他的老家，啊！他們來了。」

來了，陸羽一掉頭，那心兒登時劇跳起來，打門外來了兩人，正是那日在大神農架山外所遇到的餘下來的兩個侍衛。

這兩人也已見到先在的兩人了，搶了進來，先向這姓黃的一抱拳，一人才對宋希古道：「這是打那兒說起，令兄忽然失了踪，只道左近有事，再說：沒令兄號令，我二人也不敢離開，不料等了一日，令兄竟已在百里外遇害了。」

另一個道：「宋爺，你可要節哀，不論那是甚麼人，咱們定要替令兄報仇。」

原來死的是這二人的首領，是了，或三人作隊，或兩人結夥，自有個爲首之人，看來這先到的兩人是以姓黃的爲首，三人也以黃爺相稱而不名，不用說，在侍衛中，以他的品級最大。

這黃爺道：「我們專等你二人來，快把經過說了，怎生進入大神農架？」

兩人這才說了個大概，原來死者有見識，從崑崙奴當年亮出來的月牙圓葉刀上

，觸動了靈機，說道：「崑崙奴雖也是飛刀傷人，但不是一把飛刀，而是無數刀葉中的片，刀葉從兵刃中飛出，可知是全憑指上功夫，那內功眞力，必然了得。」

宋希古驀地一跺脚，說道：「當眞哥哥有見識，咱們全沒想到，以往，唉，這麼多年來，咱們却只在城鎮中去尋訪崑崙奴的下落，竟不知從這方面去追查。」

一個侍衛道：「如何不是，宋爺想道：論內家指上功夫，武當天下第一，只怕崑崙奴出身武當，是以率領我二人，在武當明查暗訪了幾日，却是下了武當後，在房縣住宿了一晚，無意中聽到兩個獵戶樽前說起，大神農架山中，有一個眇了一目，斷了一臂的人，好生古怪，黃爺、宋爺當年重傷崑崙奴時，你兩位也在塲，皆知那崑崙奴亦是傷了一目，斷了一臂，那料我三人趕了去，雖不見人了，却有跡象可尋，就在獵戶指明的崖下，發現果然有人居住過。」

那黃爺道：「只怕他一時離去了也說不定，你們爲何不在那山中等候？」

一個侍衛道：「黃爺，奇事隨即出現了，說來也慚愧之極，我三人竟然被一隻大兀鷹趕了出來，他……」這人向另一個侍衛一指，道：「他竟被兀鷹撲落陡坡下，宋爺的投劍，非但沒能傷得那鷹，且把宋爺的劍抓落，落入澗中，我若不是得密林掩護，差點也逃不過那畜生的利爪。」

宋希古和那黃爺都驚奇極了，道：「那有這樣厲害的鷹！」

那侍衛又道：「還有更奇之事，我三人出得山來，竟遇到一個番邦女子，來自北崑崙山下的和闐，宋爺可有見識，認出她的金邊衣裳，是來自吐魯番。兩位，你們說，奇是不奇，那樣荒涼的地方，竟然有來自吐魯番的番邦女子。」

這人說到崑崙山，那兩人必是立即聯想到崑崙奴，盡皆動容，黃爺道：「究竟來自吐魯番，還是來自和闐？」

那侍衛道：「是吐魯番，也是和闐，那番女說：她爹名叫巴爾罕，乃是個玉販，曾多次前來中原，後來舉家遷到和闐，數年前她爹來到中土，從此沒了音信。」

宋希古道：「原來是個萬里尋父的孝女，那何奇。」

那侍衛道：「奇在她送我等每人一塊和闐美玉，兩位，你們且看來。」

說着，兩人都把玉塊取出來，分別遞給黃爺和宋希古，兩人登時對望了一眼。

那侍衛又道：「還是宋爺有見識，那番女別過先去了，宋爺可動了疑，再又把玉取出來仔細瞧了瞧，忽然說道：「你二八且慢慢來，在前面鎭上等候我，我先走一步，不料宋爺這一去，就……」

另一個侍衛接口道：「宋爺匆匆追了去，必與此玉有關，我們不明緣故，兩位只怕能參詳得出來，這玉上有何蹊蹺？」

宋希古和那黃爺又互望了一眼，那姓黃的道，「這玉……這玉……」

宋希古霍地站了起來，氣促之極，說道：「那番邦女子在何處？啊！是……去了那裏？」

「我知道。」有人插咀說。

陸羽聞聲一瞧，敢情打外面又來了兩人，和這四人一般，全是江湖中人打扮。

兩個侍衛都即刻站了起來，拱手道：「原來是呂爺姜爺，你們打南邊來，可眞快。」

姓黃的聲調也激動之極說：「快說，現在何處？」

宋希古道：「黃爺，大概你還沒有見過，這位姓呂，單名一個尚字，這一位…是……」

那人道：「在下姜凌，特來聽候黃爺差遣。」

果然那姓黃的這般人的頭兒，道：「原來是保定兩位大鏢師，在京時，提督大人好生推許，盛讚兩位走南闖北，眼皮子寬，這番正要借重。兩位知道那番邦女子的下落，好極了，眞個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却全不費功夫。」

此話一出口，除了那宋希古，四人都怔住了，呂尚說：「甚麼！那番女……啊！莫非就是我們要尋訪的人？便是……」

姓黃的一擺手，急掃了一眼，陸羽忙不迭把端在手中的酒杯，送到口邊。

却是宋希古開了口，說道：「便不是我們要尋訪之人，從這番女身上，却已找到了綫索，兩位……」轉向兩個侍衛，道：「敢情這塊玉，皆是當年與貴妃同時失去的，被崑崙奴携帶出宮，玉是和闐美玉不假，但宮中巧匠，世間罕有，一望即知是宮中之物，雖事隔多年，我仍記得那失去的珠寶美玉清單中，正有此玉。」

姜凌道：「恁地時，我們得即刻起身追趕，各位必然知道三江有位玉面狐，而今又再度出來走動了，宋爺被害之前，正與此人同席，另外的兩人是冷面無常和藍天霸，各位想必有過耳聞，我兩人都和藍天霸有點交情，他三人亦已得知宋爺遇害，却還不知我等二人此來是聽候黃爺差遣，那藍天霸言道，宋爺是追踪一個金邊衣裳的番邦女子，在酒店中，那同席的三人都已得到知會，都不理會宋爺。因爲宋爺怕被那女子認出眞面目來，後來，嘿嘿，藍天霸被人用一根細骨頭打落了兩顆門牙，店中一亂，宋爺和那番邦女子同時失了踪跡，據那玉面狐說：宋爺是追趕那番邦女子去了，出的北門，第二日晨早，街道上即轟傳，北郊的一個破廟中發現了無頭的死屍，敢情就是宋爺。」

姓黃的單名一個堯字，乃是侍衛的副統領，雙目登時發出奇異的光彩，說道：「好極了，那就快追，只不過……」

宋希古亦站了起來，說道：「咱們這麼些年，追查貴妃和公主的下落，只差沒把地皮也翻過來，却杳無消息，怕不是去了番邦，再沒錯兒了，但離了南漳往北……往北……」

宋希古沒說下去，却拿眼來望那黃堯，他沒說出來，但他的意思，誰都明白，這襄陽便是在南漳之北，難道已在此間？

那黃堯顯然亦是這麼想，是嘴裏說追，脚下却不動彈。

呂尚道：「兩位不用遲疑，我兄弟兩人保鏢爲生，走南闖北，這襄陽亦是常經之地，和武景隆亦有點交情，適才已去打聽過了，襄陽若然來了一個番邦女子，豈有不轟傳城廂的，那宋爺已傳來他的手下人等前去四城問過了，既然不見，可知是已渡過了漢水。」

黃堯道：「好極了，不怪提督大人盛讚二人武藝高强心思細，眼皮寬，果然見面勝過聞名，既是渡漢水，北走洛陽有可能，八成兒去了開封府。」

宋希古道：「那豈不是……北上帝京去了？」

黃堯立即向兩個後來的侍衞道：「你二人即刻上路，金邊衣裳的番邦女子不難打聽，若有踪跡，留下一人監視，一個日夜兼程，到開封府衙報信，若到了洛陽仍無踪跡，都去開封府會齊，我們也即刻走了。」

說着，向呂尙與姜凌一點頭，道：「有勞兩位走鄭州，若發現踪跡，亦留下一人監視，宋希古，你跟我走。」

黃堯扔了一錠銀子在桌上，六人立即出店，快步而出。

陸羽長長吐了一口氣，竟沒人提及番邦女子同行的少年，那兩個侍衞亦無暇認出他來，不由他不連叫了兩聲慚愧，了不得，木兒小小年紀，竟然莫不料事如神，若然今日是同走襄陽，那還能脫身，縱有崑崙飛刀，人家却可立即調動千軍萬馬。

這可不是僥倖，實是木兒智慧過人，陸羽抹去了額上滲出來的冷汗，因爲他仍不免担心，木兒說甚麼也少在江湖上行走，而人家雖然晚了一步，却已發現了她的正確踪跡，而且能够調動官方人馬，若用上八百里傳書，只怕木兒尙未經洛陽轉到開封府，人家已在等候了，那一頂金繡小帽，金邊衣裳，簡直不用費事去打聽，人家對她的行踪，必然已瞭如指掌。

他如何不担心，木兒能平安無事，說貞的，若是狄心蓮，他反倒不這麼担心了，因爲狄心蓮論江湖歷練，遠勝過木兒。

但担心也沒法兒了，他不得不，而且非要遵照和木兒的約定行事不可。

這一晚，他翻來覆去，那能睡得着，總算平安渡過了一晚，那些接到武林帖的人，尤其是武景隆的手下，都以爲他巳南下，誰會想到他有胆重來襄陽呢？何況認識他的，只有一個武景隆。

他一早就來到江邊，碼頭上巳熙熙攘攘了，南下的船隻巳在紛紛開行，糟了，要方便木兒來會，他得雇一隻江船，獨自一人才行，但他身邊可沒那麼多銀兩，雪峯老人當日給他的一包碎銀，不足二十兩，儘管使用少，也早就所賸無幾了，連一隻小舟也雇不起，沒法了，他擠上了一隻客船，交付了二兩銀子的船飯錢，言明直駛武昌上岸。

木兒會在甚麼地方來和他相會呢？若然木兒無驚無險，只怕也會在船近武昌的時候，才能追趕得上，他無力雇一隻船，可就身不由己。

那客船中的乘客約有十多人，連船客不下二十餘位，船其實不大，只分隔成了兩艙，加上乘客携帶的行囊，無論前後艙，都擠迫得很，這倒給他找到了藉口，他坐到船尾的舵旁。

船迅速開行了，他鬆了一口氣，慚愧，虧他還是個男子漢，無論是狄心蓮，或是木兒，任何一位姑娘，他就從沒見人家有過鬆一口氣的時候，人家面對兇險、厄難，從沒露過怯，他若不是一直提心吊胆，當然此時也不會鬆一口氣了。

那船尾倒眞是個好地方，秋高氣爽，清晨的江風帶點兒寒涼，可不是寒冷，下行的船隻駛在中流，但兩岸都可看得清楚，木兒追上了，不，她怎麼知道他在這船上，必然是在下流頭等候，那麼，一定會看得見他的。

不，木兒的輕身功夫再好，可不是脇生雙翅，一天的時候，便能日行千里，也不會這時候就能趕回來，當然不會的，也不可能。

他打了個呵欠，一夜不曾好睡，爲何他不趁此時刻，睡一個大覺？

那是一個沒有太陽的陰天，江風吹拂在身上有點凉意，但他仍然在欸乃槳聲、水聲中，睡着了，直到他被喚了起來，原來是午飯時候了，而且也才知道，敢情船巳過了宜城。

說眞的，那宜城才是他所担心的地方，三月前，他和狄心蓮結伴北上，在宜城把千面佛的客棧打得落花流水，那個武景隆的師弟乃是宜城一霸，手下的嘍囉衆多，因此，認識他的人也多了，他便不是陸羽，不是武林帖上人人得而誅之的人，遇上了，人家也不會放過他，雖然不懼，可不願就擱，誤了行程。

這倒不錯，睡夢中過了宜城，怎麼他會睡得這麼熟，船在宜城顯然停留過了，因爲又多了五七個人客，甚至他身邊也多了一位。

是一位少年，當他回過頭來，發現身邊的少年，那少年衝着他，露出雪白的牙兒一笑。

少年說：「有擾了，我嫌艙中人多擠迫，兒台眞個是人皆醒，我獨睡，的是不凡，若不嫌棄，小弟來作個伴兒。」

甚麼話？陸羽沒笑出聲來，說：「你罵我的是懶惰吧，小兄弟，請坐，船中客，人人坐得，豈敢嫌棄。」

少年濃眉大眼，鼻尖上生了個瘤子，左邊臉上更貼了一塊大膏藥，一副滑稽像，話說得也滑稽，個子不小了，却還是童音，加湊起來，就更可喜可愛。

少年說：「我只能坐麼？睡一覺行不行。」說着，打了大大的一個呵欠，更大大地伸了個懶腰，道：「趕了一夜路，眞睏。」

陸羽一楞，少年身子一倒，蜷曲臥在他身邊，登時發出鼾聲來，是眞睡着了，看來一些兒也不假，眞是倦極了，那船尾能有多寬，陸羽坐起身來，也不過剛剛能容這少年躺下，是便躺在他脚邊。

船家送了一碗飯來，菜就堆在飯上，說道：「客人睡的好香，不敢喚醒你，留下飯桌在此。」

陸羽接過了，那麼，喚醒他的不是船家，八成兒是這少年冒充船家，喚起他來，少年要睡覺就眞。

鼾聲更入了些，但一些兒也不刺耳，配合着那欸乃聲，倒悅耳的很，不，這不過是個調皮的孩子罷了，好一個聰明的孩子，雖然生得醜怪，可一點也不討人生厭，倒令人覺得好玩兒。

吃飯間，他又再一次把前後艙逐個兒看清楚了，敢情打從宜城上船的，似乎都不是商賈，但也不是亮着兵刄走路的江湖人，再看清楚些，顯然都有一身功夫，總

算好，他瞧人，人家可沒一個瞧他，有三個坐在後艙的船尾板上，而且背對着他，他也只能從後側面看人，這倒令他更清楚地看到三人的太陽穴。

欸乃聲中，少年的鼾聲規律的傳入耳中，自從在他脚邊躺了下來，就沒動過一下，看來少年所說不假，是眞趕了一夜路，倦極了。

「趕了一夜路，」他似乎心中一動，不，不過是他想到了木兒，木兒在洛陽亮一亮相，日落前能趕到開封府麼？他沒去過，却知道從洛陽到開封，有四五百里地，以木兒的輕身上乘功夫，却不可能，但可要苦了她了，而要趕回頭，可更遠了，沒千里也有七八百里地，可愛的木兒，只怕昨晚整晚也在路上往南趕，然後一夜也沒睡覺，也會像這少年一樣，倦極了。

木兒奔走兩日，加起來何止行了千里路，爲了誰？爲了他啊，爲了他陸羽。而他却在船上睡大覺。

「別回頭。」有人在低聲說。

船到中流，快極了，那江風便從迎面來，是風送話聲。風把低語送入他耳中，竟清晰可聞。

陸羽一怔，他巳把飯吃完了，便不放下，假裝低頭吃他的飯，有如不聞。

別回頭，船尾除了一個掌舵的船家，就只他了，這話當然不是針對少年說的，他不過是個孩子，豈會和江湖中人有過節，而且，要是瞧這少年，還不敢回頭麼？

莫非這幾人認出了他來？可惜，三人都背對着他，只能看得出有一身功夫，可看不出面貌，打從他醒來迄今，這三人就沒回過頭來。

陸羽急忙從記憶中搜索，雲台十三門乃是門名，門下弟子不多，却正大，時有武林友好和慕名的人，去雲台拜望他師傅，他見過的不少了，只不過沒注意，他年紀幼小，師傅師兄們也沒替他引見而巳，必然認識他，見過他的，大有人在。

莫不是這幾人認出了他來？他往南逃亡時，那時大師兄奔雷手石開山的武林帖，不過剛剛才發出，江湖上知道的人還不多，那之後三個月，他也與世隔絕了，不在狄心蓮身邊，就是伴着木兒，還有就是天上地下兩崑崙，現在，可才眞正在亡命江湖了。

陸羽心中一凜，他不怕，數月前憑手中的風雷十三劍，他也不怕誰，何況現在，但他雖然蒙受不白之寃，人家說甚麼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在正義之前，他那能不低頭，任何一個要取他性命的人，只要不是和他大師兄勾結，深知石開山的陰謀的人，也就是他該敬重的人，那麼，他怎能對敬重的人出手。

他只能躲逃，只有招架，只有忍辱。

只聽另外一個人說道：「偏你畏首畏尾……」

有人在擺手，說道：「我們辛苦了多少年，你倒是說一說，好不容易……」那人把臉側了一側，在向後梢瞄，慌得陸羽忙不迭低頭。

那人又在低聲說道：「而且，你想想，人家是甚麼身份？我們又是甚麼人，再說……」

旁邊一人在點頭，感謝江上的清風，這三人低聲說話，陸羽多半都聽得清楚，不由怔住了，却又不像是爲他而來的，莫非錯會意了？

那點頭的人說道：「別說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想從他身上，找出另外兩個人來。」

從他身上找出另外兩個人來，是誰？這可又有點兒像在說他了。是誰呢？莫不是狄心蓮和她師傅宮九娘，不，若說這三人是媚娘的人馬，就該知道，人不用從他身上找的。

他問了問衣底的劍，長劍裏在行囊裏，木兒把他的長劍裹在包袱裏了，說：「這樣的凡鐵破劍，也配你用麼，陸哥哥，這劍短了些，一寸短，正是一寸險，待到你用這短劍也能發揮出雲台十三劍的威力來，那威力必然也比長劍加倍了，可不是要你捨棄本門武功，而且加倍發揮出你門戶中的武功威力來。」

木兒說的大有道理，他不自覺摸着衣底的短劍，眞的，短劍不是更好收藏麼。

那知三人不再言語，倒輪流打起瞌兒來，有規律的少年的鼾聲，得那欸乃的運槳聲伴奏成了催眠曲，陸羽又有了倦意，何況那人對他，雖未顯露出絲毫敵意，其實，也不過只得一句「別回頭」，令他生疑而已。

太陽落山了，船在江中搖呀搖，船中無比東倒西歪，打起盹兒來了，竟然等不及晚飯，陸羽竟又沉沉睡去了。

這是甚麼時候了？有燈光刺眼？

咦，這是甚麼地方？不錯，他是船中睡着了，但是在船後梢，斜躺在船尾，和那少年擠在一起，他記起來了，但現在……現在……

現在雖然也在船中，却只得他一個人，不，他霍地坐起身來，驚訝極了，這不是他在襄陽上的那一隻船，倒也差不多大，但極是華麗，而且還有床榻，榻上！咦，蓋在他身上的，竟是錦被，船窻上也掛着窻紗，一盞琉璃燈在晃蕩，但很明亮。

這分明是一隻官船，非貴亦是富有者所有，他怎生會躺在這樣的一隻船中？

怎生他換過了一隻船，竟也不知道，他怎會沒被驚醒，莫非……這不是眞的？是在夢中？

他才起手摸着額，早見一人掀簾而入，他眼前登時一亮，好一個俊美的少年，翩翩佳公子，燈光下，好一雙黑白分明的亮眼睛，眞是桃花泛臉，皓齒排兩行碎玉，一身錦衣，亦閃閃生輝。

少年對他嫣然一笑，那是眞的，雖然他是個男兒，但一笑嫣然，笑起來比……比誰呢？是狄心蓮還是比木兒，但眞的，那笑不但美，而且令人感到異常和藹更可親。

陸羽慌忙下床，少年粲然又一笑，他抿咀微笑嫣然，簡直比姑娘們笑起來更美，但露齒粲然一笑，却顯露出少年的爽朗了。

少年說：「你醒啦？」

陸羽駭然，更惶恐，這不是在夢裏，是眞眞實實的，說：「你是…我是……」

少年說：「你是問我是誰？你又怎會在這船上？是不是？」

「是，」陸羽忙道：「我分明睡在船

尾，睡在一個少年身邊，可不是這船。」

「我不就是那少年了。」少年說，在他面前轉了轉：「你瞧這個就知道了。」

肉瘤！陸羽接過他拋來的一個小球，敢情是一個小麵團。

少年嘻嘻一笑，又道：「我抹濃了眉兒，貼上一塊大膏藥，喏喏，不就是那副樣兒。」

陸羽啊了一聲，說：「那麼，眞是呢？噯呀，果然眞是你，你這身段兒是變不了的，小兄弟……不不，兄台，我怎生到了你舟中，竟會……竟會……」

「竟會一些兒也不知道，」少年又粲然一笑說：「我也總會知道，知道你想說甚麼，你瞧，這不是一些兒也不稀奇麼，不是只有人家才聰明，這戲法兒我也變得出來！」

他！他說甚麼？

陸羽心中似明白，却又一時不明不白，只是怔怔地望着少年。

少年道：「其實，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我趁你昏昏欲睡，冷不防摸着你的穴道，我沒用勁啊，只是這麼……這麼把內力透入你的穴道，於是，你就不是昏昏欲睡，而是睡得熟極了，我說：他睡熟啦，船家，把晚飯留下，等他醒來再吃不遲，那天色也就漸漸黑下來了。」

「你你……」陸羽瞪大了眼睛，重新把少年再又打量了一遍：「你不是點，而是摸着我的穴道，把內力……內透入！」

他長了這麼大，內家功夫他不但有點兒根基，而且也會點穴了，却沒聽到過用這個法兒，閉人穴道的，而且，就憑這麼個少年，這麼個乳臭未乾的少年，他竟能夠？

少年却不睬他，說道：「那天色啊，就黑下來了，不能等月亮昇起來，不能讓月光照在江上，於是我打出一了一個暗號，跟在後面不遠處的一隻船，就划了攏來，於是……」

陸羽忽然聰明起來了，說：「於是，你抱起我來，順着那船舷，把我溜下去，於是，人不知，鬼不覺，我已到了你這船中了。」

少年格格一笑，說：「可不是麼，陸哥哥，你也夠聰明的了。」

陸羽跳了起來，一把抓住少年，喜道：「好哇，原來是你，木兒。」

是木兒，不怪他的嗓子那麼嫩了，了不得，扮甚麼，她就像甚麼，當今天下，誰還有比他和木兒更熟，更親近的，他竟然也兩番認不出她來。

木兒挺着胸脯兒，在陸羽面前轉了一轉，說：「那麼，陸哥哥，我能瞞得過那些老江湖啦。」

陸羽心花怒放，他一直在担心木兒，却不料木兒早來到他身邊了，對了，除了木兒，誰有這樣的本領，她能够的，她的指上功夫辦得到。他早該想到的。

「但你那來這條船，還有這些陳設和衣衫？」

木兒嘻嘻笑，說：「那還不好辦麼，只是穿着金邊的衣裳，說不定另有一個番邦的女子，少不免要留落下一些珍珠美玉，才令他們有跡象可尋，才死心塌地，陸哥哥，可就有那麼巧，一個販賣珠寶的客人要北上，我說，要是他在不到京城之前就出手，穿州過府，就賣上這麼兩件，那我就便宜賣給他。」

「原來你把珠寶美玉賣了。」

木兒說：「賣啦，賣了才有這麼多銀子，有了銀子，還有甚麼辦不到的事，我用加一倍的銀子，在宜城買下了這艘船，加雇了兩個船伕，陸哥哥，你瞧，這船走得有多快。」

木兒走去把船窗撩了起來，陸羽啊了一聲，凝視着朦朧月色籠罩着的江面，他本要搶過窗簾來放下的，但心中一動，便把抬起的臂，又垂落下來。

木兒看見了，不遠處，相隔數丈後，一隻無燈也無聲的船，默默地跟在船後！

他明白了，原來那船上背對着他而坐的三人，不是爲他，而是衝着木兒來的。

「不好！」陸羽說：「木兒，你並沒有騙過那些老江湖，他們已跟下來了，那船上背對着我們而坐的三個漢子，可是和你一道上船的？」

木兒楞了一會，點了點頭兒，說：「果然有三個人行跡可疑，這怎麼可能。」

陸羽道：「木兒，你還不知道，被你殺的那人姓宋，還是個侍衞的小頭目，原來他雖然獨個兒跟踪下來，却已事先告知那餘外的兩人了。」

木兒道：「那又如何？」

「可糟了。」陸羽說：「偏是另有兩個新入宮的侍衞，遇到那個被你打落了牙齒的藍天霸，敢情被你殺的那個姓宋的侍衞，事前已對藍天霸等三人說了，那晚我們在南彰，坐在他們隣桌，原來是假裝對我們毫不注意，其實我們的一言一動，他們都暗中留了神。」

木兒哼了一聲，道：「就是不知打落他的牙齒的，就是我。」

「是想不到，」陸羽說：「你那麼年紀輕輕，正因這四人都是了得的當今高手，眼睛自然也長在額頭上，誰會對一個小姑娘認輸。」

木兒一噘咀，說：「誰說我小啦，我過了今年，就是十八歲啦。」

陸羽說：「我知道，再過兩年，你就是二十歲的大姑娘啦，木兒說正經，你就是當今皇上的公主，親生的女兒，就是他們尋訪了十多年的人，這麼一來，已猜出了十之八九，因爲中原九州都尋遍了，絲毫沒有你母女的消息，已猜到可能去了大漠，再加上你出現在那大神農架，也就是發現了你崑崙叔叔的近處了，怎會聯想不到，是以立即用上了八百里傳書，已知會了左近州府。」

木兒啊了一聲，說：「但是我……我換了衣衫，一過夜間三換衣，難道仍未瞞得過他們？」

陸羽緊鎖了眉頭，江上那隻無燈的小船，退後了些，但朦朧月色中，仍然隱約可見，道：「那船緊跟在後，一旦被我們發現了，除非它不再跟來，否則再遠些，也逃不過我們的眼睛，是不是，你必是在初時脫下那金邊衣裳之前，八百里傳書已到了開封府，已先在他們的監視之下了，這一來……」

木兒說：「陸哥哥，別望他們，我問你，以我的腳程，任他們是誰，也追不上

我，是不是？」

陸羽說：「但他們能用八百里傳書，換馬不換人，而這功夫，大河之南，大江之北，全有他們的人散佈，有官家相助，傳遞消息。」

木兒道：「我是說，追趕我的人尚未趕到，眼前知道我的行踪，知道我換上了這樣一身衣衫的，只有這三人？」

木兒放下了那船窗的簾子，轉過身來，面對着陸羽。

陸羽一怔，木兒眉目之間，有一股寒意，但嫣然含笑如故。

他點了點頭，心想：「她這是……她要做甚麼？」

木兒說：「陸哥哥，大不了，我就直認不諱，他們能奈我何？」

陸羽再又把頭連點，說道：「他們不過是奉命差遣，接你去宮中享受富貴榮華，向你叩頭倒有份兒，那敢傷害你一根毫毛。」

木兒道：「這不就行了，那麼，便眞被他們認出來了，又怕怎的，我不去京中，也不稀罕他那富貴榮華，誰也不敢強逼我，是不是？」

那倒是眞的，看來再也不能把跟踪的人擺脫了，陸羽倒橫了心。

木兒又道：「別說了，陸哥哥，時候已不早了，我們得養足精神，這三人不敢動我們，樂得睡一大覺。」

陸羽道：「木兒，說得是，却是這番辛苦你了，想想這一日兩夜，你趕了多少路。」

木兒大大打了個呵欠，說道：「陸哥哥，你這一說，我倒睏了，噯唷，怎生我的眼皮子這麼重。你也歇了吧，我把你的穴道，閉了半天，若不好好睡一覺，你的脈息不能活。」

陸羽說：「我沒事，不，木兒，這床該讓給你了，我們還是小心些好，由我來守夜。」

木兒嫣然又一笑，說道：「後艙有一式一樣的床褥，放心吧，陸哥哥，我又不要和你擠一張床。」

陸羽心下一陣劇跳，淘氣，木兒不是個小姑娘了，而且口沒遮攔得毫不害臊。

燈火熄了，後艙中的床格吱格吱一陣響，木兒已上了床。

他也急忙熄了燈，現在，盈身是槳聲欵乃，窗外，江上是滿目冷月。那跟踪在後的小舟，不時被烟波隱沒了，並未再駛近些。

陸羽終於打了個呵欠，倦意又襲了上來。

× × ×

「陸哥哥，醒來。」

他感覺得到的，一隻滑膩的手，在他脊椎骨節上輕輕柔柔地撫摸。眞的，他感覺得到。

陸羽醒來了，大大地，却又懶洋洋地，打了個呵欠，啊唷！怎麼天亮了，但懶洋洋地陸羽不想起身，身子軟軟地，像睡意仍未消。

但他是眞的醒了，而且記得他在甚麼地方，在船中，雖然驀地看來，只不過是一間華麗的居室。瞧，他連木兒也認得出來，雖然她穿着男兒衣，扮成了個翩翩佳公子，但她是木兒，他認得出來，而且一眼就認出來了。

木兒的手從他衣底褪出來了，說：「陸哥哥，你睡得眞香，瞧啊，你整整睡了五個時辰。」

他，睡了五個時辰！

陸羽霍地坐起身來，木兒急忙伸出一隻胳膊，扶住了他，說：「陸哥哥，你太倦啦，我知道，陸哥哥，前兒夜裏，你一定整晚都想着我，我知道的，你一直在替我担心，一定整晚都沒闔過眼，陸哥哥，你眞好。」

是啊，她說得不錯，那是眞的，前晚在襄陽，他那能闔眼呢，可不是担心了整晚，那麼，他是眞太倦了，竟然整整睡了五個時辰。

這是甚麼時候了？怎麼沒水聲？

原來船泊江岸，忽然間，他心頭一震，跳了起來，是睡意全消了麼，渾身都有勁了。

木兒說：「你，做甚麼？」

陸羽奔過去窗下，急忙推開窗戶往外瞧，瞧江中上下。但江面靜蕩蕩的，連一隻船影也瞧不見，道：「木兒，那船呢？那隻跟在我們船後的小舟，那三個……」

「你說那三個侍衞？」木兒揚了揚眉兒，說道：「我已打發他們走啦，從此我們可大放寬心，再沒人認得出我來了。」

陸羽道：「你怎說？打發了他們，怎生打發啊？」

木兒揚起的眉兒又垂下了。道：「那還不容易麼，我把船停下在岸邊，讓他們清清楚楚看到我，知道我不是他們要找的人。陸哥哥，你瞧，艙門口是甚麼？我把

燈籠點着了，在燈籠下一坐，還怕他們不急忙退了去。」

陸羽出艙一瞧，果然艙門口高挑一個燈籠，上面有五個紅字：「欽賜員外郎」，另一面有個大盧字。

陸羽讚道：「好主意，木兒，虧你想得到。」

木兒得意地一笑，說道：「我假裝沒見到那三人也泊了舟，而且走近來了，於是，遵照我吩咐的船伕，這個一聲，那個一聲，口口聲聲盧公子，不由他們不信以爲眞。」

陸羽道：「妙啊，於是，三人急急忙忙走了，趕回去找尋那鼻哥兒上有個肉瘤的醜小子。」

「噯呀！陸哥哥。」木兒挽着他的臂彎，說：「還是你一言驚醒夢中人。他們爲你急急忙忙走了啊？想來想去我也不明白，却被你一語道破。敢情是回去找那個鼻哥兒有個肉瘤的醜小子去啦。」

當眞，奇醜的小子，怎麼忽然之間，變成了極俏的郎君，任誰也不信。是了，陸羽明白了，他怎生會一睡就是五個時辰，八成兒夕是木兒趁他睡着了，又在他身上做了手脚。了不得，這點穴的功夫，是他代獨孤叟傳授的，怎生木兒竟高明如此，竟不用點，就能閉住對方的穴道，還令對方不覺。

陸羽駭然了，不由他不悚然心驚，這木兒豈僅擧一可反三，簡直是聞一而知十，他在她身邊，她一連懲罰了兩個當今的高手。人家竟然始終沒發現她也罷了，在她身邊的他，竟然也沒發覺，她才多大點年紀！

陸羽豈僅悚然心驚，而且寒透了，那名叫宋希古的侍衞分明是個內功高手，破廟中死去的人是他的大哥，那功夫豈會錯得了，若不是武功出衆，又豈能作得了侍衞的小頭目。不用說，被殺了，被砍下頭來，也死得不明不白，死人不知，而他可是個在她身邊的活人，他竟也不知道，要不是見到了殿中身首異處的屍體，甚至不知她曾在他面前殺了人！

木兒說：「你怎麼啦？陸哥哥，你怎麼發抖啊？」

「我發抖了麼？」陸羽心想：只怕眞發抖了，眞不料她小小年紀，就這麼心狠手辣，這麼殺了人，也絲毫不着痕迹，而且能够絲毫也不動聲色，而她！她：：

想到木兒打從初相遇，直到今，木兒無時無刻不在用心機，無不是默默想，默默行，也無不把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如何能不驚，若是她心性不好，那還了得，何況小小年紀，武功巳這麼莫測高深了。

眞的，陸羽也不禁疑心了，眞是他代獨孤叟傳她的功夫？不是她早就會了的麼？她是這麼深藏不露，又這麼會用心機，這麼會掩藏的人！

「我抖了麼？」陸羽心上，身上，都感到陣陣寒意，說：「也許是……」

「是才從熱被窩兒裏起來，再被江上的晨早的涼風一吹，陸哥哥，快進去，噯呀！你該活動活動一下手脚，五個時辰沒動彈了，血脈循行是難免阻滯些的。」

她把陸羽扶進艙去。她眞不明白他爲何發抖麼？但他豈能從她面上看得出來。

木兒說：「陸哥哥，你靠一會兒，可是還有些兒手僵脚硬麼，我吩咐人做的早餐，也該好啦，我去瞧一瞧就來陪你。」

木兒出去了，當眞，打從昨晚從船上醒來，就只聞水聲，槳聲，沒見過一個船伕，想是後梢有船伕居住之所。

一會，木兒來了，一個船伕也送來了飲食，不，船沒搖晃啊，怎麼船伕伸出來的手在顫動，咦！是發抖像他剛才一樣！

那船伕放下個托盤，急忙忙退走了，是眞眞正正退着走，連頭也不敢抬。

木兒好不慇懃，不但把托盤擺到他牀邊，而且親自給他盛飯夾菜，木兒說：「陸哥哥，娘說：船家燒的飯最香，你信不信。」

怎麼忽然之間，木兒雖然仍是木兒，只不過扮成了個俏兒郎，他却覺得，他和她之間，被甚麼無形的東西阻隔起來。

船身一晃，原來是滑入水流，又開行了，欸乃之聲又入了耳。

木兒說：「好啦，今兒後，你再不用担心啦，再沒人能認得出我來。也沒人强迫我回到宮裏去啦。」

宮裏，不錯，她是當今皇帝的女兒，龍生龍，鳳生鳳，木兒身上，也流着那個九五之尊，統率文武百官的人同樣的血液，古今中外，數千年來，有幾個仁慈的君主？難道木兒遺傳了她娘的美貌，却也同時承繼了她爹的心腸和……和：：

他不敢往下想，至少，木兒對他，可是眞情，是眞心眞意。

他一定要好好地想一想，木兒要他躺在床上，正合心意，一夜之中，他兩番被木兒閉了穴道，他繼續假裝臂僵腿硬，木兒如何不會信以爲眞。

船雖順流而下，却是緩緩而行，那船伕爲何手發抖啊，在木兒面前，連頭也敢抬？必有緣故，對這樣一個俊俏的少年，竟會怕得恁地？

他不明白，太陽却又落在江面了，斜陽裏，下流頭出現了一個大市鎭。

木兒坐在他床邊，也就在窗前，說：「今兒我們歇了吧。陸哥哥，我多高興，初出來，在中原行走，就趕上了這一塲熱鬧。」

陸羽道：「你說的是媚娘在珞珈山開府立宗，那眞是一塲大熱鬧，武林中罕有的盛事，木兒，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期越來越近了，我知道也懂得越多，也越更担心了，那媚娘的聲勢如此浩大，她網羅了大江南北的武林高手。」

木兒一噘咀，說：「陸哥哥，我知道你担心甚麼，因爲眞正和那媚娘作對的，只有宮九娘師徒，他眞正担心的是那心蓮妹妹。」

陸羽說：「狄姑娘是宮九娘的徒兒，她師徒三人我都担心，木兒，你忘了，雪峯老人雖說爲了我的不白之冤有所躭擱，却是爲助宮九娘而來，我越更肯定了，雪峯老人就是我師門的一位尊長。」

木兒說：「但你別忘了，陸哥哥，現今雲台十三門，由你大師兄執掌門戶，我知道，我剛從洛陽走了一趟，我知道了，我偷聽到兩位洛陽南來的武林中人的談話，他們說：河洛一帶，被邀請觀禮的，石開山是第一位，而且巳接受了媚娘的請帖，且巳南下了。」

陸羽霍地坐起身來，壓根兒他的臂不僵，腿也不硬，說：「你知道！你怎不早說。」

木兒道：「打從昨兒到今天，我還來不及說啊，而且，陸哥哥，你若知道了，必然大吃一驚，其實 不更好麼？不用回轉雲台，當着天下人面前，把石開山這孽徒的罪證宣佈出來，也當着天下人面前，證明你是無辜，今而後，陸哥哥，你就再不用亡命江湖了，當着大夥兒面前，還你清白身。」

陸羽道：「可是，木兒，你說得却好，但罪得有證，我大師兄既巳南來了，可知雪峯老人尚未找出他弒師的罪證來。無證可入其罪，也難令天下人信服，却是他憑雲台十三門的掌門之位，發號施令，雲台十三門所有門下弟子，就得聽他的號令，否則便是背叛師門，木兒，你想想，若他公然相助媚娘，那來怎麼好？」

木兒道：「原來你担心這個，那還不容易麼，你不便露面，我替你把石開山趕走就是。陸哥哥，不是我小看你門中的風雷十三劍，我早就見識過了，怕也破不了我的崑崙飛刀。陸哥哥，要不怕他死了無對證，我眞想替你殺了他，哼！」

陸羽把木兒仔細瞧了又瞧，可是她巳碰到過他大師兄石開山了，若是接受媚娘邀請，這正是動身南來的時候，他大師兄石開山的武功劍術雖然了得，可絕不是木兒的敵手，眞的，當今天下，能有幾人破得了她的飛刀，能破得了一面兩面，能連破她那一十二把飛刀麼？而且循環施爲，十二把圓葉飛刀，便會成爲千百而連續發出的源源不絕的飛刀。

可是她巳碰上了他的大師兄，巳教他吃了苦頭？

木兒會的，爲了陸羽，她若碰上了，怎會放過石開山，但他能從木兒的面上得到答案就好了。却在這瞬間，傳來了嘈雜的人聲喧嚷，原來船近岸靠在碼頭上了。

碼頭上顯然發生了特別事故，甚麼事啊，一大堆人圍在一起，忽見打坡上來了一夥人，還有一乘轎，人堆中有人在說：「來了，來了，縣太爺驗屍來了。」

有人在吆喝：「散開！散開！」

人羣往兩面一分，河岸上現出了三具屍身來。那小轎倒在坡上停下來了，奔下來的幾個人扛着蘆蓆，一個扛着竹枝，原來是來搭蘆棚的，只見一個扛蘆蓆的人，把蓆子往地上一扔，駭然說：「我的媽！全都沒了頭。」

那扛竹枝的人沒扔下竹枝，先退了一步，登時臉色也白了，說：「敢情全是被殺的，一刀一個，好傢伙！你們瞧，刀口那麼整齊，砍頭像切豆腐，三個屍身全是一模一樣，那得多鋒利的刀！」

陸羽站在窗前，早巳看得明明白白，身後有人在打抖，不見了木兒，却是那個先前送飲食來的船伕，瞪大着恐怖的眼睛，不僅是手發抖，連身子也在抖顫，托盤中的兩個茶杯，因是也咯咯地發出聲響來，那杯中的茶也潑出來了。

他認出來了，是那三個侍衞的屍體，壓根兒他就沒見過三人的面，這倒有助他一眼就能認出三人的衣着來，分明是從水中撈起來的，那麼，這三人是在水上被殺的了？

陸羽從頭冷到脚，這三具屍體和那被殺的破廟中的侍衞一樣，只不過無頭的頸上，一點血漬也沒有，既然死在水中，却還有血，自然血早流乾，也被水洗淨了。

木兒呢？陸羽的手也在發抖起來，一把抓住那船伕，說：「你知道，你看見：：見到誰殺了這三人，是不是？」

嘩啦一聲，托盤跌落在船板上了，兩隻茶杯打得粉碎，那船伕連臉色也大變了，但顯然不是怕他，而是左望右望。

陸羽登時明白了，他不迭地放開手，柔聲道：「我知道，他，不准你們說，那麼，你們眞看見了，好，我問一句，說對了，你就點點頭，我也不要你開口。」

船伕退到艙門口，回頭瞄，左望又右望。

陸羽道：「昨天晚上，我睡着了以後，他命你們停槳不搖，不是麼，是了，命你們掉轉船頭，迎向後面那隻小舟，不是，是那小舟順流而下，很快就和這船靠了來，甚至那小舟想躲開，也來不及。」

船伕點頭，但又搖了搖頭。

陸羽道：「那小舟，我想得到，天色那麼黑，月色又朦朧，小舟上的人拚命向後撐，這才險險沒有撞上，於是：：於是，這位公子就殺了那三人，因爲那三人眼看兩船要撞上了，都搶了出來，那時候，都在那船邊。」

「不，不！」那船伕忽然恐怖地大叫，說：「我們甚麼也沒見到，也沒見到公子殺了人。」

陸羽向窗外望了一眼，他看見了，原來木兒站在坡上，遠離下面的人羣，背負着雙手。

岸邊，蘆棚迅速搭蓋起來，縣太爺的轎子也落下來了，三班衙役，在揮動着水火棍，趕開看熱鬧的人。

陸羽一指道：「你看，你們這位公子倒眞怪，看熱鬧不在河邊，倒跑去那高坡上，喏，那高處不是麼，你瞧見了，我們的話聲說得再大些，他也聽不到的，但我也不要你說，你壓根兒就甚麼也沒告訴過我。」

那船伕向岸上高處望了望，木兒獨自高高站在坡上，不但衣袂飄飛，而且錦衣在夕陽裏閃閃生輝，那有瞧不見的。

船伕的眼睛閉上了，透了一口大氣！

陸羽和藹地說道：「你看，你甚麼也沒說，甚至沒開過口，這船上不是還有三個同伴麼，他們都聽得清楚，都可替你作證，其實你們根本沒見到這公子殺人，這麼年輕又俊俏的公子，怎麼殺人呢？只不過是今們驀見三道白光，閃得一閃，那三人的頭就不見了，那小舟一搖晃，三具無頭的屍體，便巳跌落水中。

船伕不點頭，可也不搖頭，却瞪大了眼睛望着陸羽。

陸羽道：「你奇怪麼，我不是睡着了，怎生像親眼見到一樣，不瞞你們說，其實，壓根兒我就沒睡着，我都親眼見到了，我還知道，那小舟登時打了橫，向下流頭飄去了，那公子隨即吩咐你們緩緩的把船靠了岸，不是麼？不錯，不錯，你瞧我這記性，是公子命你們把船駛入中流，但

一會他又變了主意，之後才命你們泊了岸，也就是今早我醒來之處，我說對了麼，好，你去吧，船住了。」

那船伕才不過探頭出艙望，陸羽又喚住了他，說道：「剛才……你知道麼？你不知你家公子已上岸去了，你送兩杯茶，也要聽候你家公子的指示，不料我忽然搶出去，把你一撞，你跌倒了，頭也跌破了，不用說，茶杯掉在地上，打得粉碎，你記得了麼？」

陸羽對他一點頭，抓住他的胳膊，向艙旁邊的柱上驀可裏一推，堪堪擦破了那船伕的頭皮，登時見了血，不但臉上，而且柱上也見了血！

陸羽叱道：「其實，你送茶前去，不過才跨進艙門，連半句話也沒說過，驚惶叫了一聲，那倒是有的，記住了。」

陸羽話聲未落，已鑽出艙門，順着船舷，借那船艙遮掩，打後梢溜上岸去。因為那後梢坡上的木兒之間，隔着一個剛剛才撐起來的蘆棚，船在岸邊，只一掠，已落在岸上人叢之處。

竟然沒人發覺，光天化日之下，岸上那麼多人，不是身法快得無形無影，而是大夥兒都伸長了脖子，在向前面望。

木兒呢？他定了定神，木兒望的却不是河邊驗屍的蘆棚，而是在人叢中，向江上，兩邊河岸上望，他當然知道她在望甚麼，顯然是這三具屍體被撈到岸上來，而且剛巧，就是他們泊船的地方，大出她意料之外，連會引起陸羽的猜疑也顧不得了，因為她知道，任何一伙侍衛現身，就不僅是孤獨的一伙，必然如前後的人互有聯繫，尤其是那姓宋的侍衛在破廟中被殺，那會不提高警惕，這三人忽然失了踪，現正從四方八面向這一帶聚集的侍衛，那會不立即警覺，四出尋訪，是打從江上失踪的，自然立即搜索沿江上下。

到底她仍不放心，殺了三人，仍怕被人認盧員外家公子就是他。

陸羽從沒像此刻一般，毫不遲疑，立即作了決斷，藉着那河岸上在修補中的破船蔭蔽着身子，迅速溜到一道土堤下，再遠遠越過土堤，溜入一個疏落的林子裏！

他再也不見到木兒了，不由一聲嘆息，掉頭就往西走了下去。

西邊天際，沒有璀璨的晚霞，只有濃厚的陰雲密佈。

× × ×

天色黑了下來，一個少年躑躅在荒涼的山徑上，身後，疏落的城市的燈光，像夜空中昇起的，閃爍的星星。

他躑躅而行，走走，又停停，停下步來，不自覺又回頭望。

他似有所待麼？是在盼望有人追趕他來麼？

他，就是陸羽，那寒透了的心，仍沒暖過來，他甚至怕向那黑暗暗處望，雖然夜幕已低垂了，但晴朗的天空上，仍有微光，仍然朦朧可辨出山徑，只有那樹下，和那林木深處，才漆一般黑，他不敢向那暗處望一眼，那三具可怕的無頭死屍，總似無所不在。

他心中仍有餘悸，仍然驚恐，但不是怕，而是異常悲傷，也有異常的迷惑。

一個身為武林中人，也不是初次見到那麼恐怖的死屍了，他會怕麼，當然不，他是異常的迷惑，非常的傷心，為甚麼啊？天啦，這麼美得像天仙一樣的姑娘，竟會如此心如蛇蠍，不過才三天之間，她已飛刀砍下四個人的頭來，而且全都是她從不相識，豈僅無怨亦無仇，而且却是前來迎接她，迎接她去享受榮華富貴的，而她，却一舉手，就把人家砍落下來，這才太可怕了。

可怕的不是死屍，令他心寒、恐懼的，也不是無頭之屍，而是木兒。

他悲的，為天下至美而傷悲，為甚麼？為甚麼啊？那麼美貌的姑娘，竟是如此殘酷，竟是如此如蛇蠍？

為甚麼啊？為甚麼至美的東西，不也是至善！

他走了，又躑躅不前，有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在親親熱熱地呼喚。

「陸哥哥，陸哥哥，你在那裏啊？」

是木兒，是她在呼喚麼？他悚然而驚，但他仍然停下步來！

但山林間，夜空中，只有林虫的初鳴，只不過是甜蜜的，親切的記憶中的喚聲，是來自他的心中。

他長長嘆了一口氣，遠了離開那城市燈火，更遠了，他和木兒，相隔得更遠了，現在，他站在那高高的山崗上，不但能清楚看得那城市有如繁星一樣亮起來的燈火，甚至能清楚看到那泛着微光的一彎江流。就在那江邊，有木兒的華美之舟。

他又長長地嘆了口氣，他如何會不明白，木兒之所以連殺了四人，甚麼也不為，只為了他，為了他不要離開她。

她愛他，愛得那麼痴，他知道。「木兒，」他遙向夜空呼喚，「我知道，我怎麼不知道呢？」

他在說，她能聽到麼？但他太心寒了，若然他留在她身邊，會有多少人被殺啊？那是一定的，更多，更多！

宮中的侍衛現在遍佈漢水一帶，八百里傳書更把更多的侍衛，更多更多的官府衙役，甚至，有可能連軍旅也會出動，尋訪她這位已然踪跡乍見的，失去多年的皇家公主，那麼若然他留下在她身邊，會有多少人身首異處？誰能對抗她那崑崙刀，不不，誰敢同當今皇上的心肝，尊貴的公主動手，那麼誰發現了她，誰也就會沒命了！

再見了木兒！他心裏寒透了，但仍不免惆悵，因為木兒是這樣愛他。

他又長長地，長長地嘆了口氣，為甚麼啊？至美的東西不能至善，愛與惡竟然併存，難道她血管裏流的，就沒一滴是她娘的血液？

她的心寒透了，終有一天，若然她留下在她身邊，他真不敢往下想，會有多少人死在她那崑崙刀下，他最不敢想的是狄心蓮。

但偏偏就聯想到她。

一想到狄心蓮，他不由渾身打了個寒顫，慌忙站了起來，急急忙忙又走了。

再見了，木兒！

再見了，木兒。他走向黑暗的山林，把城市的光亮遠遠拋在後面，那麼急急忙忙，他也把生命中出現的一綫光亮，拋在後面了，再又亡命江湖。（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情敵之死（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丹尼挾持了利太太和小波比作「人質」，和警方對峙，並聲言非要找到利志明不可，否則就把人質殺死，警方四方找尋，才在一位名女人依蘭香閨中找到利志明，利志明入屋和丹尼談判，此時，利志明本身也害怕起來，因在此事件中，他是「主謀」，他以「買兇殺人」的方式要殺畢基，此刻，事情敗露了，他就把他的另一套計劃說給丹尼聽，丹尼答應了……另一方面，畢基此刻却在依蘭家中上演一幕「好戲」，成功地從依蘭手中取得一張利志明借貸巨欵的證據，利志明借巨欵，目的何在呢？

詭計多端　意外重重

即使是荷槍實彈的警方人員，也不敢暴露在射程範圍之內。他們只躲在警方裝甲車內，或者車子後面。

利志明現在就在一輛裝甲車之內，面對着他的上司——胡德警司，向他報告。

「他究竟想怎樣？」胡德警司很關心地問利志明。

利志明道：「他希望安全離開本港，否則惟有殺死我的妻子和兒子。」

利志明萬二分痛苦，他眼現紅筋，聲音也啞澀。

他又說道：「警司，這都是我的錯，我想這件事過去了之後，即使你不把我撤職查辦，我也會自殺。」

胡德警司是個實事求是的人。

他說：「不要談得太長遠了，目前還是救人要緊。丹尼那傢伙到底想怎樣？我們不能再拖了。」

「他首先要一架直升機和一架軍方的快速運輸機……」

「等一等！」胡德警司不等利志明說完，就止住他問：「是什麼飛機？」

利志明督祭翻開一張備忘錄，道：「丹尼那傢伙不知打什麼主意，他要軍方的高速運輸機和五個降落傘。」

「當初他不是要一架波音七四七的珍寶機麼？」胡德問。

「是的，但他現在却改變了主意。」

「為什麼要五個降落傘？」

「照我忖測，可能還有一些物件須用降落傘協助降落地面。」利志明又讀出備忘錄上面列舉的物品：「一個透視窗的小型帳幕——要童軍露營那一種。一百萬美金，須要用防水的公事箱載好，其中一半要二十元面額的，另一半要百元大鈔。五件黑色雨褸，五對黑色水靴……」

「奇怪！」胡德警司一邊聽，一邊喃喃自語般道：「他為什麼每樣東西都要五件？」

「我也不明白，更不敢問他。不過，憑我私自的想法，他可能還有同黨。」

胡德又問：「他還須要一些什麼？」

利志明又看看手上那一張紙：「他還要求一支手提機槍和一支M十六的自動步槍。以及大批乾糧。」

「他媽的！」胡德警司忍不住破口大罵，「要不要配備一支自衞隊給他？他爲什麼不要求一門原子大炮？」

利志明督察也明白到他的上司並非生他的氣，只是由於丹尼提出的要求太過份而已。

利志明道：「他還須要一份南美洲和非洲的詳細地圖。若照他提出的名單研究，他可能和他的同黨投靠古巴或利比亞。但無論如何，我最担心我兒子和妻子的安全。」

「這些條件絕對不能答允他！」胡德警司也是剛說到這裏。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又引起了一陣哄動。

胡德警司和利志明督察匆匆由裝甲車走出去查看。

二名電視台派來的攝影記者，正萬分驚恐的，由數名警方押了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胡德警司這時已看見其中一名記者抬住的照明工具已被破壞。

根據警員的報告：原來是電視台的記者不聽警方的勸告，衝過了警界綫，開亮照明燈，企圖拍攝利家外面的情形。

豈料屋內突然有人開槍，子彈擊中照明燈，令到在塲的人爲之大吃一驚。

毫無疑問，開槍的人，當然就是丹尼了。

丹尼開完槍之後，立刻又致電警方。

他十分憤怒。

丹尼在電話中警告警方，不准任何人在屋前徘徊或攝影。

同時他又要警方盡快回答他，是否答允他所提出的要求。

假如警方再故作拖延，他只有殺死人質——他聲言，將會先殺死利志明的兒子——小波比。

從剛才發射的子彈估計，丹尼的槍法十分準。

他既然是一名職業殺手，那麼，殺人不會是他感到困難的事。

剛才那一槍，如果他要殺死電視攝影師和助手，看來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他只擊毀了照明工具，似乎是存心要表演他的槍法而已。

胡德警司明白到丹尼的處境，也因此而更加替利太太母子二人感到担心。

丹尼已一夜未睡過，任何人處於他現在的地位，也難免感到緊張、煩燥和不安。在這種情況底下，悲劇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

電視台仍在現場一帶作實地轉播，剛才只不過有一組手持電子轉播儀器的工作人員企圖爭取更親切的鏡頭而已。

然而丹尼那一槍，差些兒要了工作人員的性命，所以電視台現塲的評述員，也緊張了一陣。觀看即塲轉播的市民，更加大大地吃了一驚。

雖然仍是上班時間，仍有不少市民在電視機前，留心觀看電視台的現塲直播。

其中有不少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看過了電視轉播之後，紛紛向警方提出一項「忠告」。

根據這些專家的意見，被包圍在屋內的丹尼，可能由於精神和體力的透支，而陷於崩潰的境界，那時他隨時可能會失去了理智。後果極有可能變得非常可怖。

因此，專家的意見認爲：盡可能遷就丹尼，答允他的要求，讓丹尼不要把怒氣向利太太母子二人發洩。

此等專家不少是外國人，尤其是英國祖家的，他們甚至直接致電港督和警務處長。

香港政府一向十分尊重來自祖家的「專家們的意見」，例如一直困纏香港的交通問題，他們也可以花上納稅人的數百萬元金錢，把祖家的所謂「交通專家」請回來。

結果此等所謂「專家」是否解決了問題？

肯定說一句：「不！」

事實證明：時至今日，香港的交通問題越弄越糟糕。

「專家」來自祖家：祖家究竟又是怎麼樣的？

車少、人少以及地方大、馬路又濶又多。——這就是祖家的環境。所以祖家可以規定「專綫」給大巴士行駛。

然而香港情況剛剛相反，車多、人多兼且地方小，馬路窄，試問又如何能學祖家一樣再畫什麼「專綫」？

但是，英國人偏偏就聽他們那些來自祖家的「專家」的意見。

於是香港的交通就有如一個人患上了「癌症」一樣——沒有得救了。

基此種種，香港高層人仕對此等犯罪學家等等的「高見」，也迅速作出了反應，向政府領導人施壓力。要政府答允丹尼的各項要求。

甚至還有人說：這是基於「人道」，無論爲利太太母子或丹尼，都不該再拖延了。

× × ×

胡德警司正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他對丹尼既不能採取任何行動，也不能再自作主張。

他很煩惱！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他又收到了另一份令他感到「不安」的報告。

原來名女人依蘭，至今仍不知道畢基被人「虐待」和「擄去」，只是劉福手下和畢基串演的一幕活劇。

她以爲畢基可能被殺，所以她立即報警。

警方聞訊，立刻向胡德警司報告。因爲許多警界中人都知道，畢基是胡德警司的一位好朋友；何况胡德警司又正派人四下裏找他呢。

胡德聞訊，果然大吃一驚。

因爲他找畢基並非爲了「問個明白」那個簡單，也不是爲了畢基是案中的關鍵人物；而是由於畢基是個勇敢而又機智的人。

胡德正在無法可想之際，能把畢基找來商量一下，相信對事情必然大有帮助。

偏偏畢基又會在這重要關頭之際，被人强行「擄去」！怎不令他爲之而方寸大亂？

× × ×

畢基並未去找胡德警司。

他急於要了解一件事，所以他去找雪兒——就是畢基把她收藏在安全地方的電影女明星雪兒。

這的確是一處十分安全的秘密地點，除了劉福和他的心腹手下之外，相信沒有人會知道雪兒躲在這裏。

負責保護雪兒安全的，自然也是私家偵探劉福的心腹手下。

畢基道：「有個問題，本來我無權過問，但事情發展到目前這地步，我實在很想弄清楚，到底利志明有沒有對你提及過錢的問題？」

雪兒的確感到意外！

她瞪住了畢基好一會兒，然後才反問畢基：「這是什麼意思？」

「例如他欠了你的錢，抑或主動向你提出過借貸等等。總之是與錢有關的，我都很想知道。」畢基說。

「他的確向我借過錢，那是由於他在股票上的投資失敗。」

「他借了你多少？」

「五十萬元。」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數個月之前。」雪兒道，「但是，他聲明這是秘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否則他會被撤職查辦。」

「你就憑這幾句話信了他？」

「我也明白到香港的公務員則例，覺得他有一份高薪職位，决不敢不還錢給我，何況，他還有借據留下。」

「你上當了！」畢基道，「你那筆錢，肯定收不回。」

「爲什麼？」

「回頭我再告訴你吧！現在，請你先把借據交給我。」

「嗯——我把它放在保險箱之內。你要它幹嗎？」

「告訴你，他向另一個女人也借了三十萬元，用同一手法。」

「你的意思是——」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我担心還有更多人上當。」

「那怎辦？」

「希望我們還來得及制止他，否則，後果我也不敢想！」

畢基說完，又匆匆離去。

× × ×

胡德警司名義上是現場的指揮官，實則他幾乎全無權力可言。

因此，當他知道了當局決定答允滿足丹尼的要求之後，他就去找他的上司——警務處長。

他對他的上司說：「這樣放走他，我們將會被市民譏爲無用之輩。」

處長道：「如果迫虎跳牆，讓他再殺人質，我們的責任更大！」

「嗯——」胡德警司想了想，又說：「我有個提議。」

處長一向十分倚重這位警司下屬。他問：「你有什麼補救的好辦法？」

「答允他的要求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他的眞正企圖。」

「毫無疑問，從他的要求供應的物品名單看，可以看出他準備逃往一些可以給他庇護的國家。萬一沒有任何國家給他庇護，他便會跳傘降落某處山區，過一個時期的隱居生活，所以他須要降落傘和許多乾糧。」

「因此，我們只可以讓他見到直升機，却不能讓他眞的登上了直升機。」胡德又說，「萬一形勢所迫，非讓他登上直升機不可，我們也決不能讓他登上高速的運輸軍機。因此，我有個提議給丹尼，告訴他，我們的軍機必須停在石崗軍用機場，不可能停在民用的啓德機場，以方便我們計劃的進行。」

「你的意思是：揀個機會再下手殺死他？」

「是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人質的安全？」

「我當然想過了。老實說，要不是爲了人質的安全，我們早已動手對付他。」胡德道，「從他要求供應的物品名單中看，我十分担心他連同人質也一齊帶走。」

「但是，他不是答允過我們，當上了軍機之後，可以讓我們更換人質麼？」

胡德把一份清單攤開，那是丹尼列出的清單副本。

胡德對他的上司分析道：「他爲什麼要五個降落傘？我們供應給他的物品，只須一個降落傘就夠了，再加上他本人一個，即共兩個，又何用五個之多？」

「嗯——」處長也瞪住那清單副本，「乾糧，營幕和槍械——」

「槍械他會掛在肩上。」胡德說，「所以我估計他只用一個降傘就可以處理乾糧和營幕等物，那麼，他一個人如何用四個降傘？」

「較早時，我們不是担心他另有要求麼？他可能還有同黨。」

「不！他並未再提與同黨同行的要求，所以才更覺可疑。」胡德又指指清單上的物品說，「他要五件黑色雨褸和五雙水靴，更顯示他決不只一個人逃往外地。」

「嗯——」處長問道，「利志明督察有沒有消息出來？」

「沒有。」胡德道，「他進去之後，又再沉寂下來了。」

「我也想過了，要制服他，只有利用利志明督察。但必須保證人質百份之一百安全，然後才可以動手。」處長道。

「他既然答允屆時換人質，我們挑揀的新人質當然是特警隊員中精英份子！」

「你的意思是：當丹尼放下利太太母子之後，我們的人就動手？」

「是的。」

「如果一切就如我們想像，那當然最好不過。但是，我怕他太精明。」

「處長先生，只要你批准，我會佈局射殺他，當然，我會顧及人質的安全。」

「你隨時與我連絡吧，我不反對你的計劃。」

× × ×

又是將近黃昏時候了。

丹尼已用電話與警方連絡，必須在黃昏日落之前，將一切物品送入來。

當局雖然答允了他的一切要求，但是，丹尼仍不敢太過相信利志明。

不過無論如何，這是他的生死關頭，有了一個像利志明這麼樣的人與他在一起

肉商有量，總好過他一個人孤零零的。

何況在形勢上，利志明買兇殺人的事，已宣揚出去了。利志明一定也要逃亡，否則，他便惟有接受法律的審判。

但在表面上，丹尼却答允當局，在他登上軍機之前，同意當局的一項「更換人質計劃」，那就是：當局另外派二名人質，「護送」他登機，直至他安然抵埗目的地為止。

屆時，他就會釋出利太太母子！

當然，那二名新人質，必須是丹尼所認可的人物，而非泛泛之輩！

但是實際的情形又如何？只有丹尼和利志明二人才清楚。

可以說，大部份的主意均出自利志明。但是，每一項都經丹尼研究過，同意了之後才列進備忘錄去，轉交給當局。

照利志明向丹尼的建議，他們一齊逃亡外國，表面則是由丹尼將利家一家三口挾持。

當然，畢基可能已將被丹尼追殺的經過，告訴了警方。所以，利志明這「主謀」人物，會成為警方準備控告的人物。

因此，丹尼必須在表面上答允當局提出的「更換人質計劃」。

但是，他們打算到了機場之後，再次向當局要脅更改計劃。

惟有如此，他們才可以獲得當局的信任，也惟有如此，屆時他們才可以再擁有另一批人質。

在私底下，丹尼已和利志明妥協了。

他們由「朋友」變「仇人」，但現在又再由「仇人」變了「朋友」。

他們同意在當局面前演得像樣些，只要讓他們一齊逃往外國，那一百萬美元，丹尼便可以獨佔七成——即七十萬美元。

而利志明只為了以後的生活，取得其中的三十萬元。

至於到了外國之後，他們仍然在一起繼續生活與否，丹尼有選擇權。

也就是說：丹尼有權各奔前程，也可以和利志明他們在一起。

利志明已決心離開香港。

他知道這件事發生了之後，他將被檢控多項十分嚴重的罪名。

他要和他妻子、兒子一齊到外國去。

丹尼只覺得，利志明此番是被迫的。假如不是因為丹尼追殺畢基失手，也許他根本不必走，也不會與他妻子和好如初。

但是現在，他既然非走不可，他既然又要帶同他兒子一齊離去，沒有他妻子一齊又怎麼可以呢？

丹尼覺得他雖然做錯了若干地方，但對利太太來說，也總算做了一件好事吧。

由於這種種利害關係，丹尼對利家這一家三口，總覺得放心了許多。

丹尼已十分疲倦，他也一直不敢去睡，先後喝了不少咖啡。

然而自從利志明向他說明種種利與害都息息相關的情形之後，丹尼懷着手槍，挾持着小波比去睡了一覺。

但是這種「內部情況」，屋外的人根本一無所知。因為所有窗簾都落下了。

在丹尼睡覺那段時間，利氏夫婦曾交談了一會兒。

丹尼雖然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却不必担心他們逃出去。

因為大門的門匙固然在丹尼手中，小波比的性命也在他手中。何況利志明已非走不可，沒有丹尼的合作他是逃不成的。

× × ×

屋內的氣氛無疑是緩和了許多，但屋外依舊是一片緊張。

軍警把附近街道一直封鎖。住在利家左右隔隣的人，一直未獲准歸家。因為警方担心丹尼隨時突圍而出。

警方終於在黃昏日落之前，通知丹尼，叫他接收各項物資。

丹尼當然不敢出去。

他只派利志明出去。但他向警方聲明，如發覺有任何對他不利的情况出現，他就會與二名人質一齊同歸於盡。

丹尼為了讓警方相信他和利志明處於「敵對狀態」，他還提議將利志明弄傷打腫。這點利志明本人也沒有想及。

因此，當警方再次見到利志明督察時，發覺他咀角在流血，額角也有傷痕和瘀痕。那樣子的確很可憐。

利志明十分「痛苦地」告訴警方，那因為丹尼等得不耐煩，埋怨他向警方交代得不清楚，而對他拳打脚踢。

他本人則為了妻兒的安全計，不敢反抗。

又為了避免警方的懷疑起見，他竟然向警方反問：「我們真的讓他逃去？」

他的上司——胡德警司故意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我們不能不顧全人質的安全。」

「是的。不過——」利志明表現得一派矛盾的心情：「我們為什麼不想想辦法補救一下？例如待他由屋內走出來的時候，派神槍手殺死他。」

「我們當然也想過了，但看他的安排，他絕對不是一個愚蠢的人。」胡德又說，「但，你却有個機會為你家人解圍。」

「你以為我應該怎麼樣？」

「你可以伺機取起這些槍械來對付他的。」

胡德警司所指的，是指車上那堆物品——那是依照丹尼所開列的清單供應的物品。

利志明道：「沒有用的，這些都是長槍，恐怕我還未有機會拿起來，他已首先開槍殺死我和我的妻兒。何況，他要我在入屋之前，逐件逐件物件展開，慢慢的，在他的監視之下，搬入屋內。我有什麼異動，他聲明先擊爆我的腦袋。」

「那麼，你還有機會。」胡德又展開一幅圖表——那是直升機的內部結構。

胡德告訴利志明：警方已預先將一支手槍，放在直升機一處座位底下。

胡德事先叫人列成這張圖表，讓利志明知道手槍收藏的位置。

利志明發覺直升機之內，有兩排座位，手槍就在前面一列座位的底下。

胡德警司告訴他：在警方的想像中，屆時丹尼將令他們夫婦二人坐在直升機前排座位，而丹尼本人和小波比，則必然在後排座位，以便易於控制，所以手槍就在前排座位下面。

萬一他被丹尼命令坐在後面又如何？

胡德教他屆時只須設法蹲低一下，好

容易就可以取得那支手槍。

當然，他不能無故蹲下去，否則丹尼一定會懷疑。

至於用什麼藉口，那就必須利志明到時見機行事了。

總之那支手槍取出之後，隨時都可以發射，因為那不但是一支實彈手槍，而且，還是抽起了「保險掣」的。

胡德又對利志明道：「你在直升機飛行途中當然不能動手，否則會釀成巨禍！你有兩個發難的機會，一是進入直升機的剎那間，你可以佯作絆倒，然後迅速取槍。另一次機會就是當直升機降落石崗機場之後，你必須把握時機！」

利志明道：「他對我絕不信任，因為我受過警察訓練。萬一我失敗了，軍機之內有沒有給我收藏另一支手槍？」

「軍機之內也有的。」胡德警司又展開了另一張圖表——那是軍機的內部結構圖。

胡德警司都一一給利志明提示了。

× × ×

當利志明推着運儎物品的推車走了之後，畢基就由隱蔽處出來。

畢基是較早時來找胡德警司的。

胡德正在四下裏派人去找畢基，現在他總可以舒一口氣了。

畢基將利志明分別向名女人借出巨額欵項的事，告訴了胡德，胡德警司也將丹尼向警方提出的要求，對畢基說了。

當時畢基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他對胡德道：「如果我是他，我也會一齊與丹尼逃走！」

「你與他是情敵，我當然希望你的話有根有據。」胡德說，「但是，如果我是丹尼，我才不會和他一齊去，因為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畢基苦笑着，把那些借據出示：「難道這些都是我偽造的？」

「我不敢說你偽造，但是，在法律上，這些借據不生效。」胡德又說，「而且，目前我們要處理的不是私人感情問題，而是大局，尤其是二名人質的安全。」

畢基感到啼笑皆非，因為聽胡德的口氣，似乎這是畢基的詭計。

畢基正在無可奈何之際，丹尼已由屋內不斷向警方催促。

這時候，最高當局亦決定滿足丹尼的要求，將一切丹尼要求的物品送來。

胡德警司因為是現場的指揮官，所以急於處理這件事。畢基只好暫時躲起來。

剛才利志明和胡德警司的談話，他是聽得一清二楚的。

現在利志明又進那幢住宅去了。

有關方面一直都有派人離遠監視。

他們發覺利志明將那批供應物品推到門口時，被人喝停在門外。

在屋內只裂開少許門縫喝出來的，自然是丹尼本人。

他要利志明將身上的衣服逐件脫下來，直至只剩下一件內褲為止。

然後，他又隔着門命令利志明，將帶來的物品，逐件讓他看過之後，才逐件遞入去。

首先遞入去的，是那支手提機槍，然後是一支M十六型美式自動步槍。

他要利志明以一隻手，握住槍管遞入去。

他這做法十分明顯，就是防止利志明向他反擊，當然，這也是做給監視住他們的人看的。

到了最後，利志明才舉高了雙手，慢步走進了屋內。

屋外監視的人，於是將剛才的情形，向胡德報告。

× × ×

畢基仍不相信利志明與丹尼一直處於互相敵對的地位。

他所持的理由就是：——

第一，利志明分別向名女人借來巨欵，似乎有一套計劃。

第二，他留下來不走，當局勢必拘控他。他不會這麼蠢。

第三，就算當局可能因丹尼走脫了，缺乏人證，不拘控他，畢基也決不會放過他，最少畢基還有雪兒做他的證人。

基於上述理由，利志明肯定不會自動留下來。

畢基現在亦將這種種分析告訴了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覺得畢基言之有理，只是形勢所限，即使他早知道了利志明這種種，也不可能立即將他拘捕。

因為利志明夫婦二人，感情上的糾紛，已是公開的秘密。

而目前受到生命威脅的，偏偏又是那可憐的女人——利太太，以及她的兒子。

尤其是無知的小波比，更引來各方的關懷。

教會，社會知名人仕等等，都先後到過現場，利用擴音器向丹尼廣播。

但是，丹尼一再用電話向警方警告，不准他們繼續。

警方為了人質的安全，又一次向丹尼屈服。

丹尼似乎也明白到擴音器在屋外廣播，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脅。

所以，他已一再向警方表示，有話說可以利用電話。

利家之內有電話，不少電台，電視台和報紙記者們，都申請利用電話訪問屋內的丹尼，但丹尼最初還叫利氏夫婦接聽，後來却警告任何人不要再用這電話。

毫無疑問，他是担心一旦分了心，就給警方可乘之機。

警方最後也聽從專家的警告，怕丹尼因多疑與緊張而開槍殺人質，所以不准任何人再利用那電話。

儘管如此，電話公司只要未將綫路截斷，還是有人撥電話入去的。

尤其是電視台方面，他們正在現場一直作直接的播映。

市民們也有一種奇怪的心理，希望聽聽丹尼的聲音。

但是，丹尼一句話也不肯多說，他只叫利氏夫婦推掉了此等「電話訪問」。

一時之間，丹尼比起什麼名流，明星更加吸引，最少他的大名已在一天之內，人盡皆知，因為外國通訊社也來轉播。

尤其是當局將大批供應品和槍械運了入屋之後，更引起了各方面議論紛紛。

有人認為當局未免太過遷就丹尼，這

將造成更可怕的後果。

但亦有人認爲當局做得很對，目前大勢已定，決不能令丹尼再殺人質。

無論如何，人們都以期待的心情，看事態的今後發展。

× × ×

畢基雖然無法可以左右當局的決策，但胡德警司是他的朋友，他已將形勢分析給對方聽，認爲利志明決不會束手就擒。

這一次當局如此遷就丹尼，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更僵。

胡德警司一向知道畢基爲人，他較早時派人四下裏找他，亦無非想問計於畢基。只是現在一切已被最高當局決定下來，他也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感而已。

現在他聽到畢基這麼說，忍不住問他：「然則，你又有什麼妙計可以補救？」

畢基想了想：「辦法不是沒有。不過，先要等他再提出什麼要求，然後讓我們將計就計，也許還可以火中取栗。」

胡德警司還想跟畢基商量，但他的上司已派人將他召去。

× × ×

天色已黑。

許多人都已下班返回家中去了。

平時，他們會急於找搭子，搓蔴將，或者外出找娛樂，但今晚就不會。

今晚他們只扭開電視機，留心着電視台的實地現場直播節目。

鏡頭對正的，是利志明的住宅外面。

攝影師躲在對面大厦天台，用遠鏡頭偷拍的。依然十分清楚。

有的鏡頭會轉到街上，觀衆可以見到警員們的緊張情形。

有時電視台方面會立刻邀請一些知名人仕，前來發表意見，於是有人指責政府太過遷就丹尼這殺人兇手，也有人乘機出風頭。

電視台方面本來最希望找到與案有關的人物：畢基和雪兒！

只要邀請到他們，訪問一番，講講「遇襲」的經過，相信一定十分轟動。

但是，他們無法找到這兩個人。

到了最後，他們只有放映一些新聞片去滿足觀衆好奇心。

此等新聞片是日間拍下的，那是在懸崖之上，丹尼那輛車子燒燬的現場。當時警方人員正在調查畢基宵來被丹尼追殺的情形。

由於找不到畢基本人，也無法與雪兒連絡，只聽警方的交代，自然是簡單到無可簡單。

既然找不到眞人，電視台惟有選了一些雪兒的影片，介紹其中片斷。

雪兒是明星，電視台過去有一些活動也訪問過她，所以電視台爲了滿足觀衆，也不怕「炒其冷飯」，重播一次。

此外，自然少不免請來雪兒在影界中的友人，大談雪兒的情史。

總之，一切就彷彿大選前夕，候選人一切都被搬上螢幕似的。

情況既緊張，又哄動。

每個人都注視着局勢的發展，也沒有人敢預料以後的發展。

甚至當局也不將丹尼的要求再公開了，以免影响當事人，把大局弄得更難以收拾。

× × ×

畢基一直面對住那一張清單的副本，苦苦尋思。

他眞想不明白，爲什麼丹尼會要求這些東西：五個降落傘，五件雨褸和五雙水靴，還有那一個露營用的帳幕。

他們究竟要往何處？

也許，他們担心降錯了地點之後，要在山頭野嶺渡過一宵，所以必須有一個營幕？

但是，畢基再想深一層，就覺得這營幕另有用途。

因爲它實在太小，不可能供五個人露營之用。

此外，丹尼並未要求任何露營用的附帶設備。例如拉緊帳幕的尼龍繩，以及撐起帳幕用的棒和支柱等等。

畢基終於想出了一些端倪。

畢基正想去告訴胡德警司，胡德這時候正由外面入來。

這是附近一幢新大厦，警方已臨時徵用了，這幢未入伙的新樓，作爲軍警的臨時指揮部。

畢基正在其中一間房內，等候進一步的消息。

根據畢基和胡德警司的默契，只要丹尼再有消息出來，他們就立刻開始行動。

原來他們已將整個行動加以研究。看看其中有什麼可以加以利用的。

照丹尼與警方的協議：當局派直升機將他和人質接到石崗機場去。

屆時一批新人質將等待着，讓他們換出利家一家三口。

但丹尼到底接受那一些人爲新人質？

這正是警方要等的。

現在就有了消息。所以胡德警司才會匆匆入來。

胡德警司神色不安地說：「丹尼要申爵士和雷議員二人做人質。」

畢基不但不跟胡德一齊緊張，還忍不住笑了起來。

胡德瞪住他：「難爲你還笑得出。」

畢基仍然笑道：「那傢伙實在太愛開玩笑，誰不知道申納和雷威二人是本港知名之仕？現在怎麼辦？」

胡德道：「我們已派人去徵求他們的意思，那簡直是豈有此理的事。」

「是的，即使申納爵士和雷威議員肯做人質，相信你們的上司也不肯。」畢基道，「何況他們一定不肯。」

胡德却若有所思地，瞪住畢基：「我只希望其中一人答允就够了。畢基，你可知道我正在怎麼樣想嗎？你不是說過，要帮我立下一功麼？現在我就要你化裝成其中一人。」

「唔——」畢基道，「本來就已經想向你自動請纓，担任直升機的機師，伺機採取行動。」

「不！那太危險，也不易奏效。」

「照身裁估計，我比較近似申納。」

「是的，所以，我想你立即去扮他！因爲時間無多了。」

「萬一申納答允，雷威不肯來，那又怎辦？」

「申納是幾家大企業的董事長，身驕

肉貴，決不會隨便來。」胡德又說，「雷威愛出風頭，不時大聲疾呼：要爲市民服務！現在剛好又是出風頭的大好時機。如果他够聰明的，一定不會放過這機會。」

「假如在今晚，光綫不足情況下，還可以瞞得過他。萬一天亮了——」

「不！丹尼剛與我用電話連絡，他已要求我們在午夜之前答覆。所以，希望這件事會在今晚有結果。」

畢基對於冒充申納爵士，做丹尼的新人質這一點，全無意見。

只是他不明白：爲什麼丹尼要選擇他們？

後來畢基再聽胡德警司的話，才明白今日日間，這兩個「知名人仕」曾在電視台發出公開性的呼籲，要求丹尼放出利太太和他們的小波比。

同時這二名「知名人仕」又答允代向當局求情；只要丹尼不再殺人，他們會要求當局從輕發落云云。

丹尼可能也看見了螢光幕上的播映，才會有此「靈感」。

畢基於是一邊接受化裝，一邊將他的想法告知胡德警司。

警方的化裝師奉命將畢基扮成「申納爵士」；他們手上有許多申爵士的照片。而警方的化裝師又是時常把警探扮成各式人等，讓他們查案時獲得便利者。

所以，警方要把畢基扮成什麼人絕不成問題；問題却是：申納是否同意他們這做法？

雖然申納是一位向來熱心社會公益的「御封爵士」，他又主動上電視台向丹尼「勸降」，現在有人肯做他的「替死鬼」，他在理論上是不應該提出出反對的。

但是，警方還是派人秘密去徵求申爵士的意見。

在另一方面，亦有人去找雷議員。

胡德爲節省時間，却不等他們的答覆，已叫人爲畢基改容。

畢基也樂於接受這一次死亡的挑戰。

何況對他來說，冒險已經是常見的事了。

× × ×

畢基一邊被化裝成申納，一邊告知胡德警司。

他說：「丹尼由屋內出來時，你們埋伏在高處的神槍手，將無所施其技。」

「我也知道。」胡德說，「他可能把三個人質團團轉，讓神槍手無法瞄準他本人，所以，我才想到利用你去冒充新人質，見機行事。」

「你似乎沒有想到營幕的妙用，他可能把所有人罩在其中，而無須暴露在目標之下團團轉！」畢基道，「你試想想，如果他們都罩在這帳幕之內，神槍手如何找出目標來？」

胡德怔了一怔。

他恍然大悟地說：「是的，怪不得他要求有透明小窗的一種帳幕。」

畢基道：「屆時他們將一律穿上黑色雨褸和水靴，你們更難分彼此了。」

「他的確想得周到。」胡德又問：「但是，連小波比在內，他們只有四個人，爲什麼每樣東西却要五件？」

「不！不計小波比，只有三個成年人而已。這些雨褸和水靴都是成年人的。」畢基想了想，又說：「也許，到了機場之後，再加入新人質二名，合共便是五個人了。」

「但是，人質是要來更換的。」

「有兩個可能：第一，可能他又施詭計。第二，容易令神槍手感到目標混亂，不易出手開槍。」

「無論如何，這次全靠你了。」胡德拍拍畢基的肩膊。

× × ×

時間越來越接近午夜。

許多市民仍未休息，他們正注視着電視台的轉播和報導。

但實際上聽電台無綫電廣播的人可能更多。因爲現場一帶已烏燈黑火了。

本來香港就已經施行了燈光管制——是爲了「節省能源」。

然而這一帶，即使在晚上八至十一時這一段時間，也未見亮燈。

八至十一時半，這段時間是「霓虹管的合法開亮時限」。

電視是須要足够的光綫才可以轉播的，既然現在丹尼不准亮燈，又如何看得清楚？

不久，一架直升機出現在天空之上。高處有兩支探射燈，在丹尼「准許」之下，開亮了。

探射燈是帮助直升機在天台降落的。

所以當直升機安然降落天台之後，探射燈又要熄掉。

× × ×

最重要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利家四周，一片黑暗。

由於丹尼事前的警告，任何突如其來的光綫，都會引起他的誤會而開槍。所以警方亦同樣向隣居們發出警告。

因爲到處烏燈黑火，根本沒有人知道利家屋內和屋外的情形。

唯一知道的，就是天台上的一架直升機，一直在等待着。

× × ×

神槍手仍抱住萬一的希望，用配備有紅外光瞄準器的來福槍，居高臨下，注視着天台的一動一靜。

不久，天台的一個出口處，果然出現了一團黑影——十分龐大的一堆，不可能是一個人的黑影，也不似人形。

再看清楚，那是一個帳幕。

帳幕之後，籠罩着幾個人。

在同樣高度暗中監視的人，可以看得清楚，帳幕內的人，個個穿同一欵式的雨褸和水靴，只有那小孩子例外。

畢基的估計沒有錯，丹尼他們終於令到警方無法下手。

現在他們像廣東人有過年過節時「舞獅」一樣，躲在營幕之下，逐漸移近直升機去。

埋伏在高處的神槍手們，毫無辦法。

× × ×

直升機之內，只有一名機師。

那機師不敢回頭張望，雖然他是一名受過特殊訓練的特警隊隊員。他只奉命在必要時才動手協助利志明督察。

然而，利督察並未向丹尼發難。

機師只在各人登上直升機之時，似乎

感覺得到有人絆倒。

機師同時也知道利志明的處境，可惜機師所聽到的，只是丹尼發出的命令，而不是利志明的呼救聲。

丹尼要他立即升空。

機師也惟有照辦了。

× × ×

直升機在黑夜中飛行，目的地是新界方面的石崗機場。

至於石崗機場方面，亦已經準備好一架軍用運輸機在跑道之上，升火待發。

有關當局爲防萬一計，亦早已通知世界各地，表示本港隨時有一架軍用飛機被要脅，可能飛往非洲或南美洲上空。

其實就算有關方面不通知世界各地，通訊社亦早已把這項消息傳了出去；因爲由丹尼入屋要脅人質開始，以至當局答允他的要求，通訊社、電台和電視台自始至終都有傳播。

因此，這件事已變成了舉世觸目。

軍警的聯合行動，亦令本港市民感到吃驚。

電台和電視台的直接轉播現場實況，報紙爲此事一再出號外——頭一次出號外是當丹尼入屋要脅人質後不久，一名警探企圖衝入屋內被槍殺，報紙已出了一次號外。

第二次是當政府應允了丹尼的要求，將他須要的槍械和物品供應。報紙也迅速出了另一次號外。

各方面的渲染，都足以令到一向喜愛刺激的本港居民，感到十分關注。

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件事，但有些人却以欣賞的心情，當作觀看了一幕眞實的「占士邦式」電影。

因此，雖是午夜時份，不少天台之上，却出現了人潮。

他們仰頭上望，目的是要看看那架隨時有事發生的直升機。

他們都知道直升機載了一個危險人物，以及利志明一家三口，只要丹尼失去控制，就會同歸於盡！那當然就是悲劇。

然而，偏偏也有不少人希望目睹那可怕而悲劇的一幕。

甚至石崗機場外面的公路上，也出現了不少私家汽車。

他們星夜駕車到新界來，目的只爲看熱鬧；還好當局早已有了準備，在路上架設路障，不准閒雜人等闖入「禁區」。

石崗機場本就列入軍事禁區。

× × ×

機場內外，一片緊張。

軍警林立之外，還有不少獲准入內採訪的記者羣。他們十分留意那二名「新人質」。

當直升機還未抵達之前，當局爲了滿足電視台，電台和報紙，通訊社的記者們的要求，於是特別由雷威議員發表了簡短聲明。

大意是：這次他本人（雷威）和申爵士之所以肯代替利太太母子二人，作爲丹尼的新人質，目的是代表本港市民，希望此事早日結束，讓婦孺之輩能平安脫離險境。

雷議員又要求全港市民爲他和申爵士祈禱。

直升機終於出現石崗機場的上空。

在場戒備的人員，紛紛採取行動，就像一次軍事演習一樣。

事實上，機場上的人較早時已作了一次「預演」，目的是要趁直升機未到之時，考驗他們的能力是否能應付於萬一。

指揮現場的，是一位軍官——查理上校。

警察方面，仍由胡德警司從旁協助。

× × ×

直升機緩緩降落。

跑道之上，已見一架英國軍機升火待發。

一架全白色的卡車，載住「申納爵士」和雷威議員，趕到了兩架飛機旁邊。

首先跳下了直升機的，是利氏夫婦，然後才是小波比和丹尼。

駕駛直升機的機師，則站在丹尼的前面。各人有如一幅屛風將丹尼擋在後面。

埋伏的神槍手們，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毫無辦法。

軍警人員企圖過去與丹尼接觸，但被他一聲吆喝之後，退了回去。

丹尼揚言，任何人不聽他的命令，他會先射殺前面的人質。

他又說：更換新人質，將在軍機之內進行。這與他早時提出的，又有了改變。

他本來答允在直升機降落之後，立即更換新人質。

丹尼也不等當局任何答覆，已將一個帳幕罩住了利家一家三口，以及他自己和那位直升機機師。

他很聰明，只有這樣，才可以令埋伏在一旁的神槍手找不出一個正確的射擊目標。

五個人躲在帳幕後慢慢地移動，有如一個「怪獸」似的。

一直移到軍用運輸機旁就停止。

「它」迅速爬進了機艙，「十隻脚」，在帳幕底下出現，有六隻穿上了黑色水靴的。在黑夜之中，閃閃生光。

在場戒備的軍警，都感到無可奈何。

× × ×

一分一秒地過去。

軍機之內還未有消息出來，也不見有任何人質釋出。

當局很担心，事情可能又起變化。

在場的人，由於心情緊張，即使一分一秒，也好像等了很久很久。

終於有人跳出了軍機。

那是直升機的駕駛員。

他告訴在場的人，丹尼仍在要脅着利家一家三口。

丹尼又要求二名「新人質」立即上機，屆時他將釋出利家三口。

但是，胡德警司却和畢基他們分析：

爲什麼利志明不發難？

是沒有機會呢，抑或另有原因？

憑直升機機師的口供，利志明可能在登上直升機時，故意摔了一跤，只是無法把手槍奪得而已。

但是，軍方和警方的高級人員已搜過了不久之前才降落的直升機，預先放置在座位底下的一支實彈手槍已不見了。

也就是說，手槍可能落入丹尼之手。

丹尼可能已識破了利志明的行動，但

爲什麼他能容忍？

也許丹尼教訓過利志明，只是直升機的引擎聲十分吵耳，所以機師聽不到而已。何況機師連頭也不敢回顧呢。

無論如何，胡德警司和畢基決定原來的計劃進行；由畢基假扮的申爵士，立即就和雷議員一齊起程，步向軍機停放的地方。

當局爲防萬一，不斷以擴音器向丹尼廣播。

丹尼一直躲在機艙之內。

直至雷議員他們到了附近，仍未見他的面。

畢基心裏想：這傢伙眞狡滑。

他們到了機艙外，停住了脚步。然後才可以聽到機艙裏面丹尼傳出的聲音：「高舉起雙手，慢慢地轉一個身。」

當時有探射燈投射過來。

丹尼在十分刁鑽的角度瞪住畢基他們；他顯然担心對方有武器而已。

已化裝成白髮斑斑的畢基，動作十分緩慢。丹尼終於滿意地，示意他們進入機艙之內。

畢基和雷威剛登上軍機，立刻被人搜查。

搜查他們的人，並非丹尼，却是利志明。

畢基和雷威都感到萬二分奇怪，因爲丹尼在旁持槍監視，利志明只像他的助手，他和他家人的行動，並未如想像中那樣受到限制。

至此，畢基倒有點恍然大悟了。

丹尼和利志明已是「同黨」，他們又一次欺騙了當局。

不過，這情形只證明了畢基的想法沒有錯；他們並不打算釋放任何人。

果然，當他們搜索過畢基和雷威二人之後，立刻下令起飛。

但是，坐在前面的機師却提醒他們：「利家三口不是要離去嗎？」

「不！」答話的竟然不是丹尼，而是利志明：「我們一齊先去南美洲！……」

丹尼忽然插咀道：「不！我們去非洲。我們說好去非洲的。」

機師道：「你們必須決定往何處，因爲這飛機的儲油量有限，而非洲與南美洲的航綫是不同的，飛錯了，只怕不够油改道。」

「等一等！」利志明對機師道，「讓我們先商量好……」

但是，控制塔方面却在查詢機上的情形。

機師告訴當局，他們無意放人。

軍警方面知道上當了。

在場的人立即引起一陣哄動。

控制塔方面立即下令軍機暫時不要起飛。事實上在丹尼和利志明之間正發生了爭執，軍機根本亦無法起飛。

× × ×

「丹尼，聽我說！南美我有許多朋友。」利志明對丹尼說，「我們到了那裏之後，可以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丹尼却堅持要飛往非洲。

他說：「南美到底是英美集團的勢力範圍，即使我們獲得暫時的自由，遲早也會被捕，遞解回來受審。所以你最好聽我說，到非洲去。最少利比亞等處，有人肯收容我們。」

「你別忘記！」利志明提醒丹尼：「投靠利比亞，我們只有機會去做恐怖份子，根本沒有機會享用那些錢。」

「你這渾蛋！」丹尼十分激動，他說話時不斷揮動手中的槍！「你害我一次還不够，還想害我一世嗎？」

丹尼手上分別握住兩支槍，左手是當局供應的「M16型」美式自動步槍，右手是他那一支「〇・二二」口徑的手槍；此外肩膊又掛了一支手提機槍。

那副模樣兒，也眞的有幾分酷肖那些恐怖份子。

畢基一直留心着事態的發展。

他不斷在有意無意之間，和雷威、機師交換着眼色。

丹尼心情顯得緊張。

他一方面要兼顧機師，因爲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前面的機師孔武有力，威脅他的機會較大；眼前這位「申納爵士」已是「白髮斑斑」的老人；甚至雷議員也只是「得一張咀巴」的政客而已。

另一方面，丹尼又要小心應付正在跟他展開爭辯的利志明。

他知道利志明是一名受過警察訓練的高級督察，非小心提防不可。

就在這時候，控制塔方面又以無綫電查問機上的情況。

機師正待答話，丹尼也注意到了。

丹尼揚聲咆哮：「告訴他們！我們立刻就要飛往非洲，人質一個不放；直至我們安全離開了這飛機爲止！……」

豈料正當丹尼對機師發號施令之際，精神稍爲一分散！利志明立刻自懷中拔出了一支手槍，迅速地以第一時間向丹尼發射。

「砰！砰！」接連兩聲。

但是，丹尼並未倒下去。

「砰」然又是第三响槍聲，倒下去的，竟然是利志明。

然後連續响起了好幾响槍聲！機艙之內，子彈橫飛。

畢基只將小波比抱入懷中，伏在甲板之上。

雷威議員和利太太則呆若木鷄。

機師不斷將機艙內的情況，向控制塔報告。

當槍聲停下來之後，彷彿一場大戰；機艙內躺着兩具屍體。

這是丹尼和利志明的屍體。

× × ×

大批軍警和便衣警員湧上機艙去。

畢基抱住小波比，雷議員扶住利太太，首先離開了軍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利志明怎會有一支手槍？他爲什麼不可以在第一時間射殺丹尼，反而被丹尼殺死？

畢基是目擊的人。但是，連畢基也感到糊塗起來了。

畢基在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

他放下了小波比，立刻有救護人員將利太太母子接受過去。

利太太不肯走。

她已哭成一個淚人，長時間的精神壓

力，加上剛才目睹的慘劇，她幾乎倒了下去。

丈夫變了心！她本來以爲沒有希望挽回了，豈料丹尼將他們要脅之後，又爆出了利志明「買兇殺人」的醜聞。

她傷心透了。

想不到利志明在走投無路之際，却又向她求恕、認錯。

利志明在跟丹尼獲得默契之後，開始在她面前懺悔。

他悄悄告訴他妻子：他已將一大筆錢偸偸地滙到外地去。

只要這危機過去了，只要他們一家三口離開了香港，以後的日子將十分寫意。

於是，那幻滅的美夢又重現了希望；她本來就深深愛着利志明，所以經不起三言兩語，她就原諒了他。

可惜，好夢未現，噩夢已至。

……她和小波比被攙扶着，登上了救傷車，送往醫院檢驗。陪伴着他們的，還有高級警官和女警們。

× × ×

那架軍機之內，雖然彈痕纍纍，幸好雙方均以對方爲射擊目標。不至盲目地亂射，否則，子彈擊中引擎或油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另一僥倖之處，就是軍機尙未升空，否則，悲劇會演變得更可怕。

畢基和雷威議員留在現場，向軍警調查人員作供。

憑他們目睹的情形，首先見到利志明爲了爭取軍機飛往他心目中的目的地——南美洲！所以他當時「先發制人」，開了兩槍。

但是爲什麼兩槍均未能射倒丹尼？

唯一的理由就是：那是「空彈」。

所以，受到突襲的丹尼，立即還擊。丹尼手上的手槍發出的第一枚子彈——也就是第三响槍聲！終於把利志明射倒地上。利志明既然傷重，仍可以開槍，想不到他手上的槍，發射出來的第三枚子彈却是實彈，於是丹尼立即也中槍倒下。

雙方在傷倒後均失去了理智，所以子彈不斷發射——朝住對方發射，直至他們完全失去了知覺爲止。

畢基和雷威的目擊情形，就是如此這般。

但是，爲什麼會有「空彈」？

假如頭兩槍不是「空彈」，首先倒斃的一定是丹尼——這是畢基的見解。

只要丹尼倒斃，畢基可以立即發難，動手對付利志明，再配合旁邊的雷威，以及駕駛座上的機師，對付一人一槍，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是，不幸的是：首先倒下來的竟會是利志明本人。

丹尼身上共有三支槍，畢基即使是鋼製的胆子和身體，也不會硬衝過去。

而且，他們互相以手槍擊倒對方，只不過是數十秒之間的事。

當時畢基反而担心傷及小波比母子兩人。所以帶同他們伏在甲板之上！

畢基現在想起來，仍然有點驚。

「那握在利志明督察手上的槍，是否你們的？」畢基問在場的胡德警司。

「是的，我們安置在直升機的座椅之下，以爲利志明會及時制服丹尼。想不到他心懷不軌，把事情弄壞了。」胡德嘆氣道。

畢基又問道：「爲什麼會裝上兩枚空彈？」

「不！我們只知那是一支實彈手槍！」胡德說，「不可能是沒彈頭的空彈。」

「但我認爲一定是二枚空彈，否則利志明不致被殺！」

「我會派人小心檢查，如果屬實，我會追查眞相！」

「這手槍是誰放在直升機座椅之下的？」畢基問道。

「我。」胡德說：「是我親自放下去的。」

「你有沒有小心檢查過？」

「嗯——等一等！」

胡德好像想起了什麼，又說：「難道是他？」

「誰？」

「布銘——我的一名助手。」胡德喃喃地說，「這計劃是他提議的，也只有他——除了我之外，只有他動過那手槍。」

「那麼，快些派人把他抓起來。」畢基說：「布銘和利志明同是你下屬，說不定他們暗自結怨。」

胡德警司立刻把一名助手召來。

× × ×

布銘督察正在執行職務。他在機場外面，指揮着警隊，展開戒備。

胡德警司的一名助手帶了二名便衣人員，先將他繳械，然後把他帶去見他的上司——胡德警司。

布銘督察並未反抗！他只是表示莫名其妙。

× × ×

胡德警司已獲得軍火專家的證實，仍在死者利志明的手中的一支手槍，有二枚彈殼發射的只是沒有彈頭的空彈。

那支手槍，亦證實是警方放在直升機座位底下的一支。

胡德直接向他的下屬——布銘督察宣讀警誡詞。他正式宣佈拘捕布銘。

但布銘却極力否認接觸過那支手槍。

不過，他否認也沒有用，因爲除了胡德之外，只有他進過直升機機艙。

胡德警司又想起了一件事，日前廉政公署人員找過他，談及布銘督察可能牽涉一個貪污集團收規的事。

胡德又想起利志明曾向他表示，有些私事找他談。

他當時以爲又是利氏夫婦的家事，影响到利志明的工作情緒。

但現在回憶起來，利志明可能知道布銘一些秘密。

因爲在利志明的屍體上找到的小册子——他的記事小册子，寫有下列字句：

「約警司，談布的事！」

小册子上有許多簡短字句，都是死者利志明提醒自己去做的；每做了一件，就會用筆將那些字句劃去。

許多人都有這習慣，因爲香港人生活太過繁忙，隨時會把重要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何況利志明還是一位高級督察呢。

× × ×

深入的檢驗有了結果。

手槍上不但印有布銘的指紋，那兩枚子彈和轉輪也有指紋遺下。

由於畢基目睹「怪事」生疑，及時的提供，趕到現場——軍機機艙的軍火專家，不敢將子彈上的證據在無意之間消滅。

假如不是警方生疑，這件事即使在後來被發覺，相信布銘也會因「證據不足」而脫罪。

然而現在，他啞口無言了。

他的確有罪證在利志明手中。

事後利太太在醫院向警方證實，利志明生前的確想找他上司胡德細談；後來又改變了主意。

他近日情緒不安，原來是由於他也牽涉到集體貪污案。

利志明因爲知道很多內幕，他準備最後還是去找尋廉署的高官談「條件」。他知道過去有過不少實例，做「人證」可以有脫罪機會。

但是，兒女私情一方面困擾住他；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改變了原意。

從他不斷向人借貸，又將借得錢悄悄滙往外地這點忖測，他是決定離開香港，往外地逃亡的！

布銘知道：利志明遲早逃不了，只要他落網，他一定會要求當局放過他，條件就是「爆內幕」，「做人證」。

所以，布銘不得不安排「空彈」這妙計去殺他。

布銘可以想得到利志明一定「成功地」奪得這支槍。但是，可惜他未想到利志明這麼久才用它；更想不到有「半個軍火專家」之稱的畢基目擊其事。

× × ×

慘劇終於了結了。

但是，利太太和她兒子却永留長恨。

布銘被定罪了，可惜，他不必死——只要他上訴，罪名成立又如何？刑期可以減完又再減，就像百貨公司「過期貨品」一樣。

× × ×

借出了巨欵的名女人依蘭，在畢基的協助下，不得不出面向當局承認利志明向她借貸的事。

當局已答允她，追回那筆錢之後，一定「還給」她！因爲利志明已將巨欵偸偸滙到外國去了。

依蘭心裏想：只是循例向警方備案而已。相信那筆錢根本不可能領回。

再想：「大貪官」柏葛那「四百萬賍欵」，她就不敢再存奢望。

柏葛人在香港服刑中，當局尙且無法「追」回那四百萬元，何況現在利志明督察人也死了呢！

× × ×

警方透過國際刑警協助，只查出了利志明生前將許多借來的錢滙到南美一個小國，都存入了一個人的戶口。

那戶口當初警方以爲是假名。警方假定利志明準備逃往外國時，再用假證件取回那些存欵。

但是，深入調查之後才發覺，那個「女人名」並非假名，而是眞有其人！

那女人叫林絲絲。她是一名模特兒，年前從香港正式移民到南美洲一小國。

利志明爲什麼會把錢都滙去給她？

有人指證利志明以前也曾秘密與那位「名模」同居過。

這件事求證於利太太時，她並不否認她那位風流丈夫曾戀上林絲絲，只是時隔年餘了，林絲絲人也移民到外國去了，利太太以爲一切都已成過去。

她想不到利志明原來是個攻於心計的人；從他生前的種種安排與做法，可以想像得到，表面上他仍「風流成性」，追這個，追那個，無非想從一些有錢女人身上借貸。實際上，他早已有了逃亡外地的整套計劃。否則，他又怎會安排林絲絲先行移民外國，再將欵項滙過去給她？

利太太思前想後，傷心欲絕。

試想想她母子二人到了外國之後，利志明又「成功地逃亡」的話，他們會怎麼樣？利志明就算不將母子二人殺死，最少也會遺棄利太太。

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利志明雖然死了，但最低限度利太太和她的兒子還可以生存下去。

利太太想到兒子，她就不想死；因爲她萬一也死了，誰來照顧小波比？

無論如何，小波比是沒有罪的。他是一個無辜者。想到能够生存下去，與兒子相依爲命，即使今後的生活如何難過，也總有個希望，也總有一班親友在香港，這樣總好過在外國被人遺棄吧！

想到這裏，利太太雖然仍在淚流滿着，心裏亦覺得釋然。她伸手到隣床去，摸着小波比的臉，握着他的手。

小波比睡了。他已很久沒有睡！

那天眞無邪的小臉上，隱約還有面無限的惶恐……

（全文完）



民初技擊鬥智故事

鐵胆金剛（上）

余破浪・文
盧　令・圖

決心除軍閥　誓雪萱草寃

黑白老殺手

歡爵樓是大元寶鎮最豪華的酒家。

大元寶鎮，是一座不算細小的市鎮，在這裏，錢玉鶴是唯一的主宰，也是歡爵樓的老闆。

歡爵樓最著名的三件事，第一是名酒，第二是名茶，第三是名女人。

酒是每瓶價值由十塊大洋到一百塊大洋不等的佳釀，據說其中有一隻牌子的白蘭地，幾乎巳可以算是古董，找遍全世界都不會超過兩打。但在歡爵樓的酒倉裏，這一隻牌子的白蘭地就有十八瓶。

這十八瓶酒價值如何，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錢玉鶴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這十八瓶酒，但這十八瓶酒，巳給兩個臉無血色的病漢喝光。

這兩人雖然又老又有病，但酒量驚人，而且身上的鈔票多得令人咋舌。

其中一個老漢子把一叠厚厚的鈔票擺在錢玉鶴的面前，說要喝最好的酒。

當錢玉鶴點算過這一叠鈔票之後，考慮了很久很久，終於對掌櫃說：「把鐵庫裏的白蘭地全部都拿出來。」

「鐵庫」其實是一個保險箱，一個比人還高大的保險箱。

錢玉鶴花了差不多一千塊，才從一個來自德意志的外商手上轉讓過來。對於這一個保險箱，錢玉鶴感到很滿意。

它很牢固，就算有人用手槍轟它，甚至動用炸藥，也未必能够把它爆破。

唯一能够打開這個「鐵庫」的人，就只有錢玉鶴和歡爵樓的掌櫃。

歡爵樓的掌櫃，是錢玉鶴的女婿。

錢玉鶴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

所以，這個女婿既是他的女婿，也是他的兒子。

他姓朱名四，人人都叫他朱四少爺。

朱四是個老實人，老實得不能再老實，連錢玉鶴都覺得這個女婿實在老實得可憐。

錢玉鶴的女兒，是大元寶鎮上，人見人怕的母老虎，她從十歲開始，就巳開始到處跟別人打架，只要她不高興，任何人都可能會是她要揍幾拳，踢幾脚的對象。

她叫錢美貞，學過一點功夫，而且身體强壯，就像是一條母牛。

這個又像母老虎，又像母牛般的女人，偏偏嫁給了一個比綿羊還馴善的朱四少爺，這段婚姻當然是「一面倒」，女權至上，大男人變成小丈夫了。

朱四少爺的家族，也曾有過一段輝煌燦爛的歷史，在二十年前，誰不知道南京七大富戶之中，最有財有勢的就是青石里的朱家？

但這畢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這二十年來，朱家巳成爲南京城的破落戶，朱家數十幢房，數千畝良田，現在就只剩下了一間古舊的祖屋。

朱家淪落到這種田地，完全是因爲一個賭字。

朱四的祖父嗜賭，到了他的父親，更是嗜賭如命。

嗜賭如命巳是要命，但更要命的是他賭得極兇，賭得極笨，而且賭運又極差。

極兇、極笨、極差！

這種賭徒，就算本來富可敵國，遲早也會變成一貧如洗。

到了朱四這一代，朱家巳是不堪一提了。

但朱四很幸運，因爲他娶了一個很有錢的妻子。

只可惜他的妻子實在太兇，一般人根本無法能够忍受。

然而，朱四對於這一切都逆來順受，從來都沒有和老婆頂撞過。

錢玉鶴對他這個人歡喜得緊，覺得自己的女兒能够嫁給一個這麼善良的丈夫，實在是一種很大的福氣。

他巳決定將來把自己的產業，都交給朱四。

他相信朱四，他認爲自己絕對不會看錯人。

× × ×

十八瓶價值驚人的白蘭地巳給喝光。

這兩個老人雖然外表看來平平無奇，但袋裏的錢多得驚人，酒量也同樣驚人。

兩個人居然能把十八瓶白蘭地喝進肚子裏，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們畢竟巳有了醉意。

當他們離開歡爵樓的時候，兩人的脚步都巳是虛虛浮浮的。

就在他們離開了歡爵樓之後，又有兩個年青人走了進來。

他們都穿着筆挺的西裝，襯衫雪白，結上領帶，皮鞋擦得發亮。

當錢玉鶴看見這兩人的時候，臉上的神態變得很不好看。

他轉身就要進入帳房。

但這兩個穿着西裝的年青人顯然是衝着他而來的，居然亦步亦趨，也跟着錢玉鶴。

錢玉鶴臉色一變。

他在帳房門前停下脚步，盯着這兩個年青人。

「兩位跟着錢某，未知有何貴幹？」

左邊的年青人答道：「我姓金，金展霄。」

右邊的年青人接道：「我姓常，常滿枝。」

錢玉鶴冷冷一笑：「兩位的姓名，錢某一直都沒有忘記。」

金展霄道：「那很好。」

常滿枝道：「我們此行，就是舊事重提……」

錢玉鶴截然道：「兩位不必多費唇舌，請回。」

金展霄嘆息一聲：「錢老闆又何必那麼固執？況且我們也不是白白要了這間歡爵樓。」

常滿枝道：「我們的大老闆巳決定再把價錢提高，總共是十五萬塊。」

金展霄道：「十五萬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歡爵樓雖然生意不錯，但要賺十五萬塊，恐怕也得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常滿枝道：「而且你若不答應，我們的老闆可能會在這個市鎮裏再開設另一間規模比歡爵樓更豪華，更寬敞的酒家，那時候豈非更不化算？」

金展霄連連點頭，道：「常老弟的說話對極了，與其兩敗俱傷，何不乾脆把歡爵樓讓給我們的老闆？」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似是志在必得。

但錢玉鶴却絲毫不爲所動，冷冷道：「錢某一向不怕生意上出現任何的對手，就算這裏再開十間大酒家，我也絕不會把歡爵樓轉讓，兩位不必再多費唇舌了。」

金展霄嘆了口氣：「錢老闆，這却又何苦來，莫非……」

錢玉鶴冷冷的瞧着他，道：「你是不是想說錢某敬酒不吃吃罰酒？」

常滿枝道：「金兄絕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爲了大家的安全着想，錢老闆應要愼重考慮考慮……」

錢玉鶴氣得頸子都粗脹了。

他的年紀雖然巳快將六十歲，頭髮巳盡是灰白之色，但他現在的火氣，依然像年青時那麼旺盛。

他的手指幾乎巳立刻指在常滿枝的鼻尖上，同時厲聲罵道：「姓常的，你是在嚇唬我？」

常滿枝的臉色也變了。

「錢玉鶴，你眞是冥頑不靈，咱們走着瞧！」

錢玉鶴哼的一聲，怒道：「你們滾出去！」

常滿枝與金展霄互望一眼，終於轉身大步離開了歡爵樓。

錢玉鶴氣忿忿的回到帳房坐下。

但他剛坐下，忽然就有人在他的背後輕輕呼喚：「錢老闆，你又何必這麼大動肝火？」

錢玉鶴大吃一驚，回頭一望，赫然發覺了兩個老人。

這兩個老人一穿黑衣，一穿白衣，年紀比錢玉鶴都大上十歲八歲，正是剛才一口氣喝掉十八瓶白蘭地的兩個闊客。

錢玉鶴失聲道：「你們是怎樣來到這裏的？」

黑衣老人淡淡一笑，忽然指着帳房的一個鐵窗子。

錢玉鶴一看之下，不禁呆了。

這窗子本來是裝上一重鐵柵的，但現在鐵柵巳被毀掉，中間露出了一個大洞。

這一個大洞，巳足够一個大胖子鑽進來。

兩個老人並不胖，他們當然可以很輕鬆的就鑽進這間帳房之中。

錢玉鶴沒有大聲呼叫。

因爲那白衣老人的手裏有一把刀，刀長三尺，鋒利無匹，隨時都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但白衣老人却對他說：「你不必担心，這一把刀並不是用來殺人的。」

黑衣老人接道：「就算是用來殺人，也絕不會是殺錢老闆。」

錢玉鶴臉色蒼白如紙。

「你們是來打刼的？」

「打刦？」黑衣老人笑了笑：「錢老闆，別以為世間上每一個拿着刀的都是盜

賊，也別以為世間上只有閣下才是腰纏萬貫。」

白衣老人點點頭，傲然道：「我們都知道錢老闆這些年來賺了不少錢，但還不足以讓我們動手去搶。」

錢老闆長長的吐出口氣。

「兩位既然不是打刦，何不到外面喝酒吃菜？」

白衣老人淡淡道：「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剛才已喝了十八瓶白蘭地？」

想到那十八瓶白蘭地，錢玉鶴的臉色又有點變了。

這兩人一口氣就喝下了十八瓶白蘭地，但直到現在還是這麼清醒，雖然酒氣沖天，但脚步已不再虛虛浮浮，他們酒量之佳，實在罕見。

黑衣老人道：「喝酒是不必了，但想與錢老闆談談生意經。」

「生意經？」錢玉鶴盯着白衣老人手裏的刀，道：「談生意也不必拿着這把刀呀。」

白衣老人道：「若不用這把刀，又怎能把窗子的鐵柵毀掉？」

錢玉鶴吸了口氣。

「這把刀很鋒利。」

白衣老人微微一笑：「它是明末清初七大名刀之一，當然鋒利。」

黑衣老人淡淡道：「單是這一把刀，恐怕就已抵得上這座歡爵樓而有餘。」

錢玉鶴吸了口氣，道：「我現在總算明白了一件事。」

白衣老人道：「你明白了甚麼？」

錢玉鶴冷笑一聲，道：「兩位大概就是金展霄和常滿枝的老闆了？」

黑衣老人搖頭。

「錯！」

白衣老人微微一笑，道：「非但錯，而且錯得很厲害。」

錢玉鶴道：「兩位豈非也在打歡爵樓的主意？」

黑衣老人道：「你以為這座歡爵樓是個大寶藏，人人都很渴望得到它？」

白衣老人接道：「就算你把這座歡爵樓免費雙手奉送給我們，我們也未必會稀罕。」

錢玉鶴一怔。

「兩位的來意是……」

黑衣老人淡淡一笑，道：「咱們既非打刦，也不是來謀算着閣下的歡爵樓。」

錢玉鶴道：「你們總有個目的！」

白衣老人點點頭，道：「這個自然，咱們兩副老骨頭，還沒有無聊得要無緣無故爬進別人的帳房。」

黑衣老人道：「咱們只想把這座歡爵樓燒掉。」

錢玉鶴瞪起眼睛，失聲道：「你說甚麼？」

白衣老人也瞪起了眼睛，道：「你的耳朵若還不聾，就應該聽見黑老殺的說話呀！」

聽見了「黑老殺」這三個字，錢玉鶴又險些連站都站不穩。

「他是黑老殺？」

「不錯。」

「你呢？」

「錢老闆眞的不知道？」

「不過我現在已知道，你一定就是白老殺！」

「對極了。」

錢玉鶴呆住。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兩個從窗外爬進來的老人，原來竟然就是江湖上殺人不眨眼，而且有號稱「專殺惡人」之稱的「黑白老殺手」。

× × ×

錢玉鶴也是江湖人。

雖然他現在富甲一方，但當他年輕的時候，也曾有過一段艱苦的歲月。

他曾經為了練武功，去當和尚，也曾為了要練一套拳法，在一個教頭的家裏白白苦幹了三年。

他的武功雖然不算很厲害，但總是個江湖人。

旣是江湖人，又有誰不知道「黑白老殺手」的名號？

「黑白老殺手」出道的時候，兩人加起來的年歲已超過一百之數。

他們第一宗買賣要殺的人，是遼寧八條狠的老大——「雙槍狠」雷鎮山。

雷鎮山能够成為遼寧八狠之首，絕非偶然，他不但槍法奇準，而且背後還有方大帥的撐腰。

方大帥雖然是大軍閥，但他並非出身官宦之家，而是綠林上的一個大土匪。

時運一到，入土匪變成了大軍閥。

方大帥雖然成為了軍閥，但仍然念念不忘幹土匪時的樂趣。

他是大軍閥，固然隨時可以明目張胆的去搶，但另一方面，他又支持遼寧八狠，變成「兵也搶，土匪也搶」之局。

沒有人敢得罪遼寧八狠。

但黑白老殺手不怕，他們一出動，就把雷鎮山的一雙火槍毀掉，然後讓他乖乖的躺在棺材裏。

土匪頭子被殺，方大帥非但沒有感到慶幸，而且還大發雷霆。

他居然懸賞，要捉拿刺殺雷鎮山的兇手。

黑白老殺手一不做二不休，居然在三個月之後，連方大帥也一併幹掉。

他們倒也不是白幹，而是有人出錢要殺方大帥。

方大帥也是個會家子，他練的是鷹爪功。

但他的鷹爪功就像是他的侍衛一樣，未能保護他的性命。

當方大帥被刺身亡之後，黑白老殺手的名號已傳遍了大江南北。

但最令人轟動的事，還是他們火併毒手帮的四大毒手。

毒手帮是一個暗殺集團。

四大毒手，就是毒手帮的四位帮主，他們一直都是殺手行業中的頂尖兒人物。

但為了爭奪一宗買賣，四大毒手夢把黑白老殺手置諸死地。

這全然是利益上的衝突。

但他們沒有如願以償，反而給黑白老殺手一一的宰掉。

這件事立刻轟動了整個黑社會，最少有八個大城市的黑頭子都在人人自危，担心着黑白老殺手的下一個對象是否會是自己。

他們能够掙到現在的地位，當然曾經「幹過不少好事。」

他們的仇家有多少，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大清楚。

這些黑頭子的顧慮，也不是多餘的，在兩年之內，又有三個財雄勢大的黑人物死在黑白老殺手的手下。

但近五年來，黑白老殺手似乎已銷聲匿跡，誰都沒有見過這兩人的踪跡。

想不到他們忽然會出現在歡爵樓中，這又怎不使錢玉鶴為之大感震駭？

× × ×

黑白老殺手的年紀雖然已不輕，但他們殺人的手法實在令人無法不深深佩服。

錢玉鶴的胆子再大，武功再高，也不敢和這兩個老煞星頂撞。

但他們提出的要求，却使錢玉鶴大感不滿，而且又大惑不解。

白老殺冷冷道：「金展霄和常滿枝的老闆出價十五萬要買下歡爵樓，我們也可以付出同樣的價錢，但却不是要買下它，而是要一把火燒掉它。」

錢玉鶴嘆了口氣，道：「兩位若是要燒掉歡爵樓，又何必給我十五萬塊？」

黑老殺搖搖頭，道：「你沒有對不起咱們，所以咱們絕不能讓你平白損失了歡爵樓。」

白老殺道：「無論你是否答應，這一座歡爵樓咱們是燒定的了。」

黑老殺道：「在兩天之內，你一定要把歡爵樓的業務結束，而且，要把所有的伙計趕走，否則只好與這座歡爵樓同歸於盡。」

錢老闆的臉色極難看。

「兩位何必一定要把它燒掉？」

白老殺道：「這是我們的事，你不必多管。」

錢老闆嘆息一聲。

因為他根本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不明白，這黑白老殺手為甚麼一定要燒掉歡爵樓，而金展霄和常滿枝却一定要買下它。

一方要燒掉，另一方要買下，這座歡爵樓好像很具有吸引力，居然引來了這許多可怕的魔鬼。

錢老闆並不是個胆小的人，但却也絕不敢開罪黑白老殺手。

他正在懷疑，這兩個老殺手是否會依言給回他十五萬塊。

但在他的中想像，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黑白老殺手既然已決定要把歡爵樓燒掉，又何必給自己補償十五萬塊？

難道他們的錢眞的太多太多，無處可花？

這當然是不成理由的。

錢老闆越想越是想不通，腦袋裏亂成一片。

——這座歡爵樓裏，究竟埋藏着些甚麼秘密？

× × ×

兩天的時間很快就已成為過去。

錢老闆果然把所有的伙計趕走，歡爵樓就此停業。

朱四大感詫異，一直都陪伴着錢玉鶴，沒有離開過歡爵樓一步。

偌大一間歡爵樓，就只剩下了錢玉鶴和朱四。

錢玉鶴從鐵庫裏取出了一瓶玫瑰露，慢慢的喝，心中滿腹疑團。

就在這個時候，金展霄和常滿枝又來了。

× × ×

金展霄面露笑容，對錢玉鶴說：「你果然改變主意，願意把歡爵樓出讓了。」

錢玉鶴只是不斷的自斟自飲，好像根本沒有看到金展霄這個人，也沒有聽見他的說話。

常滿枝四週打量一番，道：「十五萬塊已不是一個小數目，錢老闆必已很滿意，所以才把它轉讓給我們的老闆。」

錢玉鶴忽然放下酒瓶，冷冷道：「歡爵樓雖然是結束營業，但却不是賣給你們的。」

金展霄一怔，道：「你不賣給我們，又何必結束營業？」

錢玉鶴冷冷一笑，道：「歡爵樓不錯是賣了，但買主絕不是你們。」

金展霄臉色一變：「不賣給我們，賣給誰？」

突聽一人淡淡的說道：「賣給我。」

說話的人，正是黑老殺。

黑白老殺果然來了，而且每人的手裏都提着一個黑色的皮袋。

錢玉鶴的心情依然很惡劣，索性一言不發。

白老殺緩緩走到常滿枝的面前，道：「你的大老闆是不是姓莫？」

常滿枝一楞。

金展霄立刻道：「我們的大老闆是誰，你根本就無權知道。」

白老殺淡淡一笑，道：「姓金的，你可知道我是甚麼人？」

金展霄上上下下的掃了兩人一眼，冷笑道：「兩位甚麼都不像，倒像是一對黑白無常。」

黑老殺嘿嘿一笑。

「你就當我們是黑白無常好了。」

常滿枝盯着他們兩人手中的皮袋，冷冷問道：「莫不是你們已買下了這座歡爵樓？」

白老殺悠然道：「這一點你却也是無權知道。」

常滿枝「哼」的一聲。

「好大口氣。」

金展霄冷冷道：「久聞黑白無常武功出衆，今天正好領教一二。」

黑老殺淡淡道：「你最好還是別輕舉妄動。」

金展霄冷冷一笑：「難道你以為我們會怕了兩位不成？」

白老殺道：「我們不是黑白無常，而是……」

「管你是誰，給我躺下來再說！」

一聲怪嘯，金展霄的拳頭已向白老殺的咽喉上猛然撞去。

這一拳很快。

但最要命的並不是他的拳頭，而是中指戴着的一枚鐵戒指。

× × ×

這一枚鐵戒指看來平平無奇，但當他一拳向白老殺打去的時候，戒指裏突然冒

出一根鐵針。

這一根鐵針染上劇毒，休說是擊中咽喉，就算是刺在其他的地方，也是足以致命。

錢玉鶴也是個江湖人，也看出了這枚戒指的厲害，不由暗暗替白老殺担心。

但他的担心却是太多餘了。

白老殺縱橫江湖，殺過不少武功厲害的人，也對付過無數陰險毒辣的高手，金展霄這一着還未足以把他置諸死地。

拳影一閃，白老殺已欺身而過。倏地反掌一切，就向金展霄的臉龐上劈去。

金展霄立刻以拳相迎。

他的拳頭有毒戒指，當然佔盡上風。但他的拳頭才直擊出去，白老殺的拳頭已不見了。

金展霄一怔。

他的拳已不慢，但白老殺的拳頭比他更快。

白老殺的拳頭不是來得快，而是消失得快。

金展霄一拳擊了個空，心知不妙，連忙沉步後退。但一道刀光忽然已從天而降，而且不偏不倚就向他的右腕上削去。

一聲慘呼，金展霄的臉色變得很可怕，他的右拳已被這一道刀光削斷。

好鋒利的刀！

直到他再次看見白老殺的時候，白老殺已悠然地站在一旁，用一塊雪白的手帕在抹刀。

全刀長不過一尺，但刀柄已佔一半。

五寸刀鋒，居然能一下子就把金展霄的手削斷，可見白老殺的刀法實在驚人。

常滿枝扶着金展霄，沉聲道：「我們錯了，他們絕不是黑白無常，而是黑白老殺手。」

聽見「黑白老殺手」這五個字，金展霄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他終於咬了咬牙，道：「咱們走。」

黑老殺嘿嘿一笑。

「滾得越快越好，老白的刀法說不定隨時都會再把你們餘下來的三隻手統統砍掉。」

他們急急溜了，比兔子遇見了豺狼溜得還快。

火燒歡爵樓

皮袋裏裝的都是鈔票，不多不少，恰好是十五萬。

白老殺瞧着錢玉鶴，道：「這裏是你應得的鈔票，從現在開始，歡爵樓已非閣下所有。」

錢玉鶴黯然點頭，把房契都交給了白老殺。

「我知道。」

黑老殺道：「你現在最好馬上離開這裏，我想你大概不願意親眼看見歡爵樓被燒掉罷？」

錢玉鶴道：「的確不想。」

白老殺忽然剔亮了火，把房契燒掉。

錢玉鶴一怔。

黑老殺道：「我們並不希罕這座歡爵樓，他是先燒房契，然後再把它一把火燒掉。」

錢玉鶴嘆了口氣，這兩個老江湖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他實在弄不清楚。

在幾天之前，歡爵樓還是太太平平的，但現在這裏已變成了是非之地。

錢玉鶴終於和朱四離開了歡爵樓。

黑白老殺手並不是胡謅，當他們確定歡爵樓中已空無一人的時候，他們就放火把這座酒家一把火燒掉。

× × ×

莫大帥在練武廳裏練刀。

他練的是八卦刀，但練了七八年，刀法還是很糟，他根本就不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

這也難怪，他雖然已練了七八年刀法，但每個月只練一兩天，其餘絕大部份的時間，寧願花在麻將枱上。

他喜歡搓麻將，更喜歡跟漂亮的女人在麻將枱上「一決雌雄」。

有些女人跟他搓麻將根本不必賭本，贏了固然上上大吉，就算輸了也不成問題，反正莫大帥的錢很多，而且很喜歡花在女人的身上。

曾經有一個騷娘子，一夜之間輸了萬多塊，結果不但不必拿錢出來，而且還帶着萬多塊錢回家。

莫大帥並不是眞的大帥。

他是個老粗。

黑社會裏殺人不眨眼的大老粗。

除了女人和他的心腹份子之外，別人休想在他身上佔到分毫便宜。

× × ×

刀已練完。

莫大帥渾身是汗，現在又是他要去泡個熱水浴的時候。

他正待召喚小杜娟為他擦背，忽然接到了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消息。

他立刻帶着他的刀，同時帶着滿臉怒火，旋風也似的就向客廳衝出去。

客廳裏站着了兩個人，正是在歡爵樓中吃了大虧的金展霄和常滿枝。

金展霄的右手不見了，齊腕口處包裹着一層厚厚的紗布。

他的面色看來也和這些白色的紗布差不多。

莫大帥坐在沙發上，一拍矮几，大聲道：「飯桶，他奶奶個熊，統統都是比飯桶更不如的飯桶！」

金展霄和常滿枝都垂下了頭，不敢說話。

莫大帥忽然又跳了起來，瞪着金展霄道：「小金子，你是怎麼攪的？」

金展霄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觸，垂下頭道：「我已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莫大帥的聲音更嚴厲，忽然在他臉上啐了一口唾沫：「老子操你娘，他媽的，你若盡力而為，怎麼還有一隻手回來見我？」

金展霄臉色更蒼白，他的手和他的心都已發冷。

莫大帥冷笑道：「你現在馬上給我滾！滾……」

「老闆……」

「當然是要你滾！」莫大帥冷冷道：「你只剩下了一隻手，對老子來說已沒有半點利用的價值了，難道你要我養你一輩子？」

這幾句說話，連常滿枝也是聽得汗流

浹背。

莫大帥忽然大聲道：「高鶴。」

立刻就有一個人如其名般高高瘦瘦，如同一隻白鶴般的白髮老人走進客廳。

莫大帥冷冷道：「小金子明天就要搭火車回鄉下，你給他買一張車票。」

高鶴臉上木無表情，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莫大帥想了想，又道：「叫伍先生來見我。」

高鶴立退。

不久，一個戴着金絲眼鏡，約四十五六歲的中年人進入這客廳。

他叫伍幼坪，是莫大帥的大舅子，也是莫大帥的賬房先生。

他在這組織裏的地位，僅在莫大帥之下。

莫大帥很信任他，他們不但有親戚關係，而且自小就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

莫大帥的目光忽然變得柔和起來，對伍先生說道：「小金子有沒有欠組織裏的錢？」

伍幼坪緩緩道：「有，但數目並不太大。」

莫大帥道：「他借的數目共多少？」

伍幼坪道：「一萬五千八百塊。」

莫大帥瞪着金展霄，忽然又沉着臉冷冷道：「是不是這個數目？」

金展霄臉色更是變成一片死灰之色。

莫大帥立刻喝道：「老子操你十八代個祖宗，你是聾了？啞了？還是賭牌九賭昏了？」

金展霄吸了口氣，終於道：「是這個數目。」

莫大帥冷冷一笑。

「老子一向把你當作心腹份子看待，所以才特准你向賬房借貸，而且不必問過老子。」

金展霄噤若寒蟬。

莫大帥道：「老子也喜歡賭，但決不會胡來，在賭桌上越兇的人，輸的機會也越大，難道你連這種道理都不明白？」

金展霄無言以對，只好道：「我……我明白。」

莫大帥眼睛裏發出了一種野獸般的光芒，忽然道：「這一萬五千八百塊，你打算要怎樣還給我？」

金展霄呆住，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來。

莫大帥忽然問伍幼坪：「你認為怎樣？」

伍幼坪道：「這筆債他已還淸。」

莫大帥沉聲道：「你的意思老子已明白，你是說他的手已給人砍斷，這筆債也可以就此一筆勾銷。」

伍幼坪道：「萬多塊錢一隻手，既不算貴，却也不能算是便宜。」

莫大帥道：「好，老子就依你的說話，不再追討這一筆債。」

金展霄吐了口氣，如釋重負。

莫大帥忽然對伍幼坪道：「你再給他一萬五千八百塊。」

金展霄一怔。

但他隨即明白了莫大帥的意思。

「不！我寧願保留這一隻僅有的左手，我不要一萬五千八百塊……」

莫大帥忽然狠狠在他的臉上刮了一記耳光。

「你的嘴在放屁，老子為甚麼要砍下你的左手？老子給你一萬五千八百塊，是不想你回到鄉下餓死。」

金展霄又是一呆。

莫大帥嘿嘿一笑：「你以為老子眞的是個野獸？你莫忘記你父親老金是老子的老朋友，我若對不起你，也就等如對不起老金，老金雖然死了，但他在下面等着我，老子若連他唯一的兒子都沒有好好照顧，將來還有何面目在九泉下與他相見？」

金展霄的眼睛忽然紅了，但他的臉色還是那麼蒼白。

莫大帥還是寒着臉，道：「你明天就回鄉下，拿着這些錢做點生意，別再賭牌九。」

金展霄點頭道：「我記住了。」

莫大帥的眼睛發出了光，道：「你一定要記住，你若忘記了老子的教訓，老子就算爬着也要爬到你的老家，親手把你的腦袋砍了下來！」

× × ×

金展霄滿懷感激地走了。

從此之後，他已在莫大帥的組織中除名。

當金展霄回去休息的時候，莫大帥忽然長長嘆息一聲。

他盯着常滿枝，半晌才道：「我對你們一向都有很大的期望。」

常滿枝道：「老闆的恩德，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莫大帥道：「老子不要你們記着我，我只要你們記着，在我們的身邊，還有很多很多敵人。」

常滿枝靜靜的聽着。

莫大帥又嘆了口氣，道：「這些年來，你們都曾為我們的組織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我們能在黑道上有這種成就，完全是大家齊心合力的結果，但樹大招風，位高勢危，這種道理你不會不明白吧。」

常滿枝道：「我明白。」

莫大帥道：「我們的組織現在已很有錢，和昔年開始嶄露頭角的時候，可說有天壤之別，但老子已不想再幹那些不合法的生意。」

常滿枝目露吃驚之色。

莫大帥嘆了口氣，道：「賭場、妓院勒收地盤上的保護費、借放高利貸，這些生意雖然都能賺大錢，但危險性也是極大。」

常滿枝看着莫大帥覺得這個老闆似乎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

一個他完全陌生、從來都沒有見過的陌生人。

莫大帥忽然拍了拍常滿枝的肩膊，半晌才道：「老子早就想收手，但有一個人偏偏不肯讓我罷休。」

常滿枝忍不住道：「那個人是誰？」

莫大帥的目光忽然變得很冰冷，道：「是朱四少！」

「甚麼？是不是錢玉鶴的女婿？」

「除了他還有誰？」

「可是，他……」

「他怎麼樣？」莫大帥冷冷一笑：「你以為他眞的像外表上那麼窩囊？你以為

他眞的是個只懂得怕老婆的小丈夫？」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我看不出。」

「你當然看不出，倘若有人告訴你，他就是鐵胆帮的頭子，你會不會相信？」

「我……」常滿枝猶豫了半晌，最後還是說道：「的確很難令我相信。」

莫大帥冷冷一笑。

「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朱四少就是鐵胆帮的第一號頭子，這件事連他的岳丈錢玉鶴都不知道。」

常滿枝吸了口氣。

「眞人不露相，此語果然不虛。」

莫大帥道：「只要他活着，我們以後休想有好日子過，無論我們是否洗手不幹，他都絕不會放過我們。」

常滿枝又是吃了一驚：「他和我們有甚麼深仇大恨？」

莫大帥嘆了口氣，道：「老子曾經開槍打死了他的老媽子。」

常滿枝一呆。

莫大帥又道：「他的老媽子是個很潑辣的女人，雖然她十七歲那年就巳嫁入朱家，但她的底子並不好，是個獨行大盜的女兒。」

常滿枝道：「老闆爲甚麼要開槍打死她？」

莫大帥冷冷一笑：「她偷了老子一箱價值連城的珠寶，你說老子是否應該給她一槍？」

常滿枝連連點頭，嘴裏却巳不敢再問下去。

但莫大帥却自己接着說下去：「朱四少的老媽子雖然潑辣，但却是頗有姿色，老子是個英雄人物，常言道自古唯英雄好色，老子和他的老媽子有一手，這絕不能算是罪過。」

常滿枝又點頭。

在莫大帥的眼中看來，跟別人的老婆有染，只是一種很小很小的小事，絕不能算是甚麼罪過。但在別人的眼中看來，當然又是完全另一回事。

莫大帥嘆了口氣，又道：「本來當時就算她向老子要三兩萬塊，老子也是絕對捨得的，但她的胃口却比獅子老虎金錢豹和鱷魚加起來還大，居然想要老子的那箱珠寶，這未免太豈有此理。」

常滿枝道：「女人總是貪心的。」

莫大帥道：「她若是貪小錢，老子絕對可以滿足她，但這一箱珠寶，是我們組織中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上手的，她要黑吃黑，老子又怎能把她放過？」

莫大帥嘆了口氣，又道：「老子也沒有把這件事張揚出去，只是把她的屍體草草埋葬就算，而朱家的人也一直沒有找到她的下落，就當她忽然失了踪而巳。」

常滿枝道：「這個朱四少……」

莫大帥沉聲道：「朱四少最擅長扮演豬吃虎，他暗中組織了一個鐵胆帮，但表面上却是一個有季常之癖，看見老婆比看見老虎還可怕的小人物。」

常滿枝道：「老闆要買下歡爵樓的目的是……」

莫大帥道：「老子就是想試一試這個朱四少，看他是否會出手對付你們。」

常滿枝道：「他沒有出手……」

莫大帥盯着他，冷笑道：「你這個人看來不笨，怎麼有時候偏偏就是笨得那麼厲害。」

常滿枝目光一亮：「難道黑白老殺手就是朱四少的人？」

莫大帥立即道：「總算你還不算笨得太絕，黑白老殺手就算不是鐵胆帮的人，最少巳和朱四少搭上了關係。」

常滿枝一怔。

莫大帥接道：「黑白老殺手固然是厲害的腳色，但更令人難以捉摸的，還是這個朱四少。」

常滿枝道：「他懂武功？」

莫大帥道：「這不是懂不懂武功的問題，而是他的手段，實在厲害。」

常滿枝道：「老闆的意思，是不是先把朱四少除掉？」

莫大帥道：「他是罪魁禍首，能够把他除掉當然是一件好事。」

常滿枝略爲遲疑。

莫大帥道：「你敢不敢去殺他？」

他說着這一句話的時候，眼睛直盯着常滿枝的臉。

常滿枝道：「我敢。」

莫大帥道：「那很好，雖然憑你的本事，絕對打不過黑白老殺手，但這並不重要。」

常滿枝道：「老闆的意思，是……」

莫大帥悠悠道：「要殺朱四少，並不一定要由你親自動手，你只是一枝精兵的指揮者。」

常滿枝一楞。

莫大帥淡淡道：「老子巳有所準備，這一枝精兵隨時都可以出動，爲我們的組織除去心腹大患。」

常滿枝道：「這一枝精兵是不是唐雄、獨眼老公……」

莫大帥搖搖頭。

「他們雖然都是很不錯的打手，但無論如何還談不上精兵二字。」

莫大帥忽然吸了口氣，道：「這一枝精兵總共有五個人，他們都是來自外國的職業殺手。」

常滿枝道：「他們是來自那一國？」

莫大帥雙眉一挑，緩緩的說出了兩個字：「日本。」

日本五武士

上午七點零六分，朱四帶着他唯一的相思雀，來到了市橋麵館。

市橋麵館的規模，當然遠遠及不上歡爵樓，但這裏的飽點和鹵牛肉麵，在大元寶鎭也是很著名的。

朱四喜歡吃麵，尤其是鹵牛肉麵。以前歡爵樓也有鹵牛肉麵，但朱四總是覺得滋味不及市橋麵館的好。

他坐在最靠近窗子的一張桌子旁，陽光剛好照在他的臉上。

他看來還是和平時一樣，沉默寡言，總是喜歡一個人靜靜的坐在一角。麵巳煮好，由蘇狗端上。蘇狗是這間麵館的小伙計，只有十五歲。

朱四正待起箸，忽然一塊石子從天而降，而且不偏不倚就射在他面前的碗子之

上。

「波」的一聲，碗子被擊碎，麵和灼熱的湯水四處飛濺。

朱四還是平平穩穩的坐在那裏，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只見門外走進了兩個身穿和服的日本武士，但那塊石子並不是他們擲的，擲石子的人還站在門外。

那是常滿枝。

兩個日本武士神氣十足地走進來，其他正在吃早點的顧客紛紛走避不迭。

蘇狗立刻攔住兩人。

「你們是來搗亂的？爲甚麼打碎我們的碗？快賠！快賠！」

雖然他年紀細小，但胆子却是不小。

兩個日本武士冷冷一笑，其中一個陰陽怪氣的說道：「我叫川木。」

蘇狗冷冷道：「管你是川木還是川鐵，這裏並不是日本，可不容你們這些……」

話猶未了，他的人巳被摔了開去。

麵館老闆嚇了一跳。

他以爲蘇狗這一次勢必被摔得鼻腫臉青。

那知蘇狗雖然被摔了出去，但當他跌在地上的時候，却是絲毫無損。

他並不是跌在一團棉花上，也不是給別的人雙手抱住，而是他跌下來的時候，他的姿勢很古怪，借勢一滾，左肩首先着地，然後蜷着身子，像隻葫蘆般順勢滾動，居然完全沒有受到半點傷害。

川木皺了皺眉，忽然道：「噢！你懂武功？」

蘇狗微笑着，道：「你的中國話講得很好，但柔道的功夫却不太好。」

另一個日本武士忽然狂吼一聲，道：「你放屁！」

蘇狗笑得更愉快：「我不錯是放屁，但放的是人屁，而你呢，你放的却是狗屁，豬屁，所以更臭，更可惡。」

那日本武士大怒，腰間的劍巳拔出。

他的劍長而薄，鋒利無匹，無論是誰給它砍個正着，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蘇狗神色依然不變，道：「你又叫甚麼名字？」

那日本武士冷冷道：「大島博夫！」

蘇狗笑了笑：「很好，這名字很好，但你的劍却未必很好。」

大島博夫不再說話，雙手掄劍，凝神直盯着蘇狗的臉。

他那致命的一擊巳隨時會突然向蘇狗發動。

但蘇狗還是那麼輕鬆，似乎一點也沒有把大島博夫放在眼內。

大島博夫突然暴喝一聲，長劍刷的一聲刺出。

他的脚步移動得很快，甚至比掄劍的手更快。

眼看蘇狗立刻被砍開兩段，但大島博夫忽然向後倒退五尺。

人退下，劍勢自然也爲之窒了下來。

大島博夫臉色大變，直到現在他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只覺得小腹突然一陣劇痛，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整個人震飛。

蘇狗仍然站在原地，動也不動。

把大島博夫擊退的人也不是他，而是一向沉默寡言的朱四少爺。

× × ×

朱四本來還是靜靜的坐在一角，但不知何時巳突然插手，相助蘇狗一臂之力。

蘇狗沒有感到意外。

假如在這個時候，朱四還會袖手旁觀，那才是一件怪事。

別人也許不知道朱四的武功，但蘇狗却是很清楚的。

蘇狗不錯懂武功，而且他的師父就是這個平時看來一表斯文，甚至懦怯不堪的朱四少爺。

大島博夫一劍向蘇狗刺出的時候，朱四的腿忽然從中殺出，一下子就狠狠的踢在他的胃下三寸。

大島博夫生性慓悍，雖然結結實實的捱了一脚，但絕對不會就此甘心認輸。

而且他們要對付的人，本來就是這個朱四少。

× × ×

常滿枝終於從門外走進這間古老的麵館。他臉上仍然充滿自信。

因爲在他的背後，還有三個日本人。

他相信憑這五人的本領，一定可以把朱四收拾下來。

常滿枝巳見識過他們的武功。

而且，他相信就算是面對着黑白老殺手，他們也絕對不會遜色。

這一天，他們巳打聽得很清楚，黑白老殺手巳離開了大元寶鎭。

所以，常滿枝有更大的信心，可以完成這一次的任務。

朱四的目光忽然變得很冰冷，他的聲音也是一樣。

假如錢玉鶴也在這裏的話，他一定會感到大爲驚訝，他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婿居然會有這種表情。

他不但不懦怯，而且比許多自命英雄的人更爲勇敢。

常滿枝的目光也是充滿敵意。

「朱四少，想不到你居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難怪鐵胆帮能够迅速崛起。」

朱四望着他，冷冷笑道：「你的頭腦似乎有點不太正常。」

常滿枝「哦」的一聲，並未說話。

朱四冷冷接道：「我是深藏不露的高手是一回事，鐵胆帮迅速崛起又是另一回事，閣下却把兩件事混爲一談，未免是有點語無倫次。」

站在常滿枝背後一個滿臉金錢麻子的日本武士怒喝道：「廢話！」

「廢話」二字才出口，他的人巳如猛虎般撲了過來。

他叫池竹秀二，是空手道高段，他從八歲就開始學習空手道，三十年來從未間斷過一天。

空手道殺傷力極爲厲害，尤其是像池竹秀二這種高手，他的雙掌和雙脚，簡直就是比刀斧還更厲害的殺人武器。

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一下子就把朱四的軟骨劈斷。

常滿枝的眼睛巳露出了得意之色，莫大帥挑選的果然都是一流高手。

只聽得暴喝聲如雷般响起，池竹秀二的空手道和嗓子都同樣驚人。

他的人巳躍起，越過了一張還放着兩

碗鹵牛肉麵的桌子，隨即一脚飛起，踢向朱四的胸膛。

以他的脚上的勁力，已足够把任何人的心臟一下子就踢成粉碎。

但當他這一脚踢過去的時候，朱四的人已閃過一旁。

池竹秀二立即反手一掌，疾劈朱四的咽喉。

朱四忽然倒下。

但他並不是中掌倒下，而是自己倒下去，趁勢從池竹秀二的脅下怒擊一拳。

池竹秀二以掌相迎，但朱四的拳忽然又化爲鷹爪，扣在他的右腕上。

池竹秀二雖然勇猛矯捷，但朱四的身手居然猶在他之上。

池竹秀二右掌本已全力擊出，但當右腕被朱四五爪一扣之下，全部的勁力已突然消失。

他的額上已在刹那間凸出了青筋。

但他的反應仍然極其敏捷，右腕一被對方扣住，他的左脚已閃電般踢出。

這一脚踢的也是朱四的咽喉。

他每一着出手，都是絕對足以致人於死地的厲害殺着。

朱四的臉色也變了。

這個日本人實在兇悍。

但池竹秀二這一脚還是沒有得逞，因爲朱四還有另一隻手。

一陣骨裂的聲音突然响起，池竹秀二踢人的左脚已被朱四的手折斷。

池竹秀二一聲慘呼，整個人有如一隻瘋狂了的野獸。

朱四冷喝一聲，左掌四指骿伸，如同一把尖刀般刺向池竹秀二的咽喉。

你要怎樣對付我，我也怎樣對付你。

這是朱四的原則，也是許多江湖人的原則。

朱四不像江湖人。

他給人的印象，只不過是個破落戶的弟子。

但他是江湖人，一個不折不扣的江湖人。

沒有人能知道他潛在體內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你若以爲他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孱弱青年，那可是大錯特錯。

池竹秀二以雷霆萬鈞、泰山壓頂之勢對付朱四，却沒有料到居然會招致慘敗。

他下手毒辣，想要朱四的性命，結果朱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他的咽喉上重創一招。

咽喉是人身要害，而朱四這一擊更是全力發出，絕不留情。

池竹秀二連慘呼聲也沒有發出，就已雙目怒凸，氣絕身亡。

常滿枝臉色驟變。

他帶着五個日本武士，原本信心十足，但一上來就已給朱四解決了一個，實在是令他感到又驚又怒。

朱四冷冷一笑：「姓常的，你若以爲鐵胆帮的人好欺負，那可是自取其咎。」

常滿枝道：「你現在總算承認自己是鐵胆帮的首領了？」

朱四悠然道：「這種事以前也許可能還有值得保密的必要，但現在已毋須多此一擧。」

常滿枝沉吟着，道：「黑白老殺手是你的甚麼人？」

朱四道：「你很想知道？」

常滿枝接問道：「你給了他們多少的好處？」

朱四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每一個人都是見錢開眼，只有爲自己的利益，才會去爲別人做事？你的想法也未免太齷齪了！」

常滿枝冷冷道：「閣下也不見得如何光明磊落，你裝蒜扮傻的本領，實在相當高明，連錢玉鶴也給你瞞過。」

朱四冷冷一笑：「錢玉鶴是我的岳丈，我沒有騙他甚麼。」

常滿枝道：「那你爲甚麼要燒了歡爵樓？」

朱四道：「無論姓莫的想要幹甚麼，我都會全力阻止，他要洗手不幹，從今之後做一個正正當當的生意人，我偏偏就要他處處碰釘子。」

常滿枝道：「這樣做對你根本並無任何好處。」

朱四道：「最少也沒有甚麼壞處。」

常滿枝道：「據說黑白老殺手已付給錢玉鶴十五萬塊。」

朱四道：「不錯。」

常滿枝道：「這些錢都是由你拿出來的？」

朱四道：「也不錯。」

常滿枝冷冷道：「十五萬塊並不是小數目，這筆錢你是從何而來？」

朱四淡淡一笑：「這些錢本來不是我的，而是你老闆的。」

常滿枝一怔。

「胡說！」

「不是胡說，你不妨回去告訴莫老闆，他準備的十五萬塊已給人盜走，再也不在桂姨那裏了。」

常滿枝臉色一變。

桂姨是莫大帥的第九房姨太太，也是他最相信的一個女人。

莫大帥經常都會把錢放在桂姨那裏，因爲她懂武功，而且又極得莫大帥信任。

他知道桂姨絕不會出賣他。

莫大帥是不是曾經把十五萬塊放在桂姨家裏？而這十五萬塊又是否已經被人盜走？

這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常滿枝正待下令其他四個日本武士一起對付朱四，忽然看見麵館門外，來了兩個老人。

那是黑白老殺手。

× × ×

黑老殺大步走進麵館，劈頭第一句就說：「今天是甚麼日子？居然有這麼多日本人來送死？」

川木一聲冷笑。

「你找死！」

黑老殺悠悠道：「不錯，我是來找死的，找你去死！」

川木一聲冷笑，兩個箭步踏前，一伸手就向黑老殺的肩上抓去。

他的出手極快，簡直令人連看都看不清楚。就在這一刹那間，黑老殺的身子已被川木整個人凌空抛起。

× × ×

黑老殺的身子已被抛上半空，幾乎已飛上了屋頂。

這一摔的力量實在不輕。

但黑老殺並沒有摔下來，他的雙腿忽然就像是兩隻鈎子般，牢牢掛在屋頂橫樑上。

川木沒有抬頭望去。

在他想像之中，黑老殺一定會身受重傷，被自己摔得連爬都爬不起來。

但他錯了。

黑老殺雖然已被他抛上半空，但却沒有受到半點傷害，而且已趁着川木洋洋自得之際，突然從半空來一記反擊。

川木只覺得眼前一花，忽然一條人影從天而降，他還沒有看清楚對方的來勢，脊骨上已重重的挨了一脚。

川木猛然擰身，正想故技重施，但這一次他的柔道功夫已無法再使出來。

因爲黑老殺的拳已到，一下子就重重擊在他的鼻樑上。

川木蹌踉後退，常滿枝忙攙扶着他。

「放手，我要殺了他！放手，我要殺了他！」

黑老殺冷笑。

「只怕你沒有這種本領。」

川木咬牙怒喝一聲，又像瘋狗般撲了出去。

黑老殺雙腿紋風不動，突然單拳迎頭打出。

川木蹲身急閃，那知黑老殺這一拳本來就是虛着，一晃眼間他的左脚已飛起。

川木突覺心頭一陣劇痛，登時臉色慘變。

常滿枝也是臉色驟變，脫口道：「穿心腿！」

黑老殺冷冷一笑，道：「你還算識貨，這個東洋人已沒救了。」

川木喘喘的上氣不接下氣，嘴角冒出了鮮血。

白老殺悠悠道：「莫老闆若以爲請了幾個日本武士，就可以對付鐵胆帮，那未免是太天眞了。」

常滿枝的銳氣和信心都已消失，幾個日本武士也是面面相覷。

黑老殺冷冷道：「你們若知機就快點滾出大元寶鎭，否則一定會後悔莫及。」

常滿枝咬了咬牙，終於道：「好！我們走，但你們也別太得意。」

白老殺微微一笑。

「只要你們有興趣，咱們這兩副老骨頭倒是隨時隨地都等待着各位的。」

常滿枝不再說甚麼，攙起了川木，與其餘三人匆匆就走。

這一戰他們已敗，而且是慘敗。

× × ×

上午十點三十九分，莫大帥坐在會客廳裏最寬敞的一張沙發上，臉色森冷得可怕。

他的五個日本殺手，居然也會棄甲而歸，這實在使他既感驚訝，又是感到失望和憤怒。

他已把這幾個日本人趕走。

川木中了一記穿心腿，已是凶多吉少了。

五個日本武士，只剩下了三個。

幸好莫大帥並不在乎錢。

他的錢好像就算花來花去都花不完似的，隨隨便便的花掉好幾萬，他居然好像一點也不心疼。

當他知道桂姨的錢可能已被鐵胆帮的人盜走之後，他的臉色更是難看。

他立刻親自坐汽車到桂姨住的桂風苑去。

桂姨本身也是個很有錢的女人，她嫁給莫大帥，並不是爲了貪慕虛榮，而是實實在在的很喜歡他。莫大帥雖然是個老粗，但這種性格粗獷的男人，往往也是不少女人心目中的理想伴侶。

男女間的事本來就很奇妙。

小白臉雖然俊俏，但在別的事情上，就未必及得上這種牛一般的男人。

桂姨不喜歡太斯文的男人。

莫大帥雖然粗暴，但這正是桂姨覺得他最可愛之處。

女人！又有誰能眞正瞭解女人？

× × ×

桂風苑內林木蒼鬱，園中花香處處。

這是桂姨最喜歡的地方，也是莫大帥常到之處。

但這一天，莫大帥覺得這裏和以前有點不同。

他似乎嗅到了一種不尋常的氣息。

忽然間，他看見了一隻狗。

一隻已被人用毒藥毒死的狗。

× × ×

莫大帥的心立刻向下沉。

「桂姨！」

他高聲狂呼，人如旋風般衝進大廳。

廳內有人。但這些人已沒有一個是活着的，其中還包括了桂姨在內。

莫大帥的四個打手，各中數刀，早已氣絕多時，屍體甚至已經發臭。

「他奶奶的，老子要鐵胆帮償還這一筆血債！」

莫大帥的身子在發抖，那並不是因爲恐怖，而是因爲憤怒。

他的臉已發青，突然又大喝道：「快傳令下去，一定要把飛刀將軍兩師徒找回來！」

他的命令立刻就傳了開去，他的手下和他有關係的人，都拚命的去找尋飛刀將軍和他的徒兒。他們都知道，飛刀將軍兩師徒是莫大帥手下最可怕的兩個殺手，但他們却很少在莫大帥的身邊，因爲他們都喜歡過着流浪的生活。

莫大帥很少會動用到這兩師徒。

現在，他們是否已是莫大帥對付鐵胆帮的最後一注賭本？

直到目前爲止，還沒人能遽下判斷。

但莫大帥已遭遇到很可怕的對手，這一點又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莫大帥的確已有洗手不幹、改邪歸正的意思，但朱四絕不會容許他下半生可以安安穩穩的渡過。

朱四爲了要報復母親被槍殺之仇，甚麼事情也幹得出來。

桂姨是無辜的但朱四同樣下得了手。

莫大帥固然是個兇殘暴戾的人，朱四又何嘗不是一個可怕的殺人瘋子？

沒有人能預料將來的事。

朱四和莫大帥都不能。

但現在，他們已壁壘分明，雙方都決不會罷休。

（未完）

神捕世家（二）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神捕世家的千金鐵秋霞與小鎖子帶了北宮琦直趨開封，回到官邸，並爲北宮琦引見其二兄、四兄，兄妹小別重逢，自有一番歡叙。翌晨，鐵秋霞與北宮琦帶着小鎖子前往山東，到達濟南府，因聞該府衙發生命案，於是，爲了偵辦濟南府衙內發生的命案，乃借故偕同北宮琦及侍婢小鎖子住進該府官舍，他們認爲府尹的內侄袁玉成形踪可疑，或許與兇案有關，遂決定對袁玉成加以監視。……

追踪可疑人

小鎖子回過頭來道：「不見得吧，他的後窗向着後花園，他如果悄悄走出，你如何能夠知道？」

鐵秋霞道：「咱們的後窗也向着後花園，要是他由後花園有所行動，決難逃過我與小鎖子的耳目，這樣吧，咱們分工合作，你留心他的房門，我與小鎖子留意他的後窗。」

北宮琦道：「好，就這麼辦。」

鐵秋霞道：「時間已晚，也該歇息了，小鎖子，咱們走。」

送走鐵秋霞主婢之後，北宮琦却沒有絲毫睡意，他關上門，熄了燈瞅着窗上的月色，思索着鐵秋霞告訴他的那些情節。

袁玉成年歲雖是不大，也是成了年的男人，他竟會裸着身子在董夫人的房裏讓她鞭打。

這意味着什麼？不用說他們之間必然有不可告人之事了。

但武知府呢？他縱然帷薄不修，也不致放縱到如此公然的程度。

還有後花園的那些痕跡，分明是有人

涉足銷金窟

翻牆而入，直達董夫人的窗下，然後縱身躍起，穿窗進入房裏。

如果那人是袁玉成，他爲什麼不由樓梯上去？同在一幢樓裏，上下極爲方便，越牆穿窗大可不必。

顯然，那人是來自衙外，而且還會武功。

如果是這樣那就難了，茫茫人海，這個人如何找得出來？

不過由袁玉成在後花園顯露的神色猜想，那越牆偷情之人就算不是他，他必然知道內情，說不定他還是共犯呢。

那麼盯着此人應該沒有錯，在目前也只有這一條可資追查的綫索。

他思忖未完，一陣脚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接着是袁玉成的房門啓閉之聲，然後一切趨於沉寂。

黑夜慢慢的溜走，晨曦悄悄的爬上了碧窗，這一夜過去了，北宮琦却毫無所獲。早餐過後，武碧珠提議郊遊，在城裏住久了的人，是時常喜歡到郷下走走的。

北宮琦與鐵秋霞不便推辭，只有袁玉

成提出了異議。

「對不起，表妹，我跟朋友有約。」

「表哥就是這樣，掃人的興。」

「很抱歉，表妹，改天我再陪你們去吧。」

武碧珠雖說袁玉成掃興，其實她興緻未減，有了北宮兄妹伴遊，她自然不在乎袁玉成參不參加了。

小鎖子也沒有參加郊遊，她是丫頭，對下人武碧珠是不太注意的。

傍晚時分，郊遊的人回來了，小鎖子在侍候鐵秋霞梳洗，也同時向她提出了報告。

「小姐，此人原來是個花花公子。」

「哦，妳瞧到了什麼？」

「小婢一路跟踪，結果他跑到海棠春去了。」

「海棠春？」

「是呀，海棠春是濟南城的風化場所，小婢乾着急，却不便跟他進去。」

「你有沒有在外面等待？」

「有，小婢在附近幾家商店走走，磨蹭了一個時辰，後來實在待不下去了，只得放棄。」

「他還沒有回來？」

「小婢回來之時，他早已回來了，小姐，妳說是不是有些奇怪？」

「不奇怪，妳中了他的金蟬脫殼之計了。」

「小姐是說他由海棠春的前門進去，後門溜走？」

「可能是這樣的。」

「此人當眞狡猾得很！」

「不要緊，下次咱們三個人一起出動，他就變不出花樣了。」

「對，咱們前後一堵，看他還往那兒跑。」

「好啦，今天累了，早點睡吧。」

她們主婢睡了，北宮琦可沒有睡，而且正在小心翼翼的跟踪一條黑影。

他原是時時在注意對面房間的動靜，此時忽然聽到一聲輕微的異响，响聲雖是輕微，他却能斷定那是窗子開啓所發出來的。

他不敢怠慢，晃身一躍，奔出房外，由門隙向袁玉成的房裏一瞧，此人果然已經不在房間之內。

「好傢伙，這小子果然大有問題。」

他心中在思索，脚下却使出了全力，及奔到後花園一瞥，他的心情總算定了下來。

他瞧到一條人影，正在跨越圍牆，身手十分俐落，輕功決不在他之下。

他已瞧出那人影就是袁玉成，心頭不由暗暗一震。

此人一副公子哥兒的氣派，而且咬文嚼字，一派斯文，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深藏不露，會是一個武林高手。

北宮琦原想招呼鐵秋霞的，只是一經躭擱，就要失去袁玉成的踪跡，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好單獨的追躡下去。

這麼一追一趕，最後追到海棠春來了，北宮琦瞧見袁玉成進去了，他却脚下一窒。

此時不過華燈初上，海棠春正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的時刻。

鶯聲燕語，盈耳的笙歌，正由那幢樓房飄了過來，北宮琦却劍眉輕皺，說什麼也提不起開開眼界的勇氣。

那兒是銷金窟，決不是窮措大敢於問津的。

北宮琦顧慮的不是這些，他師父崑崙老人給了他不少銀票，縱使一擲千金他也不會在乎。

只是這等紅燈綠酒的所在，他從來沒有涉足過，當一回壽頭不要緊，怕的是丟人現眼弄出笑話。

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總不能就此作罷。

最後他吸入一口長氣，將心情穩定下來，然後從容舉步，向海棠春走去。

兩扇洞開的紅漆大門之上，是一塊泥金橫匾，大書海棠春三個擘窠大字，一對紗燈發着明亮的光芒照得門前纖毫畢現。

大門兩旁排列着客人的車馬，有幾人在那兒照料，另有四名彪形大漢在門前兀立着，他們負責迎接賓客，以及應付一些意外的事故！

他們發現北宮琦只是微微一呆，就有一人迎了上來。

「公子，你是找朋友？」

「不，我想找個地方玩玩，怎麼，這兒不行？」

「行，公子請進。」

北宮琦不像花花公子，但唇紅齒白，面如冠玉，一身衣衫也不寒傖，這般打手自然不敢攔阻。

他踏進大門，立即有一名身着長衫的老者迎了上來，道：「公子您好，請這邊坐。」

北宮琦點點頭，跟着他走進一間客室，那名老者立即退了出去。

客室陳設頗爲富麗，有兩名五旬左右的老鴇子正在那兒聊天，見到北宮琦，她們一起站了起來。

其中一名含着笑臉道：「公子稀客，有熟識的姑娘麼？」

北宮琦道：「沒有。」

老鴇子道：「那沒有關係，咱們這兒環肥燕瘦的姑娘多得很，可以任憑公子挑選。」

另一名老鴇子已拉開噪門叫道：「姑娘們，見客。」

隨着這聲呼叫，客室的兩側立即响起環珮叮噹之聲，人還沒有瞧到，香味已隨風飄了過來。

接着進來十多名姑娘，當眞是北地胭脂，南國嬌娃，環肥燕瘦，應有盡有，他們奉烟、奉茶、奉瓜子、奉點心，每一個都向客人瞧過面，打過招呼，然後仍由室門兩側退了回去。

老鴇子道：「公子，還中意麼？」

這班姑娘每一個都有幾分姿色，再加上濃粧艷抹，看起來的確有幾分迷人，不過隨便他們如何打扮，總是一些庸俗粉脂，北宮琦如何瞧得上眼？

再說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縱然有中意的也要給老鴇子出點難題。

於是他由懷裏掏出一叠銀票，抽出一張五百兩的交給老鴇子道：「這個給兩位吃茶，小生告退。」

出手就是五百兩，這是難得一見的豪

客，他不說看不中適才進來的那些姑娘，只說他要告退，北宮琦雖說初涉風月場所，却已獲得箇中三昧。

老鴇子在驚喜之餘，自然要將他攔住了。

「公子，你老請坐，不是老婆子說句狂話，除了咱們海棠春，你老就是走遍北方大小城市，只怕也很難找到一個中意的呢。」

「哦，就憑適才的那些？」

「當然不是，不過……」

「怎樣？還有什麼特殊的條件？」

「是的，以公子的一切來說，應該沒有問題，不過咱們却不敢不依照她的規定行事。」

老鴇子所稱的「她」，自然是海棠春的姑娘了，姑娘多半是怕老鴇子的，這位姑娘居然會叫老鴇子怕她，這還能不引起北宮琦的興趣？

「她有些甚麼條件？」

「只有一件，就是要她瞧得中意。」

「哦，有趣。」

的確有趣，尋芳客要看妓女瞧不瞧得中意，這不只是有趣，而且有點出奇。

老鴇子接着大吹法螺，將那位姑娘說得天上少有，地上無雙，某某達官，某某顯要，雖然不惜任何代價，也未能一親芳澤等等……

北宮琦被她說動了心，既來海棠春倒不能不藉便瞧瞧。

於是他點點頭道：「好吧，小生就碰碰運氣。」

老鴇子大喜道：「公子請。」

她將北宮琦帶到一個花木扶疏的小小院落，在林木掩映之間，有一幢小巧的精舍。

此時，一名面目清秀丫環迎了出來，老鴇子道：「小桊，去告訴姑娘，有客求見。」

丫環小桊向北宮琦打量一眼，立即轉身奔進精舍。

老鴇子將北宮琦帶進一間古色古香的客室，道：「公子請坐，小婦人告退。」

老鴇子離去之後，北宮琦就獨自欣賞客室中的字畫古玩，約莫盞茶時分，丫環小桊才笑盈盈的前來道：「公子，咱們小姐有請。」

北宮琦道：「好的，請帶路。」

他們轉過一道屏風，又是一個小巧的起居室，一位長髮披肩，清秀絕塵的紫衣女郎正含笑而立。

丫環小桊道：「公子，這是咱們秀秀小姐，您請坐。」

北宮琦雙拳一抱道：「在下北宮琦冒昧求見，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他說話之際，目不轉睛的瞧着秀秀姑娘，神色之上顯得一片訝異。

是秀秀生得太美，使他目眩神奪？

不，北宮琦並非登徒子，任是人間絕色，他也不會如此失態，他所以如此，是這位秀秀姑娘似曾相識。

不錯，她的確像一個人，雖是裝扮有異，但容貌神情，與另一個人幾乎分毫不差。

是誰跟這個秀秀姑娘長得如此之像？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與秀秀姑娘一模一樣的，竟是濟南知府的掌上明珠武碧珠小姐。

她當然不會是武碧珠，堂堂現任府台大人的獨生愛女怎會落入烟花？

秀秀被他瞧得面色一紅，仍落落大方的輕盈一笑，道：「公子請坐，小桊快奉茶。」

小桊應了一聲，不只是替他們沏上香茗，還擺上許多點心。

在風月場所，這叫做開盤子，凡是有點身價的神女，決不會留一個初次見面的客人住宿的。

開盤子只是清談，要經過若干時日的清談才能做到入幕之賓，就不一定了，這除了要花大把的銀子，還得妓女的首肯。

北宮琦自然不懂得這些，他也沒有眞箇消魂的打算。

他是追踪袁玉成來的，只希望對那位神秘的人物多作一點瞭解。

只是迄目前爲止，他還沒有發現袁玉成，自然，一般尋芳客多半都是躲在某一姑娘的房間尋歡作樂，除了一直守在外面，要找人並不容易。

不過北宮琦猜想，秀秀必然認識袁玉成，只是他不敢冒然詢問，否則目的未達，自己倒先露出馬脚了。

因此他們天南地北，漫無目標的閒聊着。

「聽公子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的人氏？」

「在下祖籍即墨，只是在西北長大，所以有點不像山東人了。」

「哦，原來如此，公子是來濟南讀書的？」

「也可以這麼說，小生與舍妹投奔知府武世伯，在府衙長日無事，自然要讀一讀書了。」

「公子與府台大人是世交？那是一位貴人了。」

「不敢當，小生不過寄人籬下而已，那裏敢當那貴人二字，不過小生却瞧到一個貴公子前來此處，姑娘也許識得。」

「哦，是誰？」

「府台大人的內侄，袁玉成公子。」

「是他……」

秀秀姑娘只說出是他二字就突然住口，眉梢眼角似乎還湧出一片殺機。

北宮琦心頭一懍，暗忖：「這位秀秀姑娘敢情還有一身武功，由她雙目中所顯露的神光判斷，一身內力必然不弱。」

這就令人難以理解，像她這麼一個身負絕學之人，爲什麼要溷跡烟花，作那迎新送舊的低賤生涯？

還有，聽她適才的語氣，她必然認識袁玉成，而且對他還有一份不滿。

莫非那一位袁少爺始亂終棄，移情別戀？

或是他有眼若盲，忽視了這位深藏不露的秀秀姑娘？

不管是什麼原因，秀秀認識袁玉成是不會錯的，他們之間可能還存有某種過節。這是幾項重要的發現，北宮琦可以說不虛之行，不過他知道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在這位滿身神秘的秀秀之前，決不能露出半絲破綻。

他的確沒有露出破綻，有些話也是實話實說，就這樣，秀秀姑娘還是追問了一句。

「公子是跟踪袁公子來的？」

「跟踪？沒有那個必要，海棠春名滿濟南，有口皆碑，沒要人引導的必要。」

「說的也是，不過你們都是武大人的親友，又是同住一個地方，爲什麼不一道來玩？」

「這個麼，不敢欺瞞姑娘，在下與那位袁公子的性格有點格格難入，所以咱們很難玩在一起。」

「不錯，那位袁公子實在……咳，咱們不談這些，公子要不要聽一段曲子？」

「不了，今天出來得太久了，改日再來敬聆清音吧，告辭。」

他取出百兩紋銀的銀票一張放在桌上，雙拳微抱，轉身步出精舍。

回府衙他是翻越後牆，跟袁玉成走的是同一路綫，當他抵達住所之時，却發現這位袁少爺已在臥室之中了。

好在他對住處曾經加以僞裝，如非仔細查看，必難發現他不在室內。

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他在偵查別人，如果自己變作被偵察的對象，豈不是一椿笑話。

翌晨早餐之後，他想與鐵秋霞連絡，並將昨晚的情形跟她交換意見，但他還沒有上樓，一陣笑語之聲已由樓梯口傳了下來。

語聲清脆爽朗，像連珠炮似的响個不停，不必瞧看，北宮琦已經知道她是大小姐武碧珠。

這位小姐爽朗豪放，胸無城府，是一個極易相處的官門千金。

想到武碧珠，秀秀的倩影立即在他的腦海中印了出來，他的思緒也陷入迷離的境界了。

「哥……哥哥……」

「啊，妹妹……」

「你是怎麼啦？珠姐姐跟你打招呼你也沒有聽見。」

「對不起，珠妹子，我適才在想……在想……」

「我知道，想打獵，今日天高氣爽，的確是一個打獵的好天氣，咱們這就走，你看可好？」

這位珠大小姐當眞是的，她就這麼斷定北宮琦是想打獵，她雖是在徵詢北宮琦的意見，其實她什麼都準備好了，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因爲她固然已窄衣箭袖，穿好了一套行獵的服裝，連鐵秋霞，小鎖子，以及她的兩名丫頭侍書拂塵也作好了準備。

院中拴住六匹鞍轡俱全的駿馬，每匹馬都配有一副弓箭，及水壺乾糧等應用之物。

武碧珠根本不由分說，拉住鐵秋霞走向坐騎，並向北宮琦招呼道：「北宮哥哥：你是男孩子，可不能輸給咱們，小妹今天要跟霞妹比個高下看誰的收獲最好。」

鐵秋霞與北宮琦都在暗暗叫苦，他們住進知府衙門是爲了便於偵察董夫人的兇案，碰到武碧珠這麼一攪，叫他們如何查法？

只是他們又不便拒絕，開罪了武大小姐，台府衙門如何能够待得下去？

不管怎樣，今天他們非得跟武碧珠去打獵不可，縱然要擺脫她的糾纏，也得待以後再作研究。

出岱安門往南，是一片廣袤的山區，此地山勢並不太斜，飛禽走獸却十分之多，的確是一個理想的行獵場所。

他們入山之後原是並轡前進的，一待追逐獵物，就自然而然的分散了。

不過他們只是分作兩起，一起是武碧珠與侍書拂塵，另一起自然是鐵秋霞主婢及北宮琦了。

鐵秋霞追逐一隻野鹿，追了兩個山頭，野鹿反而追丟了，瞧到跟來的北宮琦，她不由啞然一笑。

「哥，你也不帮帮讓我白忙一陣。」

「妳比我跑得快，我那裏帮得上？不過這不要緊，野獸多得很，咱們再找。」

於是他們聯騎前進，小鎖子在後面跟着。

北宮琦向左右瞧了一眼，才咳了一聲道：「妹子，昨晚妳睡得很早？」

鐵秋霞道：「是的，昨天有點累，所以睡得早了一點。」

北宮琦道：「武碧珠呢？她什麼時候睡的？」

鐵秋霞道：「她比我睡得還早，約莫才交戌時，唔，你問這些做什麼？」

北宮琦道：「我昨晚遇到一件怪事，到現在還覺得有些迷糊。」

鐵秋霞道：「難怪你適才魂不守舍似的，究竟是什麼事？」

北宮琦道：「昨晚我發覺袁玉成偷偷溜出，因而悄悄跟了下去。」

鐵秋霞道：「又去海棠春？」

北宮琦道：「不錯。」

鐵秋霞道：「你跟進去了？」

北宮琦道：「我不便跟得太近，待我進去之後，已經找不到他了。」

鐵秋霞道：「你沒有問？」

北宮琦道：「問？不行，只能旁敲側擊，還要找適當的機會。」

鐵秋霞道：「後來找到機會了？」

北宮琦道：「找到了，是一個很特殊的姑娘。」

鐵秋霞道：「特殊？怎麼個特殊？」

北宮琦道：「她要自己看得中，否則，堆一山金子也休想獲得她青睞一顧。」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琦哥哥英俊儒雅，倜儻不羣，自然被她看中了。」

北宮琦尷尬的笑笑道：「別損我，妹子，我只是僥倖獲得接見而已。」

鐵秋霞道：「後來呢？」

北宮琦道：「後來我瞧到了這位姑娘，幾乎使我目瞪口呆。」

鐵秋霞道：「爲什麼？她太美？」

北宮琦道：「她的確有點迷人，不過我說的不是這個。」

鐵秋霞道：「哦，那是什麼？」

北宮琦道：「因爲她像一個人，簡直就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

鐵秋霞道：「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她像誰？」

北宮琦道：「武知府的掌上明珠。」

鐵秋霞道：「武碧珠？我想只不過有點像罷了，這算不得怎樣稀罕。」

北宮琦道：「不，決不是只有點像，

而是像得十分厲害。」

鐵秋霞道：「當眞麼？」

北宮琦道：「當眞，除了兩點，簡直就像一個人。」

鐵秋霞道：「那兩點？」

北宮琦道：「第一是那位秀秀姑娘的右嘴角上多了一顆美人痣，第二點是他們兩人不同的性格……」

鐵秋霞道：「你說說看，她們的性格有些什麼差異？」

鐵秋霞語甫音落，小鎖子忽然驚呼道：「小姐，小心右面……」

一綫黃光帶着一股勁風，由右側山壁上向鐵秋霞當頭撲來，速度之快，宛如星馳電掣一般。

北宮琦已瞧出牠是一隻兇悍無比的金錢豹，此時如若逃避，馬匹必然遭殃，於是他在匆忙中抓起幾隻長箭，同時彈身一躍，迎向那隻猛獸。

他在空中與金錢豹相遇，手中長箭以全力向牠的頭部猛擊。

在一聲山鳴谷應的厲吼之後，北宮琦與金錢豹同時落於地面，金錢豹當然死了，三枝利箭都插進牠的腦門牠豈能不死！

鐵秋霞緩緩吁出一口長氣，道：「謝謝你啦，哥，有了牠就可以交差了，咱們到那邊樹底下歇歇。」

北宮琦道：「好的。」

他們依在樹身之上聊着，聊的重點自然還是海棠春的秀秀姑娘了。

「哥，你說，那位秀秀姑娘與珠大小姐的性格有什麼不同？」

「珠大小姐爽朗明快，胸無城府，那位秀秀就不同了，深沉穩重，言笑不苟，她們兩人的性格可以說截然不同。」

「照你這麼一說，她們當眞是兩個人了。」

「她們當然是兩個人，難道妳懷疑她們會是一個人？」

「不錯，天下長相相同之人不是沒有，但除了孿生姐妹，不可能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

「可是她們截然不同的性格，還有那顆美人痣……」

「多一顆美人痣不足以證明並非一人，何況美人痣是可以用人工點上去的，只有性格……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她有雙重性格，不過具有兩種截然不同性格的人倒是少見得很，何況武碧珠還是一個府台千金……」

「妹子，我看府台衙門，甚至整個濟南城裏，都籠罩着一股神秘氣氛，我懷疑咱們有沒有捲入這個漩渦的必要？」

「怎麼，你害怕了？」

「害怕？我還沒有遭遇過值得我害怕的事，能夠經歷一下，在人生過程中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那你懷疑什麼？」

「如果這是一個小漩渦，咱們似乎不必浪費時日，要是一個大漩渦，咱們人單勢孤，如何能夠應付？」

「這個麼，你說的有點道理，不過此事的起因是府台的如夫人遭受閻王令姦殺，追查閻王令是咱們神捕世家的職責，再說咱們已經插了手，就不能有始無終半途而廢了。」

「這……好吧，妳說，咱們今後如何着手進行，總不能像無頭蒼蠅似的到處亂鑽！」

「你不是說府台衙門有一股神秘氣氛麼？所以咱們的方向並沒有走錯，今後你就盯着姓袁的，並時常到海棠春走走。」

「海棠春我不想去了。」

「爲甚麼？是缺少銀子？這不要緊，無論你花多少我都可以供給。」

「不是銀子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我沒有逛風月場所的經驗，感到蹩扭得很。」

「這怕什麼，經驗是慢慢歷練出來的，只要花得起銀子，她們敢不好好的接待你？」

「看來我只好勉爲其難了，哦，妹子，那碧珠小姐似乎對她那位表兄沒有多大的好感。」

「不錯，咱們出發之時，袁玉成分明還在房裏，她竟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我想也許是爲了你的關係吧。」

「爲了我？怎麼你又扯到我的頭上來了？」

「這還不明白？袁玉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起先沒有人跟他比倒還罷了，你這一來麼，袁玉成就不值錢了，所以你應該好自爲之！」

「妳瞎說，我不跟妳胡謅了。」

「別生氣，琦哥哥，我是跟你鬧着玩的，咱們走吧，躭擱太久了，碧珠會起疑心的。」

於是他們往回頭走，在山麓與剛剛到達的武碧珠正好會合。

武碧珠瞧到他們獵到的金錢豹大加讚賞道：「還是你們兄妹行，我只獵到一些不值錢的小東西。」

鐵秋霞道：「這沒有什麼，行獵嘛，總要碰碰運氣，不過咱們也費了不少時間才將牠獵到。」

回到府衙太陽才剛剛偏西，他們進過食，再洗了一個澡，然後就各自歇息了。

袁玉成沒有出去，也沒有跟他們照面，只有一片琅琅書聲由他的房中傳出。

× × ×

夜深了，袁玉成的步聲還在時斷時續的飄出，顯然，這位府台衙門的表少爺今晚是不準備前往海棠春了。

他是北宮琦偵察的目標，他不出去，北宮琦也就一枕黃粱，呼呼大睡起來了。

次日北宮琦又與鐵秋霞在園中漫步，他們將漫步當作一種習慣，以避免別人的懷疑。

鐵秋霞見四外無人，才面色一整道：「昨晚收獲如何？」

北宮琦道：「昨晚沒有出去，那有什麼收獲。」

鐵秋霞道：「爲什麼不出去？」

北宮琦道：「袁玉成沒有出去，所以我就不出去了。」

鐵秋霞說道：「誰說他昨晚沒有出去了？」

北宮琦道：「此人忽然用起功來了，幾乎整夜都在讀書。」

鐵秋霞道：「整夜都在讀書？此人當

眞狡詐得很！」

北宮琦一怔道：「怎麼，妹子，莫非他騙了咱們？」

鐵秋霞一嘆道：「他騙了你，不是咱們，因爲我瞧到他越牆而去。」

北宮琦面色一變道：「如此說來他對我已起疑心，而加以防範了！」

鐵秋霞道：「我想是的，不過咱們也可以改變一下。」

北宮琦道：「怎樣改變？」

鐵秋霞說道：「風月場所，日夜開放，不一定必須夜間前往，而且尋找蛛絲馬跡，範圍越廣越好，也不一定要找秀秀姑娘。」

北宮琦略作沉吟道：「妹子，有一件事不知道妳想到了沒有？」

鐵秋霞道：「什麼事？」

北宮琦道：「要別人跟你說實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鐵秋霞道：「這很簡單，她們是妓女，喜歡的是銀子，你只要出手大方一點，我想她們不會不說的。」

北宮琦道：「只怕她們懷疑咱們別有用心？」

鐵秋霞道：「那你就滅燭留髡，做她們的入幕之賓就是，當郎情妾意，兩情正濃之際，她們就不會有所保留了。」

北宮琦面色一紅道：「這個不行。」

鐵秋霞道：「爲什麼？」

北宮琦道：「沒有什麼。」身形一轉，逕向一側緩步而去。

鐵秋霞呆了一呆道：「小鎖子，妳瞧他……」

小鎖子微微一笑道：「他沒有錯，是小姐錯了！」

鐵秋霞道：「我錯了？」

小鎖子道：「嫖娼宿妓，並不是人人都喜愛的，何況琦公子是一個潔身自愛，從未近過女色之人……」

鐵秋霞一嘆道：「這個我也知道，只是咱們不便出入妓院，只得請他勉爲其難了。」

小鎖子道：「擒兇破案是咱們鐵家的事，琦公子只是盡義務而已，小姐怎能要他勉爲其難呢？」

鐵秋霞一怔道：「這個……」

小鎖子道：「小姐，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鐵秋霞道：「不要緊，妳說吧。」

小鎖子道：「此地距離京師並不太遠，小姐可以將本案報告老爺，那妳就不必再爲此事而煩心了。」

鐵秋霞道：「京師刑案繁重，爹跟大伯他們可能分身不開，咱們可稟報兩位老人家，但不必希望他們能夠支援咱們。」

小鎖子道：「那麼濟南的事就全靠咱們了！」

鐵秋霞道：「這沒有什麼，咱們又不是沒有單獨辦過案件。」

小鎖子道：「話是不錯，不過這一回咱們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到海棠春查案似乎必須借重琦公子。」

鐵秋霞道：「可是他……」

小鎖子道：「他不是神捕世家的人，咱們就很難叫他作重大犧牲，除非……」

鐵秋霞道：「除非怎樣？」

小鎖子道：「自然是將他收攬下來，做鐵氏門中的人了。」

鐵秋霞道：「我曾經要他拜在爹的名下，我可以代爹傳藝，但是被他一口拒絕了。」

小鎖子道：「妳又錯了，小姐。」

鐵秋霞道：「我怎麼又錯了？」

小鎖子說道：「小姐忽略琦公子的性格了，他豈是一個見異思遷，背師別投之人！」

鐵秋霞撇撇嘴道：「人望高，水望低，放着絕代武學不要，偏偏要守着上不了台盤的門派，他太過固執了！」

小鎖子搖搖頭道：「小姐的想法小婢不敢贊同。」

鐵秋霞道：「妳有什麼高見說吧。」

小鎖子道：「據傳說，崑崙派有一種絕世武功名叫風雷哮天，當時天下的門派，沒有人能承當風嘯雷鳴的一擊……」

鐵秋霞道：「我知道，崑崙派由於絕學失傳，才落得一蹶不振。」

小鎖子道：「小婢敢作一項大胆的預測，琦公子必能習得風雷哮天，同時負起振興崑崙責任。」

鐵秋霞道：「妳憑甚麼如此預測？」

小鎖子道：「小婢兩招將他挫敗，使他受到極大的衝激，此後他幾乎時時都在沉思，每晚都在勤練，以他的智慧及毅力，必然可以藉殘缺不全的口訣，發掘到風雷哮天的眞諦。」

鐵秋霞沉吟良久，忍不住嘆息道：「妳說的不錯，他的根骨智慧世間罕見，將來必然是一朶武林奇葩，只可惜……」

小鎖子微微一笑道：「不必可惜，小姐，咱們將他收歸鐵氏門下，一切問題豈不迎刃而解？」

鐵秋霞道：「妳是怎麼啦？小鎖子，瞧妳並不笨，怎麼說起話來如此顚顚倒倒的？」

小鎖子道：「小婢的話並沒有顚倒，他不願背師別投沒有錯，但咱們可以想別的辦法……」

鐵秋霞精神一振道：「想什麼辦法？妳快說。」

小鎖子道：「如是將他收爲東床快婿，豈不比師徒的關係更爲密切？」

鐵秋霞呆了一呆，忽然嬌靨一紅道：「小丫頭只怕在想男人了，好，就將妳嫁給他吧。」

小鎖子嘆息一聲道：「得婿如此，還有何求，可惜小婢沒有這份福氣，說眞格的，小姐，妳到底願是不願？」

鐵秋霞道：「別一廂情願了，走，咱們回去。」

小鎖子道：「不，小姐，這不是一廂情願，憑咱們神捕世家的聲望，以及小姐的絕世姿容，他縱然打着燈籠也很難找到，只要小姐點點頭，小婢這個紅娘包管能夠達到任務。」

鐵秋霞無限嬌羞的道：「好一個厚臉皮的瘋丫頭，妳去說，我可不願跟妳窮磨牙了。」

身形一擰，向住處飛馳而去。

小鎖子微微一笑，然後向花園的另一端走來。

「公子，一個人在這兒賞花，你倒是

悠閒得很。」

「唔，妳不陪着妳家小姐，到這兒來做什麼？」

「找公子呀，小婢有幾句話想找公子聊聊。」

「哦，聊什麼？妳說。」

「這……咱們只是隨便聊聊，哦，聽說公子父母雙亡，你還有些什麼家人？」

「我？除了遠在崑崙的一個師父，可以說無親無友，孑然一身，實在是可憐得很。」

「這的確可憐，公子應該想一想辦法呀。」

「想什麼辦法？我覺得這樣無牽無掛，倒是寫意得很。」

「不，公子，咱們不能離開人羣，脫離社會，一個無親無友的人就很難生活下去。」

「不見得吧？我無求於任何人，為什麼不能生活下去？」

「這很簡單，人是血肉之軀，吃了五穀雜糧誰也不敢担保他不生疾病，到時候他往床上一倒，連倒一杯開水的人都沒有，他如何活得下去？」

「這倒也是，不過我天生就是這麼孤苦，有什麼辦法可想？」

「辦法當然有，路是人走出來的。」

「哦，妳說說看。」

「公子可以在社會上建立關係……」

「怎樣建立？」

「人世間的關係以夫婦父子最為親近，也是最為密切的血親關係，公子如若娶來一房媳婦，一切問題豈不迎刄而解。」

「這的確是一項好辦法，可是妳忘記我是一個下無立錐，上無片瓦的窮小子，誰肯嫁給我？」

「如果有呢？你願不願意答允？」

「別開玩笑了，鎖姑娘，還有人願意嫁給一個窮小子的？」

「我說有，自然有，只問你願意不願意。」

「哦，是那家的姑娘？」

「咱小姐鐵秋霞，該配得上你吧？」

「妳又來開玩笑了，霞姑娘是何等身份，怎會看上我這個貧無立錐之人！」

「夫婦要靠一個緣字，只要你願意，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經小鎖子這麼一說，北宮琦不得不認眞考慮起來，良久，他才面色一正道：「好，我答允，不過霞姑娘可不能跟我相比，她是有父母兄長的……」

小鎖子道：「這個你放心，只要咱們小姐願意，老爺夫人是不會反對的，再說咱們現在只是說定這門親事，完婚還得先稟明老爺，現在請你交給我一件信物，你就是小婢的姑爺了。」

北宮琦取出一塊佩玉道：「這是先母交給在下，除了這個我就別無長物了。」

小鎖子道：「這個很好，姑爺請先回房，小婢待會就來跟你報喜。」

小鎖子的確是一個能幹的紅娘，片刻之後她果然送來喜訊。

「這是蜃樓寶鏡，姑爺請收下。」

「什麼叫蜃樓寶鏡？」

「蜃樓寶鏡是利用光綫折射的原理，可以將自己或附近的人物投射十丈以外，使敵人的視綫發生錯覺，所以才叫這個名字。」

「啊，果然是一面寶鏡，不過，文定信物，用不着如此名貴，叫霞妹子換一件吧。」

「不，姑爺，蜃樓寶鏡是小姐救人一命得來的，並不是鐵氏傳家之寶，你快收下，小婢還有話說。」

經過小鎖子的解釋，北宮琦只得將蜃樓寶鏡貼身收藏起來。

小鎖子道：「小姐叫姑爺去見武知府，就說案情已有綫索，但咱們居住府衙對偵察工作頗為不便，你去向他告辭，回來咱們就走。」

北宮琦一怔道：「當眞是這樣？」

小鎖子道：「是的，咱們住客棧，在行動上比較方便一點，府衙的陳捕頭可以跟咱們保持連繫。」

北宮琦道：「好吧。」

他見過武知府，回頭再與武碧珠袁玉成等告別，然後離開府衙，住進一家「長洲客棧」，他們包下一個偏院，倒也清靜得很。

晚餐之後，他們在客房閒聊，鐵秋霞落落大方的一笑道：「琦哥哥，偵辦府衙兇案，還得請你幫忙。」

北宮琦道：「咱們已是一家，妹子就不必客氣了，只是對風月場所……」

鐵秋霞道：「風月場所無非男女關係而已，我想讓你先將小鎖子收房，你就不會是一個雛兒了。」

北宮琦一怔道：「這怎麼可以？」

鐵秋霞道：「怎樣不可以？她是我的丫頭，原是要跟着我陪嫁的，收房是遲早的事，現在不過提前而已。」

北宮琦道：「我只覺得委屈了小鎖子，妳既然認為應該，只好聽妳的了。」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你去叫店小二準備香燭，你自己寫一個祖先牌位，納妾事小，但禮不可廢。」

北宮琦道：「好的。」

他們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北宮琦未娶妻先納妾，總算領略了關雎第一章的樂趣。

次日午後，北宮琦舊地重遊，又到海棠春來了，這回他是熟客，行動上也較為老練。

他原想一逕去找秀秀的，却被一名老鴇子攔了下來。

「公子請到客廳奉茶……」

「不必，我知道秀秀的住處。」

「對不起，公子，秀秀有客。」

「這……」

「公子，咱們海棠春的姑娘個個美麗，小婦人替你介紹一個包你滿意。」

「唔，好吧。」

老鴇子沒有騙他，的確找來一位美麗的姑娘。

「小玉，這位是北宮公子。」

「玉兒見過公子。」

「姑娘不必多禮，請坐。」

「到我那兒去吧，公子，如果你不嫌棄……」

「好，姑娘請帶路。」

小玉身材修長，亭亭玉立，應該是無可挑剔的，只是面容差了一點，但也具有

中人之姿。她嫣然一笑，牽着北宮琦的手，將他帶進一個幽香細細的閨房。

一名青衣丫環先禮貌的叫了一聲「公子」，然後為他們沏上一壺好茶，擺上瓜子點心，再悄悄的退了出去。

小玉舉起茶杯道：「公子請用茶。」

北宮琦道：「姑娘不必客氣，你今年有十八歲了吧？」

小玉微微一笑道：「公子好眼光，還差兩個月，賤妾就滿十八歲了。」

北宮琦一嘆道：「姑娘綺年玉貌，氣質高雅，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出身？」

小玉先是一怔，接着眼眶一紅，然後輕輕一吁道：「公子是來尋樂的，玉兒不敢掃公子的高興，如果公子不介意，玉兒唱隻曲子如何？」

北宮琦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小玉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姑娘，她由牆壁上取下一隻胡琴，以纖纖玉指將胡弦調了一下，立即開始自拉自唱起來。

「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袖裏掌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嬌音婉轉而高亢，雖是餘音繞樑，却有一種身受屈辱，感懷身世的韻味。

這首詩是明末崇禎三年，女將軍秦良玉金殿招見的慶功詩，小玉何以會唱這首詩，北宮琦是點難以理解。

「姑娘……」

小啓：「玉劍傳奇」作者因事暫停一期，下期定當恢復刊出。此啓。

「嗯，公子。」

「莫非妳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如果妳有什麼困難，在下能够効勞的話，妳請說吧。」

小玉沒是說話，只是以一雙奇異的目光向他瞧看着。

北宮琦道：「姑娘，也許我的力量有限，不過我是誠心的。」

小玉忽然噗哧一笑道：「別說這些，公子，我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北宮琦道：「不要緊，儘管說吧。」

小玉道：「公子今年貴庚？」

北宮琦道：「比姑娘痴長一歲。」

小玉道：「這就使賤妾不懂了。」

北宮琦道：「姑娘是甚麼不懂？」

小玉道：「公子不像豪門的紈袴子弟，年歲又如此之輕，這章台走馬，柳巷尋春之事，對公子來說，似乎不太相宜！」

北宮琦心頭一驚，他再也想不到小玉會說出這番話來。

他雖是心頭暗驚，神色上却絲毫不變，只是淡淡一笑道：「妳說的對，我只是偶然聽到一個朋友來到海棠春，一時好奇，也進來瞧瞧，想不到風月場中竟能使人着迷。」

小玉道：「哦，是那一位朋友？」

北宮琦道：「府台大人的內侄袁玉成，姑娘識得此人麼？」

小玉道：「原來是袁公子，他是咱們這兒的常客，賤妾豈能不識？不過公子上回前來，好像並未提到袁公子！」

北宮琦道：「不瞞姑娘說，尋花問柳總不是一件好事，少一個人知道，就減少一份麻煩，如非姑娘詢問，在下決心不會提及袁公子的。」

小玉微微一笑道：「使公子着迷的是秀秀，今天公子只怕失望得很。」

北宮琦搖搖頭道：「不，我今天才知道在花國賞花是一件難事，姚是魏紫，各擅勝場，現在使我更感到迷惑了。」

小玉伸手一掠鬢髮，發出一記動人的媚笑道：「估不到公子的口齒如此伶俐，恭維人竟能入木三分。」

北宮琦道：「姑娘過獎，在下只是實話實說。」語音一落，站了起來道：「打擾姑娘太久了，明天再來看妳，告辭。」

他放了一張銀票在桌上，身形一轉，舉步向門外走去。

小玉道：「公子……」

北宮琦停下脚步道：「姑娘有事？」

小玉道：「公子如是不嫌棄，希望你晚間能來。」

北宮琦一怔道：「姑娘是說今晚？」

小玉螓首一垂道：「是的，公子。」

北宮琦道：「好，咱們一言為定。」

回到客棧，小鎖子迎了上來，櫻唇一噘，帶着幾分幽怨道：「一去就是幾個時辰，玩的還痛快吧？」

北宮琦執着她的玉手，眉峯輕輕一皺道：「不痛快，以後我不想再去了。」

小鎖子訝然道：「為甚麼？」

北宮琦道：「第一，免得妳姑奶奶砸破醋罈子，叫人吃不消兜着走……」

小鎖子大發嬌嗔道：「你胡說，我幾時吃過醋了？」

她原想還說點什麼的，因為瞧到鐵秋霞正在客廳前含笑而立，她急忙縮回被北宮琦握着的手，要說的話自然也說不下去了。

鐵秋霞將北宮琦讓進客廳，微微一笑道：「琦哥哥，吃飯了沒有？」

北宮琦道：「沒有。」

小鎖子不待吩咐，立即奔出去張羅飲食去了。

鐵秋霞道：「琦哥哥，你說不想去了，莫非遭遇到什麼困難？」

北宮琦道：「是的，我沒有見到秀秀，却遇到一個十分可疑的姑娘。」

鐵秋霞道：「哦，你說說經過。」

北宮琦將經過的情形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然後詢問道：「霞妹，你有什麼意見？」

鐵秋霞道：「那位小玉姑娘的確有些奇怪，莫非她當眞是傷心人別有懷抱？」

北宮琦道：「她要我晚間再去，妳說我該不該去？」

鐵秋霞道：「該去，不過咱們要做一點防範工作。」

北宮琦道：「如何防範？」

鐵秋霞道：「你會不會移宮換穴？」

北宮琦道：「會。」

鐵秋霞道：「那就只剩下防毒的問題了，這是一顆咱們神捕世家秘製的解毒金丹，待會晚餐之後你就將它吃下去，七日之內可以保證百毒不侵。」

北宮琦道：「妳說她會對我不利？」

此時小鎖子帶着伙記送來了酒菜，他們的談話不得不暫告中止，待伙記退出之後，他們再邊吃邊談。（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劍歸何處（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丹青與康琬琬到一農家借宿，誰知柳上飛已先南、康兩人而至，因此誤墮柳預設之陷阱，中毒暈厥，柳乃輕易取去南之寶盒，然後露出眞面目，正擧劍欲斃南、康二人之際，康父突至，力勸柳勿逞兇，柳碍於舊交情面，乃罷手，正欲遠颺，南已蘇醒，出其不意，將柳制服，究詰殺父之情，柳否認，還寶盒與南後離去，康父旋亦告別，翌晨南丹青偕康琬琬趕往徐州，將寶盒送至鐵莊，該莊伙計告以眞相，紅貨實係贋品，南丹青聞言，氣憤莫名……

東嶽龍虎鬥　聲震登仙台

南丹青忍住心中的怒氣，把懷中的珠寶盒掏出，撕去封條，解開盒上的絲繩，打開珠寶盒一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字條：

「丹青賢侄，當你看到這字條時，你必已報了殺父之仇，可喜可賀，盒內白銀三十兩，是給你的酬勞，希笑納。」

字條下，果然是白銀三十兩！

南丹青氣得要摔它一個稀爛，康琬琬忙阻止道：「不要丟掉，留着還給他！」

——留着還給他？

——對，應該留着還給他！

於是，他將盒子蓋好，收入懷中，隨與康琬琬走出徐州錢莊。

他重重的吐出一口氣，藉以平息心中的憤怒，這才苦笑一聲道：「人心眞可怕，妳說是不是？」

康琬琬道：「八臂韋陀本來就是個老奸巨猾的人，道上朋友對他都沒好感。」

南丹青快快然道：「我眞想立刻趕回淮陰把家母接出來……」

康琬琬道：「不必跟他賭這個氣，此處距山東已不遠，咱們先去找『活閻羅閻永豪』，等辦完了事後，再回去接令堂出來。」

她接着又道：「其實，你也不能說他在利用你，因爲他安排的這個計策，確實使你找到了紅狠柳上飛，是不？」

南丹青道：「可是我知道他最大的目的是在利用我來吸引那些企圖搶刦珠寶的綠林人物，這種用心太可怕了！」

康琬琬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是給你一次經驗呀！」

南丹青聽她說得有理，氣也就消了大半，問道：「這地方距山東還有多遠？」

康琬琬道：「往此走百餘里路，即可進入魯境的南部。」

南丹青道：「妳累不累？」

康琬琬道：「不累，咱們去吃飯，然後立刻動身！」

次日晌午，兩人已進入魯境南部，南丹青過去的十二年中都在北雁蕩山練武，可說毫無江湖閱歷，幸好康琬琬曾隨其父走過幾年江湖，對各地情形略有所知，所以還不致於走錯路。

這天下午來到一個村鎮，南丹青問道：「這就是山東？」

康琬琬噗哧一笑道：「不錯，不過這個村鎮只是山東一地的一點點，好比滄海之一粟而已！」

南丹青啞然笑道：「我眞像一個鄉巴佬。」

康琬琬道：「山東有兩個大地方，一個是濟南，一個是青島；都還在五、六百里之外呢！」

南丹青道：「這麼大的地方，到何處去找『活閻羅閻永豪』？」

康琬琬道：「打聽呀！」

南丹青道：「逢人便問『你知不知道活閻羅閻永豪在哪裏？』」

康琬琬道：「我爹有個朋友住在棗莊・他以前也是江湖人物，現在棗莊開館授徒，咱們去向他打聽打聽，也許他知道可在何處找到閻永豪。」

南丹青問道：「棗莊距此多遠？」

康琬琬道：「還有一天路程。」

南丹青道：「那麼，咱們在這鎮上過一夜，明天再走。」

兩人在鎮上找到一家小客棧，分房住了下來。

這雖是一家小客棧，却有幾間上房，他們住的是兩間相連的上房，南丹青剛在床上躺下，康琬琬就來敲門，南丹青開門讓她入房，道：「妳還不睡啊？」

康琬琬低聲道：「我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南丹青道：「甚麼好消息？」

康琬琬道：「今天這家小客棧住着二十個旅客，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三山五嶽的人物！」

南丹青心頭一動道：「妳怎知道？」

康琬琬道：「看出來的呀！我隔壁這間客房裏就住着兩個江湖人物，他們剛才在房中聊天・提到了一個人的名號，你猜是誰？」

南丹青色喜道：「活閻羅閻永豪？」

康琬琬笑道：「猜對了！」

南丹青急問道：「他們怎麼說？」

康琬琬道：「我聽不大清楚，好像是說活閻羅閻永豪要和一個人進行決鬥，他們要趕去看熱鬧……」

南丹青大喜道：「這太好了，我去問個明白！」

說着就要出房，康琬琬扯住了他，道：「不要去問了，明天咱們跟着他們走準沒錯！」

「問問何妨？」

「他們談吐不雅，顯非善類，你若煞有介事去問，反會啓其疑竇，何必呢！」

「妳確實聽到他們那樣說？」

「是的，其中一個說了這樣一句話：『你說活閻羅閻永豪能不能應付得了？』另一個回答說：『不知道，反正這一仗有得瞧。』所以我猜閻永豪要在某地與一個人進行決鬥，而這些三山五嶽的人物都是想去看熱鬧的。」

「好極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噓，小聲一點！」

「怎麼呢？」

「不要讓別人知道你要找他，這對你才有利呀！」

「唔……」

「假定我猜得不錯，咱們跟着大家去觀戰，這樣正可以了解閻永豪的爲人及其武功的强弱，這樣對你豈不是很有利？」

「對。」

「丹青哥。」

「嗯？」

「我好興奮！」

「哦？」

「爲你高興呀！」

南丹青笑了，他走到她跟前，伸出雙手輕撫着她的秀髮，很想親她一下，就只提不起勇氣。

他眞的很喜歡這個小姑娘，主要原因並不只是她長得標緻討人喜歡，而是他知道她很關心自己，給自己很大的溫暖，十多年來，這是對他表示關心和給予他溫暖的第一人。

他和恩師佟熊相處十二年就沒有這種感覺，恩師佟熊只關心他武藝有無進境，此外一概不過問，因此在此之前他是寂寞的，現在他不寂寞了。

康琬琬發現他目光充滿强烈的情意，不禁有些臉紅心跳，低下頭道：「你在想甚麼？」

南丹青道：「我在想……」

康琬琬抬頭等着他回答。

南丹青也臉紅了，期期艾艾道：「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

康琬琬臉更紅，連忙正色道：「不可以！」

南丹青一呆道：「爲甚麼不可以？」

康琬琬道：「因爲我們還沒成親！」

南丹青道：「我知道，可是……可是只親一下都不可以麼？」

康琬琬眨眨眼皮道：「你是說只親一下？」

南丹青點頭道：「是呀！」

康琬琬又眨眨眼皮道：「親哪裏？」

南丹青指指她的臉頰。

康琬琬又低下頭，羞笑一下道：「只親那個地方，當然可以了。」

南丹青鼓起勇氣，偷襲似的在她的臉頰上親了一下，自己倒弄得面紅心跳，耳根發熱。

康琬琬悄聲道：「香不香？」

南丹青道：「好香呀！」

康琬琬嶲着心口，輕輕的透氣道：「我心跳得好厲害，撲通撲通的響……」

南丹青道：「我也一樣。」

康琬琬道：「你也會害羞麼？」

南丹青點頭道：「是的，有點不好意思。」

康琬琬嬌羞的笑笑道：「眞奇怪，你一個大男人也會害羞，瞧你臉好紅啊！」

南丹青拉着她在床緣坐下，道：「琬兒，我也睡不着了，咱們再聊聊。」

康琬琬道：「只聊一會，可不能聊太久啊。」

南丹青握着她一隻又白又細的玉手，輕聲道：「爲甚麼不能聊太久？」

康琬琬一本正經地道：「我還是個姑娘，一個姑娘跟一個大男人在一個房間太久，會遭人非議的呀！」

南丹青道：「管他，反正咱們沒幹壞事，就是聊到天亮又有何妨？」

康琬琬道：「聊甚麼呢？」

南丹青道：「隨便聊聊。」

康琬琬道：「咱們這樣坐在一起，要是被我爹看見了，他一定會把我倒吊起來的。」

南丹青笑道：「不會，妳爹一定巳看出我是個正人君子，所以才放心的把妳交給我。」

康琬琬忽然道：「對了，你師父佟熊對你嚴不嚴？會不會罵你打你？」

南丹青搖頭道：「不會，他只對我的藝業要求嚴格，別的一概不過問；他是個嗜武成性之人，除了武功之外，對其他都無興趣，有人說師徒如父子，他可沒有，他肯收我爲徒，只因爲我天份好，骨格佳，如此而已！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師徒之情，好像不很深厚……他很少跟我講話……記得我去求他收納那一天，嘿！眞是有趣！」

「怎麼呢？」

「他叫我站好，然後仔仔細細的打量我一遍，那表情好像在挑選一件東西，在考慮要不要買似的！」

「後來呢？」

「後來他只說了一句話：『好，不怕吃苦，就跟着我住下來吧！』就這樣我跟他一住十二年。」

「他是天下最著名的劍術大家，聽我爹說他性子很怪……」

「狂？」

「嗯，還有他與人搏鬥時，出手都不留情，雖說不常殺人，但每次都非要把對手打得一敗塗地不可。」

「妳說對了，家師就是這樣一個人，不過最近十年他巳改變了很多，不再那麼要强好勝了。」

「你能拜他爲師，練成一身絕頂劍法，是你的運氣，但你在作人處世方面可要有主張，千萬不能一意孤行啊。」

「我知道，我只想爲父報仇，此外人不犯我，我也絕不犯人。」

「這才對。」

「琬兒，再讓我親一下好不好？」

「唉，你這個人眞是貪得無厭，氣死我了。」

× × ×

第二天一早，他們悄悄尾隨着十幾個三山五嶽的人物出發，一路向北方走。

走了幾天，發現武林人物越來越多了，每在酒樓茶肆打尖，總會發現有三三兩兩的武林人物聚在一起，從他們的談話中，才知大概情形。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魯境一地响馬盜賊甚多，可說是綠林好漢最猖獗的地方，而二十年來，在這地方偏偏出現了一個專與黑道作對的人，這個人即是活閻羅閻永豪！

閻永豪嫉惡如仇，性子極烈，他憑着手中一把鯊魚劍，對黑道展開無情的掃蕩，二十年來死在他劍下的黑道人物已不計其數，因此黑道上的人物對他痛恨入骨，時思報復。

數月前，江湖上忽然傳出有人要向閻永豪公開挑戰，其人是來自關外的「天外不速客」！

「天外不速客」何許人？

提起此人，武林中人個個知道，知道他有一身蓋世絕藝，名氣之大不在佟熊之下，但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因爲此人一向只在關外活動，而且行踪神秘，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這個人忽然來到魯境，要與活閻羅閻永豪進行一場公開的決鬥！

目的何在？

無人知悉，但決鬥的事巳獲得證實，日期是五月五日正午，地點在泰山登仙台上。

所以，三山五嶽的人物一聽到這消息，都想去一睹盛會，尤其是魯境一地的黑道人物，他們都恨不得活閻羅趕快死掉，故都不願錯過。

「琬兒，妳聽過『天外不速客』這個人麽？」

「聽過。」

「他爲人怎樣？」

「不知道，我只知道關外有這麼一位人物而巳。」

「我也曾聽家師提起此人，不過家師也不知道此人是正是邪。」

「閻永豪是黑道尅星，好多人恨不得他死，你覺得怎樣？」

「傳言若然屬實，這個人倒是值得尊敬，但願他不是殺死家父的兇手……」

五月五日上午，他們隨着衆多武林人物登上泰山登仙台。

泰山，東嶽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登泰山而小天下，中古以前的帝王皆以來此封禪爲大典，封乎泰山，禪乎梁甫，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

登仙台，爲泰山諸峯中之一，此峯以「台」爲名，可知不像一般山峯之尖拔峻峭。

南丹青和康琬琬到達時，四周巳是人山人海，幾無立足之處。

好在他們年紀輕，在一般武林人的眼中是小孩子，他們便像小孩子那樣到處亂竄，終於讓他們找到一處理想觀戰地點。

距午時尚有一個時辰之久，他們便在地上坐下，等着看熱鬧。

人聲嗡嗡如蜂窩，都在預測勝負結果，大都看好「天外不速客」，因爲他是個神奇人物。

康琬琬問道：「丹青哥，你希望誰獲勝？」

南丹青道：「我希望活閻羅獲勝。」

康琬琬說道：「理由是？」

南丹青低聲道：「第一：他是黑道人物的尅星，這樣的人若死了，等於是魔長道消，不好。第二：如果他是殺我父親的兇手，他若被『天外不速客』殺了，我找誰報仇？」

康琬琬笑道：「矛盾！」

南丹青道：「一點也不矛盾，這是兩碼事呀！」

康琬琬道：「許多綠林人物對活閻羅痛恨入骨，足見他是好人，如果他是殺死你父親的兇手，你忍心殺死他麽？」

南丹青面容一冷道：「他無端端殺死家父，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康琬琬道：「可是……」

南丹青不悅道：「琬兒，我甚麼都可依你，唯獨此事我絕不放棄，我在北雁蕩山苦練十二年爲的是甚麼？再想到我娘的悲慘情況，叫我怎能原諒他？」

康琬琬嘆了口氣道：「但願他不是殺你父親的兇手……」

南丹青道：「我也希望他不是。」

兩人正在低聲交談，忽有一隻手從後面搭上康琬琬的肩頭！

康琬琬回頭一看，不禁大喜道：「爹，您也來了？」

「噓！」康千里示意她勿大聲嚷嚷，他頭上戴着一頂草帽，低低壓着臉部：「小聲一點，爲父不想被人認出來。」

康琬琬一怔道：「爲甚麼？」

康千里輕笑聲道：「傻丫頭，妳爹是個偷兒，不便在公衆面前露面呀！」

南丹青含笑向他點頭爲禮。

康千里瞪他一眼道：「小子，你有沒有欺負我女兒？」

南丹青忙道：「沒有，小可……發乎情止乎禮，不信請問問令嫒。」

康千里沉着臉道：「沒有最好，要是有一天你欺負了我女兒，我可不跟你客氣；我康千里是天下第一神偷，不但偷東西是老行家，偷人命也在行得很！」

康琬琬發嗔道：「爺，您別嚇唬他好不好？他眞的沒有欺負我，我……我們到現在連手都沒碰過呢！」

康千里道：「眞的？」

康琬琬道：「當然。」

康千里嘆道：「若是如此，那也未免太嚴謹了，爲父雖然有些食古不化，倒也沒有頑固到這地步。」

康琬琬羞澀一笑道：「爹，您來多久了？」

康千里道：「來一會了，剛才發現你們手拉手擠到這裏，爲父趕快擠過來。」

他說到「手拉手」三個字時，特別加重語氣。

康琬琬臊紅了臉，道：「爹……」

康千里道：「怎麼呢？」

康琬琬訕訕地道：「您放心，我們只拉過手，就只剛才您看見的那一次，那也是怕被人擠散才拉着手的嘛！」

康千里笑道：「好啦！不談這些，爹只希望妳別老在背後中傷我，我以前雖曾打過妳一兩次，可從來不曾把你倒吊起來的。」

康琬琬聽了臉更紅，因爲她記得自己只在南丹青面前說過兩次「我爹會把我倒吊起來」的話，第一次是在自己把珠寶盒還給南丹青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在小客棧的房中，那時南丹青親了自己一下，後來還跟南丹青相偎相依耳鬢廝磨的坐在一塊兒——我的天，怎麼都被看見了？

這下使她羞不可抑，一顆頭垂得幾乎要碰到地面。

康千里笑道：「沒關係，只要發乎情止乎禮，爲父絕不會把妳倒吊起來的。」

康琬琬噘起嘴唇道：「爹，你若反對女兒跟他在一起，可以把女兒帶回去，何必老跟着我們？」

康千里道：「放心，今後不會了。」

他接着轉對南丹青笑道：「南丹青，咱們談正經的，我和活閻羅雖非同類，但覺其人還頗有值得稱道之處，你在追究殺父仇人的時候，最好謹愼從事，可別傷了好人。」

南丹青點頭道：「是的，小可不會莽撞，必到確定了才動手。」

康千里忽然輕嘆一聲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活閻羅若是你的殺父仇人，你想報仇只怕也沒機會了。」

南丹青道：「爲甚麼？」

康千里道：「因爲他恐怕不是『天外不速客』的對手，聽說『天外不速客』的武功巳到神化之境，可與令師等量齊觀，這樣一位絕頂高手，活閻羅豈是其敵。」

南丹青道：「天外不速客爲何要找他公開進行決鬥？」

康千里道：「聽說魯境有一批綠林人物集資五萬兩銀子，聘請他來收拾活閻羅的。」

南丹青目光一注道：「哦，如此說來，天外不速客是爲錢而殺人的了？」

康千里點頭道：「可能是的。」

南丹青因此對「天外不速客」大起反感，他一向反對殺人，他只在非不得巳的情況下才殺人，因爲他認爲殺人會帶給死者親人無限的悲痛，而如今世上竟有人爲錢而殺人，這樣的人可說巳毫無人性了。

他心中燃起一股怒火，忍不住說道：「這種人眞該死，怎麼可爲錢而殺人？」

康千里道：「這種人叫『殺手』，在江湖上爲數還不少呢。」

南丹青劍眉一揚道：「如果『天外不速客』眞是這種人，那麼……」

康千里看出他很激動，忙道：「慢着，南丹青，我知道你是佟熊的傳人，我也知道你的劍術非常了得，但是這件事你最好袖手旁觀。」

南丹青道：「爲甚麼？」

康千里以嚴肅的口氣道：「因爲『天外不速客』非『山林四魑』可比，你絕不是他的對手。」

南丹青冷笑道：「是麼？」

康千里道：「還有，今天到場觀戰的人，黑道多於白道，如果你挺身而出，只怕會有許多麻煩。」

南丹青沉默了半晌，道：「不論今後有多少麻煩，小可都不能眼看着閻永豪死在『天外不速客』的手下，因爲小可要問問他是不是當年殺死家父的兇手。」

康千里道：「依我判斷，閻永豪不可能是殺死令尊的兇手，因爲他雖然殺了不少人，但就我所知，他從未錯殺過一人，死在他鯊魚劍下的都是怙惡不悛的江湖敗類，此所以他贏得了一個『活閻羅』的綽號。」

南丹青道：「可是，到目前爲止，巳知的三個使用鯊魚劍的人中，吃人鯊白劍虹和紅娘柳上飛巳證明不是兇手，剩下的這個閻永豪，小可怎能不追究一下呢？」

康千里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不禁嘆了口氣道：「那麼，你打算怎樣？」

南丹青道：「等下先看看再說，如果閻永豪對付得了『天外不速客』，小可便作壁上觀，否則的話小可就要出手了。」

康琬琬道：「我贊成你的決定。」

康千里苦笑道：「琬兒，妳是說妳贊成他出手鬥『天外不速客』？」

康琬琬道：「是呀！」

康千里道：「好，不過話說在前頭，萬一他不是『天外不速客』之敵，妳可不能期望爲父出手相助，因爲妳爹只會偷鷄摸狗，若論眞刀眞槍，今天在這登仙台上還輪不到我，人家『天外不速客』只須曲指一彈，妳爹就要被彈出十萬八千里以外了。」

康琬琬道：「爹，女兒還有下文。」

康千里道：「哦？」

康琬琬轉對南丹青道：「我贊成你的決定，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南丹青道：「甚麼事？」

康琬琬道：「打不過要跑！」

南丹青一怔道：「哦？」

康琬琬道：「答不答應？」

南丹青啞笑道：「打不過人家，當然只有逃命了，這我懂呀！」

康琬琬道：「逃到昨天我們投宿的那家客棧等我，不見不散。」

南丹青點頭道：「好的，好的。」

康千里不禁笑了，覺得自己的女兒眞是冰雪聰明，設想周到，居然能够想出這種「兩全其美」的辦法，這個要求可眞是「合情合理」呀！

午時快到了。

大家都在熱切的等待着「天外不速客」和「活閻羅閻永豪」到達，好看一場武林罕見的大決鬥。

忽然，西面人羣起了一陣騷動，有人叫道：「來了！來了！」

——誰來了？

南丹青舉目一望，只見從那西面人羣中魚貫走出了四個如花似玉的美女，不禁大感奇怪道：「咦，她們是誰呀？」

大家也都感到奇怪，因爲沒有一人知道這四個美女的來歷！

她們走出人羣，便在決鬥場的西面邊上一字排開的站着，看她們的打扮好像四個大家閨秀，衣着華麗，氣質高貴，但態度很大方，絕無怯場之象！

再仔細一看，大家總算看出一點苗頭來了。

原來，這四個美女各有職司，第一個雙手捧着一口長刀，刀鞘上綴滿珠玉，在陽光照射下發出耀眼的光芒，任何人都看得出它價值連城，是口非常名貴的寶刀！

第二個美女手上拎着一只用細藤編織而成的箱子，不知裏面所盛何物！

第三個美女的手上掛着潔白的巾帨。

第四個美女肩上掛着一個包袱。

看那情形，她們分明是侍女，但天下怎麼會有這樣高貴美麗的侍女？

衆人正感不解之際，一頂輕便的肩輿又從人羣走出，它是由兩個大漢抬着的，肩輿上坐着一個白衣秀士！

他年約二十五、六歲，劍眉星目，鼻端唇朱，相貌非常英俊是個翩翩佳公子！

——他就是「天外不速客」？怎麼會是這樣年輕的人？

南丹青很驚奇，回對康千里問道：「他就是『天外不速客』麼？」

康千里顯然也是滿腹疑惑，搖搖頭道：「如果這人是『天外不速客』，那麼豈非表示他剛出娘胎就已成名了！」

南丹青道：「他成名已久？」

康千里答道：「十多年前即已名滿天下！」

南丹青道：「看他年紀只有二十五、六歲，不可能在十來歲就已成爲名滿武林的高手吧？」

康千里道：「所以這人絕不是『天外不速客』，打死我也不相信。」

南丹青道：「聽說有一種人駐顏有術，能够保持青春容貌，莫非……」

康千里接口道：「那也不可能，聽說『天外不速客』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他再怎麼駐顏有術也不可能還像個二十多歲的青年！」

這時候，肩輿已在場上歇下，白衣秀士已從肩輿上站了起來。

登仙台四周圍着一千多個人，可是那白衣秀士却好像一個都看不見，態度非常從容不迫！

單就他那種目中無人的態度來看，就使人覺得他即使不是「天外不速客」也必是個非常奇特的人物。

第三個手執巾帨的美女立刻走到他跟前，把潔白的巾帨遞給他；他接過後，慢條斯理的拭着頭頸上的汗水，然後把巾帨拋還給那美女，後者隨即退回原處侍立。

第二個手拎藤箱的美女接着上前，先把藤箱放在地上，然後打開蓋子，從裏面提出一個精美的白色茶壺和一個白色的茶杯，倒出一杯茶恭恭敬敬的雙手端上去。

白衣秀士喝下那杯茶後，才發出一聲輕吁道：「好熱的天氣，我要是知道天氣會這麼熱，才不到這鬼地方來！」

全場一千多個人呆呆的看着他，個個滿腹狐疑，滿頭霧水。

白衣秀士環掃衆人一眼，含笑道：「我好像來早了些，那個叫『活閻羅』的老頭兒還沒到是麼？」

一言甫畢，人叢裏忽然跳出一個豹頭環目、身材雄偉的六旬老者！

「咦，他是誰？」

「不是『活閻羅閻永豪』？」

「不是！不是！」

大家竊竊私議起來。

只見那豹頭老者走到白衣秀士跟前，抱拳一禮道：「這位老弟貴姓大名，從何而來？」

白衣秀士上下打量着他，微微一笑道：「你在等誰？」

豹頭老者道：「我們在等待『天外不速客』的大駕。」

白衣秀士道：「我就是『天外不速客』呀！」

豹頭老者哈哈笑道：「老弟莫開玩笑，『天外不速客』本人見過一次！」

白衣秀士笑道：「你見過的『天外不速客』是甚麼樣子？」

豹頭老者道：「他已五十多歲，有一頭白髮！」

白衣秀士道：「還有呢？」

豹頭老者一怔道：「還有甚麼？」

白衣秀士道：「我是說你對『天外不速客』了解多少？」

豹頭老者濃眉一揚：「這就够了！」

白衣秀士笑道：「你知道『天外不速

客』這五個字的意思麼？」

豹頭老者冷然不答。

白衣秀士道：「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所謂『天外不速客』，就是他來自『天外』，來自『天外』的『不速客』如只有一張同樣的面孔，他就不是『天外不速客』了！」

豹頭老者冷笑道：「不錯，易容術可以使人每次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可是老夫眼還不花，你老弟有沒有經過易容，老夫還看得出來，而且你老弟的那一頭黑髮也不是假髮，如果你說你是『天外不速客』的兒子，老夫或許還肯相信！」

白衣秀士有些不高興了，冷冷問道：「你是誰？」

豹頭老者道：「如果你眞是『天外不速客』就不會問我是誰，因爲『天外不速客』知道我是誰！」

白衣秀士忽然又笑了，道：「你這麼一說，我也知道你是誰了！」

豹頭老者道：「是麼？」

白衣秀士揮揮手道：「你站開一些吧，等着看我摘下那個『活閻羅』的首級便了。」

豹頭老者不肯退開，說道：「老夫一定要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白衣秀士道：「不必，你們所要的，我會達成，這就够了。」

豹頭老者還是不肯退開，堅持道：「老夫一定要弄清楚！」

很顯然，豹頭老者是聘請「天外不速客」前來對付「活閻羅」的人，他見來的不是「天外不速客」，所以要弄清楚！

白衣秀士又不高興了，冷笑道：「你不放心是不是？好，我先讓你知道我有摘下『活閻羅』的首級的能耐——夏雨！」

「在！」

那個手執巾帨的侍女應了一聲，立刻把手上的巾帨交給那個肩掛包袱的侍女拿着，快步來到白衣秀士跟前，襝衽一福道：「婢子夏雨聽令。」

白衣秀士以目示意。

夏雨立刻轉身一掌拍出！

在場衆人都知道那豹頭老者一定已有了準備，事實上豹頭老者也的確有了準備，可是當他舉手格出時，却沒有格中夏雨的手掌，夏雨的手掌「砰！」的一聲拍中了他的胸膛，當場將他震退五六步！

「嘩！」

衆人不禁齊聲驚呼起來！

豹頭老者原是魯境綠林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今天當衆栽在一個侍女手下，叫他臉上如何掛得住？他怒吼一聲，飛身撲上，要拚命了。

豈知剛見他撲近那夏雨身前之際，又聽「砰！」的一聲巨響，這次更慘，只見他整個人離地飛起，似斷綫紙鳶，一直飛出四五丈開外，才跌落地上。

他只掙扎了一下，就洩氣似的撲臥地上，動也不能動了！

全場觀衆已經忘了喝采或驚叫，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不相信會有這種怪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白衣秀士究竟是何方神聖？

——他的一個侍女就已經有這麼驚人的功夫，他本人豈非已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

——難道說他確實是「天外不速客」？可是「天外不速客」怎麼會是這麼年輕的人？

大家正在驚疑不置之際，只聽那白衣秀士長笑一聲道：「好了，現在你們可以放心了吧？不論我是不是『天外不速客』，我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閻老頭，你來了沒有呀？」

全場雅雀無聲。

活閻羅閻永豪並未現身。

康琬琬輕輕碰了南丹青一下，輕聲道：「你看得出他的來歷麼？」

南丹青搖搖頭。

康琬琬抽着冷氣道：「這個人就算不是『天外不速客』，只怕也不在『天外不速客』之下了。」

南丹青同意她的看法，他也覺得白衣秀士是個可怕的勁敵！

康琬琬道：「他如非『天外不速客』，究竟所爲何來？」

南丹青道：「當然是代替『天外不速客』來的，他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康琬琬道：「奇怪，『天外不速客』爲何不親自來？」

南丹青道：「也許他是『天外不速客』的徒弟或兒子，『天外不速客』認爲只要派這個人來就可以了，所以他才不親自來。」

康琬琬道：「他的侍女都已那麼可怕，他本人必然更加厲害了。」

南丹青沒接腔。

康琬琬回對父親問道：「爹，你看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康千里道：「這個青年的確很可怕，但行爲太狂妄，爲父的評語是四個字——華而不實。」

康琬琬道：「不知『活閻羅』能不能抵抗得了這個人？」

康千里搖頭表示不知道。

康琬琬又道：「午時將至，『活閻羅』怎麼還不見影子？」

康千里說道：「他這個人行事一絲不苟，一板三眼，說午時到，就一定會在午時現身，絕不會提早一刻，也不會遲到一刻。」

那白衣秀士似乎很不耐煩，不停的抬目看着日頭，口中喃喃嘀咕着，似怪「活閻羅」不肯提前赴約。

他人站在場上，映在身邊的人影慢慢在縮短，當他的人影縮到他脚下時，就是午時到了！

終於，人影縮到他脚下，午時到了！

活閻羅閻永豪就在這個時候現身，像一隻巨鳥突然飛落在白衣秀士的面前！

他，五十左右的年紀，身材很高大，面龐黝黑，雙目如灼，留着長長的一部美髯，模樣非常威猛！

可是很奇怪，他的左袖空蕩蕩的，可以看出他的整條左胳臂沒有了！

他竟是個獨臂人！那隻右手握着一柄鯊魚劍！

南丹青大感意外，回對康千里問道：「這人即是『活閻羅閻永豪』？」

康千里道：「是呀！」

南丹青道：「他的左臂呢？」

康千里道：「斷了。」

「怎麼斷的？」

「被人砍斷的。」

「多久的事情？」

「少說也有二十年了吧。」

南丹青頓時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長嘆一聲道：「這麼說，他也不是殺害家父的兇手了！」

康千里道：「怎麼說？」

南丹青嗒然道：「當年殺害家父那人並非獨臂人，如果這位『活閻羅』的左臂早在二十年前就巳斷去，他當然不可能是殺害家父的兇手。」

康千里一哦道：「我是二十多歲出道的，那時就巳聽說他是個獨臂人，難道你一直不知道他是個獨臂人？」

南丹青道：「不知道，紅猨柳上飛沒有說。」

他很失望，對眼前的一切巳感到索然無味，眞想立刻離開登仙台。

這時，活閻羅閻永豪和白衣秀士巳在對話，首先開口的是白衣秀士：「你就是『活閻羅』？」

活閻羅是個嚴肅的人，他以嚴肅口吻答道：「不錯，你是『天外不速客』？」

白衣秀士道：「不是，我只是代表『天外不速客』來幹這買賣。」

活閻羅冷冷一笑道：「他爲何不親自來？」

白衣秀士道：「他認爲無此必要，殺鷄用不着牛刀。」

活閻羅涵養極佳，聽了這話並未動怒，只斜睨着他問道：「那麼，你是他甚麼人？」

白衣秀士道：「兒子。」

他終於表明身份了。

活閻羅道：「叫甚麼？」

白衣秀士道：「家父以『天外不速客』爲號而不名，我亦然，你可以稱呼我爲第二代天外不速客！」

活閻羅道：「向閻某人公開挑戰的理由是甚麼？」

白衣秀士笑道：「賺錢。」

活閻羅沉笑一聲道：「令尊武功蓋世，素爲武林同道所敬仰，倒沒想到他竟是個殺手！」

白衣秀士揚揚劍眉，很傲慢地道：「你還想問甚麼？要是沒有，咱們這就開始，如何？」

活閻羅道：「令尊如在塲，請他出來，閻某人要見見他！」

白衣秀士道：「對不起，要叫你失望了，家父現在人在數千里之外。」

活閻羅道：「那麼，請轉告令尊一句話：多行不義必自斃，今天你縱然殺了閻某人，但眞理永遠存在，中原能人不少，他們不會眼睜睜的看着你們父子胡作胡爲的！」

白衣秀士笑道：「說完了？」

活閻羅道：「完了。」

白衣秀士道：「春花！」

「在！」

那雙手捧着寶刀的侍女應聲上前，白衣秀士從她手中抽出寶刀；那口寶刀是一口金刀，刀身光滑如鏡，明亮至極！

到目前爲止，他的表現一直使在塲的觀衆看得驚奇不已，因爲從來沒有一個武林人像他這樣以高貴如王子的姿態闖蕩江湖——他的人英俊瀟洒，濁世不羣；他的刀是最名貴的寶刀，一切的一切，令人目眩神迷，眞使人有「驚爲天人」之感！

相形之下，活閻羅就寒傖多了，他年紀巳大，相貌粗獷，衣着不美，手上的那柄鯊魚劍也不漂亮，而且又是個缺少一條手臂的殘廢……

白衣秀士等那侍女退去之後，以優美的動作亮動着那口金刀，俊逸的一笑道：「準備好了沒有？」

活閻羅淡然道：「請吧！」

白衣秀士面上的笑容漸漸在改變，雖然還是笑容，却巳是充滿殺氣的笑容。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一旦發動攻勢，那氣勢必是石破天驚！

大戰巳到一觸即發的時刻，但眼看白衣秀士就將出手之際——

一個少年忽然走進塲上！

他是南丹青！

他爲甚麼這樣快就下塲來了？

原來，他巳看出活閻羅絕非白衣秀士之敵，很可能白衣秀士一舉手就可將他殺死；他覺得像活閻羅這樣的人實在不該這樣輕易死去，所以一股從心底湧起的衝動，逼使他提早下塲。

觀衆很驚訝，想不通這個少年忽然下塲幹甚麼？

白衣秀士也很驚訝，問道：「小子，你是誰？幹麼下塲來呀？」

南丹青沒有回答他的詢問，他向活閻羅施了一禮，肅容道：「閻老前輩，你老德高望重，不該輕易與人動武，這一仗由晚輩來代勞吧！」

活閻羅以驚異的眼光看着他，問道：「恕閻某人眼拙，你是誰？」

南丹青道：「中原人。」

他這樣回答，是含着迎合對方剛才所說的「中原能人不少」之意。

活閻羅當然明白他的話意，可是他說甚麼也不相信眼前這個少年是能人，因此他不禁笑了，道：「你今年幾歲？」

南丹青道：「二十。」

活閻羅道：「練了幾年功夫？」

南丹青道：「十二。」

活閻羅道：「師承何人？」

南丹青道：「恕不奉告。」

活閻羅搖搖頭道：「年輕人，你有這種勇氣誠屬可嘉，但這不是鬧着玩的，你今年才二十歲，正是日出之年，你要珍惜自己的性命，快退下去吧！」

南丹青微微一笑道：「閻老前輩此言差了，豈不聞英雄出少年，何況這位化外之民並非『天外不速客』本人，他父親既認爲『殺鷄不用牛刀』，這一仗就應該由晚輩來迎戰，因爲晚輩才是一隻小鷄，一隻中原的小鷄！」

活閻羅還是搖頭不肯，正色道：「人家指名向閻某人挑戰，不是你！」

南丹青道：「晚輩若不敵，老前輩再動手還來得及。」

活閻羅沉聲道：「不，你若死了，叫閻某人如何向你雙親交代，別胡鬧，快退下！」

南丹青笑了笑道：「老前輩想必對晚輩沒有信心，不過晚輩曾經打敗過幾個人，他們是無腸公子、琵琶娘子、綠林七巨神、山林四魈，還殺了四魈中的銅鑼眞人，你老要是不相信，晚輩可以請人出面證實此事。」

無腸公子、琵琶娘子、綠林七巨神和山林四魈都是綠林道上響叮噹的人物，尤其山林四魈更是令人聞名喪胆的巨魔，誰要遇上他們都將是九死一生，而這個少年不但打敗了他們，還殺了其中的銅鑼眞人，這是眞的麼？

活閻羅不相信，以爲他在信口開河，眉頭一皺道：「你退不退下去？要是不退下去，閻某人可要把你扔出去了？」一言甫畢，康琬琬忽然從人叢裏走出，大聲道：「他說的是事實，我親眼看見的！」

活閻羅一怔道：「妳是誰？」

康琬琬大聲道：「我叫康琬琬！」

活閻羅道：「康琬琬？」

康琬琬道：「我是康千里的女兒！」

活閻羅笑了，道：「原來妳是那個偸兒的女兒，妳爹在不在？」

康琬琬道：「幹甚麼？」

活閻羅道：「我要見見他。」

康琬琬道：「見我爹幹麼？」

活閻羅道：「問他一句話！」

康琬琬道：「甚麼話？」

活閻羅道：「妳別管，叫他出來見我就是了！」

康琬琬道：「不幹。」

活閻羅微愕道：「怎麼呢？」

康琬琬天眞無邪，有話就說，答道：「我爹怕你，不敢見閻羅嘛！」

觀衆大笑起來。

活閻羅皺了皺眉，揚動鯊魚劍驅逐南丹青，沉聲道：「小兄弟，你走吧，要出風頭到別處去，別在這兒胡言亂道！」

這句話剛剛說完，東面塲外的一棵大樹上忽然有人發出一聲悽厲如鬼的長嘯！

衆人吃了一驚，一齊轉頭循聲望去，這才發現那樹梢上站着兩個長髮怪人。

一個手拿哨吶，一個手拿胡琴，正是山林四魈中的哨吶眞人和胡琴眞人！

一看他們手上的樂器，大家巳知道他們是誰了，活閻羅當然也知道，他忍不住揚聲發問道：「山林四魈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另兩位哪裏去了？」

哨吶眞人尖叫道：「一個死了，一個傷了！」

活閻羅舉劍一指南丹青道：「果眞死傷在此子之手？」

哨吶眞人道：「不錯，他是佟熊的傳人——南丹青，你聽着，此仇不報，我們誓不爲人，改天再見！」

語畢，他和胡琴眞人即從樹梢上縱身而起，往後飛去，瞬即不見！

山林四魈一死一傷，這是丟人的事，他們却主動出面證實了南丹青的話，目的是甚麼呢？

原來，他們看見南丹青下塲要代替活閻羅出戰「天外不速客」的兒子，認爲此事對他們有利——如果南丹青死在白衣秀士的刀下，正可爲他們出一口怨氣——因此才出面爲南丹青證實。

活閻羅一聽南丹青是佟熊的傳人，心中大喜，當下回望南丹青笑道：「既然你是佟熊的傳人，閻某人可以放心了，這一仗就讓給你來打好了。」

說完，退去一邊站着。

白衣秀士也很高興，他此番進入中原，本是奉父之命要殺活閻羅的，但是現在他巳把興趣轉移到南丹青的身上，因爲他知道佟熊是中原武林的「祭酒」，名氣不在父親之下，佟熊和他父親可說是一中一西的武林巨擘，如今雙方的「第二代」難得在此碰上，怎可失之交臂，不較量一番？所以，他暫時把「賺錢」擱在一邊，含笑向南丹青道：「你眞是佟熊的傳人？」

南丹青道：「是。」

白衣秀士欣然道：「很好，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原，能够見到你，可謂不虛此行，我覺得只有你才配跟我打一打。」

南丹青拔劍出鞘，說道：「請！」

白衣秀士笑道：「這一仗對你我都很重要，不但關係你我二人的生死，而且關係到令師及家父的聲譽，你想到了吧？」

南丹青木無表情道：「請！」

金刀一掄一豎，白衣秀士巳拉開門戶，神情一下變得異常凌厲，殺氣騰騰，大有氣吞山河之勢！

南丹青仗劍靜立，嚴陣以待。

表面看來他很鎭靜從容，實際上他心中很緊張，因爲他不能落敗，折了恩師的名頭；更不能死，因爲他還要去找殺父仇人，還要奉養母親，所以這一仗對他來說是許勝不許敗，因此精神上的壓力很大。

話雖如此，他還是願意打這一仗，因爲如果不打這一仗，他會覺得很不舒服。

× × ×

金刀，在陽光照射下發出刺目的閃閃光芒，像旭日東昇，令人不敢逼視！

南丹青的長劍也有光芒，但比之白衣秀士的金刀，却如螢火之對皓月，在氣勢上就差了一大截。

不過，沒有人覺得他巳被白衣秀士的氣勢所掩蓋，他抱劍佇立在塲上，氣沉丹田，雙目平視，那種穩若泰山之狀，令人覺得他的人和劍巳渾然成爲一體，巳達到練劍人夢寐以求的內外三合的最高境界！

但凡劍術練到內外三合的最高境界時，就如一個人具備了「智仁勇」一樣——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巳無疵可尋了。

因此，白衣秀士雖然氣勢凜凜，一直想發動攻勢，却一直找不到可以出手的機會。

雙方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僵持不下的對峙局面，這種情形對於一般平庸之輩也許會覺得索然無趣，但對於成就不凡的武林高手，其感受却是強烈的，他們知道這是暴風雨之前的一段寧靜；這種對峙持續越久，一旦動起手來，其猛烈的程度，將如石破天驚，排山倒海！

白衣秀士面上的殺氣巳濃烈到幾乎可以滴下來，他開始慢慢移動身形，手上的金刀也開始變換着各種招式，企圖引誘南丹青「浮動」，只要南丹青「浮動」，他就有機可乘。

南丹青果然動了。

他身形微側，向前跨出一步！

「殺！」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兩廣豪傑（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朋向屠滾撒出一蓬「雨霧」，把屠滾罩住，他嚎叫一聲，就地一滾，卽滾出雨霧籠罩的範圍，雖然未死，但已一身是血，他再一矮身，施展「土遁法」，即消失踪影，「落地生根」馬竟終一見，即高叫一聲，跟着一拳往地上打下去，「蓬」的一聲，泥土竟是鬆的，馬竟終一拳打入沙中，便聽得一聲慘呼，原來他這一拳正打在臥伏在土中的屠滾之背脊上，登時斃命。之後唐朋告訴「獅公虎婆」，他們的獨生子還在唐家，叫他們不要担心……

壯志沉深壑　草木共含悲

血雨紛飛

唐朋又轉向「長天五劍」道：「想當日五位也曾爲私仇殺柳五總管的表弟柳飛奇，雖說當時諸位不知他就是柳五總管的親屬，可是此事若給總管大人知道，恐怕比死還難過，」唐朋舒了舒身子，又道：「今日我殺了屠滾，在柳五先生看來，恐怕還不會比五位誤殺柳飛奇來得嚴重，嘿，嘿，」唐朋又悠然道：「所以，五位跟小弟一樣，都想好好的活下去……」

「長天五劍」中最高的一人忽道：「想好好的活下去。」

次高的一人接道：「就得閉上嘴。」

矮一點的人則道：「這點我們自會曉得。」

更矮的人跟着接道：「唐兄也必然曉得。」

最矮的人總結道：「所以我們大家都不會說。」

唐朋撫掌笑道：「五位果然是明白人，那麼由你們總領的弟兄們更不會亂說，」說着又轉過身來，面向柳千變，笑道：「現在你可放心了。」

柳千變歎了一口氣，頹然道：「我能說不放心麼?」

唐朋端詳着他，道：「哦?」

柳千變憮然道：「敢說不放心的人，如余哭余，現在已變成了刺蝟，如屠滾，已變成了泥人。」

唐朋目光轉動，忽道：「不過柳公子不說不放心，倒不是爲了他們的死，而是柳公子曾受命於李帮主，調查長江水路的天王朱大天王的眞象，是不是朱舜水朱老太爺，柳公子惜身如命，要探出眞相，是不容易，只好僞造證據報上去，說朱大天王果是朱舜水，可是……」唐朋笑了笑，又道：「兄弟我則有柳公子沒親身去調查的證據……」

柳千變臉色大變，忽道：「帮中刑罰，你是知道的！」

唐朋也正色道：「生不如死！」

柳千變額頂彷彿已有汗淌下，急道：「好，此事我不管，你……也請不要管我

的事。」

唐朋斬釘截鐵地說：「這個當然。」

柳千變不安地看看獅公虎婆、長天五劍等道：「那末我們都不能亂說了?」

唐朋眨眨眼睛，笑道：「我們大家都是有秘密的人，只要一件秘密被掀露，所有秘密都會被揭開，」唐朋又嘿、嘿笑了幾聲：「我們大家豈不是都不願意自己的秘密被揭露?」

× × ×

一場即將掀起的大厮殺，而今經已和平安祥，獅公虎婆不想動手，長天五劍亦不願意先動手，柳千變更不願意動手。

他們已有了共同的秘密。

古嚴關在夜色中看來，又恢復了雄偉、沉穆、壯闊的氣態。

這一場喋血干戈，却給唐朋幾句話按捺了下來。

唐朋依然談笑風生，一陣月明清風吹過，也不知怎的，蕭秋水心頭忽然生起了一種寒意。

這長袖善舞的唐朋，無疑已控制了大局，唐家堡究竟還有多少人已潛入權力帮?除了權力帮，唐家還有沒有人潛入別門別派?究竟號令天下的權力帮唯我獨尊，還是潛力暗伏實力不明的唐門勢力無匹?

蕭秋水忽然對應對自如的唐朋心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不過他又舒了一口氣：

總算他所遇見的唐門弟子，爲人、修養、行事都很不錯。

雖然他也知道他所遇到的，只不過是唐家年輕一代的高手。

× × ×

他們走了，像來時一樣，走得全無聲息。他們彷彿根本不存在這裏，所以現在忽然間不見了他們也像是理所當然的事。

月明星稀，唐朋拍了拍手，說：「結了。」

唐方瞇着眼笑道：「就知道是你這調皮鬼，何猛呢?」

——唐朋的年紀本就比唐方小，唐朋雖交遊滿天下，但唐家的規矩依然不可犯，唐朋在輩份上還是要叫一聲「方姊」。

——唐朋是唐方的堂弟。

只聽唐朋笑道：「猛哥麼?他到浣花分局去了。」

唐方又問：「唐剛大兄呢?他有沒有出來?」

唐朋答道：「他沒出來，老太太命他和阿宋到朱大天王那兒去刺探。」

——「老太太」就是「唐老太太」，唐老太太據說是唐門一脈，現存最神秘也最有權威的女人。

——「阿宋」就是唐宋。此人在唐家中，武功、出手、形跡都令人高深莫測，無從捉摸。

——蕭秋水忽然省起：昔日浣花蕭家一役中，唐大曾經肯定孔揚秦就是「三絕劍魔」，而這消息是唐朋說的，唐大當時非常肯定，消息一定正確。

——蕭秋水現在才知道原因。

——因爲唐朋就是「漢四海」，漢四海已潛入權力帮之中。

唐方溫柔一笑道：「我介紹你認識，他們是——」

唐朋笑着截道：「不必了，我早聽屈寒山等說過了，」唐朋故作神秘地道：「你知道，來自敵人的介紹可能更傳神。更加繪影繪聲，龍現虎活。」唐朋嘿嘿一笑又道：「現在你們已是大大有名，殺溥天義、孔揚秦、沙千燈、閻鬼鬼等的事已不脛而走，權力帮已把你們當作頭號敵人來應付，而與權力帮對立者都以深切期望予你們。」唐朋笑了笑又道：「我在權力帮中，所以我知道這些。你們能驚動八大天王中的屈寒山，可能武林人氏亦爲之側目，而今又死個余哭余、屠滾，只怕武林中更傳得漫天風雨，連柳五總管柳隨風，說不定也要爲你們費費心力。」

這幾句話說得無疑比奉承更有力，鐵星月忍不住一拳搥在大腿上，邱南顧眼睛也發了亮，連平時沉着穩實的馬竟終，也忍不禁喃喃道：「好，終於能把權力帮攪個天翻地覆，也不枉此生了。」

歐陽珊一悄悄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馬竟終却發覺她手掌發冷，轉過頭去，只見她額上有豆大的汗珠，敢情是因爲剛才緊張，所以動了胎氣。

蕭秋水却仍然沒什麼兩樣，笑道：「余哭余和屠滾，確是唐兄弟殺的。」

唐朋笑道：「不要叫我唐兄弟，我們唐門有個親屬，也叫唐兄弟的。蕭老大叫我阿朋就好了，」唐朋接着又道：「余哭余、屠滾却是你們所殺的，」唐朋目光閃動，「要是我殺的，在權力帮就呆不下去了，」唐朋嘿、嘿一笑又道：「你們可以直說余哭余是方姊殺的，他死于暗器；屠滾是馬兄殺的，他確是死于馬兄拳下，所以這件事，與小弟無關。」

馬竟終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蕭秋水心中一寒，另一方面又很佩服：唐朋年紀小小，但武功之高，遠在他們之上，而城府之深，又遠超他的年齡。

唐朋一雙靜定的眼神却望向他：「不知蕭大哥認爲如何?」

蕭秋水正欲回答，忽聽一人拍掌笑道：「他一定並無異議。能殺『九天十地，十九人魔』是飲譽江湖的事。你們眞該爲唐朋鼓掌才是。」

月明星稀，清風淡漾，又一陣輕輕的拍掌聲傳來。

唐朋的臉色却突然繃緊。

× × ×

這時只見黑夜中，明月下，一個自古嚴關倒退了出來。

此人一身白衣，脚步踉蹌，雙手似捂着前胸，唐朋皺眉道：「柳千變……?」

柳千變忽然回過身來，張大了口，睜大了眼，月色下，臉色一片透明的白，胸前，一個洞。

一個劍孔。幾乎對穿而過劍傷。

柳千變臉色越來越白，幾近透明；衣衫上的血絲却越來越紅，血染越來越擴張。他的瞳孔已散亂，張大了口，好不容易才迫出了一個字：「我……」狂吼一聲，倒地而歿。

蕭秋水倒抽了一口涼氣。

月色下，那班如潮水退去的人，又忽然如潮水昇起，回到了寂寞的沙灘一般的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獅公虎婆、長天五劍，還是冷漠無情的樣子，只不過眼裏却多了一種神色：恐

懼之色！

然後一個人繼續拍掌，走了近來。

× × ×

這人三綹長鬚，飄飄不已，月下如此清癯，就像畫像中的人物。

這一次却連唐朋都變了臉色：這人不是誰，却正是威震陽朔屈寒山！

劍王屈寒山！

他背後跟着三個人：一個是彭九，一個是杜絕，還有一個人，是個穿大紅袈裟的和尚！

× × ×

屈寒山笑了：「你是不是在奇怪他們怎麼一下子都變了節？」

「其實這也是正常的。我先殺了一個頑劣的，其他幾個，只好聽我的了。」

「你一定奇怪我爲什麼不殺其他的人呢？」

唐朋搖搖頭，道：「不奇怪。他們有把柄捏在你手裏，豈非更好！」

屈寒山大笑道：「不單好，而且妙！你是聰明人，柳五總管果然沒看錯你！」

唐朋臉色發白：「柳隨風知道？」

屈寒山笑得三綹黑鬚飄忽不已：「柳五總管還有不知道的事麼？」

唐朋笑得有點發苦：「看來我的戲是白演了。」

屈寒山笑道：「倒不是白演，而是演到此爲止。」

——若人生如戲，那屈寒山的意思是說，唐朋的戲台要落幕了。

唐朋苦笑道：「屈劍王的劍法，我是知道的，『獅公』、『虎婆』的『獅虎合擊大法』，更是非同凡响；『長天五劍』的『排雲五劍陣』，亦是大大有名，還有杜絕的快刀，彭九的枴杖，魔僧的『大開碑手』與『神秘血影掌』……」

屈寒山微笑道：「所以你連一絲機會都沒有。」

唐朋即指指唐方等道：「既然我連一絲機會都沒有，好不好讓我有個空隙把後事向我的朋友們交代？」

屈寒山依然笑道：「不行！」

唐朋奇道：「爲什麼？」

屈寒山哂笑道：「你足智多謀，在我面前，却玩不出花樣……」目中精光一閃，又道：「何況……何況你們都得死，不但連一絲活命機會都沒有，連一個活命的可能也沒有！」

唐朋居然還能嘿嘿笑了兩聲，道：「眞的那末狠？那麼絕？」

屈寒山微笑道：「就算我不狠，不絕，也有人決不放過你們！」

他一說完了這句話，身後的紅衣番僧忽然發出了一聲低沉、野獸般的怒吼：「誰是蕭秋水？」

蕭秋水一怔，只見這番僧滿頭滿頰刺青髮脚鬚根，目若銅鈴，唇紅如血，却並不認識，當下道：「我就是！」

番僧吼道：「你殺了英劍坡！」

蕭秋水奇道：「我不認得這個人！」

番僧大怒，叱道：「你殺了我徒兒不敢認？」

蕭秋水猛然醒悟，昔日在「劍氣長江」一役中，「謫仙樓」上被溥天義之手下「兇手」暗算，僥倖不死，在酒樓上大打出手，「兇手」曾用「少林虎爪」力戰蕭秋水，旋被蕭秋水偷學自顧君山的「虎爪功」擊敗，當時左丘超然和鄧玉函觀戰，曾經判斷此青年「兇手」就是少林叛逆「佛門魔僧」血影大師的傳人！

而今這番僧顯然就是「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天魔血影大師！

蕭秋水恍然道：「哦，原來他就是英劍坡！」

血影大師一張血衣，叱道：「既殺我徒，償還命來！」

屈寒山却用手作攔狀道：「大師不必急，他們遲早都逃不出我們掌心。」

血影大師似對屈劍王十分信服，居然退後默立一邊。

唐朋摸摸鼻子笑道：「你們是如何發現我來臥底的？」

屈寒山陰陰笑道：「出手。你的演戲天才不錯，連柳總管都沒有發現，但你的出手跟唐門實在太相近了。加上前幾天成都蕭家，唐方曾對孔揚秦一語道出唐家要與權力帮爲敵，柳王總管就要我特別盯你了……」

唐朋苦笑道：「那是最近的事了？」

屈寒山微笑道：「這點確然。」

唐方忍不住赧然插嘴道：「朋弟，都是我不好，一時失言……」

唐朋嘿嘿大笑道：「事已至此，何需多言……」

屈寒山也笑道：「這才對了，引頸就刎，可免痛苦……」

唐朋笑容一斂，鐵青着臉道：「誰說我們引頸就宰，坐以待斃了？」

屈寒山也笑意全失，冷如寒冰道：「你眞的要我出手？」

唐朋忽然又嘿地一笑：「也許我還是少數可以向你出手的人！」他這話一說完，七子鋼鏢就打了出去！

不單打出七子鋼鏢，而且連打三套：三套廿一柄飛鏢！

× × ×

明明沒有劍，忽然多了七支劍！

每一支劍閃動七次，也就是刺出七劍！七子鋼鏢二十一支，全給激飛出去！

屈寒山好像就算準鋼鏢會向他那一個部位打來似的。

一出劍，就挑飛了鋼鏢。

然後屈寒山的劍一收而沒。

屈寒山身上又變成沒有一柄劍。

連一柄劍也沒有。

但是唐朋立即就發了他的「雨霧」。

唐朋的雨霧眞如下了一場雨：血雨！

血雨紛飛，一下子佈滿了天，唐朋回首猛喝道：「走！」

突然劍光一閃，突雨霧而出，一劍刺入唐朋胸膛！

唐朋猛飛起，胸前衣襟巳染紅了一大片。

然後權力帮的人引起一陣騷動：有的被「雨霧」打中，有的因避「雨霧」而亂了秩序，但沒有驚呼，也沒有慌亂，因他們都是權力帮的好手。

但無疑這巳是逃走的最好時機！

唐方剛剛掠起，想助唐朋一臂之力，刀魔杜絕巳化成一片刀光襲來！

蕭秋水也想過去帮忙：唐朋看來傷得不輕，忽然紅影一閃，接着一聲怒吼，魔僧血影已向他瘋狂出手。

左丘超然剛躍起，就發現他落入一片寧靜的劍海，這片寧靜但周密無縫的劍海乃來自五柄劍的交替組織，幾乎愼密得連一隻蚊子都飛不出去，那是「長天五劍」的劍陣。這劍陣叫善使擒拿手的左丘超然無從下手。

馬竟終和歐陽珊一所遇到的是「獅公虎婆」，這兩人一面發出尖嘯與虎吼，一面凌厲出擊，饒是馬竟終如此沉定的人，也不禁擾亂了心神。何況他身邊還有個懷孕的愛妻歐陽珊一。

鐵星月和邱南顧揮拳衝了出去，就落入了人海中。

各式各樣的兵器，各門各派的打法，但特性都是相同，又狠又辣！

鐵星月揮拳痛毆，有人捂臉哀退，但立即又有人補上這個缺口；邱南顧打出一條血路，但立時又發現這條血路沒有路。

然後鐵星月和邱南顧二人也染上了血，越染越多，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血，還是別人的血？

古嚴關在黑夜中，月色下靜如巨龍的聳峙，彷彿冷毒地觀看這一場厮殺結果。

離江水在遠方流。

湘江水在遠方流！

流轉。月照黑空，江水如鱗。

江水……能不能洗盡人類的惡鬥？

刀劍來往

桂林。

離江，自北向南，繞經城東，向南流去。

昔顧祖禹論其形勢曰：

「桂林，奠五嶺之表，聯兩越之交，屏蔽荊衡，鎭攝交海，枕山帶江，控制數千里，誠西南之會府也。」

月照離江水，水仍千年萬載的流淌，鱗鱗的波濤，如大海的起伏沉思，但宇宙之旅中哀思與靜息，在人生之旅中何其不然。

蕭家老大不禁背負着雙手，太息了一聲。

蕭易人是個瘦削，看去深沉無盡巳的人。他唇邊的兩撇鬍子，使他略瘦的身軀憑添凜威。蕭易人在武林中的脾氣，可與湘北杜殺狗，潮州李拳頭，福建牛獅頭併排；但蕭易人有脾氣，却不易發作。

而一發不可收拾。

也就是因爲他懂得如何發作，如何收歛，這脾氣變成了浣花劍派人人畏懼，而又心懼敬服的蕭易人之招牌。

浣花分局的飛簷斜側面，就在蕭易人身後不遠。在這古老的飛簷映照下，蕭易人原有幾分大志，却因一事而十分消沉：

「派去與總局聯系的三撥人，怎都沒了消息？」

「怎麼爹連個音訊都不梢來，這不像爹作事的一貫作風啊？」

「要是自己去探個究竟，萬一這邊出了事，誰帮孟師叔來應付局裏的事？」

「據知權力帮好像跟成都浣花對上了。浣花雖可以稱作武林三大劍派之一，但於此際與權力帮鬥上了，是絕對討不了好的。」

「唉，不知浣花溪那兒怎樣了？」

江水滔滔，古老的河堤有寂寞的風，天心月明。

蕭易人身邊有兩個人：一個人高大威猛，一個人魁梧沉實。

蕭易人道：「看來老二明兒得要去走一趟成都。」

沉着的人道：「我也正有此意。」

威猛的人道：「我陪二哥去！」

高大威猛的人是唐門子弟唐猛；平實穩健的人是蕭家老二蕭開雁。

蕭易人確實知道：有他們兩人在，成都浣花猶如虎添翼。

就在這時，忽聽唐猛「嗯」了一聲，一個箭步，自江水中閃電般撈起一樣東西，在月色舖照下，蕭開雁端詳一眼，失聲道：「老三！」

蕭易人一看，只見是一塊綢質的衣衫，看似被人強力撕下了一角，蕭易人沉聲道：「是娘做給三弟的衣料！」

轉身望向滔滔江水，萬鱗波動，蕭易人歎道：「秋水，你在那裏？」

——你在那裏？遇險還是危急？

——成都浣花的安危又怎樣了？

——蕭秋水，你在那裏？在做什麼？

——江水無聲而去，歲月常在，蕭秋水，你們神州結義，有沒有江水那麼日月長遠，傾流無盡？

× × ×

蕭秋水大喝一聲，長空而起，猛瞥見脚下是江水滔滔，黑濤滾滾，背後巳是臨崖絕水，沒有了路，心裏一震，身法一慢，「嘶」地一聲，衣角巳被血影魔僧撕去了一片！

原來他們且戰且走，巳經打到山上去了。

血影魔僧的虎爪功，絕非蕭秋水所能制得住的。所幸蕭秋水先前曾與「兇手」惡鬥過，知道血影大師的拳路，所以還能支撐一時。

然而魔僧的拳路忽然變了。

血影大師易爪爲掌，一掌一掌急劇地削了出來，每削出一掌，才有颼地一聲，敢情掌路比聲音還快。

而且每一掌削出，都挾帶一股金紅色的熱焰，蕭秋水目瞳收縮，他聽說過這神奇詭殘毒的掌法，却從未見過：神秘血影掌！

一失神間，一股凌厲的掌風迎臉削過，蕭秋水勉力錯步避開，額側巳有一陣熱辣辣的感覺，還有幾股小虫爬下來的樣子，蕭秋水用手一摸，一掌都是血。

血影大師桀桀冷笑道：「叫你見識『血影掌』的犀利！」

說着又削出兩掌，蕭秋水拚力閃躲，失神間幾乎滾落到懸崖江中去。

血影魔僧，是蕭秋水的權力帮「九天十地，十九人魔」對敵以來，武功最神秘莫測最高深的對手。蕭秋水這邊是這樣，其他方面也絕對好不了多少。

左丘超然的武功絕不在「長天五劍」任何一人之下，但也絕不在「長天五劍」任何一人之上，左丘超然此刻以一敵五，幾乎就等於自己一人去力敵五個自己。

左丘超然處境之惡劣，可想而知。

可是比起馬竟終與歐陽珊一，左丘超然的處境算是好多了。

馬竟終的武功，雖不如獅公，但尚不致相差太遠，可是虎婆的武功，却高出歐陽珊一許多，而歐陽珊一又有孕在身，對虎婆悽厲若狂的攻勢，自是接受不了。

這一來，大大分了馬竟終的心，而也大大增强了馬竟終、歐陽珊一的危機。

唐方武功較高，獨戰刀魔杜絕，她的暗器雖攻不破杜老刀的刀網，但畢竟不致敗在當堂。

鐵星月與邱南顧衝殺了一陣，但攻回來的聲勢更猛，鐵、邱二人現在可說是：只有招架的份兒了。

這麼多戰團裏，要算馬竟終、歐陽姍一夫婦最岌岌可危；左丘超然亦危機四伏，蕭秋水也隨時不是給血影掌命中，就是被打落急流江水之中。

但最有決定性的一戰，却繫在唐朋與屈寒山身上。

× × ×

屈寒山的劍，一直令唐朋驚心動魄，因爲屈寒山的劍一直是看不到的，等到需要的時候，它會倏然出現在屈寒山手裏。

唐朋知道自己未能完全取得權力帮信任的時候，他就很想先暗殺掉屈寒山，因爲他知道屈寒山是權力帮控制兩廣的中樞，而唐門的實力在兩湖。

權力帮中「八大天王」中的「刀王」在兩河，就是河南與河北，加上「藥王」在甘肅，「鬼王」在陝西，兩廣有「劍王」，西康有「火王」，雲南有「蛇王」，加上川中本身的「水王」和潛伏湖南、湖北的「人王」，一旦夾擊，唐門就成了甕中之鼈。

所以唐朋屢次曾起謀殺「劍王」之心，但三番四次不能動手，第一是因爲苦無機會，第二是因爲屈寒山武功高深莫測，唐朋心機深沉，自不敢貿然動手。

而今一戰之下，唐朋才知道，屈寒山的武功，比他想像更高，要不是看來屈寒山在近日曾大耗眞氣，以致內力稍爲不繼，只怕他現在已遭屈寒山毒手。

屈寒山之所以耗損眞力，乃因抵抗「五湖拿四海」江易海，也就是胡十四的擒拿制穴所致。

忽然劍光一閃，劍王之劍又到了！

唐朋突然大喝一聲，臉色煞白：

已到了攤牌的時候了！他殺不了屈寒山，屈寒山即刻就會殺了他！

唐方正打出了「雨霧」，暫時罩住了杜絕的刀網，回頭一瞥，却見唐朋這般神情，驚急呼道：「朋弟，使不得——！」

屈寒山驟然收劍，他一見唐朋這種神情，就知道並非搶攻可以了事的。

這一擊，恐怕就是唐朋最大的一擊也是最後的一擊。

屈寒山長吸一口氣，凝神以待。

× × ×

唐朋的臉色愈來愈白，連殷紅的唇片，也變成了青紫色，白衣在黑色的江水上，飄搖飛抖，有一種說不盡詭怖。

屈寒山看了，也不禁一寒。

唐方仍在急叫：「朋弟，不可——！」話未說完，杜絕的刀又捲了上來。

就在這時，唐朋就出了手。

黑夜中，江水畔，狂風裏，兩道白色的光芒，在唐朋雙手上下一揚間，綻射了出來！

彷彿不是暗器，是光芒！

是光芒，照耀遍了屈寒山第一次完全變了樣的臉色！

這光芒陡然增强，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甚至四十倍，照耀了每一次打鬥中的人，都不禁停住了手，只聽彭九不禁叫了一聲：「子母離魂鏢！」

子母離魂鏢！蕭秋水是聽說過的。

長江水道，秭歸鎭，謫仙樓，兇手英劍坡狙殺前，曾聞唐柔道：

——「這幾天我心緒很不寧。萬一有什麼事，你代我轉告朋哥，叫他不要再練『子母離魂鏢』了，會很傷身的——」

這就是「子母離魂鏢」？怎麼像一團凌厲照亮黑暗的日芒！

屈寒山也聽說過「子母離魂鏢」，這原本是老一輩唐門高手中的高手，才會使用，而且十分耗費體力，擊中或擊不中對方，自己體能消耗十分鉅大，至少要有半甲子功力潛修以上的高手才可施用。

這鏢上的光芒就是爲體內先天罡氣所催，方能發動其威力的；而唐家年輕一輩高手中，據說也有三個人能使，那是唐宋、唐絕、唐肥。

而唐朋竟然也會！這年輕人近日崛起武林，所向披靡，且得人緣，確有他過人之能！

今日不除，日後必是勁敵！

但屈寒山已無及多想，唐朋手中淩烈的光芒，已「颼」地一聲，飛施過來！

厲芒耀目，屈寒山幾乎睜不開眼，百忙中一劍刺出，「叮」挑開暗器，但「噹」一聲，劍亦折斷！

同時間，唐朋手中另一道厲芒竟然又膨脹，光芒更是凜烈，到莫可爲已，「虎」地飛斬過來！

這才是「子母離魂鏢」的主力——母鏢！

只要子鏢能中，就不必施放母鏢，因母鏢的使用，更耗十倍以上的體力！

但是母鏢的威力，也在子鏢的十倍以上！

× × ×

屈寒山身上、手中，突然間多了六把劍！

他兩隻手指挾一劍，虎口拑一劍，一齊遞了出去！

「叮叮叮叮叮叮」一連串密响，六劍齊折，斷劍激飛，屈寒山的人一手遮臉，一手捂胸，也倒跌了出去！

魔刀杜絕被鏢光映照出驚駭的臉，呼道：「劍王——！」

就在這時，鏢光已盡一閃而沒，大地又回復一片黑暗，月色清華，江水滔滔。

唐朋臉色慘白，搖搖顫顫，一跤跌坐下去，嘴邊滲出了一絲鮮血。

然而倒下去的屈寒山，一躍而起，他腹間染有一片血漬，但是一張威嚴正氣的臉，已換成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子母離魂鏢擊傷了他，却依然不能把他擊殺！

屈寒山一步一步迫向唐朋。

唐朋只有苦笑。他的殺手鐧也用盡了，而今連站起來的力量都耗盡，如何能避屈寒山怒中一擊？

唐方清叱一聲，正想搶救，杜絕却化作一輪刀光，擋在唐方的身前！

長天五劍劍陣一合，又困住了左丘超然；獅公虎婆合擊之勢，令馬竟終、歐陽珊一更自顧不及；其他權力帮中呼嘯出擊，更使邱南顧、鐵星月無法造次。

屈寒山獰笑道：「我不管你唐朋或漢四海，今日我不殺你，就不叫屈寒山！」

說着，「錚」地一聲，手中又多了一支劍，如毒蛇吐信，迅刺而出！

就在這裏，一人飛身而至，蓬地抓了一把砂子，向屈寒山迎臉撒了過去！

來人是蕭秋水！

他本來也被血影魔僧苦纏着，也騰不出手來，但是他一見唐朋遇險，心裏就不得了。

唐朋是救過他們的命的，蕭秋水心裏雖不見得怎麼喜歡唐朋，但他決不能眼見唐朋死，何況唐朋是爲救他們而暴露身份的，更且唐朋是唐家的人。

——唐家爲蕭家，與權力帮作對，已死了唐柔和唐大。

——爲對得起死了的唐柔和唐大，及活着的唐方，蕭秋水決不能讓唐朋死！

——這就是蕭秋水義無反顧的精神！

所以他立即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彷着千手屠滾的滾法，就地一滾，血影大師眼前人影一空，幾乎收足不住，落下深崖，忙把住步樁，不禁一呆，蕭秋水却已抓了把沙子，衝向唐朋，猛向屈寒山就撒了一把！

這一下着實令屈寒山一驚。

唯其是屈寒山是何等人物，一怔之後，即飛舞長劍，竟滴沙不透！

但在這刹那裏，靠近唐朋位置的左丘超然，又告遇險！

長天五劍，一劍牽制左丘超然左手，一劍壓制左丘超然右手，一劍扣壓左丘超然步法，另外兩劍，正向寸步難移，雙手制死的左丘超然身上猛下殺手！

爲與權力帮作對，蕭秋水的「錦江四兄弟」中，已犧牲了唐柔與鄧玉函，蕭秋水怎能教「神州結義」中的左丘超然也送命！

所以他不顧一切，猛回身，一劍捉出，然後連人帶身，拳打脚踢，逼開另一人，一時解了左丘超然之危！

便在這時，突見左丘超然變了臉色！

劍風陡响，而厲！

在這刹那間，蕭秋水回頭，只見一道劍光，如飛襲來！

屈寒山之劍！

看來這一記是怒中之劍，屈寒山已矢志要把蕭秋水先刺殺于劍下！

蕭秋水手中沒有劍，招架不住，只有急退！

這瞬息間，左丘超然的擒拿手原可以刁住屈寒山的長劍的，但他在這刹那間，猶疑了一下，並沒有這麼做。

因爲他縱刁得住屈寒山的長劍一下，却支持不久，而屈寒山的劍尖一定轉向他，他又如何是在長天五劍之外邊再加一個劍王的對手？

螻蟻尚且貪生，尤其在長天五劍劍下遊魂的人，不能不作如此想，就在這一怔之間，蕭秋水已退後，屈寒山劍勢急追，兩人都已經過了左丘超然！

而左丘超然立即就後悔了！

縱然他只能擋得住一下，也是該擋的，因爲蕭秋水是他的大哥，而且蕭秋水剛才抽身去救自己，也明知只擋那麼一下，却也是不顧一切挺身去擋的！

然而長天五劍的劍勢立即又把他困在陣裏。

這時候却是蕭秋水生死交筱的關頭。

蕭秋水退得雖快，但屈寒山的劍追得更快。

蕭秋水退的路綫是半弧形，所以很快的退到了懸崖。

再退，就是退無死所。

蕭秋水怔得一怔，緩得一緩，劍已刺到！

就在這時，一陣急風劈來，竟是獨脚彭九的鑌鐵拐！

彭九一直都沒有動手，却在此時施暗襲！

蕭秋水的武功就算再高十倍，也非這兩大高手夾擊之敵！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劍已刺入蕭秋水胸膛，彭九的杖也「啪」地擊中蕭秋水，蕭秋水大叫一聲，翻身下落，整個世界都一沉，然後又似浮了起來。

他已落下百丈深崖。

崖下江水滔滔，波光粼粼。

江水，江水……你可知人間情，世間仇？

× × ×

唐方瘋了。唐方不顧一切了。

自從黃河小軒小亭畔蕭秋水一劍挑開她的臉紗後，她就覺得自己是蕭秋水的人了。

一直到南明河甲秀樓上唐方與蕭秋水被點穴共藏於桌底，臉對臉，心貼心的偎倚，到白水河黃果飛瀑孔揚秦的暗襲，唐、蕭二人聯手殲敵，到貴州蕭秋水摘菓送唐方，到盤江神州結義，烏江殺鐵騎，一公亭中會戰權力帮，唐方的武功雖比蕭秋水稍高，但在感情上，蕭秋水不僅是她的情人、丈夫，也是他的師父、父親，更是她的兄長、哥哥。

這一路來對她的照顧，這一路來對她的呵護。

——唐方一想到這裏，簡直要瘋了。

秋水，秋水，我要替你報仇！

× × ×

一刹那間唐方不知打出了多少樣暗器，杜絕慌了手脚，不是他接不下來，而是唐方俏煞的臉容，竟有無端的殺氣，令殺人如麻的刀魔杜絕，也爲之心寒。

故杜絕退。

唐方就找上了屈寒山。

唐朋坐倒在地上，却忍不住大叫道：「方姊，不行……」

唐方絕不是劍王屈寒山之敵。

唐朋見蕭秋水爲自己而死，心中也有無限震慟與哀痛，但他却已無能力再戰，因爲施放「子母離魂鏢」委實太傷身。

但更痛心的是左丘超然，因爲他後悔，他後悔自己不是人，蕭秋水危急中尚且救他，而他却沒把握刹那機會解蕭秋水之危：他覺得自己是個懦夫！

他恨不得「錦江四兄弟」中的唐柔、鄧玉函全都復活，來殺掉自己。

他心裏雖恨，大發神威，居然一時撐住了長天五劍的攻勢。

那邊的馬竟終與歐陽珊一，因歐陽有孕在身，眞氣不支，一個踉蹌，眼看就要捱虎婆一掌，馬竟終奮力架住，背心却着了獅公一拳，跌出七八步，口溢鮮血，已入絕境。

只有鐵星月、邱南顧，因爲蕭秋水的死，悲不能抑，奮不顧身，全力硬拚，一下子毀了七個權力帮的高手，但權力帮的人，也非同泛泛，鐵星月、邱南顧二人一時也殺不出重圍。

然而唐方却遇險了。

她遇的險無人可救。

因爲要殺她的人是屈寒山。

威鎮陽朔屈寒山！

× × ×

彭九撲向唐朋，他也矢志要把唐朋斃之於杖下，殺臥底「漢四海」，這可是大功一件。

唐朋勉力一舉手，「霍霍」打出兩點星光，彭九心中一寒，「百足之虫，雖死不僵」，唐朋的武功，他是知道的，何況唐家的暗器，只要有暗器在，唐門的人就不是可以輕敵的。

彭九猛吸一口氣，猛止住身形，揮舞鑌鐵拐，想砸下寒星，却不抖寒星到了半途，寒光一黯，落於地上。

彭九哈哈一笑，唐朋雖有暗器在，但已無發暗器之力了。

彭九一步一步拐上前去，獰笑道：「你去死吧！」

舉起了杖，一杖向唐朋迎頭擊下去！

× × ×

彭九舉杖向唐朋迎頭痛擊之際，也正是唐方無法閃開屈寒山一劍穿心之時。

唐方唐朋，都是唐門派出來闖江湖的年輕一輩好手，聰明、敏銳、慧黠、而武功高明，其他的唐朱、唐牛、唐本，唐鴨，武功雖高，却無此聰明才智。

而此際眼看這兩大唐門高手都要死在此地。

就在這時，「岡」地一聲，彭九的鑌鐵杖被人架住，星花四濺，彭九一看，原來是一個魁梧沉健的青年人，手裏拿着兩柄粗黑的雙劍，冷靜地望着他。

彭九瞳孔收縮，叱道：「你是誰？」

那人平靜地道：「在下蕭開雁。」

彭九怒笑道：「姓蕭的？」

蕭開雁冷道：「你是彭九？」

彭九大笑道：「不錯，就是你的索命人！」

地上的唐朋即時加了一句：「蕭兄，此人殺了蕭秋水！」

蕭開雁的眼睛立即沒有那末冷靜了，變成凌厲迫人，喝道：「秋水死了？」

彭九大笑道：「是我殺的又怎樣？」

蕭開雁不再打話，雙劍一交，剪向彭九的脖子！

彭九心裏一凜，看來蕭開雁的武功，要比蕭秋水高出許多。

蕭開雁的武功，當然比蕭秋水高，遠早在蕭秋水學武之前，蕭開雁已是浣花劍門中的守護神，蕭秋水一生節目太多，忙着結義、遊歷、寫詩，而蕭開雁却專心練劍。

浣花蕭家之所以出名，蕭西樓的名氣武功自是重要，但蕭開雁的武功劍術，沉着練達，已不在乃父之下。

× × ×

蕭開雁武功高，但蕭易人武功更高。

蕭易人可以說是近十年來武林中年青一輩的領袖，雖有些局限於川中兩湖一帶，但他年紀比蕭秋水長十一歲，七年前已自創「鐵綫拳」，劍法之高，早得蕭西樓眞傳，甚至已在乃父之上。

浣花蕭家之所以名聞武林，蕭易人領袖羣倫，功不可沒，諸如唐猛唐剛，鄧玉平等，都是衝着他面子來的。

蕭易人出劍，一劍壓住屈寒山的劍。

屈寒山冷笑，這許多年來，是沒有人壓得住劍王之劍的。

他手一震，突然間發出了一劍。

他的劍明明是被壓着的，却可以突然間出劍，斜削對方的手腕。

蕭易人心裏一凜，却立刻也發出了一劍。

浣花劍派的劍招，本就走輕靈迅捷，講求變化莫測的。

屈寒山「叮」地與對方交了第二劍，立即知道，這人劍法，絕對在蕭秋水之上，他連頭也不抬，沉腕揚劍，閃電般已刺至對方太陽穴！

蕭易人臉色一變，迴腕一刺，也刺向屈寒山額角。

這一下以胆搏胆，是玉石俱焚之策，屈寒山冷哼一聲，收劍一架，「叮」地星火急射，架住了第三劍，而對方仍未退一步，單就這點，來人劍術絕對在蕭西樓之上，而且沉着狠辣，是個角色。

屈寒山架劍長身，劍尖一點，急刺來人右足踝。

這一下變化極快，蕭易人劍猶在上方，劍勁正被屈寒山劍招架空，迴架不及，只得長身而退！

蕭易人這一退，臨危不亂，風采依然，退得三步，架勢不變，弓腿彈腰，「嗤」地搶攻出一劍，劍刺屈寒山咽喉！

這一劍也攻得極快，屈寒山正待乘勝追擊，不料對方已一劍刺來，他頭一偏，避過一劍，却也是心一寒，忙揑了個劍訣，對準來人。

蕭易人也不敢再貿然搶攻，也揑了劍訣，凝神以待。

兩人鬥劍五招，蕭易人被迫退三步，屈寒山逼得偏頭，這下屈寒山才舉目一看，只見一青中年，臉色深沉，但氣勢凜烈，在風中凜然而立。

屈寒山心裏暗忖：武林中幾時出了這般劍術高手？

在蕭易人心裏，却是更驚更疑！

他出手在先，但屈寒山身負傷，久戰下，連頭也不抬，與自己比了五劍，不退半步，却逼退了自己，是蕭易人出道以來，首次遭逢的勁敵。

若是屈寒山不輕敵在先，這五劍比下來，難保自己不掛彩。

蕭易人心中驚疑不定，只見對方居然笑笑道：「我是屈寒山，敢問閣下是？」

屈寒山？與氣吞丹霞梁斗梁大俠齊名的威震陽朔屈寒山？蕭易人心中一亂，外表却不動聲色，恭聲道：「晚輩浣花蕭易人，拜見屈前輩。」

屈寒山一呆：浣花蕭家，有這等人才？但外表呵呵笑道，儼如長者：「好劍法，眞是後生可畏。」

蕭易人心中也疑慮不已，看來刀魔杜絕是跟此人一伙的，可是屈寒山在兩廣的俠名，又毋用置疑的……。

這時唐方披髮、臉白，悽聲道：「蕭大俠，屈寒山是權力帮的人，他殺了蕭秋水。」

蕭易人臉色變了，他強提一口氣，他的性格與蕭秋水大大不同，畢竟是江湖歷練多，較深沉陰鷙，但兄弟情深，秋水已死，蕭易人再沉着也禁不住激動。

突聽一人粗聲道：「屈寒山是權力帮的人？」

唐方一聽這人的聲音，幾乎忍不住要哭出來，悽惋道：「他是『劍王』，權力帮還殺了阿大和柔弟！」

唐朋立時接道：「此人厲害，我的『子母離魂鏢』給他破了！」

只聽來人一聲大吼，道：「統統給我死！」「吼」地一聲，一高大的身形飛撞而來，撲向屈寒山！

那人本撲向屈寒山，但中途經獅公虎婆，獅公虎婆打得正酣，眼看就要得手，怎肯住手？所以兩人呼嘯一聲，環臂一招，要把來人彈撞出去！

那人一抬手，打出了兩團東西！

暗器！

獅公虎婆從未見過那麼大的暗器！

一件是鼎形的飛鐲，一件是鐵椎，兩件暗器，又大又重，合起來比一人還高，飛旋而來，聲勢驚人！

獅公虎婆呼嘯一聲，左右分飛，「轟隆」一聲，暗器打在地上，打出了兩個大窟窿，灰塵滾滾，獅公虎婆却都驚出了一身冷汗。

屈寒山目光如劍，一字一字地道：「唐，門，唐，猛？」

那人一聲斷喝道：「我是唐猛！」

那邊一聲斷喝，刀魔杜絕突然加上彭九的戰團，雙刀一起，力攻蕭開雁，刀快無匹，但蕭開雁沉穩的劍路，却一直封鎖住凌厲的刀法！

彭九却知一時放不倒蕭開雁，刀魔杜絕一接上手來，蕭開雁分身乏術，獨脚彭九即去對付唐朋。

唐朋在地上，已沒有還手之力，比較好對付一些。

彭九掄杖就打，突見唐朋一揚手，發出兩點金光。

彭九獰笑道：「你打不到我的。」

那兩道金光果已微弱緩慢下來，彭九大笑聲中，杖已劈及唐朋門頂。

唐猛斷喝，但獅公虎婆攔住了他。

獅公虎婆對唐猛雖畏懼，但也希望彭九先毀了唐朋，少一個勁敵的好。

蕭易人的對手是屈寒山，出道十五年的經驗告訴他，這是分神不得的。

蕭易人闖蕩江湖這些年，當然有的是定力，他不似蕭秋水，朋友有難，他死了也要去拚，換作蕭易人，則要留得一身，寧替朋友報仇。

鐵星月、邱南顧却爲權力帮衆所纏，他們發狠也一時殺不出去。

唐方本是唯一可救唐朋的人，但她在彭九出手之前却已被魔僧血影大師所纏。

左丘超然力敵長天五劍，是劍下遊魂，絕無餘力了。

——唐朋，唐朋，誰人來救你？

大志未酬

彭九的杖，眼看就要擊中唐朋的天靈蓋，彭九的怪笑，也更爲猙獰。

就在此時，唐朋所發出的兩道金光，驟然加快，十倍、二十倍，至一百倍！

彭九待發現不對勁時，兩道金光，一嵌入他的額頭，一打入他的口中，他笑聲一沒，唐朋勉力一滾，「砰」地一聲，彭九連人帶杖打入地上，砂塵激揚，彭九背向天、杖嵌地，再也沒有起來。

唐朋奮力跪起，喃喃仰天：「蕭秋水、蕭秋水，我已爲你殺了一個兇手，報了一個仇。」

唐朋殺了彭九。

彭九不知道唐朋已逐漸恢復了所消耗的體力。正如屈寒山等不知道，蕭易人等之所以能來，乃是見到蕭秋水被魔僧所削去的衣飾，順水道尋至的。

也正如唐朋不知道，蕭秋水的生死存亡，被「獨脚鎖千山」彭九那一杖之影響，有多鉅多大。

而蕭秋水的生死安危，對日後的江湖武林，有多大的影響和衝激？

× × ×

唐朋殺了彭九——屈寒山却突然收了劍。

他一收劍，劍就不見了，好像從來沒有拿過劍，又恢復了那種溫文儒雅的氣態，哈哈一笑道：「蕭少俠端的是好劍法，唐老弟更智勇雙全，今番誤會，就此消了，咱們後會有期。」說着長嘯一聲，權力帮的人都紛紛住手。

這一下突變，倒令蕭易人一呆，但他是何等沉着機深的人，當下即道：「承蒙屈老前輩相讓，晚輩等沒齒難忘。」

這一句話，正面是客套，反面則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之意。

原來屈寒山眼見彭九立斃唐朋，却因大意，反被唐朋所殺，自己這方面的高手，除自己以外，還剩下杜絕、血影大師、獅公虎婆、長天五劍，但對方除了唐方、馬竟終、鐵星月、邱南顧、歐陽珊一外，還來了蕭易人、蕭開雁和唐猛，久戰下去，這裏離桂林浣花分局已不遠，孟相逢、鄧玉平、唐剛等隨時會來，自己與蕭易人交手五招，知道對方實力頗强，加上暗器凌厲的唐猛，自己又受傷，而唐朋又漸有再戰之力，實在好漢不吃眼前虧，於是當機立斷，未有絕對把握，還是先退爲妙。

所以他立時身退，該退就退，而蕭易人也自知不是屈寒山對手，對方人多勢衆，自己絕無五成勝機，又因來時匆忙，未及通知浣花分局，孟師叔等絕不會來援，眞的要打，只怕絕討不了好。

故此屈寒山要退，蕭易人也不阻，兩個人都是當今武林俊傑，一爲廣西武林首席劍王，梟中之雄，一爲年青一輩，心

機深沉，豪中奇傑。

屈寒山一揮手，權力帮人，如江水退去，轉眼間一個人也不見踪影。

唐方、鐵星月、邱南顧等要追趕，蕭易人却伸手一攔，擋住了三人的追趕，鐵星月怒道：「你爲什麼要阻攔我們？」

蕭易人沉聲道：「追上去沒有用，我們不是屈寒山的對手！」

邱南顧恨聲道：「打不過也要打，他殺死我們的老大，蕭老大啊！」

蕭易人臉色一陣搐動，强忍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報仇，就得等！」

鐵星月厲聲悽呼道：「可是他殺的也是你弟弟啊！」

蕭易人「霍」地回身，一手閃電般揪住鐵星月的前襟，把鐵星月偌大的軀體拎了起來，滿臉青筋凸露，一字一句地道：「你若追上去，被他所殺，你要秋水含恨九泉？我是他親哥哥，我都能忍，你就不能？」

邱南顧淚流滿臉，嘆道：「也罷，老鐵，老大說過，他若不在，就跟蕭大俠，就算他在，也得聽蕭大俠的；我們不能使老大死不瞑目：我們不能不聽他的話。」

蕭易人緩緩鬆了手，鐵星月頹然坐倒在地上，然而「嗖」地一聲，唐方却掠了出去。

蕭易人伸手一攔，却沒有攔着，不是因唐方輕功快，而是唐方所掠出的方向不同，她是往斷崖方向掠去的。

蕭易人老練從容，却很少估計錯誤過，他這一攔失誤，臉上不禁一紅，一時未能恢復，他第一次在女子面前失手，而唐方是他第一次見面的女子，這女子對他來說，有一種從未有過的俏煞。

唐方掠向斷崖，站住，她髮簪已亂，烏髮如水，在夜空中散揚如雨，她垂下頭來，看濤濤江水，側臉清麗而雪煞。

這一下，衆人都不敢妄動，只要一動，唐方往下一躍，眞箇是茫茫滄海。誰也沒法看清楚唐方的臉容，也不知其所思。

蕭開雁開口了：「唐姑娘，妳不能死，妳死了，就不能爲秋水報仇了。」

蕭易人也很快恢復了鎮定：「秋水若是掉下去，滔滔江水，何等急湍，妳下去也沒用，救不了他的。」

馬竟終禁不住也說話了：他雖無法救助蕭秋水，但蕭秋水中劍捱杖落懸崖的那一刻，他是目睹的：

「唐姑娘，蕭三俠是先中屈寒山之劍，再受彭九一杖，方才落下江中的；妳找到他，也沒有用了。」

——沒有用了，也就是死了。

——試問又有誰能在中屈寒山一劍，捱獨腳鎖千山彭九一杖，而能全身呢？

馬竟終平時絕不肯如此說，但爲了使唐方絕望，不致貿然躍下輕生，只得把話說盡。

唐猛怒喝道：「方妹，不可死——不可死！」

一步踏前，蕭易人却一手按住他的肩膀，低聲道：「你走前去，反而出事，讓她一人靜一下，比較安全。」

蕭易人這樣說着的時候，心中是感慨的。

——他看出唐方，就算沒有看到正臉，只看到側面和背影，也可以感覺到唐方一顆爲蕭秋水的凜烈之心。

——他也看出鐵星月、邱南顧，可以爲蕭秋水一句話生，一句話死，而爲蕭秋水活着去報仇，更爲蕭秋水去跟從他，來保護浣花劍派，去維護江湖正義。

——他自己呢？

——他闖蕩江湖十數年，領袖羣倫，一身武藝，不知比蕭秋水高出多少倍，但他似乎沒有像蕭秋水這樣的兄弟和朋友。

——爲朋友生、爲朋友死，生不背棄，死不旋踵的朋友。

——他懂得如何控制人心，如何以積威服人，如何强作鎮靜，如何使人懼畏，如何建立仁德，也知道如何裝醉佯狂，換得同情，如何孤獨寂寞，以獲支持，更懂得薄施恩惠，讓人感激涕零，所以他的名氣威望，也不脛而走；但，他却沒有蕭秋水這等如生如死，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兄弟朋友。

——這個父親不怎麼看得起不務正業的蕭家老三，眞不知怎麼服人的？要是他還在生，不知會不會有這一天，秋水的成就遠超過於他？

想到這裏，蕭易人下意識的舒了一口氣。

——他現在總算有了鐵星月、邱南顧這等人，他一眼便看出他們都是鐵血好漢。要成大事，須要好漢！

——不知那坐着捧頭的少年又怎樣？

他知道這少年便是擒拿中的好手：左丘超然。

蕭易人却不知道，左丘超然正在後悔，痛苦流涕的在追恨他的沒有出手，使蕭秋水援得一援，說不定可以捱至蕭易人等及時趕到，而老大不會……。

——他恨自己在大關節上是個懦夫。

而同樣有一個人在月光下，夜風中追思蕭秋水。那就是唐朋。

唐朋雖只和蕭秋水第一次相識，但蕭秋水以他有限的武功，却勇於救他一命，而犧牲了自己。

——蕭秋水，如果你還能再活一次，我唐朋也服你！

唐方一個人，靜靜立在崖邊，晚風吹亂她的髮，急風中，她苗條的身軀更爲纖小可憐。

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什麼？生？死？

唐方沒有動。——唐方妳在想什麼？

× × ×

唐方沒有想死。唐方一點都沒有想死。她堅信蕭秋水是活着的。

蕭秋水永遠在她心裏活着的。而她也永遠不會背棄他。她一定要活着，爲他報仇，完成他大志。

——他不是要消滅權力帮，要失志神州結義，要遍遊中原的嗎？

——只是爲什麼要大志未酬啊！

唐方的心已沉下去，沉到沒有了，只是她還有一點微明神志，去不相信蕭秋水已死：

——蕭秋水不會背棄我的。

——蕭秋水不可以先我而死。

這種感情遠超於懷念、殉情、或者哀傷，是刻骨的，銘心的，是悲莫能已的。

——蕭秋水蕭秋水你在那裏？

——我想你，我等你。

唐方咬住嘴唇，嘴唇一片慘白。海風送吹，憂思漫天。但爲君故，沉吟至今。而今夕何夕，但爲君故啊，但爲君故。

唐方慢慢自懷裏掏出了兩粒小小的菓子：乾腐了的菓子。唐方就想起盤江風和日麗的那一幕：亂石崢嶸，風景如畫。

盤江是個怪石峭峻，但也如石濤的畫一般，自具蒼勁雄魄。

風吹過，蕭秋水心情美好，却看見岸邊有一處，遼闊的天地，鵝卵般的石子，生長着幾棵小叢樹。綠油油的葉子，深的綠，淺的綠，一葉小小的葉子，就像小小的手指頭，就像唐方小小的，珍惜着的手指頭。好清秀的小指頭。

風吹來時，所有深的淺的綠意的小手指頭都在招手，所有的小手，手手都在招手。蕭秋水走過去，小樹只到蕭秋水的腰身。蕭秋水珍惜的看着那無名的樹，清綠的葉子，却意外地發現那小樹結着一串串，有熟了變橘紅色的菓子，只澀時像葉子一般青綠的菓子。

好美麗的菓子：人生除了壯大的志向，朋友兄弟，定有如此美好的小小生機。

蕭秋水向來不喜歡採摘，採摘雖然隨心喜歡，但也等於扼殺了生機。

可是風來的時候，他的心思更加清晰見底，像小溪一樣，不會如風似雲，亂成了一團，整理不清楚。

這次他禁不住採了一把小小的菓子，「江南可採蓮」，他採的雖不是蓮，但滿心滿意，都是江南。

他那盈盈的小菓子，有鮮亮的橘紅，有清新的油綠，交給了唐方那白生生如玉的小手，他說：「妳看。」

唐方就垂下頭來看了；那小小挺挺的鼻樑一抹，很是秀麗。

蕭秋水又說：「給妳。」

唐方就收下了。唐方沒有說話。

風自然的吹來，唐方的眼睫毛很美，一眨一眨的，很美。

蕭秋水也沒有說話。奇怪是那班兄弟在此時此候，都躲到遠遠那邊去，小聲說大聲笑，不知在幹什麼。

——然而蕭秋水，你在那裏？

唐方用白小的手，捏着兩粒已失去鮮活的菓子，蕭秋水的生命，是不是已如這菓子，存在而已失去生命？

然而這份天地不能憑的感情，却遠超過于生，超過于死，唐方爲留它，而要活下去。這是蕭秋水留給人的感情：——不是爲他而生，不是爲他而死，而是這份高貴的情操，可以做到捨死忘生。

也只有唐方瞭解這種感情。江水滔滔，日昇月沉，蕭秋水，你在那裏？

——蕭秋水，不管是存或歿，神州結義，勇奮挑權力。這光芒却永不萎縮。

——蕭秋水，你在那裏？

唐方黑髮紛飛如夜，遠方已隱約有晨白。斷崖，江水，月沉日昇。

——我想你。我，等，你。

「神州奇俠」第二部「兩廣豪傑」完。請看第三部份故事「江山如畫」。

孫子兵法

悄悄充實軍備

賽孫賓

上策如無法實行，就失去上策意義

唐朝武則天僭竊帝位之初，徐敬業在江都起兵，大喊要恢復王業。

徐敬業任命魏思恭爲參謀，並問其策。魏思恭說：「主公從武后幽禁少主之時，便立志恢復王業。戰爭以迅速爲上。立刻渡過淮北，親自率領大兵進入東都！山東的將兵如果得悉主公有勤王之志，必會誓死作戰。如果這樣天下必會安定了！」

徐敬業正想要同意此策。薛璋却插嘴說：「金陵之地，是王氣所鍾，形勢險要，所以應該即刻佔據。同時當地有大江之險，成爲天然的要塞，所以鞏固我軍是非常方便的。請攻取常、潤等州，營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量情度勢再行前進！如果這麼做，退走時不但有路可退，前進時，便完全對我方有利。你想，這不是良策嗎？」

徐敬業覺得有理，自己率領四千名兵士南渡，攻擊潤州。魏思恭看到這種情形，秘密地告訴杜求仁說：「兵勢應當統一，而不應該分散。現在徐敬業不知合力渡淮河，率軍入洛陽，而攻擊南方的潤州。這樣做實在不應該，他的敗勢已定了。」

果然徐敬業打了敗仗。

戰爭的成功，都成立於緊密的合作上。例如有了能打勝仗的良策，但不能十分把握此策的意圖，不能忠實地去實踐，勝利當然是毫無希望了。何況不採用良好計策，當然更無勝利希望啊！

因此孫子說：打勝仗的方法能知，但不一定能實行。

無勝算的時候守；勝的公算大則攻

孫子說：勝利的方法很容易知道，但不一定能依計實行。這是所謂爲「知易行難」，而知道了不能堅定的實行，因勢導利，劣勢的時候固然要守，因爲劣勢時，守是最好的攻擊，但是知道可以勝利就要抓住機會，堅持計劃行事，才可以成功。這就是謂「可勝者，守也」的「守」。

拿破崙在用兵時，特別講求自己的兵力處于劣勢時，施行防禦；但在防禦時，隨時尋找敵人弱點，對敵人採取不斷的攻擊而獲取勝利果實。

隱藏自己的實力，善用自己的優勢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

九天之上。一旦開始攻擊，必須要徹底猛攻。那麼什麼時候才該開始攻擊呢？

按照孫子所說，自己應該先有了充份的準備時才可以開始。

昔時守趙國邊塞的李牧將軍。匈奴來攻時，他便命令兵士，任由百姓都帶着財物逃入城內，避免與匈奴交戰。士兵們都以爲李牧是位胆小的人。

趙王得到消息，責備李牧，且換了守邊境的將軍。新將軍奮勇地應戰，但失去的土地更多。邊境的百姓都無法從事農耕畜牧。後來李牧再度被任爲守將，李牧還是不交戰，匈奴也認爲李牧是胆小鬼。

李牧在數年間，只是積極訓練士兵，並未在戰場上用兵。士兵們都很希望打一仗。到了這個時候，他準備兵車一千三百輛，騎兵三千，將士五萬人，弓箭手十萬人，舉行大規模的演習。有如此龐大的力量，一旦匈奴侵入時，還是避免作戰。

匈奴王單于得到了這個消息，立刻率領大軍，想一口氣消滅李牧的軍隊。但李牧佈置了許多奇陣，展開左右翼攻擊，斬殺十萬餘匈奴軍隊，終於擊敗了單于。在這一次戰鬥中，匈奴的部隊不是被消滅，就是投降了。此後十餘年間，匈奴都不敢侵犯趙國的邊境。

孫子說：「守備巧妙的人，實力藏在深密之處，攻擊巧妙的人像活動於九天之上（不表現實勢）。」也就是說如李牧將軍這樣的人。

照孫子的說法，守備乃是戰備不足之故。李牧未損失一兵一卒，只是閉門不斷地訓練軍隊，直到士兵們希望奮勇一戰爲止。如此，民衆也沒有損失，兵民的力量都非常充實。實際上，他們的實力是掩藏着，未洩露出來罷了。等到單于的大軍出擊時，李牧便立刻把實力表現出來，使敵軍措手不及而崩潰。

能看到的一切，必須詳細地洞察

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荊軻的祖先是齊國人，後來移住衞國。衞人稱呼荊軻爲慶卿。他後來又移居燕國，燕人稱他爲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曾說服衞元君，但元君却不曾任用他。

荊軻經過楡次時，與蓋聶論劍。蓋聶非常瞧不起他，荊軻走了。人們都希望荊軻再回來，但蓋聶却說：「剛才我們議論有關劍的問題。他說的句句都不合道理，所以我才瞧不起。你們出去看看，大概他已經走了！」傭人出去一看，果然荊卿已經乘車離開楡次了。

遊邯鄲時，荊軻與魯勾踐玩雙六。他們對於雙六的玩法各持不同的意見。魯勾踐發怒而罵他，荊軻便默默地走了，再也見不到他。

進入燕國後，他喜歡與善於擊筑的高漸離、田光打交道。荊軻好酒，每天與殺狗的高漸離在燕市喝酒。酒方酣，高漸離便擊筑，荊軻合着調子唱起來，有時唱完了歌，互相擁抱而哭，旁若無人的樣子。

後來，他答應燕太子丹的懇求，決定刺殺秦王。田光自己殺頭勉勵荊軻。但爲了要刺殺秦王，首先必須想法取得秦王的相信，因此，荊軻首先密訪秦王懸賞犯——秦將樊於期。他打算取樊於期的首級獻給秦王。樊於期聽了荊軻的話，自己刎了頸獻出首級。得到樊於期腦袋的荊軻，藏着一把短劍，吟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

荊軻渡過易水到了秦國，行刺秦王計劃失敗時，在他被殺之前痛罵秦王說：「這一次的失敗，對你有很大的威脅，我們的目的是要你還給我們的土地。」

秦王聽了這些話，臉色都變了。

後來秦王統一天下，號稱始皇帝。他喜愛會擊筑的高漸離，又怕他對自己不利，乃挖出他的眼睛令他在身邊當樂官。高漸離在筑裏裝入鉛塊，想暗殺始皇帝，但沒有命中。始皇帝終於殺了高漸離。

魯勾踐聽到荊軻暗殺秦王的消息。秘密告訴人家說：「眞可惜，荊軻爲何不學習短劍術呢？我眞該死，不能辨別好人。以前我罵他時，荊軻必定認爲我不值得打交道而離開的呢！」

魯勾踐無法洞察荊軻的爲人，是何等可惜呢！荊軻或高漸離，田光都能互相詳細地觀察，但蓋聶和魯勾踐，却僅見了他的表面罷了。

因此孫子說：能舉起毫毛，不能算爲力量大的人。能看見日月，不能算視力好。能聽到雷聲，不能說是聽覺敏銳的人。

人必須洞察藏在形態裏面的東西，才能算是一個智者。

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春秋戰國八百年後的時代——唐高祖統一天下，進入太宗的太平盛世。玄奘的西遊、武則天的出現，李白、杜甫、白樂天等文人輩出，是中國文化鼎盛的時期。

唐高祖重用的武將中有個叫李靖的，授刑部尚書，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後來被封爲衞國公。他非常擅長兵法。

他說：作爲一軍的總指揮官，應能明察情勢，謀人和，深謀遠慮，知道天時，能重人道才行。否則遭遇事變時，絕對無法應付敵人。左顧右盼，想不出良策，在張惶失措時，隊伍便自亂陣脚了。這就好像將重要財產的牛羊，趕去供給虎狼同樣的道理。

難怪他在六世紀的後半，征服了起於阿爾泰山麓，在蒙古、中亞細亞的草原建立大遊牧帝國的突厥，平定了山西遊牧民族吐谷渾，他是一位偉大的將軍。

總之先突入戰爭，後來才深求勝利方策的是最愚笨的方法。

後來李靖的言行被記載於「李衞公問對」一書中，成爲代表性兵法書籍之一。

又同樣地，與孫子、吳子並立的兵法書「尉繚子」也認爲：如果無戰勝的把握，不要輕易地發動戰爭。更不要輕易說「攻擊」。

我國的軍事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沒有把握的戰爭千萬不要輕易地起兵。

德、義、日三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敗績，何嘗不是如此。

幹部應以身作則，修身守道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將軍李廣，是隴西郡成紀縣人。祖先

李信，在秦國爲將軍，是追捕燕太子丹的人物。李廣世代傳箭術。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大舉侵入蕭關時，李廣攻打匈奴。他善於騎馬射箭，因此射殺了許多敵人並俘虜不少敵人。文帝贊許他說：

「眞可惜！你如果生在高祖皇帝時，封爲萬戶侯是毫無問題的。」

景帝六年，匈奴大舉侵入上郡。景帝憂慮萬分，派李廣率軍防禦。某一天，李廣率領百騎左右巡視陣地時，突然發現了數千騎匈奴兵。匈奴的軍隊看見李廣兵，認爲是上山佈陣的誘餌，李廣率領的百騎也相當吃驚，大家主張撤退。

李廣說：「我軍離本營有數十里之遙。在這樣的狀態下逃走，必會被匈奴識破，若受到攻擊，必會全部覆滅。如果沉着應付，匈奴必認爲是誘敵之計，而不敢攻擊。」

李廣率領百騎前進，在匈奴陣前二里處停止，然後下馬，命令部下解鞍。兵士們都很恐慌。

李廣說：「敵人以爲我們會逃掉。但我們却解鞍表示絕不逃走，匈奴才會深信這是引誘他們的手段。」

果然匈奴兵不敢冒然攻擊而離開了。李廣可以說是一位懂得心理，並又善爲利用的兵學家。

李廣非常清廉，若有恩賜，必分享士兵們。飲食也跟士兵在一起。李廣去世時，四十餘年間領了兩千石的俸祿，但家裏却沒有儲蓄。同時，他從來不談財產兩個字。因此同僚的程不識將軍說：「李廣的軍隊都不講究禮法，都讓士兵快樂，所以每個兵士都很高興爲他而死。」

匈奴怕李廣的智略，士兵也都喜歡跟隨李廣作戰。

武帝元狩四年，李廣隨從大將軍衞靑去攻擊匈奴。他在途中迷路，趕不上戰鬥的大軍。大將軍責備他，派人到李廣那兒調查。並要處分他。李廣說：

「將官們並沒有錯誤，是我本身迷路的，報告書讓我親自寫吧！」說完了，他把過失自己完全承担了起來。過沒多久，他對部下說：「我自從成人以來，與匈奴打了大小七十幾次戰爭了。這次幸虧跟隨大將出征，與單于作戰。但竟然迷了路，可以說這是天命！不能怪任何人。」

說罷便自己拔劍自刎。他自己担負了迷路的法律責任。跟隨李廣的士兵都哭了，百姓聽到這個消息，也爲李廣而流淚。

同樣迷路的右將軍趙食其，本來也判死刑，但他却以金錢償罪，降爲平民。

如李廣一般的將軍，才是眞正孫子所說的「善用兵者，潔身守法。」

戰爭必須多加打算

銖、鎰都是秤黃金重量的單位。銖的四百八十倍重稱爲鎰。

換句話說，勝利的軍隊與打敗仗的軍隊，以秤來稱，當然較重（優勢的）這一邊會贏的。

孫子說：兵法也需要「尺」與「秤」。例如測量戰場的土地大小或距離，在此計算應投入的物量，決定該動員的兵力，同時測量敵我的能力，計算勝敗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明數學的必要性，才會有充分勝算的自信。

秦王政（後來的始皇帝）與荊正戰鬥的時候，他很想攻取荊，因此問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是位非常勇敢的軍人，他的戰歷中有過以數千兵力，追趕燕太子丹，在衍水俘虜太子的事實。

李信回答說：「差不多二十萬人便够了！」

秦王同時向王翦將軍問同樣的問題。

「必須要有六十萬大軍。」

王翦是位老練的宿將，曾經降伏趙王平定趙國，接着攻打燕國，平定國都薊。

秦王聽完了兩位將軍的回答後說：「王將軍老了，眞是胆小。李將軍還是很勇壯。」

在這樣的情形下，秦王把二十萬兵交給李信與蒙恬，大破了荊軍。但兩位乘勢西進，到了城邊時，荊軍反擊，經過三天三夜的攻擊，結果却打了個大敗仗。

秦王只好改派王翦出擊。荊國聽說有六十萬大軍，動員全國的兵力，預防秦兵的來襲。王翦到達後，鞏固了壁壘，僅守住防綫並不進攻。士兵們得到充分的休息時間。某一天，王翦派人到營裏調查士兵們做些遊樂。

調查員回來報告說：「他們都在投石或躍動。」

王翦說：「好吧！」

他已確認士兵們身心都很健全。荊軍挑戰了數次，却未見秦軍出擊，正要收兵時，王翦始命令出擊。一年後，荊國便被秦平定了。

水庫的水蘊藏有無限的活力

勝者之戰，人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這一節是「孫子兵法」第四章（軍形篇）的總結。

「形」這句話，也就是態勢，但並非僅指眼睛所看到的形而言。

如「善守者，使藏在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一般人眼睛所能看到的形勢，只是外表的現象，但看不見的形勢，無形之形勢却更爲重要。

所謂無形之形勢，並非固定的、靜態的，是藏有無限變化的動的「形勢」。孫子在「虛實篇」所說的「表現戰爭之極，是至於無形」，「他以水爲戰爭形勢的象徵」也就是此意。

水是隨地形而流動又可隨容器而變形的。在圓形容器內的水形則是圓的，但移於四角的容器，便會成爲方形。水的形勢也就是變化自在的。

「打勝仗的用兵法，便要像把水庫滿滿的水，放下深谷裏一般，這才叫用兵之形態。」

在堰堤裏的水是不動的，是靜的狀態。在決戰前的士兵就像這個形態。這些軍隊，雖悠然休閒着，但藏有猛烈的破壞力。指揮官的任務，乃是部隊移到那種狀態；然後乘勢突擊敵人，下攻擊命令罷了。這軍隊由靜移到動的瞬間，便會發揮了龐大的力量。

含有這樣對動轉機的靜，我們將其靜的狀態叫「形」。因此「形」——靜——之後，接着來的是動——「勢」——。「孫子兵法」把第五章列爲「兵勢篇」，移到實用兵法上。

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獨孤紅・文
盧令・圖

一身是胆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耗子」在霸王寨中被裘萬山擄走，及至發覺，遂引起寨中上下人等一陣騷動，於是馬標自告奮勇，前去追尋，秦彪帶着兩名弟兄在「半半店」喝着悶酒，由於他連番碰了幾個釘子，所以在大發牢騷。正在這時，裘萬山突然而至，便把昨晚擄走耗子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向秦彪查詢耗子是否把東西脫手當了，哪問當舖是否已歇業關門？當舖店東是何人，秦彪均一一照實回答，最後裘萬山交給他辦兩件事，如果辦妥，幷許他以好處……

設局誘狡兔　反目蹈陷阱

秦彪何止受寵若驚，簡直如奉綸音，忙道：「您吩咐，您只管吩咐，我秦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頭一件，你去給我追查雷老三的下落，找着他，別驚動，盯着他，盡快給我送個話兒——」

秦彪一拍胸脯道：「這您放心交給我就是了。」

裘萬山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道：「第二件，你給我放個消息，就說看見耗子在三棵柳樹劉家古祠進出就行了。」

秦彪驚聲道：「裘爺，您這是——」

「不要管那麼多，我讓你這麼說，你就這麼說就是了。」

「我是爲您着想，『霸王寨』——」

「要是怕『霸王寨』，當初我還會進去把耗子弄出來嗎？」

這倒也是理。

秦彪只好點頭：「是，是！」

裘萬山站了起來，秦彪也忙跟着站起，裘萬山道：「就這麼說定了，馬上辦，你一邊去找雷老三，一邊給我放消息就行了。」

「是，是。」

恭應聲中，裘萬山走了。

送走了裘萬山，秦彪也不敢多躭誤，這是他立功的好機會，兩件事都不難，又怎麼敢躭誤？喜孜孜的一聲：「奶奶的，我秦彪霉運到了頭兒，也該轉轉運了吧，走。」

扔下酒錢，帶着兩個爪牙走了。

× × ×

裘萬山到底還是有他的高明處，要不然，他不可能成爲軍警聯合執法處養着的高手。

馬標一路追踪，追到了一處三岔路口，斷了綫。

倒不是碰上了三岔路，不知道該走那一條。

而是脚印痕跡沒了。

不知道是那位修橋補路的善心人，把這幾條路舖成了石板路。

在平時，在一般人眼裏，這是做好事，是功德。

可是這當兒，在馬標眼裏，却成了不知道那個短命的幹的缺德事。

馬標恨得跺脚，氣得差點兒沒暈過去，可是他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傻了半天，只好去了十里蓮花湖。

到了「十里蓮花湖」，已經是晚半晌了。

他沒去找龍剛，因爲他知道，龍剛早走了。

他也沒去找美姑娘金玉鳳，因爲他知道，到了金玉鳳那兒，得先挨一頓奚落。

可是一進茶園，他就聽到了消息：「耗子在三棵柳樹劉家古祠進出。」

馬標心頭一陣猛跳，他經驗歷練兩够，絕不扭頭撒腿就跑，他跟那些交頭接耳的人湊到了一桌，幾個哈哈一打，隨即扯上了正題！「誰說耗子在三棵柳樹劉家古祠進出。」

「有人看見了。」

「誰，在座的那一位？」

「不是我們，我們是聽人說的。」

「聽誰說的？」

「誰知道？反正有人這麼說。」

「那兒吹來的這陣風？」

「好像是從『五里舖』那邊兒。」

馬標沒再問下去，又打了幾個哈哈，他轉向別的座頭，一個人獨據一桌，邊喝着茶，邊琢磨。

他判斷，這消息是故意放出來的。

因爲三棵柳樹劉家古祠那個地方很荒涼，那座祠堂荒廢年代很久了，四周沒有路，只有一人多高的野草，平日是飛禽走獸的棲歇地兒，根本沒有人往哪兒去。

一兩年前有人去過，前後三個，都是跑到三棵柳樹上吊的，從那時候起，傳說紛紜，鬼話連篇，就更沒人去了。

耗子眞要在那兒進出，又怎會被人看見。

他判斷，故意放出消息的，一定是刦走耗子那個。

他馬標打算這樣幹，用意是爲釣姓趙的，如今這個人又是爲了什麼，難道也是爲了那姓趙的？

他判斷，到那兒去，不一定能找到耗子，可一定能找着兩個人：刦走耗子的那個人，還有就是姓趙的。

姓趙的或許也能判斷得出，這消息是故意放出來的。可是以他來說，那是只有寧信其眞，不信其假，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他判斷，從消息傳出來那一刻起，三棵柳樹，劉家古祠就成了龍潭虎穴，就成了一個能要人命的地兒。

他馬標跟姓趙的一樣，也是非去不可的。

因爲，姓趙的是爲那東西。

他馬標則是爲姓趙的，跟刦走耗子的這兩個人

想到了這兒，馬標丟下茶資站起，轉身出了茶園。

九條命還剩下八條呢，怕什麼？

× × ×

別處的夜色濃。

三棵柳樹劉家古祠的夜色更濃。

別的夜色黑。

三棵柳樹劉家古祠的夜色更黑。

既濃又黑的夜色裏，應該很靜。

但是，三棵柳樹劉家古祠並不是很寧靜。

風過處。

三棵柳樹枝葉拂動，像是惡魔張牙舞爪，擇人而噬。

更嚇人的是，樹上有幾截沒爛盡的繩子在飄動。

那就是當初吊死在這兒的人掛脖子用的。

野草叢裏，古祠裏，東一聲「沙」，西一聲「刷」！

偶而，還突然響起幾聲刺耳難聽的夜梟悲啼。

胆小的到了這兒，非嚇癱了不可。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胆小的是不會上這兒來的，來的都是胆大的。

尤其在這月黑風高的當兒，來的不但胆大，而且藝高。

馬標在人高的野草叢裏矮身蛇行。

夜風過處，風浪起伏，「刷刷」作響，就是有人挨近，也聽不出來。

馬標知道險，不但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而且身上每一寸肌肉，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覺。

突然，「刷」地一聲，一條黑影，捷如野豹，分草撲到，一把刀子猛扎馬標左肋。

馬標一驚旋身，刀子擦身而過，他一把抓住拿刀子的手腕，兩個人一扭倒地，滾作一團。

你上我下、你倒我起之際，馬標一眼瞥見了那人的臉，一怔，脫口輕叫：「勝老五。」

敢情那人是五爺勝奎。

勝奎是勝奎，可變樣不少了，滿臉鬍子可嚇人，馬標居然還能認得出來。

就這麼一怔神，勝奎猛一拳把馬標從他身上打了下去，一個翻身反騎在馬標身上，刀子往馬標喉嚨就劃。

馬標騰出左手，死命托住勝奎右腕，不讓刀子往下落一分。

只聽勝奎咬牙道：「你還能認出姓勝的來——」

馬標道：「怎麼認不出來，當初若不是我一顆骰子，一把掌心雷就把你自己的腦袋轟碎了。」

勝奎一怔：「當初是你？」

「你以爲是誰？」

「你是什麼意思？」

「當初保住你一條命，後來爲你勝家一直忙到如今，誰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當初帶着金錶，我們弟兄追到河邊的，不也是你嗎？」

「是我，不是我你們就找上霸王寨了，你們有沒有想到那後果？」

勝奎持刀子的手不用勁兒了，人也翻身下來了，直喘。

馬標坐了起來，擧袖擦一頭的冷汗。

勝奎喘着道：「你是——」

「馬標，聽說過麼？」

勝奎道：「馬標——」

略一沉吟，勝五爺猛睜兩眼：「天龍、地虎、嬌俏鳳裏的馬標馬二爺？」

「不敢，勝五爺，正是馬標。」

行了，人名樹影，有了天龍、地虎、

嬌俏鳳這塊招牌，什麼都不必多說了。

勝奎忙道：「馬二爺，勝奎魯莽，勝奎該死——」

「五爺，別這麼說，咱們這叫不打不相識，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聽我告訴你個來龍去脈——」

他把爲勝家事奔波的事，說了個大概，就沒提見過八姑娘勝如蘭。

接着，他又把眼前事的始末告訴了勝奎。

靜靜聽畢，勝奎道：「勝家感激，勝奎身受尤多——」

「五爺，我直說一句，我們三個不是爲勝家，也不是爲霸王寨，是爲整個大局，爲這一帶的百姓，你不用再客氣了。」

「那麼現在——」

「我是剛來，還沒有發現什麼。」

勝奎道：「我比二爺早來一會兒。」

馬標道：「發現什麼沒有？」

勝奎搖頭道：「沒有。」

「以我看，耗子不會在這兒。」

「我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聽您這麼一說，我也以爲耗子不會在這兒。」

「好在咱們的目的並不在耗子。」

「可是，該來的人，是不是會今兒晚上來？還很難說。」

馬標知道勝奎說的是實情，姓趙的一定會來，可是他不一定非貿然在今夜來不可。

他沉吟了一下道：「五爺，那個姓趙的長得什麼樣，您應該最清楚。」

「我清楚，我當然清楚，我要是再不清楚，那就沒有清楚的人了，四十來歲，白白胖胖，穿着很講究，舉止很氣派，怎麼看也不像個北洋爪牙，當初要是知道他是北洋爪牙，出的價錢再高，我也不接那趟生意。」

「沒有鬍子？」

「沒有。」

「您記清楚了？」

「二爺，這怎麼錯得了？」

馬標道：「那——還是那兩種可能，第一，兩個人不是一個，活着的這個姓趙的是兇手，第二，兩個姓趙的是一個人，軍警聯合執法處，用心太狠毒。」

勝奎激動得身子有點發抖：「二爺，您有沒有想到，照您所說，這個活着的姓趙的模樣，除了嘴唇上多撇鬍子外，簡直跟那個死了的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

馬標搖搖頭道：「五爺，不能這麼說，您聽到的只是我的描述，我聽到的也是別人的描述，到現在爲止，恐怕還沒有一個人先後見過兩個姓趙的，誰能說他們像不像，而且，局外人也永遠無從比較了，因爲他們沒見過前一個姓趙的，也不可能再見着了。」

勝奎稍爲平靜了些，點頭道：「對，您說得對，這種事不能有絲毫偏差，有絲毫偏差就足以害一條人命，可是您不知道這些日子我們勝家所受的——」

剛壓抑下去的激動，猛可裏又再度站起，他身軀劇顫，馬標離得近，藉着星光，多少也能看見些，勝奎的神態怕人。

馬標拍了拍勝奎：「五爺，我知道，我並不是勝家人，可是我跑得不比你少，這種罪我清楚，何況您還揹着身家，受得比我多。」

勝奎低下了頭，再抬起頭時，巳經平靜了不少：「我見過頭一個姓趙的，而且很快地就能見着這後一個姓趙的了，他要是兇手，我就把他送交軍警聯合執法處，換出大哥來了事，他兩個姓趙的要是一個人，我勝奎豁出命去也要跟他們玩玩。」

馬標道：「太不智，五爺，眞要有那麼一天，跟現在又有什麼兩樣，你肩上的重担或許卸下來了，可是勝家的另幾位，卻替您挑了重担，您就忍心？」

勝奎咬牙切齒道：「五爺，那麼您說，難道就這麼算了？」

「不，不能算，這種仇不能不報，這種氣不能不出，可是在這塊地方上，咱們胳膊別不過大腿，不過不要緊，報仇出氣的辦法很多，不一定非用江湖上那一套不可，是不是？」

勝奎兩眼猛睜道：「二爺，我懂了，多謝指點，我想勝家人不會有一個不願意的。」

馬標含笑拍了拍勝奎：「從現在開始，咱們等着獵物出現吧！」

勝奎點了點頭道：「二爺，夜鳥，夏蟲，您會學什麼叫？」

馬標一怔，旋即明白，微笑道：「大概能學個幾樣。」

勝奎道：「那麼您學夜貓子，曲曲（虫旁，以下同）兒叫我拿手，咱倆分開，可以把整座古祠全監視下。」

馬標一點頭：「行，就這麼說，我上那邊兒去。」

他站起來，矮身蛇行而去。

勝奎閃在古祠西，馬標很快巳到了古祠東。

雖然是一東一西，古祠前後有任何動靜，都逃不過他們敏銳的耳目。

馬標一到古祠東，撮口來一聲夜梟悲啼。

立即，那邊傳來了幾聲曲曲兒叫，五爺，學得還眞像，幾可亂眞，幸好沒碰上逮曲曲兒的。

劉家古祠周圍，刹時又靜下來了！

就在劉家古祠剛靜下來不久——

摒息凝神，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馬標，突然聽見一陣極其輕微的息索聲從身後傳過來了。

這陣息索聲，輕微得幾乎聽不見。

如果來的是人，那定然是一等一的高手。

從這陣聲響可知其他，馬標知道自己絕不是對手，他立即提高了警覺，咬咬牙，硬把不輕用的「掌心雷」從腰裏掏出來握在手裏。

可是他人不動，姿式不變，沒回頭，只竭盡所能用耳朶聽。

息索聲由遠而近，相當快，從聲音判斷，已到了身後，馬標霍然轉身，揚起了掌心雷，可是他沒看見人。

剛一怔，忽見一根繩似的一條細長黑影打從面前地上竄起，疾如閃電，迎面撲到。

就在這一刹那間，馬標已明白是什麼了。

蛇！

馬標急忙偏頭，那條蛇擦耳而過，好

險，只差毫釐。

馬標讓過蛇頭，閃電探掌抓住蛇尾，一抖，那條蛇折回來，前半身落了地，他跟着一脚踩住蛇頭，掌心雷換了刀子，振腕劃下，腥血四濺，那條蛇了帳了。

這條蛇剛了帳，適才現身處，又傳來了息索聲。

野草叢裏，不會沒這玩藝兒。

可是一下那來這麼多條。

馬標猛然想起了勝奎，剛想起勝奎，那邊傳來了勝奎一聲輕微悶哼。

馬標大驚，兩脚一躍，身子平射飛竄，疾撲祠西，人沒到先來一聲夜梟悲啼。

這一聲有用，沒遭勝奎襲擊。

可是這當兒的勝奎，右手抓着左胳膊，脚底下巳踩着一動不動的黑忽忽一條。

馬標忙道：「五爺——」

勝奎咬着牙道：「給蛇咬了。」

馬標疾快行動，一把扯下勝奎衣袖，刀尖一揚，勝奎的左胳膊被咬處肉綻血出，馬標就過嘴去一陣猛吸，然後從懷裏摸出個小瓶，往勝奎傷口上就倒。

「什麼藥？」勝奎問。

「烟油。」

馬標口說手不停，傷口塗好烟油，刀子割破那隻衣袖，連包帶紮，把勝奎近肩處綁的緊緊的，然後道：「五爺，這條左胳膊暫時不能用了。」

傷不重，可是血脈不通，一會兒就會麻木得不聽使喚。

勝奎道：「我知道，防了人沒防了牠，沒想到這兒會有這個。」

馬標道：「何止有？還不少，我那兒就碰上了兩條。」

「呃，這麼多？」

「我有點懷疑。」

勝奎一點就透，怔一下忙道：「二爺，您是說，是有人放的？」

馬標道：「這麼一大片足有人高的野草，人跡罕至，不會不藏這東西，可是不會一下來這麼多條，而且爲什麼不去別處，偏向咱們倆來？」

勝奎悚然點頭：「對。」

剛一聲「對」，不遠處又起息索聲。

勝奎忙轉身微退：「這兒不能待了，咱們上祠裏去。」

他要動。

馬標伸手拉住了他：「等等，五爺，初次見面，不能空手，咱們也給他帶一條去，做爲回報。」

勝奎沒動。

馬標把刀子交在左手，兩眼凝望息索聲傳來處，凝神戒備。

轉眼工夫，從密密麻麻的草根處爬出來一條，黑忽忽的，看個頭兒，比剛才兩條都粗。

馬標拿刀子的左手往前一晃，那條蛇昂首竄起，馬標右手跟着探出，一把抓住七寸，那條蛇一捲，繞住了馬標的手腕。

勝奎吁了一口氣：「二爺，沒想到您對抓蛇也有一手。」

馬標道：「還不是就那麼回事，跟動手過招一樣，誰快誰制誰，走！」

馬標左手刀子，右手蛇，一馬當先。

勝奎緊隨在後。

兩個人從古祠西挨近古祠，然後貼着古祠的斷壁危垣到了古祠後。

古祠後頭的院牆，有一半塌了半截，越過半截牆頭往裏看，牆裏是個院子，雜草叢生，瓦礫遍地，靜得沒聲息，偶而可見狐鼠竄動。

馬標低聲道：「有這些東西竄動，至少表示這兒沒人。」

他一爬牆頭，人巳翻牆進去了。

勝奎左胳膊巳麻木，右胳膊還管用，爬着牆頭，也翻進了院子。

兩個人一前一後往前摸。

院子裏藉着星光，還有點亮，一進大殿那個巳經沒了門板的門，黑忽忽的，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好在是祠堂，不是廟，這個殿不大，一進後門，就看見了前頭院子，殿門等於沒有門，只有兩根柱子，其他的地方都敞亮着，不過一轉眼工夫，巳能依稀看見殿裏的情況。

神案塌了，牌位東倒西歪，散落一地，地上塵土盈封，一踩一個脚印，沒看見有別的脚印，這表示殿裏還沒有來過人。

鴿翎、蝠糞到處，一碰就是一頭蜘蛛網。

再往上看，幾根房樑，黑忽忽的。

這麼一座殿，是沒法藏人的。

兩個人經過殿裏，到了前院，前院院牆沒倒，可是荒凉一如後院，大門門板只剩一扇，在夜風裏不住晃動。

站在殿前屋簷下、石階上，馬標皺了眉，低聲道：「五爺，您說這兒只咱們兩個人嗎？」

勝奎道：「不，還有第三者，一定有的。」

「咱們剛在祠外，一東一西，還都在草叢裏，兩個人都碰上了蛇，那表示咱們巳經落進了人家眼裏，是不是？」

「不錯。」

「那麼，五爺，這麼個地兒，以您看，人要在什麼地方，才能把周圍的動靜一覽無餘，甚至連人高的草叢裏都能看得見蛇？」

勝奎腦際靈光電閃，忙抬右手往上揚了揚。

馬標咧嘴一笑：「英雄所見略同，您等等，我逼他下來，至少逼他現形。」

他閃身進殿，一竄上樑，找了個瓦縫，右手把那條蛇塞了上去。

那條蛇鬆離他的手腕不見了，他飄身下樑，冲着勝奎往前後指指，然後疾撲後院。

勝奎會意，站在簷下沒動。

馬標的確有他的一套，人就在殿後門停住，自言自語說了話，居然是兩個人一問一答，那另一個話聲赫然是勝奎。

連勝奎都聽得怔住了。

馬標自言自語，說還沒兩句話，只聽屋頂瓦面上有了動靜，先是刷刷刷像有什麼在跑動，繼而「叭」地一聲，像瓦碎了，接着撲簌簌落了一陣塵土。

聽聲音是往前去了，馬標往前一指。

勝奎腰裏的駁壳鎗巳經到了右手，而且早就上了鎗膛。

突然一條人影從屋上跳下。

馬標眼尖，飛撲而至。

勝奎揚鎗輕喝：「不許動。」

那人不聽這一套，落地即起，撲向院牆。

勝奎一急，就要扣扳機。

馬標道：「不能。」

手隨話動，一柄刀子已飛了出去，寒光一閃，正中那人右大腿根。

那人悶哼一聲，栽倒在地。

馬標從石階上騰身，一掠兩丈多撲到，一腳踩住了那人後背，那人扒在地上動都不能動。

勝五爺跟着來到，曲下一膝，右手的駁殼鎗，緊緊的抵住了那人的左邊「太陽穴」。

人是裘萬山，可是馬標、勝奎都不認識。

馬標道：「朋友，先報個字號。」

裘萬山似乎愛惜他的字號，道：「用不着，你們問什麼，我答什麼就是。」

「也行，」馬標道：「從『霸王寨』弄走耗子的，是你閣下吧？」

「不錯，是我。」

「什麼意思？說給我們聽聽。」

「我要他身上的東西。」

馬標道：「不錯，他身上的東西人人都想要，可是對你來說，就不像是這麼回事。」

「我說的是實話。」

「不，你說的不是實話，第一，耗子不會不告訴你，東西已經不在他身上了。第二，你要是眞爲這東西，就不會放出消息引人上這兒來了，我說得沒錯吧？」

馬標說的是理。

裘萬山一聲沒吭。

馬標接着又道：「你這麼做，不是爲這東西，乃是爲那還不知道東西已經不在耗子身上，還急着要找耗子的人，也沒有錯吧？」

裘萬山說了話：「我人落在了你們手裏，你要這麼說，我有什麼辦法？」

「當然有辦法，你可以據理力爭，不過你得說出個能讓我們口服心服的理來。說吧，我們聽着呢。」

裘萬山沒吭氣，事實上他無法自圓其說。

馬標道：「那麼你就告訴我們吧，那個人是誰，先提醒你一句，我不怕你偏，可是你得自己能圓。」

裘萬山道：「那個人姓趙。」

「對了，我也認爲你引的是姓趙的，可是我不知道爲什麼？」

「姓趙的跟我有過節。」

「跟你有過節，他要耗子幹什麼？」

「他絕不願意讓我從耗子身上奪走東西。」

「說得通，可是你沒想到，其實你不會想不到，大半是你疏忽了，我清清楚楚那東西是耗子從姓趙的身上摸過來的。」

裘萬山道：「是啊，他怎麼會讓我從耗子手裏，把東西奪走呢。」

馬標一怔：「你是個好樣兒的，也是。你要不是好樣兒的，怎麼能一個人進入『霸王寨』，把耗子弄了去。」

一頓接問道：「那東西是什麼？」

「不知道，只知道很貴重。」

「姓趙的從那兒來的這東西？」

「不知道，那得問他。」

馬標道：「好，卡住了。」

勝奎道：「卡不住，他放蛇咬了我一口，咱們來個以牙還牙。」

馬標一笑道：「對，那條長蟲恐怕還在屋頂上，我去把牠抓下來。」

他是說幹眞幹，轉身走到殿簷下，往上一躍，三攀兩不攀，人已上了屋頂不見了！

裘萬山忙道：「朋友，放我一馬，有你的好處。」

勝奎手一用勁，把裘萬山的臉都頂偏了：「招子不够亮，不認識我，你把我當了誰？」

「他是爲『霸王寨』，朋友你——」

勝奎道：「我是爲我的車行我的家，我姓勝，叫勝奎。」

裘萬山刹時面如死灰，一聲不吭了。

馬標像一陣風，從屋上下來，到了近前，右手多了那條蛇：「想用牠的時候，還眞不容易找着牠。」

人往下一蹲，蛇頭已到了裘萬山臉前，蛇睛怒視，紅信吞吐，猙獰嚇人。

別看裘萬山殺起人來能不眨眼，看見這東西還眞怕，臉直往後挪。

馬標道：「朋友，你也怕這東西嗎？牠是你弄來對付別人的，你一定是挑最毒的，對不對？」

裘萬山沒吭氣兒，兩眼直盯着蛇頭，額上現出了些光亮，那是汗。

馬標道：「咱們別讓他卡住，懂不懂啊？」

裘萬山仍沒吭氣兒。

那把刀子插在裘萬山右大腿根，入肉一半，勝奎站起來抬腳踢了刀把一下。

裘萬山疼得身子一挺，呲牙咧嘴，立即汗如雨下，一個身子也側轉過來。

馬標道：「你這樣躺着不舒服，還是爬下吧。」

左手一扳，又把裘萬山扳個面朝下。

勝奎道：「你是否想我再來幾下。」

裘萬山急忙道：「聽說是一件機密情報。」

馬標道：「他那來這件機密情報？」

「我不知道。」

「呃！」

「我是眞不知道，那件東西還是耗子把它摸了過來以後，才傳開的，我怎麼會知道？」

這倒是實情。

「那麼你又怎麼知道，那是件機密情報？」

「聽耗子說的。」

這也應該是眞不假。

馬標道：「那麼，那個姓趙的，是個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

馬標笑了：「朋友，這你就不够老實了，你說你跟他有過節，既有過節，絕不是今天才認識，你怎麼會連他是個幹什麼的都不知道？」

「這——」

馬標道：「咬在臉上一腫一爛會破相，我積點德給你換個地兒！」

他把蛇頭挪到了裘萬山脖子後頭，讓蛇信不住地碰裘萬山的脖子！

這比一下咬上還嚇人。

這比一下咬上，給人的心理威脅還要大。

裘萬山臉白了，混身顫抖：「他原也是黑道上的，可是現在吃那碗飯我就不知道了，眞不知道。」

他眞行，都到了這地步了，他還是不說實話。

馬標道：「耗子呢？」

「不在這兒。」

「在那兒都沒關係，你帶我們去找耗子，找不着耗子我把你送『霸王寨』去，看他們怎麼收拾你。」

裘萬山忙道：「耗子在地窖裏。」

勝奎恨得又踢了刀把一腳。

這回踢得重了些。

當然，刀在肉裏劃動的範圍跟幅度也大了些。

裘萬山大叫挺身，差點沒昏過去。

馬標道：「地窖從那兒下去？」

裘萬山連哼帶喘地道：「就在神案底下。」

馬標道：「五爺，麻煩一趟。」

勝奎轉身去了，進了殿裏，幾腳踢開了半倒的神案，只見神案後地上有個洞，有石梯通下去。

勝奎別好了鎗，右手從腰裏摸出火摺子打着（有火柴了，可是江湖道上的還是用火摺子爲多），順着石階一步一步下去：「耗子，耗子。」

底下黑忽忽的，沒動靜。

勝奎轉念一想，忙又道：「我是馬標馬二爺的朋友。」

這下有用了，只聽下頭有人「唔」、「唔」的。

勝奎忙走下去，只見石梯底下包粽子似的綁着個人，嘴裏還塞了塊布。勝奎不認識耗子，可是耗子可見過响噹噹的勝五爺，立即瞪大了眼。

勝奎道：「你是耗子？」

「唔，唔。」

耗子忙點頭。

勝奎把火摺子放在石梯上，從靴筒裏拔出刀子挑斷了耗子身上的繩子，耗子忙把嘴裏的布掏出來一扔，站了起來。綁久了手腳麻木站不穩，不是他扶得快，非摔一跤不可。

他扶住石梯道：「勝五爺，馬馬……爺在——」

勝奎一怔：「你認識我？」

耗子道：「吃我這碗飯的，認不出各位有字頭的人物還行，招子不够亮。萬一摸錯了，那不是自找倒楣嗎。」

「馬二爺在上頭，你能走？」

「能。」

勝奎沒再說話，拿起火摺子，帶着耗子踏上石梯。

到了前院裏。一見馬標制住了裘萬山，耗子先冲馬標一躬身：「馬爺。」然後咬牙切齒，抬腳就踹裘萬山。

馬標眼明手快，伸左手擋住了耗子的腳：「耗子。」

耗子不能不聽馬標的。忙躬身道：「是。馬爺。」

馬標道：「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是那一派的嗎？」

耗子道：「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他口風緊得很，一點兒都不露，可是他恐怕是個狗腿子。」

裘萬山一驚。

馬標道：「怎麼知道？」

「馬爺，吃我這碗飯的，鼻子對這種人最靈敏，狗腿子身上有股子別人聞不見的味兒，可是我一聞就聞出來了。」

馬標轉望裘萬山：「是嗎？朋友。」

裘萬山急道：「他胡說，我不是。」

「急什麼？那麼怕當狗腿子幹嗎？」

耗子道：「馬爺，我敢打賭，要不要搜搜他的身？」

馬標道：「你來吧。」

「是。」

耗子恭應一聲，立即蹲下去，上下其手。

摸了半天，從裘萬山身上摸出三樣東西，一包大洋和一把七首，一把掌心雷。

耗子把那包大洋，那把七首扔在地上，獨抓住掌心雷不放，像在摸什麼，突然他道：「馬爺，看不見，您摸摸看。」

馬標接過掌心雷，一摸鎗把，笑了：「耗子，你眞行，不是你，咱們險些得罪了吃公事飯的朋友。」

掌心雷在他左手裏一轉，鎗口已然對準了裘萬山的「太陽穴」：「朋友，鎗把上烙的有號碼，不是軍警公家的鎗，上頭不會烙這種號碼，差一點兒就讓你矇了過去——」

裘萬山臉都白了，道：「好吧，我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奉命來追回那件情報，逮捕那個姓趙的。」

馬標道：「爲什麼逮捕他？你們認爲是他殺了人，刼了東西？」

「我們不認爲什麼，只知道東西在誰的手上就找誰，東西是耗子從他身上摸來的，他可能是兇手，也可能巳經知道了情報的內容，當然得找他！」

不但通，而且十分通。

馬標一時沒說話。

裘萬山會錯了意，馬上就不得了：「現在你們都明白了，你們不但阻撓軍警聯合執法處辦案，居然還敢——」

馬標左手掌心雷一偏，在裘萬山臉上砸了一下，把裘方山的嘴都砸出血了。

耗子道：「打得好。」

馬標道：「你是個吃公事飯的，應該也是道兒上出身。就算不是，多年的經驗你也應該知道，就算是個沒經驗的生手，你也應該聽別人說過，凡是在江湖道上行走的，只要骨頭稍微硬一點兒，吃不吃你們這一套？再說，你是不是能活着離開這兒還不知道呢，你發什麼狠？」

裘萬山不吭氣兒了，當然是一點「官」威也發不起來了。

「現在可以說了吧，你姓什麼，叫什麼？」

「裘，裘萬山。」

馬標「啊——」地一聲道：「原來是你呀，前些日子你不是還截過南邊兒來的人嗎，橫裏伸手打跑了你的，就是我大哥，我們兄妹三個，天龍、地虎、嬌俏鳳，你記清楚了。」

眞是人名樹影，裘萬山一聽天龍、地虎、嬌俏鳳，臉色大變，頹然道：「我姓裘的栽在你們手裏，不寃！」（未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雲海雙英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彥雖困入秘洞之中，但他吉人天相，在茅屋中撫琴之時，見到琴囊繡工精細，細加觀察時，發現所繡的山水中，看出第三條秘道所在，司馬彥經過幾番找尋，終於找出秘洞，重見天日，隨後，他急忙趕向雲南，去赴五月十五日無量山之約，來到烏蒙山時，離赴約之時未到，遂上山遊覽，無意間却遇上了司徒璐，司徒璐本是「無爲仙子」歐陽絮的閨房摯友，這回她找上了司馬彥，是想向司馬彥要一顆「大還丹」以救歐陽絮的，誰知司馬彥以爲歐陽絮已無可藥救，便把大還丸送給一個大智和尚，此時人海茫茫，何處去尋？

情海泛情潮

司徒璐爽然說道：「如果贈與的人，眞是『大智』禪師，也不愁尋找不着的，這位老和尚行脚江湖時時都會碰面呢！」

那時，「黃山逸叟」柴天藻也插口道：「老夫前幾日在岳陽路上，正和大智禪師見上一面，他還託老夫接替白衣書生莊伯樂之手，把游天樂的娘子帶來這裏！」

司徒璐接問道：「游天樂那裏去了！是不是跟着大智禪師，作了他的徒弟？」

司馬彥連忙答道：「不是，游天樂在黃鶴樓上，被兇人馬空羣，一掌劈落長江汪流之內！」

司徒璐想了一想，說道：「游天樂被擊墜江，孟姑娘託人帶來這裏，兩件事合起來猜看，都是大智禪師一手安排的好戲，也有可能！」

柴天藻哈哈應道：「司徒姑娘說得不錯，事情湊巧的可以，最大的猜疑根源，就是他老人家要逼着游天樂作門徒。還有，他對老夫說過，在這烏蒙山的竹林中，便可等待得司馬老弟到來，把孟香禪交老弟接手的了！」

愛河掀愛淚

事情一說起來，三湊四拼，更增加了猜疑份量！大智禪師爲了收徒，欲把游天樂和孟香禪一對好鴛鴦拆散！

聰明智慧如司馬彥，司徒璐二人，也有如此想法，都對大智禪師起了鄙視的觀感！

殊不知大智禪師是個有道高僧，游戲人間，結緣善信，武功，禪機巳到了上乘境界，六壬奇門，相法醫術無所不通，故能預知最近未來之事！生死福禍之機！

由於他老人家性好捉弄別人，行事故作神秘，略嫌有悖出家人守戒不嚴之誚！並沒有擺佈拆散游天樂夫妻之事，他老人家只有演練「掐指神算」之術，預知游天樂要墜江應劫，孟香禪險中有救，柴天藻過經岳陽，司馬彥偶遊烏蒙而巳！

實際事情發生，起源於馬空羣見色動慾之念，而孟香禪不肯狠吻，未遭汚辱，雖是冥冥中有數安排，但巳表現出江湖人見義勇爲，鋤暴安良的氣質了！

柴天藻却正容說道：「事情可能趕巧到極，加上玄虛難測，唯是老夫深知大智老禿性情，雖然心切收徒，也不願幹出此種卑鄙損德之事。」

司徒璐答道：「我不管他們許多閒事，只想尋回『大還丹』救人，柴前輩可知大智和尚的行踪麼？」

柴天藻道：「老夫所知，老禿平日的雲遊行脚，都在鄂、豫、贛、湘地方打轉，最遠，也不會跑出南方七省以外。」

司馬彥接口說道：「最怕他老人家救得游師兄之後，收了爲徒，便不知道要隱跡於何處，傳授藝業，那就難於尋找的了！」

柴天藻口裏答道：「老弟所慮不錯。」臉上神情却在沉思起來，半晌，又說道：「老禿如果眞的收了門徒，必然會到無量山『青螺嶂』去，潛居一時的。」

司徒璐急不及待地說道：「司馬兄，我們就跑趟無量山青螺嶂如何？」

司馬彥應道：「在下此來，正要踐約無量山黑眚谷會會『大頭仙子』紀西屏，以重言諾，也好查探『大還丹』的下落消息！」

司徒璐擧頭一瞧天色，曙光巳現，便道：「天色巳亮了，我們就此起程啦！」

柴天藻忙說道：「司馬老弟，老夫如今把游天樂的孟姑娘，交給你照料了。」

司馬彥愕然道：「此話怎講？」

柴天藻哈哈說道：「這是大智老禿囑託，要老夫等在這裏託付老弟的，再說，游天樂是老弟的知己朋友，照顧他的娘子，也是義所應爲，還要推搪麼？」

這幾句「大石壓蟹」套上朋友道義的話，使到司馬彥事在兩難，只有說出「那——我——！」連續幾聲，答不上話！

司徒璐見到司馬彥的爲難窘態，心裏也甚同情，眼珠轉了幾轉，便道：「司馬兄是個堂堂君子，豈肯有乖朋友道義！但是，事情要有緩急輕重之分，他如今要去尋找『大還丹』，也是爲了挽救性命瀕危的好友，事情急如星火，柴前輩也是知道的啦！」

一頓，繼續說道：「孟姑娘是個嬌生慣養女兒家，並非習武之人，如果帶挈着她由烏蒙趕去無量山，她既跑不了那崎嶇遠路，我們也阻誤時日，勢必兩無好處，柴前輩應該替我們想想怎樣承担『朋友道義』好麼？」

柴天藻打算把孟香禪付託與司馬彥之後，便可一身輕鬆，飄然引退，不淌這些混水了！

不料，司徒璐把事情分析起來，却又顯有輕重緩急之分，大義凜然，不能硬以「朋友道義」壓在人家仔肩之上。

便道：「那最好聽聽司馬老弟自己如何安排了。」

他自矜身份，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只有往司馬彥身上推去。

司馬彥低首沉吟，未有答話。

孟香禪感懷飄零身世，至有附累別人關注，兩行珠淚，不禁滾滴下來，抽咽着說道：「司馬相公去找尋『大還丹』救友要緊，不要爲了賤婢，貽誤要事，我如今是個孤鸞寡鵠啦，死了也何足留戀！你們去吧！」

司馬彥雙眉一剔，臉色凜然答道：「司馬彥不是個賤丈夫，豈會全沒義氣對待朋友？孟姑娘不要傷心，在下巳想出安排之法了。」

說完，對着柴天藻抱拳一禮，說道：「晚輩如今勢處兩難，朋友道義上不敢卸責，請前輩勉爲其難，暫代照拂孟姑娘一時，一俟無量山之行事了，晚輩即當趕來接待孟姑娘歸去，尊意如何？」

柴天藻哼了一聲，喃喃說道：「老夫今回，又着了大智老禿的道兒！」

孟香禪凄凄切切叫道：「賤婢獨個兒留在這裏等待司馬相公好了，我這一條賤命，還怕什麼？」

柴天藻沉聲說道：「好刁鑽的丫頭，你雖不怕死，老夫却怕江湖朋友恥笑。」

司徒璐笑道：「爲德不卒，對友不信，臨事不忠，這些蜚短流長之言，是怎麼來着的？老前輩也應替自己的名頭，攷慮攷慮。」

柴天藻又重重的連哼幾聲，說道：「如此說來，難道你們要老夫一輩子替人家看管老婆麼？」

司馬彥連忙雙手齊搖道：「請柴前輩不要誤會，這權宜之法，只是相煩代勞一時，晚輩最沒出息，也不會如此無賴！」

柴天藻臉色稍霽，嘆了一口氣，才道：「話雖說得如此好聽，但也應訂個期限才是。」

司徒璐故意放刁。插口說道：「半年爲期，不算得長啊。」

柴天藻忙道：「不行，不行，最多是三個月。」

司馬彥亟亟應道：「謹遵前輩約期，三個月內，晚輩自當趕來這裏……」

柴天藻道：「不要再來這裏——」

司馬彥愕然問道：「爲什麼？」

柴天藻又道：「老夫怎能在這荒僻瘴癘之地，居留三月，老弟可依約期，跑趟黃山，到百丈飛瀑前的濯纓湖『逍遙浮閣』舍下，接這娘兒好了。」

司馬彥朗聲答應，說道：「謝前輩大德。」

柴天藻繼續說道：「老夫的癖性，說一不二，三月約期滿限之日，老夫就把這娘兒攆出『逍遙浮閣』之外，不管她的生死安危了，那時，不要怪老夫絕情，只好怪老弟失約！」

司徒璐咭咭笑道：「好啦！好啦！長氣得惹厭！」

司馬彥走到孟香禪面前，輕聲囑咐一番，這才偕同司徒璐聯袂走出樹林，向無量山趕去。

司馬彥心急尋訪大智禪師，討回「大還丹」，無意和「大頭仙子」紀西屏爭強鬥勝。唯是五月十五日，黑眚谷的約期，時日巳逼，不能不去！

豈料到了無量山上，正要尋找黑眚谷之時，就在山彎路上，瞥見一條人影跑出，司馬彥眼快，失聲對着來人叫道：「大哥……」

聲才叫出，便戛然止住！

因爲，司馬彥猝然見到馬空羣，本能的不期然叫出「大哥」一聲，但一醒起在天姥山削成崖，曾經遭受過這位蘭兄的狠心毒手，竟然暗算自己，存心把自己賺入秘洞，封死洞口，要使自己困在秘洞，變成一堆白骨！

臨離去之時，還在得意叫嚷，他要假冒「離垢書生」的名號，在江湖上做一切害人壞事！

這種全沒理性，歹毒兇人，還有什麼「巨憨屍前生死交」的結拜情誼？

司馬彥想到此處，不自禁心頭冒火，嫉惡如仇！怒視着馬空羣，一瞬不瞬！

馬空羣起來無量山，是依照着莊伯樂的話，想碰上姬綠綺，重拾舊歡！

如今，突然碰上的人，不是姬綠綺而是司馬彥，不是舊情人而是新仇敵！也大出他的意外！

馬空羣的性情，兇殘狡詐，詭計百變，但對刣成崖暗算蘭弟之事，自知已經暴露本來面目，不能再加掩藏，於是瞧着司馬彥和司徒璐二人，獰笑說道：「兄弟的桃花艷福，委實超人，變成了女人湯丸，姐兒甜心啊！嘿嘿！」

他內心估計，司馬彥沒法找尋得到刣成崖秘洞出路的，一定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碰上了他，一見鍾情，暗生情愫，結上交道，教他脫險！

所以，才說出這些刻薄挖苦的話來！

司馬彥聽得長眉雙剔，正想數說這不義之徒一頓。

可是，司徒璐已被這刻薄之言，激得又羞又怒，啐他一口，叱道：「姓馬的，如果你再口舌輕薄，姑娘那三尺青鋒，不會對你客氣的。」

馬空羣傲然答道：「司徒璐，你兇什麼？不要以爲身旁有了男人，就胆子大了，講打講殺！」

司徒璐翻腕撤劍，瑲瑯出鞘，一道晶虹，寒光逼人，喝道：「以前，我瞧在歐陽妹子臉上，給你三分顏色，如今，也要使你知道『九幽冥后』的厲害。」

劍隨話發，一揮長劍，迎風掃出。

馬空羣步踩蟠龍，猱身躲過劍勢，更加嬉笑着說道：「且勿發狠，那得問你一句話，然後過招未遲！」

司徒璐以爲他有什麼話要說，是不是有關歐陽絮的事兒，不禁停劍住手，叱道：「有話快說。」

馬空羣睨她一眼，說道：「司徒璐十年前在大龍湫，碰上情人伊碧奇，便獻上『大還丹』，最近在刣成崖愛上司馬彥，又要獻上什麼呢？」

話未說完，一縷寒虹已迎頭削落！

馬空羣邊避剁來劍勢，嘴上不停，繼續說道：「在我看來，不消說，經已獻上女兒家這顆守宮『紅丸』了，是也！——不是？」

末尾這句問話，故意拖長聲音，這種輕蕩無賴行爲，令人怒恨交併！

那時，不只司徒璐被說的滿臉羞紅，氣爆肺腑，咬牙切齒的狂揮怒劍，向馬空羣身上招呼，快如電閃！

就是秉性重義如山，待人以恕的司馬彥，也被這些刻薄言語，激得難於按捺，破臉動手！

無才不足以濟奸，無武不足以濟惡！馬空羣的武功藝業，確有他的一手。

他猱身於驟雨般劍光之中，閃展騰挪，左滑右躲，穿來插去，飄忽輕靈，險險避過殺身劍式！

司徒璐對他無賴之言，雖然惱得牙癢癢地，但心頭上未冒殺機，因而沒有展出搏殺劍式！

但十招過後，仍未能沾上人家的衣袂，練武兒女，一般都是好勝心强，那能忍得住丟人之事，就此罷手？

司徒璐名頭、武功，已經响璫璫的馳譽江湖，怎能忍得住這口烏氣，在兇人馬空羣面前，示弱丟臉，使他廣播流言，傳爲笑話！

於是，一咬牙，抖劍一揮，展出一招看家絕式「九扣連環」，一招三式，二十七道劍光，繚繞凌厲。嘶風快電，圍住馬空羣全身，一口氣煞落！

這一回，馬空羣驕傲之態，已被劍光煞盡了輕功之術，已被劍勢逼窮！心胆俱寒地疾展一記「旱地拔葱」身法，縱上二丈多高，繼展一記「橫渡銀河」，險險的射向那度突出山角之上。

才逃過司徒璐劍下，落足山角之上，馬空羣便又嘿嘿獰笑，叫道：「臭丫頭，我們結下樑子了，走着瞧吧！再度碰面之日，就是你濺血丟臉之時！」

語音尚在飄盪空際，人影已經倏忽消失！

司徒璐劍勢一停，聞聲仰視山角，氣鼓鼓的正待飛身縱上窮追，司馬彥一把扯着她的玉臂，輕嘆一聲說道：「由他去吧！姑娘不要墜入他的詭計之內！」

司徒璐醒悟過來，信手長劍歸鞘，笑着答道：「司馬兒在萬分怒恨之時，却能沉得住氣，防敵於微，這一手修養功夫，我佩服到極啦！」

司馬彥說道：「姑娘不要客套，看來黑眚谷可能就在附近了！」

司徒璐道：「是不是爲了馬空羣現身此地，司馬兄便猜出來了？」

司馬彥應道：「不錯，這兇人到這裏來，愚見認爲並非偶然，必有他的無恥勾當，你說是麼？」

司徒璐點頭笑道：「你猜猜這無恥勾當，是幹什麼來着？」

司馬彥一笑，才說道：「在下想聽聽姑娘的偉論如何？」

司徒璐瞟他一眼，然後低聲說道：「以馬空羣的性格和行徑來說，就走不出『仇』『色』二字！」

司馬彥當着她眼色瞟來之際，心頭一凜，機伶伶地忙把那握住她玉臂之手放開，才應道：「姑娘料事，瞭如指掌，但不知此地，他要向誰尋仇？向誰漁色呢？」

司徒璐的雙目，水汪汪地凝視着司馬彥面上，搖了搖頭，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

繼而，伸手弄曳着肩頭上的劍穗，輕嘆一聲，又道：「姓馬的外表那麼英俊，武功那麼高强，正是女兒家希望尋求的對象人物，又怎能知道，他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薄倖殘忍之人！」

司馬彥聽到這幾句話，不自禁也想起自己和馬空羣拜把之事來，自己和他在廬山「羅漢池」萍水相逢，一見投緣，無非也是心儀丰神瀟洒，武功不凡，才有「巨憨屍前生死交」這一結義，那就難怪江湖女子對他見面痴心，暗中心許了！

司馬彥正想的入神，未有答話，司徒璐又幽幽地說道：「我的歐陽妹子，天生

麗質，絕代才華，機智武功，俱皆出類拔萃，但是，竟然瞧不出姓馬的人那麼寡情虛僞，墜入他的愛情圈套之內，吃了苦果，遑論世上許多許多才華機智不及歐陽妹子的少女，碰上了他，那能倖免沒頂於愛情深淵呢？」

司馬彥點頭欷歔，說道：「司徒姑娘的見地，確是高人一等，這幾句話，正好是痴迷情海裏的女子的暮鼓晨鐘，金石艮言。」

司徒璐又瞟他一眼，幽幽嘆息一聲，才道：「司馬兄且不要往我臉上貼金，謬加讚許，我正是在情場上受過教訓，親身體會，才會說出這些話來啦！」

司馬彥攢眉說道：「這就是說，司徒姑娘已長成許多了，假如『大瀧湫』之事，在今天才說，是不會發生了，唉！」

提起了「瀧湫舊恨」司徒璐俏臉微紅，咬牙說道：「可不是麼？初歷情場的少女，碰上了心悅投情的男子，便已雙目瞎了，機智愚了，分析事情的本能盡失了！痴痴迷迷，糊裏糊塗的投入了情人圈套！說起『瀧湫之事』我更加慚愧，連人家女扮男裝，也瞧不出，眞是要羞死人啦！」

司馬彥不想繼續下去，使到司徒璐爲了舊事傷心，便岔開話題，問道：「我瞧，馬大哥在此地少有仇人，尋仇而來的成份不多，爲『色』而來的可能却大，你說是麼？」

司徒璐雙頰熱如醉酒，有如盛放牡丹花一般，眼光裏凝着動人神韻，好像是情關之鑰，打開了心扉，不知她是爲了什麼動情，爲了什麼矜持不住，那時微笑答道：「莫非他是爲了追尋孟香禪的行踪來着麼？」

司馬彥聞言臉色一愣，心念電轉，孟香禪是自己好友的娘子，不懂武功之人，被這兇人尋到，怎能倖免污辱！繼而想到，有「黃山逸叟」在處照顧，馬空羣雖是兇狠，也不可能容易得手的，這才放下壓心大石！

遂笑着說道：「孟姑娘雖具殊色，却不解武功，看來，決不是姓馬的迢迢千里追尋之人，我們到了『黑眚谷』後，就有可能瞧出端倪了！」

說罷，便轉身走去。

司徒璐和司馬彥併肩飛縱，邊跑邊問道：「司馬兄不去找尋『大還丹』挽救歐陽妹子的性命，却要先跑趟『黑眚谷』踐約去麼？」

司馬彥聽得這句話，如被巨梃敲擊心脈，痛苦異常，咬牙暗自忍受，他不期然嘗着愛情折磨的苦味，好半晌，才答道：「大智老和尚行踪飄忽，有時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倘若天假以緣，歐陽姑娘命不該絕，則『黑眚谷』內，也有可能和那老和尚碰頭，你說是麼？」

司徒璐自從和司馬彥見面交談時，對於初時，一心一意尋找「大還丹」挽回閨友性命之心，已起了矛盾！一方面是心急找回妙藥，以遂救人心願。另方面又怕歐陽絮復話，不消說，摒棄薄倖殘忍的馬空羣，投入多情多義的司馬彥懷抱，自己想分杯羹愛情的享受，說什麼也難以順理成章的！

她說出這句問話，正如軍隊中的斥堠，試探對方反應而已！

可是，司馬彥的答話，對於找尋「大還丹」和踐約「黑眚谷」，並沒有分開孰先孰後，寄予希望，一弓兩矢。這就是說，他對歐陽絮不只是同情仰慕，交上朋友的友情，而且另有深心的摯愛了！

司徒璐見微知著，芳心上有了莫名其妙地一陣惆悵，默然不再打話，只管放開脚程跑路。

二人彷如比翼之鳥，飄然疾縱，併肩兒奔行，穿入了山脊叢林的路上。

陡然，一陣有人對話之聲，隨風傳來，細碎斷續。

司徒璐「喲」了一聲，說道：「前面有人！」

司馬彥對她點頭示意，不再答話。

怎料，二人在目光相接的刹那間，兩顆心兒都一齊怦怦跳動，神智惘惘！

跑了盞茶時間的路程，又聽得人語响起，這時比較聽得眞切。

男子嗓音的說道：「那小子以才濟奸，以容悅己，在江湖上專作僞善勾當，騙得了『堂堂君子』的外號，便想利用來騙取女人愛情色相……」

司徒璐聽出，這幾句話有關司馬彥身上，便伸手一把扯住他的衣袂，教他停步聽去！

語音又响，答道：「你敢在我面前詆譭他的聲譽麼？『萬妙駐顏丹』是眞是假？關你甚事？」

答話之人，却像是個女子嗓音，嬌柔尖爽！

那男子哈哈笑道：「我就不值這小子，有什麼魅力功夫，把姑娘一顆心兒都騙去的？況且……」

那女子叱道：「住口。」

司徒璐對着司馬彥耳根，低聲說道：「是了！是的。」

司馬彥那時已經聽出，發話中傷自己的人，必然是那位蘭兒馬空羣！

心情激動，對司徒璐附耳之言，只有點頭，沒有答話，在這耳鬢厮磨，薌澤微聞之際，那激動的心情，又另起愛的漣漪，不斷盪漾！

那時，司徒璐的柔若無骨的胸脯，已靠在他的身上，軟綿綿，熱辣辣，女兒家身中電流，如透骨內般傳送，使司馬彥既感受溫柔滋味，全身血脈賁張，又覺得舒服到極！正不知她是有意還是無意，這般親熱？

唯是，心靈上還存在一點點害怕之念，生怕一時按捺不住，攪出岔子！

既害怕親熱過份，惹上了千絲萬縷的情孽纏身！但在那溫馨依偎，靈肉交响的破題序幕享受當中，又捨不得離開身去，甚至稍爲移動一下！

二人迷迷惘惘，依依偎偎，不須眉挑，也不須目語，只是沉浸在默然心照之中，不知正在享受着什麼滋味，如此入神？如此甜蜜？

兩條神魂出竅的軀體，却不斷的微微發抖，站在林邊路上，又像飄飛天外！

過了一刻，又傳來了幾聲人語，夾雜兵刃出鞘之聲！

司馬彥靈魂歸竅，驚醒過來，生怕那兩人出林看見，又要繪影繪聲，說成了桑

中濮上之事，遂輕輕推了推司徒璐，說道：「我們趕去瞧瞧，是什麼人來看。」

司徒璐「嗯」了一聲，有着難分難捨的神氣，緩緩的站直懶腰，眼色惺忪的點了點頭！

穿過林子二三十丈路程，便是山脊斜坡，一眼巳經瞧出那兩人的面貌！

原來，倚松而立，兩手交叉胸前的男子，正是剛才逃去的馬空羣。

手執三尺青鋒，寒光閃爍奪人，一手叉腰站着的女子，正是「玉琢嫦娥」聶小冰！

她的英爽臉上，現出幾分怒意，「湛盧」寶劍，已經出鞘，對馬空羣大有出手之意。

司馬彥和司徒璐走出斜坡，也爲聶小冰與馬空羣瞧見了，四雙眼神，一齊現出了不同的光波神氣來！

司馬彥現出又驚又喜，又混雜有些內疚的色采。

聶小冰瞧着司馬彥，却現出又愛又惱的神情！

司徒璐却有了先手一着，把握愛情左劵的自慰神態，驕人眼色瞥了瞥聶小冰！

至於馬空羣的目光，却是兇光稜稜，盯着司馬彥和司徒璐，現出了又妒又恨，猙獰得若要噬人！

司馬彥向聶小冰打個招呼，然後說道：「想不到『玉琢嫦娥』聶姑娘，眞個依期踐約，跑來那裏窮山僻壤，在下就此恭候起居？」

聶小冰笑道：「別後不久的司馬兄，竟然也客套起來了，說得那麼見外呢！」

司馬彥忙應道：「不敢，不敢……」

馬空羣插口說道：「這就是見了女人，一把油咀滑舌的功夫！」

司徒璐叱道：「那有你說話份兒，不知自量。」

聶小冰道：「司徒姊姊不要和這種無賴子一般見識，和他說話，便是對不起自己的人格啦！」

馬空羣一向馳騁脂粉叢中，無往不利，幾時受過女人鄙視之辱，奚落之言！

如今，在這既是拜把兄弟，又是情場仇敵的司馬彥面前，竟然受到司徒璐、聶小冰的先後出言侮辱，心頭怒火，不禁直冒！

嘿嘿幾聲，獰笑說道：「你們的人格，値錢多少，馬爺不敢去想，不過是個愛俏姐兒，貪歡蕩女，揭出海底，那能値得一文錢呢？」

這幾句話，馬空羣是想無事生非，藉端打架，發洩一下胸中妒恨之氣！

被男子肆口侮辱，在一般女子來說，羞惱之情，只可一場眼淚，替自己消氣，却沒法奈何人家！

但是，在「玉琢嫦娥」和「九幽冥后」來說，就不同一般女子了！

二人是個成名江湖的練武女子，平日自惜羽毛，自矜名氣，一言不合，出手打殺，是家常便飯。

聶小冰更是個性格剛愎，豪雄爽朗有若男兒的人，那能按捺得住，忍受侮辱之言，不出招動手？

就在此時，聶小冰人影一晃，便縱了過去，一揮長劍，叱道：「有種的就接姑娘幾招，試試厲害。」

馬空羣一步滑出，避過一劍，涎臉笑着道：「聶姑娘忘記了『萬妙駐顏丹』贋品被騙之事麼？怎的不敢對人家算帳？」

司馬彥却在此時，一步躦出，站在二人中間，搖手說道：「聶姑娘有話好說，何必出手過招，傷了和氣。」

聶小冰怒氣呼呼，胸脯起伏顫蕩，橫劍當胸，瞅着司馬彥說道：「司馬兄，你怎的不帮我却帮那厮，是不是眼裏沒我的份量？」

司馬彥踏前一步，抱拳說道：「聶姑娘不要誤會，叫在下說說原委如何？」

聶小冰一扭腰肢，把身子背着他，幽幽說道：「我不聽，我不聽你那編造的鬼話。」

司馬彥正容說道：「在下生平，不敢說打誑之言，不敢作騙人之事……」

話未說完，聶小冰陡擰轉身來，大聲說道：「你還說得那麼好聽，話不打誑，事不騙人麼？我來問你，那轉贈與我的『萬妙駐顏丹』是眞的還是假的？你說！你說啊！」

一提起「萬妙駐顏丹」，司馬彥內疚之念，油然生起，機伶伶的打個寒戰，難於回話，呆呆的站着。

聶小冰滿臉凄涼，神情激動，瞧着司馬彥臉上，凄婉萬分大聲問道：「你是如何居心對我，還不肯說出來麼，快說？快說？」

「萬妙駐顏丹」功能長駐少女青春，是美貌女子渴求的罕世妙藥，但在聶小冰心上，却是次要，她最最看重的是得到司馬彥的愛情！

她借題發揮，是要逼出司馬彥對她的愛情，是眞心還是假意，對於「萬妙駐顏丹」的眞價，實在是沒有多大問題！

司馬彥品性純厚，又是初歷情場，況且，陷入了畸形的多角戀愛漩渦！他還不自知，對聶小冰的問話眞意又怎能乖覺？

司馬彥對聶小冰的問話，仍是老老實實的答道：「這顆『萬妙駐顏丹』，相贈姑娘之時，只道是眞品，到後來這才知道給別人換了，在下確實沒有相騙的存心，這個請姑娘原諒啊！」

聶小冰顏色稍霽，嗓音緩和起來，問道：「換去此丹的人是誰，司馬兄說得出來，才能取信，否則，我可不依的。」

司馬彥生怕嫁禍「妙手郎君」，就是怕聶小冰的性格，過於剛愎！那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他對聶小冰的問話，訥訥未敢答言，心念電轉間，却想出了一條「聰明笨伯」的妙計！要替自己解圍。

猝然說道：「聶姑娘，請不要尋根究底的追問那換掉丹丸之人是誰了，在下願意把姑娘賜贈的『龍虎風雲』劍訣，璧還如何？」

那册「龍虎風雲」劍訣，是聶小冰練劍秘笈，不輕易出示別人，她相贈司馬彥的存心，視作交換愛情的信物。

如今，司馬彥要交還給她，無異是對她表明，絕情拒愛！

司馬彥正想探手入懷，掏出那册劍訣之時，不禁令到他愕然驚懼，手足無措！

就在此時，他一眼瞧見這個性格剛强

豪放的聶小冰，陡然間急淚汎瀾，滾珠滴落，繼而雙手掩臉凄凄涼涼的哭了起來！

司馬彥仿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正不知道她爲了什麼事？如此傷心？

瞧着聶小冰呆怔站立着，內心暗忖：女兒家的心事，那麼難捉摸！女兒家的喜怒，又像白雲百變！確實是難以應付的人就是少女！

那時，站在他們二人約有二三丈開外的司徒璐，却是瞧出端倪，心裏明白，聶小冰的眼淚，是爲了愛情得失，心裏一急，這才掉下的。

本來，司徒璐的性格，端淑爽朗，是重義至情的人，對聶小冰受到了愛情困惑，是極端同情的！

正想發言說破，帮助聶小冰代達心意，使司馬彥瞭解人家的一番愛意，不要懵然辜負。

唯是，愛情是極端自私的，由於司徒璐對這位英俊郎君司馬彥，也生了情愫，正打算從閨中好友歐陽絮手上爭取過來！

這顆同情聶小冰之心，刹那間，却被那股愛情自私之念，消滅去了。

她說到唇邊的話，暗裏吞回，反而希望司馬彥和聶小冰從此誤會下去，斬斷情絲！

存心撥風煽火的馬空羣，那時冷笑一聲，說道：「在這個女人面前，就應付不了，老弟的騙術，怎能行走江湖僞善市義？」

司馬彥正瞧着聶小冰哭得滿臉淚痕，宛若帶雨梨花模樣，生出了幾分憐惜之心，但在司徒璐和馬空羣面前，又不敢上前溫言勸解，進退維谷，瞧着她不知怎生是好，不由鱉扭得暗生悶火！

此時，聽到了馬空羣挖苦之言，更加惱怒，却又不好發作，只有硬生生的按捺着性子，怒瞪了馬空羣一眼！

馬空羣存心攪鬼，瞧見了司馬彥的神情面色，更加得意，嘿嘿冷笑說道：「老弟，對付女人的手法，你該向大哥我執鞭隨鐙，再學十年，唉！你是我的蘭弟，今天却如此丟人現眼！」

聶小冰揮手一抹淚痕，啐他一口，叱道：「姓馬的，你可知道姑娘的寶劍是什麼用的？」

一抖手，劍花陡起，一陣龍吟輕响！

又道：「這口劍不輕易殺人，也不輕易饒人，你再敢胡說八道，管敎你濺血五步。」

司空羣被那一抖劍光，寒生眉宇，也爲之一懍，仍然厚着臉說道：「聶姑娘不要爲着愛情煩惱，便對在下遷怒發狠，剛才的說話，在下不過提醒司馬老弟，不要辜負人家心事而已！嘿！好人難做啊！」

一言說破，司馬彥才知道聶小冰爲了什麼要哭，又爲了什麼哭得如此傷感的緣由，原來是那麼微妙的事。暗恨自已又惹上一段情孽了，只得岔開話題，說道：「姑娘到來此地，可是要趕去『黑眚谷』的麼？」

聶小冰汪汪秋水的眼神，凝視他面上一忽，才點了點頭，幽幽說道：「還不是爲着來看你啦！」

話出，又陡覺說話過份親熱，俏臉一陣羞紅，改口說道：「一則是爲了『萬妙駐顏丹』找你追究。再則是踐履『黑眚谷』之行。」

司馬彥正想擺脫這個尷尬之局，也擺脫馬空羣的纏擾寃氣。便一指前面去路，答道：「在下正趕去『黑眚谷』會『大頭仙子』紀西屛，和姑娘一起趕去如何？」

話完，又向司徒璐打個招呼，也不管聶小冰答應與否，便快步奔行前去。

聶小冰順手將寶劍歸鞘，也和司徒璐併肩兒走去。

三人對倚身樹幹的馬空羣，不理不睬，也沒有瞥他一眼，宛若沒有馬空羣存在一般！

馬空羣瞧着三人的背影，咬着牙露出猙獰兇相，冷哼一聲低語說道：「司馬彥，有得你瞧！」

一飄身，便沒入山後小徑之中。

無量山「黑眚谷」是位於山腰之上，一條淸溪的源頭所在，谷口怪石崢嶸，滿生苔蘚，藤蘿曼垂，如簾掩蔽，這道陰森幽谷，如非熟悉路徑之人，很容易走眼錯過。

那時，黃昏將屆，斜陽映照於溪畔雜樹，山泉淸澈，淙淙沿溪下流，水光盪漾。正是「返影入深林，復照靑苔上」的幽靜泉林景色。

這條淸溪，蜿蜒隨着山勢，不知有多少里路，溪畔雜樹，葉影婆娑，也是沿溪生長，連接成陰。

「黑眚谷」之外，風景這般幽美，可是谷內，自從「雲夢三奇」踞爲別業，作了秘密練功煉毒之地後，便有着森森殺氣，血腥風味！

×　×　×

靜寂的山溪路上，陡然响起木魚之聲，每次都是三响，聲雖不大，却能及遠，有着震人心絃的潛力。

一個僧袍芒鞋，中等身材的背影，敲着木魚，緩緩沿着溪畔行去，悠然自得！

陡然人影一閃，攔着那僧人去路，咭咭笑道：「老和尚，相請不如偶遇啦！」

聲落人現，竟然是一個儒巾儒衣的少年人。

老和尚停敲木魚，冷冷的瞧了這突如其來的少年人一眼，哼出一聲便算回話。

那少年人臉上微現慍色，一剔長眉，叱道：「出家人如此無禮，不怕有失身份麼？」

老和尚那枝木魚槌剛要敲落，聞言，却倏然停住，再瞧了那長衣少年一眼，才答話說道：「老衲有什麼身份，姑娘不要見笑了。」

對着那個長衫少年，那老僧竟然出口稱呼「姑娘」二字，如果不是存心說笑，便是無禮。

可是，那長衫少年，聽得臉色一怔，然後笑着說道：「老和尚眼力不差，能瞧出我的女扮男裝海底，唯是，你可瞧出姑娘是誰來着？」

老和尚陡然敲了三聲木魚，口裏喃喃唸了一句佛號，才抬眼打量了那長衫少年上下一遍。

那時，長衫少年臉色凝重，有着運功調元，抗拒那三聲木魚的震人潛力模樣！

老和尚打量那少年一過，才緩緩說道：「原來是『紅粉閻王』的女兒，老衲失

敬，失敬！」

老和尚不直說「綠眉妖女」姬綠綺的名號，却拐彎說出她的母親外號，也是自矜身份的說法。

那就是說，你母親的名頭、身份、武功，也未必放在老和尚的眼內，何況是你麼？

姬綠綺也忒聰明慧黠，已聽出了那老和尚絃外之音，心裏很不服氣！正想出手結老和尚瞧瞧厲害！

便一手抹下了連在頭巾上的面具，露出本來面目，一雙綠眉，半瞇俏眼，微微笑道：「好說，好說。」

說話間，又脫下那件靑綢長衫，丟在地上，刹那間，變成了一個勁裝窄袖，高翹雲髻的少女來。

却在脫掉長衫之際，暗裏掏出了一撮「閻王刺」藏在掌中。

老和尚問道：「姬檀樾狹路攔阻老衲，不知是何道理？」

姬綠綺一揚綠眉，說道：「你來這裏作甚？」

老和尚呵呵說道：「老衲行脚天下，要見識江湖上牛鬼蛇神的伎倆，那處去不得，那處去不成？哈哈。」

姬綠綺怒道：「還裝蒜麼？你答覆我的問話，還是不答？」

老和尚又把木魚敲响三聲，才道：「老衲識得姬檀樾，可是姬檀樾却不識老衲，你不怕問錯人麼？」

姬綠綺冷冷一笑，道：「好刁鑽的禿驢，姑娘叫破你的名號，又待怎樣？」

老和尚答道：「老衲當答覆你三句問話，可是請勿多問一句，自討沒趣啊！」

姬綠綺不假思索，便銀鈴般叫出「大智」二字。

然後問道：「是麼？」

大智禪師點頭答道：「不錯。正是老衲。」

姬綠綺幽幽說道：「老和尚是武林前輩，自矜身份，更要守着『不打誑』的佛家戒律，看來，不會說假話了。」

自言自語間，却把眼神盯視大智禪師面上。

大智禪師說道：「打誑不打誑，老衲自己知道，你只管問吧。」

一頓，又道：「老衲剛才已答覆你一句話了，還有二句，快問，快問。」

姬綠綺笑道：「剛才那句話，怎能也算在內？」

大智禪師道：「那正是老衲的實話實說，怎能不算？」

姬綠綺知道一般武林前輩的性格，多數是說一不二，和他爭論，是枉費唇舌的事。

於是，沉吟一忽，問道：「司馬彥贈給你的那盒『八寶神泥』，可在身上？」

大智禪師搖頭答道：「丟了。」

姬綠綺又問道：「丟在何處？」

大智禪師神情一陣激動，一忽，便如雨過天晴般回復神色過來，答道：「丟在小徒游天樂手中。」

話完，覺出說溜了自己和游天樂的師徒關係秘密。便長嘆一聲，作爲掩飾。

姬綠綺接口問道：「老和尚到來這裏，爲了踩查游天樂的行踪，是麼？」

大智禪師隨口答道：「不錯。」

姬綠綺故意急問道：「老和尚也知道他們『黑眚谷』的約會日子了，是麼？」

大智禪師答道：「這個，老衲聽得江湖傳說，不知淸楚。」

姬綠綺咭咭哈哈，笑得花枝招展般。

大智禪師怒道：「你笑什麼？老衲說的沒有一句假話。」

姬綠綺扮了一個鬼臉，忍俊着笑，才道：「老和尚說過什麼話來着，你巳答覆我五句問話了！哈哈！」

大智禪師爲了游天樂逃去，一番心血，到頭來還是收徒不成，提起來便是心情激動，不知不覺墜落姬綠綺的狡計道兒。

大智禪師不禁一怔，苦笑着說道：「算是便宜了你，多答兩句問話，也是老衲自己的事，有什麼好笑？」

姬綠綺仍然是咭咭笑道：「老前輩自打嘴吧，不覺得有失尊嚴麼？」

大智禪師「哼」出一聲，不再答話，大步向前行去。

姬綠綺趕忙站在路心，伸開雙手，攔住去路，叱道：「前輩要硬闖過去，可別忘記了我掌中的『閻王刺』啦？」故意展開右掌，露出了一撮綠光閃閃之物。

大智禪師瞧上一眼，臉現怒容，不禁停下脚步，提起了將要敲擊的木魚槌，倏忽間，又放下手來，沒有敲擊木魚。這才輕嘆一聲，問道：「妳待怎麼樣？」

姬綠綺一斂笑臉，答道：「我怎敢開罪前輩，只想多問幾句話兒而巳。」

大智禪師怒極而笑，道：「掌上多了幾根勞什子『閻王刺』，就可以威脅老衲說話了？哈哈。」

說話間，巳暗運內勁，把全身穴道封閉，骨骼格格作响。

姬綠綺見狀，不自禁吃一驚，如果以大智禪師數十年的修爲功力，掌風之勁，身法之快，戒備之嚴，「閻王刺」未必能够沾上他的身上，一發不中，自己也逃不了命。衡量形勢，就只有軟求的份兒了！

便道：「前輩不要誤會，我們無仇無怨，有什麼值得動手之事，不過，我想知道的，是游天樂妻子的行踪，前輩可否賜告？」

大智禪師沉吟有頃，搖頭答道：「老衲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識相的不要再問。」

姬綠綺一睜俏目，怒道：「只問一句，你在無量山上有沒有碰上司馬彥？」

大智禪師反問道：「司馬彥是檀樾的何人？却對他如此關心！」

姬綠綺臉上一熱，叱道：「你不要管，只答覆我的問話。」

大智禪師道：「有。」

姬綠綺問道：「在那裏和他碰上？」

大智禪師答非所問：「黑眚谷。」

姬綠綺聞言，一轉身形，輕烟般向黑眚谷前路跑去。

大智禪師反而呆怔站着，後悔剛才竟然說出一句謊話。那是他平生第一句謊話！因爲他對「閻王刺」的歹毒，也是害怕三分，不想和姬綠綺動手，弄到兩敗俱傷，生死一搏，只有詭說巳碰上司馬彥，把這個瞎纏的妖女，支使開去。

其次，他的謊話，也是謊謬絕倫，正

要趕去黑眚谷的大智禪師，又怎麼會在黑眚谷碰上司馬彥之理，可是，刁鑽狡黠的姬綠綺，也給這句話騙過了！

大智禪師想到這裏，也暗自忍俊不住，苦笑起來。然後緩緩散去凝聚穴道的功勁，便向前行去。

黑眚谷內，原來是別有洞天的所在，難怪「雲夢三奇」據爲隱秘行藏的別業。

「大頭仙子」紀西屏，爲了司馬彥的訂約日期巳屆，便把入谷暗道打開，引誘司馬彥踐約闖入。

可是，第一個入谷的人，不是司馬彥，而是妖女姬綠綺，使她大大出乎意外。

姬綠綺一口氣闖入了「三奇別府」之內，却覺得三奇之中，多了一奇！

那三奇是人的外號，這一奇是事的情況！

此時，「三奇別府」的大廳上，熱烘烘的，圍坐着許多武林中人，正在飲酒作樂。

他們對於姬綠綺到來，不是不知，而是不理不睬，仍然是杯來盞往，歡笑自若的飲個不停。

姬綠綺不由放緩了步脚，把廳上圍坐飲酒的衆人，打量了一遍。

最刺眼的人，就是那全身金色衣裳，體胖矮肥，仿若一團肉球的「南荒毒蝟」柳文宗，和列坐柳文宗左右的二名助手，削腮鷹目，頸掛唸珠的紅衣番僧，手如鳥爪，雙臂套滿金環的高瘦苗人。

姬綠綺瞧到「南荒毒蝟」柳文宗之後，巳心存警惕，運功戒備，這位形如肉球之人，週身都能發射淬毒暗器，歹毒無比的，正是名副其實的「南荒毒蝟」。

使她更加驚奇的一人，還有坐在上首的「雲夢三奇」老大，「眇目仙翁」岑大化，赫然活着，沒有死去。

姬綠綺不由一站身形，冷冷叫道：原來你們却是蛇鼠一窩，躲在這裏！」

「大頭仙子」紀西屏，那時才回過頭來，瞧他一眼，答道：「我們是蛇鼠，你是什麼？」

姬綠綺笑道：「何必明知故問，不認得我姬綠綺麼？」

紀西屏怒道：「姬綠綺，你是來找漢子的話，我可以全成你，引薦一位箇中老手給你享受，保管你開心快活，如果到來想打別的主意，那就不識相了。」

姬綠綺一揚綠眉，撇嘴笑道：「這裏的漢子，都是你紀西屏的餕餘殘羹，我可不想多瞧一眼，你少担心吧！」

紀西屏站了起來，走出坐位，雙手叉腰的叱道：「臭蹄子胆敢口舌傷人麼？」

姬綠綺一睜俏目，說道：「你待怎麼樣？」

二人劍拔弩張，正待出手打架，陡然，眼前一掠，三條人影輕飄飄的走入大廳之上。

原來，正是司馬彥和司徒璐聶小冰三人到來。

司馬彥一站身形，抱拳說道：「紀姑娘，在下特來踐約，有什麼教言，請你指示如何？」

紀西屏後退一步，還了一禮，才道：「馬兄何必如此客氣，當日邀約馬兄到來『黑眚谷』的動念，紀西屏不過想領教馬兄的『三陽神功』絕學而巳！」

說罷稍停，瞧了瞧司馬彥同來的司徒璐聶小冰二人，又說道：「如今我也沒有這份興趣了，只想向馬兄討回那心愛之物而巳！」

司馬彥道：「是不是那顆『萬妙駐顏丹』啊？」

紀西屏笑道：「那還用說。」

司馬彥道：「在下是個男兒，本來對這顆駐顏丹，沒有用處，奉還紀姑娘，正是輕而易擧的事，可是……」

紀西屏瞟他一眼，問道：「可是巳經把駐顏丹轉送了紅顏知己，是麼？」

口裏說着話，眼神却瞧住聶小冰。

司馬彥笑道：「不錯，當日離去三奇水塢之時，確曾將這顆妙丹轉送與聶姑娘，怎料此丹實在是贋品！」

紀西屏臉色一冷，說道：「司馬兄這麼說法，我紀西屏是受不了的，如果司馬兄不是存心抵賴，不肯交還妙丹，便是存心對我紀西屏侮辱，硬生生說成了我以贋品騙你，哼哼，司馬兄必須交代淸楚！」

聶小冰忍耐不住紀西屏的指桑罵槐語氣，便插口說道：「贋品就是贋品，要交代麼，問你自己好了。」

紀西屏怒道：「把這顆你說是贋品的駐顏丹，拿來給我瞧瞧如何？」

聶小冰答道：「你又沒有把丹送給我，還向我討什麼？哼，厚臉到這田地。」

說得紀西屏臉上發熱，心頭冒火，喝道：「姓聶的，若不把駐顏丹拿出來，交我驗看，別想活着離開這裏。」

聶小冰冷笑一聲，道：「姑娘正想瞧瞧『黑眚谷』是不是虎穴龍潭。」

言下，翻腕撤出了肩頭寶劍。

司馬彥連忙雙手齊搖，叫道：「兩位要動手，也先要把事情弄淸楚。才打架未遲！」

聶小冰一抖手中寶劍，瞧他一眼，說道：「這臭婆娘相約司馬兄到來『黑眚谷』，原來是別有用心的，你巳墜入了她彀中，還不省得麼？」

「大頭仙子」紀西屏聽得怒不可遏，叱道：「你不要出口傷人，當心你這醋罎子打破了！」

司馬彥走前一步，攔在二人中間，才說道：「以在下事後知道，聶姑娘得到的『萬妙駐顏丹』，這確是贋品，不過……不過……」

紀西屏接口問道：「哼！不過什麼，你說？」

司馬彥答道：「不過在下還有一點想法，此丹未到聶姑娘手上之時，是眞是假，也很難說！」

紀西屏臉色鐵靑，啐他一口，罵道：「誰相信你的鬼話！」

聶小冰道：「司馬兄說得是，你們的騙人伎倆，實在是千奇百怪，層出不窮的，你瞧，當日『眇目仙翁』岑大化不是死去了麼？今天他還在活着漏臉，說不定『爭奇大會』上的『萬妙駐顏丹』就是假的，還會是眞貨的麼？」

岑大化詐死騙人，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幾句話，說得紀西屏答不上話，怒得胸脯起伏的機伶伶站着。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當管中流由海龍師傅處趕回峨嵋山上，峨嵋派弟子巳遭獨孤無敵的殘殺，一音大師也在此次厄難中喪命，管中流十分氣憤，但峨嵋派損兵折將，只好決定暫時投靠海龍師傅，誰知半路上，又遇上無敵門弟子的追殺，管中流揮劍相向，他新學成的落日劍法最後三式，此刻也大發其神威，把無敵門人殘殺不少，獨孤鳳在附近聽得打鬥聲，也前去對付管中流，但獨孤鳳不是管中流的對手，正當危險之際，雲飛揚適時出現，把管中流擊敗，救出獨孤鳳……經此一戰，管中流決定要走遍天涯海角，找回本門失傳的心法……

叛徒設陷阱　師尊遭暗擊

危機

傅玉書的心情很快安定下來，輕拍着倫婉兒的肩膀。「不用怕，我會替你安排妥當的。」

倫婉兒抬起頭來，淚流雙頰，傅玉書雙手捧着倫婉兒的雙頰，一字字的道：「妳放心！」

仰隨即抬手替倫婉兒拭去眼淚。淚珠淸冷，傅玉書的心忽然亦凉了起來。

× × ×

長夜消逝，傅玉書大清早就來到燕冲天練功的石室，經過一夜苦思，他總算巳想到了一個辦法，也就告訴燕冲天，山下的弟子傳來消息，雲飛揚與天帝出現在青龍鎮。

他巳經摸淸楚燕冲天的性格，知道了這個消息，一定會儘快趕去青龍鎮，找雲飛揚算賬。

果然不出他所料，燕冲天一聽，立即變得很衝動。「雲飛揚怎麼與那個老怪物走在一起?」

「師叔忘記了，老怪物臨離開之際，不是告訴我們，雲飛揚是他交出來的?」

「對，他們該走在一起！」燕冲天接問：「是那兒來的消息?」

「在青龍鎮開設鏢局的俗家弟子，複姓司馬……」

「金刀司馬?」燕冲天若有所思。「是司馬楓?」

「司馬師叔巳死了，現在管理建威鏢局的是他的兒子司馬天。」

「司馬楓也死了?」燕冲天歎息一聲。「我們是要好的朋友，他們一家人很特別，慣用左手，武當派的左手刀也就只有他們學得來。」

「師叔，你說應該怎樣做?」

「還用問?我立即趕去青龍鎮，將他們碎屍萬段！」

「師叔，我與你老人家走一趟。」

「不用！就是我一個就成了。」燕冲天目光一轉。「你是武當派的掌門，應該留在武當！」

「就是因爲弟子接任掌門，才非去不可。」

「你去了，武當山上的事誰來打理?」燕冲天搖頭。「你還是留下來的好。」

「師叔……」

燕冲天面色一沉：「我的話你也不聽了?」

「不，只是師父慘被奸徒暗算，爲弟子的知道了仇人的下落，也不前去盡一分心力，實在說不過去，又如何服衆?」傅玉書霍地跪下。「求師叔成全。」

燕冲天一想也是道理，再看傅玉書，一臉誠懇，不覺點頭。「好，去就去！」

傅玉書佯作驚喜之狀，一連叩了三個响頭，燕冲天慌忙扶起。

傅玉書的臉朝下，燕冲天當然看不見他嘴角露出的那一絲陰森的笑容。

× × ×

山雨迷濛，風從窗外吹進來一抹雨粉，吹落在傅玉書的面上。

他巳在收拾行裝，不意一個香囊從衣衫中跌出來。

那是倫婉兒送給他的，他俯身拾起，拿在手中，一看再看，無恨感觸。

敲門聲忽响，傅玉書手執香囊，心神恍惚，並沒有在意，門再响，才發覺，忙將香囊揣回懷中，走過去將門拉開。

倫婉兒就站在門外，失魂落魄的，說不出的頹喪。

傅玉書將她扶了進來。「你跟師叔說過了?」

倫婉兒幽幽的望了傅玉書一眼。「他說我武功不好，跟去反而會誤事，不許我跟去。」

傅玉書將倫婉兒扶到床邊坐下，倫婉兒看着他，心一酸，眼淚又流下來。

傅玉書緊握着倫婉兒雙手，在旁坐下，倫婉兒掙開雙手，流着淚站起身。「我替你執拾行裝……」

傅玉書一把將倫婉兒摟入懷中，倫婉兒再也忍不住，失聲痛哭。

傅玉書搖頭。「婉兒，別難過，我還有辦法。」

倫婉兒哭道：「總不成我們將整件事對師叔說出來。」她越想越難過，淚如泉湧。

「我是絕不會將你留下不管的。」傅玉書摟得倫婉兒更緊。

雨粉又一片吹進，傅玉書的雙瞳也變得迷濛起來，彷彿就濛上了一層雨粉，是雨粉還是淚粉?

× × ×

又是雨，却下在黃昏。

七天後的黃昏。

傅玉書燕冲天巳遠離武當，這一天黃昏，入住百家集的一間客棧。

燕冲天盤膝坐在床上，不住的歎息，今天他們總算聽到峨嵋被獨孤無敵攻陷，一音大師與二百數十個弟子無一倖免的消息，兔死狐悲，再說燕冲天與一音大師也有過幾面之緣，難免有些感慨。

傅玉書端來一杯茶，燕冲天接在手中，又一聲歎息：「想不到以峨嵋如此一個大門派，竟落得如此收場。」

傅玉書亦自歎息。「峨嵋派若非人材凋零，獨孤無敵也不會如此輕易得手。」

「莫說峨嵋，我們武當派又何嘗不是日漸衰落?」燕冲天仰首長歎，突然有所覺，目光一閃，射向門那邊。

傅玉書亦似聽到什麼聲息，身形一動，掠到門旁，探手猛一拉，門打開，一個人脚步踉蹌的跌進來。

傅玉書掌一翻，便待切下，燕冲天即時一聲喝叱。「是自己人！」

傅玉書亦巳看見，掌停在半空。

跌進來的那個人竟然是倫婉兒，背負着一個小包袱，一臉的委屈之色。

「怎麼是你，走來這裏作甚?」傅玉書故意扳起臉。

倫婉兒垂着頭，一聲不發，燕冲天看見她這樣子，雙眉不禁深鎖。

傅玉書接罵道：「師叔不給你下山，當然有師叔的道理，我們現在並不是去遊山玩水，乃是要追查叛徒的下落，你武功不好，帮不了忙反而會誤事，萬一有什麼意外，你叫我這個掌門人如何說話?你就是不爲自己設想，也該爲武當設想，怎能夠這樣任性?」

燕冲天當日教訓倫婉兒，傅玉書差不多全都搬出來，只是語氣更淩厲。

倫婉兒的頭垂得更低。

傅玉書接喝道：「還不回去?」

倫婉兒抬頭呆望了傅玉書一眼，咬唇强忍，傅玉書背着燕冲天，隨即向倫婉兒一擠眼，倫婉兒會意，含淚向燕冲天一福，轉身欲走。

燕沖天再也忍不住，開聲道：「回來。」語聲出奇的溫和。

傅玉書故作詫異的回望了燕沖天一眼，燕沖天無可奈何的道：「算了。」

傅玉書道：「師叔……」

燕沖天冷冷的道：「你去吩咐店小二，預備多一個房間。」

傅玉書似在猶疑，燕沖天已催促道：「快去！」

倫婉兒喜形於色，傅玉書雖然沒有表露出來，但亦沒有再阻止，快步走出去。

燕沖天接招手。「婉兒，你過來。」

倫婉兒怯生生的走到桌旁邊，不敢再走前，燕沖天看着她，輕歎一聲。「吃過飯沒有？」

倫婉兒點頭。

燕沖天一聲歎息。「你的心意，師父是明白的，其實，玉書也是爲了你好，這一次我們可能闖進去逍遙谷，實在吉凶難料。」一頓又說道：「玉書這孩子實在難得，知道武當派不能缺少他，毅然拋下兒女私情，你實在應該以他做榜樣。」

倫婉兒只聽得心頭發苦，也不知該怎樣說話。

燕沖天歎息接道：「師父並不是有意拆散你們，只是玉書既然立定主意，你亦應該死心去成全他。」

倫婉兒茫然望着燕沖天。

燕沖天又道：「武林以後的命運，也就是在玉書這種人去決定，你應該竭力去帮助他，千萬不要因爲一時的衝動，做出有辱師門的事情。」

倫婉兒不由混身一震。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燕沖天不由得長歎，接撫着倫婉兒的頭。「你已經知道怎樣做的了，是不是？」

倫婉兒淚流雙頰，悽然垂頭。

陷阱

十七日後的正午，燕沖天傅玉書倫婉兒三騎終於來到青龍鎭，進入建威鏢局。

燕沖天一路走來，感慨萬分，建威鏢局開設的那一天，他也是座上客，橫匾上「建威鏢局」那四個字是出自何人手筆，仍有印象。

一切景物在他看來都似乎並無多大變動，只是那些人，却無一認識。

對於總鏢頭司馬天也一樣陌生，他第一次見司馬天的時候，司馬天還是一個七八歲大的小孩子。

但他總覺得眼前的司馬天，未免老一些。

最令他感覺熟悉的，還是司馬天捧在手中那柄金背大環刀。

「這是你爹的成名兵器！」燕沖天這句話出口的時候，已坐在鏢局的大堂內，語聲說不出的感慨。「你也是用這種兵器麼？」

司馬天笑應道：「我們一家人全都是用這種兵器。」

「哦？」燕沖天笑問。「你家三叔不用鐵算盤做兵器了？」

司馬天一怔，道：「近來他的刀法也練得不錯。」

「難得！」燕沖天輕歎。「當年他總是說他那張鐵算盤乃是剋制金背大環刀的最佳兵器，不肯練刀，與你爹險些反目成仇，想不到年紀一大反而就練起刀來，眞個是景物依然，人事全非。」

司馬天陪笑敬酒。

燕沖天一杯酒尚未喝下，門外突然有人大呼：「金刀司馬，你躲在那兒？」

燕沖天舉杯又放下，一皺眉，司馬天的面色却變了，傅玉書亦同時面色一變。

一個人旋即推開攔阻着的鏢局弟子，大步衝進來。

那是一個老翁，雖然一把年紀，火氣仍然大得很，嗓門也很大，當着衆人一頓足。「司馬天，你出來！」

一個鏢師上前攔阻。「這位老伯，我家總鏢頭有要事在身，請你暫時離開，明天……」

「明天？」老翁怒沖沖的道：「有什麼事重要得過我的鏢？我的兒子？」

「這是怎麼一回事？」司馬天走上前去。

「你別裝胡塗了，我是來追鏢，追命的！」

「哦？」司馬天一怔。

「叫司馬天來見我！」老翁這句話出口，所有人無不詫異，燕沖天目光暴盛，盯着司馬天。

司馬天即時道：「司馬天就站在你面前。」

老翁瞪大眼。「你就是司馬天？」一頓就馬上搖頭。「你不是！」

「這句話怎樣說？」司馬天顯得異常鎭定。

老翁目光一掃道：「前次我來託鏢見到的司馬天比你年輕，右邊面上有一道很長的疤痕。」

司馬天一怔，燕沖天雙眉一鎖，倫婉兒一臉詫異之色，傅玉書却很緊張。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司馬天沉下臉。「老伯，我與你素未謀面，亦未接過你的鏢，想我司馬天接管鏢局，前後已七年，附近周圍百里，有誰不認識。」

「我就不認識了。」

「不知道你上次到來是什麼時候？」

「上個月的十五！」老翁言之鑿鑿，看來並不像在說謊。

司馬天也不像，冷冷的應道：「那你是認錯人了，上個月的十五我仍在西北五十里外替李員外護鏢。」霍地一轉身，盯着站在右邊的三個鏢師，接說道：「當時就只有你們三兄弟留在這裏，是不是你們弄鬼？」

那三個鏢師一呆，面面相覷，年紀稍大的那一個鏢師立即跪倒地上。「屬下該死——」

「張龍，你給我一個明白！」

「是屬下着人冒充總鏢頭。」張龍垂下頭去。

「大胆，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當時東平鎭平安鏢局的鏢頭刀疤虎來探總鏢頭，看見了這位老伯，建議冒充你私下接了這趟鏢，屬下一時貪心……」

「刀疤虎？馬上找他來見我！」

「他已經死了。」張龍囁嚅着。「那趟鏢保到殺虎口就遇上大隊响馬……」

「刀疤虎不自量力，憑他的本領，如

何過得了殺虎口？」司馬天一頓足。

「屬下知錯！」張龍拜伏地上。

老翁不耐煩地道：「你們那一個錯我不管，總之要償還我的損失。」

「老伯——」司馬天一正色。「你放心，一定賠給你，那趟鏢值多少？」

老翁從懷中取出一張保單抖開。「全部共值五千三百兩！」

司馬天一想，取出一張銀票，看一看。「這是六千兩的銀票，有多七百兩，就當作是我們鏢局的向你賠罪。」

老翁搖搖頭道：「我只要回五千三百兩……」

司馬天懇切的將銀票塞進老翁的手裏。「老伯，這錯在我們鏢局，你若是不肯收下，我們又如何過意得去？」

老翁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老夫就領你這一份情，但錢雖然賠了，我差去跟鏢的獨生子的命，可不能就此作罷。」

司馬天一怔，道：「老伯，刀疤虎亦賠了一條命，還有其他鏢師趟子手……」

「我不管，這件事是你們鏢局出的錯，若是不還我一個公道，大家到衙門去說清楚！」

衆人立時又怔住，司馬天仰首一聲歎息，突然一掌拍在張龍的天靈蓋上，張龍猝不提防，慘呼一聲，七竅鮮血狂湧，命喪當場。

燕沖天長身而起，傅玉書倫婉兒亦變了面色，在張龍後面那兩個鏢師驚呼着，左右上前，急忙將張龍扶住。

那個老翁亦大嚇一跳，倒退了兩步。

司馬天隨即伏倒張龍屍上，流淚道：「兄弟，你莫要怪我狠心，我們情同手足，實在不忍下手，可惜你實在不長進，那一次青溪嶺，竊去鏢銀二百兩，再在百花林，遺失了三箱鏢銀，我都原諒你，這一次，你却是罪無可恕！」一頓抬頭望着那個老翁。「老伯，你現在滿意了？」

那個老翁面色一變，愴惶退了幾步，連聲：「好了，好了，算我倒霉是了！」

說着跟蹌急退了出去。

司馬天回顧燕沖天，垂下頭。「師叔，弟子管教不嚴，教你老人家見笑了。」

燕沖天沒有作聲，傅玉書却應道：「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

司馬天一欠身。「三位請先到內院的客房，弟子收拾好這裏，再進去向三位賠罪。」

傅玉書忙道：「總鏢頭請便。」

「不敢當——」司馬天接一拍掌。「來人，送客進內院。」

兩個鏢師立即走上前來，一疊聲：「請！」

燕沖天一搖頭，跟着那兩個鏢師往內堂走去，傅玉書倫婉兒亦自跟上。

司馬天目送他們轉進迴廊，目光才回到張龍屍身之上，扶着張龍屍身的那兩個鏢師都紅着眼睛瞪着司馬天。

他們與張龍乃是結拜兄弟，一個叫李武，一個叫江羣，三個人出生入死，一向都有如親兄弟一樣。

司馬天看了他們一眼，低聲道：「不要難過了，快去追踪那個老頭兒。」

李武江羣勉强點頭，放開屍體，司馬天吩咐：「不要輕舉妄動，只要他離鎭就算了。」

李武江羣漫應一聲，沒精打采的轉身奔出去。

× × ×

一入房間，支開了那兩個鏢師，燕沖天的臉就沉下來。「這樣殺人，又豈是武當弟子的所爲？難道他眞的不是那個司馬天？」

倫婉兒亦道：「聽說司馬天師兄宅心仁厚，應該不會這樣狠心的，殘殺鏢局兄弟。」

燕沖天頷首。「現在想來，的確是有些可疑，金刀司馬家慣用左手，方才席上他却是用右手握筷子，還有他那個用鐵算盤的三叔亦應該不會改用金刀，莫非他根本不知道還有那個三叔，藉詞掩飾？」

傅玉書在旁聽着，面色陰沉，終於插口道：「他是眞的司馬天。」

「哦？」燕沖天一怔。

「在未進武當之前，玉書曾與他見過一面，當時他的脾氣就已是如此暴躁，嫉惡如仇。」

燕沖天不由點頭。「武當弟子應該是嫉惡如仇！」

傅玉書接道：「至於他右手握筷子也許是怕失禮了客人。」

「也有道理。」燕沖天沉吟了一下。「但是他這樣做始終是太過份，你身爲掌門，應該好好的管敎一下他才是。」

「現在正當用人的時候——」傅玉書一頓。「待雲飛揚一事了結，弟子再依門規責罰他。」

燕沖天滿意的頷首，轉問：「我們什麼時候動身？」

「還是夜間的好。」傅玉書一整衣衫。「我們也正好趁這個時候休息一下。」

燕沖天一再頷首。「還是你考慮得週到。」

傅玉書到現在才鬆過一口氣。

× × ×

司馬天就等在傅玉書房間外面，聽了傅玉書那番話，亦捏了一把汗。

這個司馬天當然是假的了。

不過他事實也姓司馬，却叫做司馬峯，與金刀司馬家並無任何的關係。

× × ×

一個時辰之後，李武江羣已回到鏢局，却逕自回到自己房間。

江羣顯得有些担心，掩上門，立即低聲問：「我們幹掉了那個老頭兒，你看司馬峯會不會知道？」

「他害死了我們大哥，不殺他怎成！」李武冷笑。「何況他身上還有那張六千兩的銀票。」

「這也是，若非他聲聲說要償命，大哥根本不會死。」

「我看司馬峯也是藉此公報私仇，你忘了那一次大哥告發他毒打逍遙谷弟子，害得他給四當家當衆重責，他一定懷恨在心，乘此機會借刀殺人！」

江羣連連點頭，方待說什麼，門外已有脚步聲傳來，立即將說話嚥回去。

門開處，司馬峯舉步走進來，打量了二人一遍，道：「你們跟踪那個老頭兒，跟踪到那裏去了？」

「離鎭西北半里。」李武搶着回答。

司馬峯目光一落，突然伸手握住了李
武的右手，在李武右手的食指上戴着老大
的一隻玉指環。

李武面色一變，江翬也不例外。

「你們殺了他？」司馬峯喝問。

「沒有——」李武說得很肯定。

「那麼這隻玉指環那兒來的？」司馬
峯冷笑。

「在街上買的。」李武的聲音已有些
不穩。

「還狡辯？」司馬峯鐵青着臉。「我
清楚記得，這隻玉指環是戴在那個老頭的
右手食指上。」

「我們沒有殺他。」李武堅決否認。

司馬峯鬆開手，冷笑。「這件事，回
到谷裏，由主人處置，你們要分辯到時再
分辯。」接一拂袖，回身就去。

李武江翬看着司馬峯走遠，面色一變
再變，李武恨恨道：「司馬峯與我們一向
有心病，回到逍遙谷，一定沒有你我分辯
的餘地。」

「那你看我們應該怎樣？」

「這兒方圓百里，都有逍遙谷的耳目
，逃走是很難成功的了。」李武一咬牙。
「惟今之計，就是通風報訊——」

「給誰？」

「燕沖天！」李武握拳。「讓他先下
手，擊殺司馬峯，我們便可以平安無事了
，這一着，既可以脫身，又可以報大哥之
仇——」

江翬一言驚醒，目光大亮。

× × ×

李武江翬打的是好主意，只可惜傅玉
書就留在燕沖天的房間之內。

傅玉書這樣做，完全是爲了消除燕沖
天的疑念，不讓燕沖天再外出查詢其他的
人。

這却苦了李武江翬，他們守候了好一
會，始終都等不到機會。

最後他們終於想到了倫婉兒。

一張繫着字條的石塊於是就扔進了倫
婉兒的房間。

這已是初更將盡時份。

也就在這時候，傅玉書出了燕沖天的
房間，他是聽到了司馬峯在房外發出的兩
聲鳥叫。

傅玉書一聽李武江翬殺了那個老頭兒
，再知道兩人的舉止有些失常，就知道事
情有變，他當機立斷，立即吩咐司馬峯去
殺李武江翬，自己亦馬上趕返燕沖天的房
間，以免李武江翬將消息通知燕沖天。

他回去看見燕沖天並無任何異樣，才
放下心來，但爲了以防萬一，他仍然採取
一個最安全的辦法慫恿燕沖天立即動身。

以他的口才，又怎會說不動燕沖天？

× × ×

李武江翬將字條扔給了倫婉兒，亦鬆
過一口氣，那知道才進房間，就發覺司馬
峯已等在房中。

司馬峯出其不意，只一掌，就切斷江
翬的咽喉，接一抓亦將李武的咽喉扣住！

「你們方才去了什麼地方！」司馬峯
喝問。

李武膝撞司馬峯胯下作答，他的脚才
抬起，咽喉已經被捏斷，爛泥一樣倒下。

他的嘴角仍然有笑容。

看到這笑容，司馬峯不禁由心一寒。

× × ×

——金刀司馬乃是假冒，本人已被殺
，埋在後山左數第三株白樺樹下，勿告傅
公子。

字條上只有這些字，這已經足够，倫
婉兒現在就在那株白樺樹下。

泥土已被她翻開，露出了一具屍體面
上一道刀疤，正是那個老翁描述的模樣。

——這才是眞正的司馬天！

倫婉兒看着那張臉，打了一個寒噤。

白樺樹旁插着一支蠟燭，搖曳的燭光
下，那張臉更顯得恐怖。

倫婉兒恐懼的却不是這張臉，而是另
外一張很英俊，很親切的臉。

——傅玉書的臉！

金刀司馬既然是假冒，傅玉書却極力
爲假的司馬天辯護，甚至還說在上武當山
之前曾見過司馬天一面。

這說明什麼？

倫婉兒忽然感覺一陣錐心也似的疼痛
，在接到信之後，她原是想找傅玉書商量
一下。

畢竟她已是傅玉書的人，她信任傅玉
書多過任何人，可是到她走到附近却遙遙
看見傅玉書與司馬峯在交頭接耳，行動鬼
祟。

但仍然考慮再三，她才走來這裏，是
誰扔出的字條她並不知道。

現在她却已知道字條上寫的完全是事
實。

那刹那她的感受實在難以言喻，她呆
了一會，才知道恐懼，整個身子就像是燭
火一樣顫抖在夜風中。

她以顫抖的雙手捧着配劍，無言將泥
土掩上，然後往來路走回，步高步低，搖
搖幌幌，那神態，就像是一個白痴。

那腦髓在刹那間，彷彿已經被抽空。

× × ×

回到房間，倫婉兒才稍爲好一些，心
緒却有如亂麻，正不知如何是好，傅玉書
推門進來。

「婉兒——」傅玉書低喚一聲，仍是
那麼的溫柔體貼，那麼的瀟洒脫俗。

倫婉兒看着他，却只覺得一陣陣的心
寒，她說話已到了咽喉，却始終說不出。

傅玉書輕擁着倫婉兒的肩膀。「你的
臉色好像不大好，怎麼不早些休息？」

倫婉兒眼淚盈眶，却忍着不讓流下，
傅玉書輕撫着她的臉頰。「是不是担心我
會有危險？」

「你會有危險？」倫婉兒的語聲在顫
抖。

「也許會有的。」傅玉書看不出有異
。「聽說，去逍遙谷的人，大都是九死一
生……」

倫婉兒脫口道：「那師父……」

「婉兒，我跟師叔離開了之後，你就
留在這裏安心等我們回來，金刀司馬我已
經吩咐小心侍候你的了。」

「金刀司馬？」

「這人心地還不錯，跟我總算還談得
來。」

倫婉兒不屑的望了傅玉書一眼，傅玉
書並未在意，接道：「你有了孩子，一定
要小心珍重。」

倫婉兒頓時如遭雷殛，悽然道：「我
知道小心的了。」她歎息接道：「將來孩
子出世，命運就跟我一樣，不知做武當的
人，還是做傅家的人。」

傅玉書一些也聽不出話中另有所指，
笑一笑道：「什麼人也好，你一定要答應
我，無論如何，都要好好的保存我們的孩
子。」

倫婉兒點頭。「時候不早了，你還是
回去。」

「婉兒，難爲你……」傅玉書由心歎
息。

倫婉兒頭垂得更低。「這些話，還是
不要再說了。」緩緩轉過身子。

傅玉書看着她，無限感慨，一聲：「
珍重。」還是退了出去。

來，滴濕了衣襟，與傅玉書由最初一臉的
種種情景一一浮現在眼前。

燈光迷濛，淚眼迷濛，傅玉書的容貌
突然變得猙獰，倫婉兒驚懼中恢復自我。

更鼓聲從窗外傳進來，二更已將盡。

倫婉兒越聽越心驚，想起了師父燕沖
天的種種關切愛護，想起了燕沖天現在的
處境，終於一咬牙，奔過去拉開門，奔向
燕沖天的房間。

× × ×

燈未滅，房門半掩，人却已不在。

倫婉兒衝進房門，四顧一眼，看見桌
上放着半杯茶，她的手摸在茶杯上，終於
露出了絕望的神色來。

茶冷如冰，燕沖天顯然已離開多時，
說不定已經陷身虎穴了。

本來面目

夜已深，山洞中却並不黑暗，每隔丈
來遠，就有一盞奇異的石燈。

那些石燈彫成各種飛禽走獸，也不知
燃燒着什麼，散發出一種磷火也似，慘綠
色的光芒來。

傅玉書走在前面，走得並不快，就好
像也是第一次進入，一面道：「司馬天就
是看見雲飛揚他們走進來這個山洞，想不
到洞中有洞，還有燈照明，看來我們只怕
眞的找對了地方。」

他的語聲並不高，但仍然在洞中激起
一陣陣廻聲，燕沖天忙喝止：「噤聲，這
也許就是逍遙谷的進口！」

傅玉書心中暗笑，但仍然閉上嘴巴。

那個山洞異常幽深，轉了幾個彎，前
面出現了一道石門，將去路截斷。

傅玉書在石門前停下，伸手推了一推
，那道石門竟然就往上升起來，一陣陣「
轟轟發發」的聲響隨即傳來，震耳欲聾。

「奇怪！」傅玉書佯作驚訝。

燕沖天亦一怔。「也許你觸動了石門
的開關機括。」

傅玉書往門內探望，沒有進去，燕沖
天接問：「那又是什麼聲音？」

他的聲音以內力發出，並沒有被那種
轟轟發發的聲響蓋去。

傅玉書搖頭，燕沖天舉步跨進，一面
道：「我們走過去看看。」走在傅玉書之
前。

傅玉書看在眼內，心裏得意，嘴上却
仍道：「師叔小心！」

「你小心自己。」燕沖天雙掌護胸，
一步步走向前去，他背向傅玉書，若是在
這個時候出手，傅玉書絕對可以一槍刺進
燕沖天的後心，可是傅玉書始終沒有採取
行動。

他並不知道燕沖天苦練天蠶神功那麼
多年，到底練成怎樣子，挨了一槍之後，
是否還有能力反撲。

他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他也不
是急躁的那種人，現在他既然已經將燕沖
天引入逍遙谷，自有逍遙谷的風雷雨電出
手，再不成，還有他的爺爺，實在不成了
，他才暗襲也不遲。

燕沖天當然不知道傅玉書打的是什麼
主意，也沒有懷疑過傅玉書，所以才會被
引進來。

他的心情有些緊張，能够找到逍遙谷
，實在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情，却沒有想
到，江湖中人視爲神秘莫測的逍遙谷怎會
這麼容易被一個鏢師發現到他的出入口。

不過，他也沒有想到這個山洞竟然通
往逍遙谷，也就因爲意外，才特別感到興
奮。

甚至興奮得忘記了他自從苦練天蠶神
功之後，內力就變得時有時無，萬一眞的
闖入了逍遙谷，內力驟失之下將會有什麼
結果。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衝動，很粗心大意
的人，否則也不會這樣被傅玉書說服，誘
到這裏。

越前那種「轟轟發發」之聲就越響亮
，整個山洞彷彿都在震動，再轉一個彎，
他們的面前就出現了一道晶簾。

那是一道晶瑩發亮的水晶簾，不住的
閃亮，不住的流動，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風
，堵住了山洞的出口。

「原來是一道瀑布！」燕沖天總算明
白那聲響是怎麼一回事，縱身掠到那道瀑
布前，讚歎道：「好一道瀑布，好一道天
然的屏障。」

傅玉書移步到燕沖天身旁，放聲道：
「師叔，我看我們既然已經找到了這條秘
道，得退出去了。」

他這樣張大了喉嚨說話，語聲才沒有
被水聲蓋去，燕沖天回頭怒視了他一眼，
道：「怎麼，你要臨陣退縮。」

「我們只有兩個人，又不知對方虛實
，倒不如先退出去，聚集所有弟子，一齊
攻進去。」

「那些小毛頭有多大本領，叫他們進
來也是送死，你我二人已經足够。」燕沖
天有些不悅地。「對方不過是烏合之衆，
你害怕什麼？」

傅玉書佯作苦笑，實則心中大樂，接
口說道：「師叔，這些人到底也曾名滿天
下……」

「全都是虛有其表之徒，所以才會龜
縮在這樣的地方，少担心！」

傅玉書這時候才慫恿道：「有師叔在
一旁，弟子才不担心，師叔，這道瀑布之
後說不定另有天地，我們穿過去如何？」

「我正有此意！」燕沖天一聲暴喝，
身形陡長，投入瀑布中，眨眼不見。

傅玉書這時候再也按不住，放聲大笑

起來。「老匹夫，今夜你還不上當！」笑語聲中，身形亦射出，直射入瀑布內！

瀑布雖然急激，但並沒有影响他的身形。

×　×　×

水花四濺，燕冲天穿過瀑布，疾射了出來，他目光銳利，身形一頓，落在激流中那方巨石之上。

四野幽深，明月一輪，高懸中天，月光下，那道瀑布銀光閃耀，匹練也似，眩人眼目。

激流亦像一條發光的怪物，翻滾着奔向前去，瀑布聲，水流聲，交織成一篇雄壯樂章，震人心弦。

兩岸楓林，黑夜中就只見黑壓壓的一片，只是映着月光的部份發亮。

周圍並不見有人，燕冲天目光一揚，身後水聲一响，傅玉書已穿過瀑布掠出來，正落在那方巨石之上。

「玉書，這裏果然是別有洞天，就是不見人跡。」燕冲天語氣甚爲詫異。

傅玉書沉吟道：「他們也許還未發覺秘密洩露，所以並無防備，不過看這裏地方隱密，只怕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逍遙谷的了。」

「却是一點燈光也沒有，難道住的地方也像他們的人一樣，見不得光。」燕冲天失笑。

那笑容尚未逝，兩岸一陣畢响，突然亮起了無數火把來，數百個逍遙谷的弟子同時現身。

瀑布之上的山石中亦同時亮起了無數火把，天帝悍然立在那石之上，左右風雷雨電。

火光將周圍照耀得有如白晝，天帝與風雷雨電隨即猛笑起來。

笑聲各異，有尖銳如針，有轟鳴如雷，竟將瀑布聲蓋過，凌空落下來。

燕冲天猛一抬首，濃眉一鎖又開揚。

天帝大笑着，突然道：「老匹夫，我們已經在這裏恭候多時！」

燕冲天毫無懼色，道：「那就一句話，有勞久候了！」

天帝笑接道：「你這是自尋死路！」

燕冲天冷笑。「寒潭囚你二十年，你尚且未死，老夫又怎會死得如此容易？」

天帝一股怒氣，立時上湧，厲聲道：「老匹夫，今日若是讓你生離逍遙谷，老夫就以死謝碧落賦歷代祖先！」

「你這種人本就死不足惜！」燕冲天雙掌一翻，「誰來受死！」

「我先來會你！」左岸楓林邊火光一閃，無面人錐子也似的一支劍凌空飛刺燕冲天！

燕冲天笑罵：「無名小卒，也敢在我面前逞英勇！」雙掌一合一分，一股掌風擊出，硬硬將那個無面人凌空震飛！

無面人身形倒翻，一偏身，及時踩住了水面上的一塊石頭，才沒有裁倒水中，不由大駭。

天帝旋即一個倒翻，緊貼着那條瀑布滑下，半空中身形一彈一撲，雙掌疾向燕冲天擊了下去。

燕冲天「哈哈」一聲，雙掌迎前，「噗」的與天帝相交在一起，天帝立時亦被震的飛了出去，當然就沒有無面人那麼狼狽，一側身，落在岸上，接呼道：「姓燕的，有種到岸上一決高低！」

燕冲天接連擊退了兩人，精神大振，他本來就是一個好勝的人，這時候更就不會自認沒種，一縱身，亦向岸上掠過去！

風雷雨電幾乎同時掠下來，風身形最迅速，當先掠至，雙袖一拂，掃向燕冲天雙眼，天帝的雙掌亦同時擊到，燕冲天避過雙袖，身形翻滾，再接天帝雙掌，這一次，竟只將天帝震開兩步！

天帝的掌力比方才竟强了一倍有多，他隨即一聲冷笑，道：「老匹夫，你還不上當？」

語聲一落，身形倒退，燕冲天方待追前，眼前人影閃動，已然給風雨雷電四人圍起來。

天帝接道：「就讓你先試試我們這個風雷雨電大陣！」

風袖雨針電劍雷刀應聲自四面殺上，此退彼進，此進彼退，四種奇特的兵器暗器交替向燕冲天攻到。

雷刀兇悍，電劍詭異，風袖飄忽，最令人防不勝防的還是雨的暗器。

那種暗器既小且多，尋隙抵暇，燕冲天好幾次險些被暗器射中，狼狽之極。

這四人自天帝回谷，一直就在苦練風雷雨電大陣，雖然未能够發揮全部威力，但已經能够完全投入，相互照應，而盡量施展自己的所長！

四人輪流出手，風車般不停轉動，燕冲天完全沒有歇息的時間。

風雷雨電若是單獨出手，肯定沒有一個人是燕冲天的對手，但四人聯合起來，燕冲天便落下風，何况那四人又配合得那麼好！還有天帝在一旁照應，一看見那兒露出空隙，立即補上！

燕冲天也知道這樣困鬥下去，吃虧的始終是自己，幾次要衝出，都被迫回去！

傅玉書那邊亦與無面人戰在一起，這當然是做給燕冲天看，兩個人劍來槍往，居然亦戰得非常燦爛，傅玉書看來就像要衝過去助燕冲天一臂之力，可是被無面人拚命擋住，那些逍遙谷的弟子，已早有默契，亦有不少衝過去，圍攻傅玉書，燕冲天那裏知道這許多，看在眼內，亦不由着急起來。

他們只有兩個人，現在又是在敵人的地方，形勢實在不利之極。

燕冲天亦沒有忘記，一身功力時有時無，不能作持久戰，他本來以爲逍遙谷之內，除了天帝之外，就沒有其他的高手，憑他與傅玉書應該可以應付得來。

他一面應戰，一面盤算着怎樣衝出陣外，與傅玉書會合在一起。

天帝與風雷雨電似乎都看出燕冲天的心意，攻勢更急，燕冲天連接七百招，氣息已有些短促，他把握機會，右手一引，掌風起處，將雨射來的針引射向雷！

雷斬馬刀揮舞，急將針封開，燕冲天也就趁這個機會一竄而過，風雙袖一捲落開，天帝欲阻截，却爲雷擋住，只有電一劍緊追在燕冲天身後！

燕冲天身形一落又起，裂帛一聲，電一劍刺空，只刺破燕冲天的右脅下衣衫！

傅玉書即時一聲驚呼，從包圍中衝出來，左肩一道傷口，鮮血染紅了衣衫。

他縱身掠向燕冲天，兩人才相遇在一起，逍遙谷所有人就四方八面高呼着湧上來！

燕冲天傅玉書後背相靠在一起，身形一轉，傅玉書試探着問：「師叔，你怎樣了。」

燕冲天搖頭，目光斜落在傅玉書左肩上。「你的肩頭受了傷？」語聲已起了顫抖。

傅玉書搖頭，道：「只是輕傷。」他已發覺燕冲天的身子在顫抖，再試探。「師叔，你中了他的暗算？」

燕冲天道：「沒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就發覺眞氣已接續不上。

這時候逍遙谷等人已蜂湧上前，團團圍住了兩人，風雷雨電各據一方，天帝悍然立在燕冲天之前兩丈，「喋喋」怪笑道：「老匹夫，這一次你就是插翼也難飛的了。」

燕冲天沒有回答，裝腔作勢，但身子顫抖得更厲害，冷汗已從額上冒出來。

傅玉書更奇怪。燕冲天即時說道：「玉書，他們若是殺上來，你先替我應付幾招。」

傅玉書追問道：「師叔，你到底怎樣了？」

燕冲天壓低嗓子。「我練了天蠶功之後，內力時有時無，時聚時散，每用內力一個時候，必須要調息一番，才能接續得上。」

傅玉書聽說一怔，一絲獰笑隨即在嘴角露出來，口應道：「好，師叔你放心調運眞氣，」身形猛一轉，反手一掌突拍在燕冲天背上！

他暗中苦練武當六絕的霹靂掌，功力尤在專練霹靂掌的謝平之上，這一掌更就是全力而發，燕冲天一口眞氣提不起，如何禁受得住，立時被擊得疾飛了出去！

這一飛竟遠達丈外，摔在天帝面前，張嘴一口鮮血噴出，又在地上打了個滾。

燕冲天背後沒有長着眼睛，但逍遙谷所有人都將傅玉書的動作看在眼內。

天帝一顆心那刹那不由懸起來，要知道燕冲天二十年前功力已經非同小可，再加上這二十年來苦練天蠶功，一個身子縱然未至於已練到金剛不壞，也絕非一般高手所能够相比，以傅玉書的功力，那一掌縱然暗算得手，也難以擊散燕冲天的眞氣，而在那種距離，燕冲天若是全力回擊一掌，傅玉書實在凶多吉少。

風雷雨電也是那麼想，所以看見傅玉書一掌將燕冲天擊得吐血倒地，全都傻了臉。

他們驚訝尚未已，傅玉書已飛撲上前，雙手連點了燕冲天二十七處穴道。

燕冲天一口眞氣尚未提起又被震散，五臟亦被震傷，那口眞氣如何再提得起來，雖然掙扎站起身子，却完全沒有抵抗的餘地，任由傅玉書將穴道封住，一個身子又倒了下去。

他就是再粗心，這時候亦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睜眼怒視着傅玉書。

傅玉書仰天打了一個哈哈。「師叔，我練的霹靂掌如何？」

燕冲天這時候又已明白了幾分，破口大罵。「原來一切都是你作怪，你到底是什麼人？」

天帝那邊應道：「他是我的孫兒！」

燕冲天回望天帝，面色大變，再望傅玉書。「我早就懷疑你這個小子有問題的了。」

「是麼？」傅玉書冷笑。「你却是一直信任我，甚至隨我到這裏來。」

燕冲天一怔，破口大罵：「叛徒！」

傅玉書充耳不聞，回對天帝。「爺爺，你老人家這次總算是得償所願了。」

「好，好孫兒。」天帝忍不住追問：「你怎樣弄倒他的？」

傅玉書說道：「這個老匹夫練了天蠶功之後，原來內功時有時無，不能够持久戰。」

雨埋怨道：「你既然知道，怎麼不早些弄倒他，要我們費這許多工夫？」

天帝亦道：「是了，又爲什麼？」

「這本是一個秘密，武當山上除了青松，只怕無人得知，若不是方才他眞氣接續不上，叫我先應付你們，讓他有時間調息，我還蒙在鼓裏。」

天帝怒罵道：「這個老匹夫，就是狡猾！」

「無論他怎樣狡猾，現在也不用担心的了。」傅玉書一手抓住燕冲天的腰帶，將燕冲天從地上抓起來，擲向天帝。

燕冲天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天帝沒有伸手接，却伸出一條脚，以脚將燕冲天接下，翻身一踢，又將燕冲天踢起來，踢向風，風雙袖立時一翻一拂，燕冲天那身子未落下，又已給拂飛，飛向雷。

雷斬馬刀一轉，以刀柄將燕冲天接下，一挑，燕冲天便向雨飛去！

雨的纖足已經在等候……

燕冲天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在五人脚踢袖拂刀挑之下，翻滾在半空。

他目眦迸裂，鮮血流下，恨恨的瞪着傅玉書，那恨恨的目光即然一閃即逝，傅玉書與之相觸，仍不禁爲之心寒。

天帝五人却反而大樂，一個個放聲大笑起來，他們都是高手，出手看似輕，但在一個完全不能够運功抵禦，將他們的內力化解的人來說，却是重得很，幾個來回，燕冲天已吐血不休。

天帝突然發覺，一怔，大喝道：「大家住手！」

燕冲天這時候正落在雷的刀柄上，雷應聲將刀一收，燕冲天立時凌空墮下，爛泥一樣摔在地上。

雷忙問：「大家玩得開開心心的，怎麼要停下？」

天帝搖頭道：「我們這樣玩下去，這個老匹夫準得一命嗚呼。」

雨奇怪道：「難道我們還要將他的命留下。」

天帝點頭。「這樣殺死他，未免太便宜他了。」

「你的意思是……」

天帝沒有說，只是笑，那種笑却令人不寒而慄，燕冲天這時候仍然還有知覺，聽到這笑聲，立時如墮進萬丈深淵。

天帝笑着走前，一把將燕冲天從地上拉起來。「老匹夫，你可知我待要將你怎樣？」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翠與黑衣女被困於叢林中，她們乘着黑夜，摸索突圍，但伏兵處處，頗覺寸步難行，但每當她們處於險境時，宮一刀即於暗中加以援手，擊斃伏兵，她們才得以通行無阻，天亮時，她們走到溪邊稍事梳洗、休息之際，宮一刀突然出現，朱翠對他屢加援手，不知是何居心，乃請他釋放母弟，豈料宮一刀反而邀她到不樂島與其母弟團敍，朱翠不從，雙方大有訴諸武力之勢。黑衣女突然挺身而出，宮一刀於是不得不轉移目標，兩人在對峙中……

面臨千面陣　處變亦不驚

宮一刀其實也與她一般的快！

黑衣女軟刀乍出的一刹，宮一刀的短刀也同時脫鞘拔出，一出即收，却是貼心而立，略呈直角的畸形刀尖，直直的指向對方——

雙方一經出刀，立刻顯示出甚大的不同之處！

宮一刀不愧是刀中聖手，這口刀一經拔出，瞬息之間已與他氣神合爲一體，那口刀已不像是身外之物，而像是與他的心靈早已聯成一氣——這種感覺黑衣女與朱翠都能感覺出來！

朱翠在宮一刀方自道出黑衣女出身「觀濤閣」時，心中已不禁暗吃一驚，這時再見她拔出的軟刀，心中登時明白，由不佳大大吃了一驚，這才知道這位黑紗拂面；與自己同行一路，多承援手救助自己的姑娘，原來正是江湖上盛傳的「燕子飛」潘幼廸……——

看到了她，立刻不由自主的使朱翠聯想到了海無顏，於是有關他二人的種種傳說，一鼓腦兒的在朱翠腦子裏升起，——這陣突如其來的思潮，幾乎使她爲之鬆懈了眼前劍拔弩張的戰志！

「潘幼廸……她就是那個痴情的潘幼廸……啊……這難道是眞的？」

朱翠的懷疑，在宮一刀的談話裏立刻爲之排除——

「潘姑娘！」宮一刀喃喃的道：「久仰姑娘手上這口玉翎寶刀能封八面之威，宮某這裏候教了！」

「燕子飛」潘幼廸右手緩緩遞出，在她緩緩出臂的同時，纏繞在她右手腕上的那口玉翎軟刀，却一圈圈的自她腕肘間自行解開！徐徐展開，其勢如靈蛇展趨——

這番動作看在宮一刀眼睛裏，立刻就體會出對方刀上的極深造詣——正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長長的一口玉翎軟刀，終至於在她手裏完全舒展開來，刀身筆也似直，直直的指向宮一刀面門！

潘幼廸長刀在手，身子向左面踏出一步！

宮一刀却向前快速踏上一步！

潘幼廸又向左踏出一步！

宮一刀再進一步！

朱翠對於刀的施展，雖然稱不上專家，但是他們彼此進退的步法，却是她所能理解的，宮潘的這種步法，正所謂剛柔並濟——

在朱翠的認識之下，潘幼廸的向左面閃開，乃是施展的以退爲進的廻身之法，而宮一刀的步步前逼，顯然是至剛的直進刀法——

陰森森的刀氣，立刻由現場擴散了開來；使得旁觀的朱翠也能立刻感覺出那陣凌然的殺機！

她曾經由海無顏嘴裏悉知，對方二人乃是當今刀法中最爲傑出的兩個人，也曾聽說過宮一刀揚言江湖，指名要與潘幼廸一決勝負的故事……現在似乎宮一刀已經達到了他的願望！

這些回憶的片段，瞬息間在朱翠的腦子裏掠過——佇立在現場的兩個人却已展開了凌厲的斷殺。

一片刀光由宮一刀的短刀上發出——

朱翠無論如何也難以想通；宮一刀的這一刀竟然是四平八穩的直直的由正中直劈下來，速度也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快，反倒是十分的慢！

——然而，這一刀却是極其猛厲的一刀。

冷森森的刀光，魚鱗片狀般一片片自刀身上旋轉出來，這一刀似乎也只有當事者的潘幼廸才能體會出它的威力，她也就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潘幼廸由是揮刀而出——竟是與宮一刀的刀勢極其彷彿，這一刀也是慢的出奇，千百點零碎刀光，有如星海泛濫在雲層空際，點點發光，正與宮一刀所發出的魚鱗片狀刀光異曲同工——

總之這一長一短；一剛一柔兩口刀在空中接觸到了一塊——錚鏘一聲脆響，其音之清脆悠揚，刺得人耳鼓生痛！

在震碎了的一天刀光裏，宮一刀矮身右旋，潘幼迪却隨着斜出的刀勢電掣般的轉出——

雙方的勢子看起來都是一般的快！

宮一刀向右，潘幼迪往左。

忽然間雙方迎了個照面。

宮一刀的短刀隨着他快速踏前的脚步，嗖嗖嗖嗖！一連旋出了四片光華，分向潘幼迪咽喉、兩肩、小腹、四處地方同時攻到。

冷森森的刀氣，滲合着刀上的勁風，濺飛起地面上的大片砂粒、落葉！

這一切顯示的異樣模糊——

似乎潘幼迪的身勢在作不定點的快速移動，「錚！錚！錚！錚！」四聲脆響——軟靭鋒利的刀尖，分別從四個不同的方向，封開了來犯的短刀，緊接着潘幼迪展開了凌厲的還擊——

玉翎軟刀劃出了一道長虹，有似玉帶秋水，配合着潘幼迪進身的架式，身刀看來已似結爲一體。

陽光、飛砂、黃葉、刀光、人身……這一切一旦結爲一體，該是如何奇幻的一刻？

宮一刀發出了一聲凌厲的嘶嘯！

驀地，他單膝跪地，左手箕開，以虎口部位托住了自己短刀的刀鋒——「蘇秦現劍」，短刀平托而出，嗆啷啷，接住了潘幼迪的一刀。

兩個人功力滙集的迎合，再一次激起了地面落葉黃沙，「甑！」一然作響聲中，宮一刀霍地躍身而起——他依然保持着單膝下彎的姿態，短刀掄直了，一招「力劈華山」直循着潘幼迪頂門上直劈了下來。

「叭！」的一聲！

潘幼迪一隻纖纖素手，由側面擊中在短刀的刀身上，這一手大出旁觀者朱翠意外——她眼見現場男女老少二人所展示的刀功竟是如此難以想像的奇特凌厲，端的是生平僅見，內心眞不禁大爲傾慕。

說時遲，那時快——

宮一刀出乎常情之外的被潘幼迪的手掌擊開，宮一刀將錯就錯，施展他迥異的身法，當時連人帶刀一併向斜刺裏滾落下去。

潘幼迪却把身子掠了個高兒，配合着那口扯直了的玉翎寶刀，整個身子化爲一道白光，在落葉飛沙影裏，緊維着宮一刀的落勢狂捲了上去。

宮一刀身子甫一沾地，潘幼迪連人帶刀又自攻到。

——這位不樂島主像是已爲對方激起了無名之火，嘴裏再次發出了喝叱！

場子裏猛地揚起了一股風力——

似乎這一刹，刀光特別耀眼刺目——

旁觀的朱翠忽然感覺到那種少見的殺招。

——在一片嗖嗖揮刀聲裏，宮一刀、潘幼迪都似乎揮了若干刀——

宮一刀形狀如虎、如狠！

潘幼迪其冷如冰——不知何時那兩根盤結在腦後的大辮子也已甩開，飛起的兩條辮影，像是飛舞在空中的兩條蛇，辮梢會合處，正是刀鋒落處。

兩條人影恍惚中交相錯過。

宮一刀拔了個高兒，身子不太俐落的飄出去，落在了溪水間一塊巨石上。

潘幼迪却是向左方側步跨出——她的臉異樣的白，那雙大眼睛所顯示的目神，較前更爲冷峻，給人不可逼視的感覺！

朱翠心裏的激動已到了頂點，憑她的觀察，他們雙方似已分了强弱勝負——

只是兩個敵對的人，所顯現的竟仍然是那麼强悍，這就令她十分納悶了。

終於，宮一刀發出了一聲浩嘆：「我總算見識了名聞天下『觀濤閣』的不世刀法，果然名不虛傳——我們後會有期，再見——」

眸子一轉，看向一旁佇立的朱翠，頷首道：「令堂及令弟等在不樂帮一切平安，他們很希望能和妳團聚，………去與不去姑娘妳自己拿主意吧。」

說完雙手抱刀，上肩輕輕晃動，「唰！」一聲已掠身而出，待到他身軀已幾乎墜地，第二次雙手平張，硬硬的把身子拔起來，遂即一路倏起倏落，直向着竹林內逸去，轉瞬間已失去了他的踪影。

朱翠目送着他離開之後，再回過頭來打量着潘幼迪，發覺到她的臉色異常的白皙——

「妳怎麼了？」朱翠關心的問：「難道妳受傷了……？」

潘幼迪緊緊咬了一下牙齒：「還……好……」

朱翠立時趨前，吃驚的看着她道：「妳眞的……受傷了？」

潘幼迪微微顫抖了一下，冷笑道：「我也並沒有放過他，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她的傷勢應該比我的重得多……妳可發現了？」

朱翠疑惑的道：「妳是說宮一刀也受傷了？」

潘幼迪黯然的點了一下頭：「我已傷了他的左腹……妳不要看他眼前表現自然，一旦他鬆弛下來就難以當受，所以他必須要趕快離開，以免在妳我面前現醜。」

朱翠聽她這麼說，再想到方才宮一刀之種種，果然有幾分類似。

潘幼迪似乎正在運行一種內功，朱翠注意到她，始終不曾離開眼前那塊方寸之地！

「我們與不樂帮的樑子已經結上了。」潘幼迪冷冷的道：「下一步是應該怎麼設法登上不樂島……救回妳的家人。」

朱翠苦笑了一下道：「這是以後的事

了……倒是現在我實在担心妳身上的傷…
…妳看該怎麼辦？」
潘幼迪身子微微晃動了一下，緩緩坐
下來——
「我知道……讓我靜一下！」她那雙
眸子緩緩在她面上搜索着，心裏仍然記掛
着宮一刀：「如果他爲我傷中了腹部，現
場應該留有痕跡……請妳爲我找找看。」
朱翠點頭道：「好！」
——她身子循着方才宮一刀所曾站立
處，一連察看了幾個地方，最後終於在溪
水中那塊凸立的石塊上，發現到了幾滴血
漬！
「在這裏——血！」朱翠臉上閃爍着
興奮：「他眞的受傷了！」
潘幼迪長長的吁了口氣，像是心裏終
於得到了安慰。
朱翠回身來到她面前道：「他的傷很
重麼？」
潘幼迪道：「應該不輕，其實，那一
刀我若再上挺一點，他就有性命之憂……
我原來可以這麼做的，只是想來這個人生
平尙還沒有大惡……也就對他留了一些情
面！」
朱翠皺了一下眉道：「只是妳……妳
的傷……」
潘幼迪道：「宮一刀的刀氣很盛，這
是我所不及的，他原想用刀氣傷我心脈，
幸虧我發現的早，乃先封鎖穴門，只是仍
爲他刀氣攻進來了一些，現在氣機不暢，
只怕十天半月之內行動不便……總算不幸
中之大幸了！」
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下，接道：「…
…這樣一來，只怕我眼前幫不了妳什麼忙
，却要妳自己照顧自己了。」
朱翠原以爲她傷勢很重，聽她這麼一
說，心裏大爲放心，當下含笑道：「妳放
心吧，來，我揹着妳，咱們這就走吧！」
潘幼迪搖搖頭道：「情形還不致於糟
到這個地步……」
輕輕發出了一聲呻吟，她站起來——
收刀入鞘！
原來那口「玉翎軟刀」一直就藏在她
腰間軟帶之中，刀身插入，宛如無物——
朱翠回過身來想去攙扶她，却又爲她
拒絕了，朱翠才感覺出這位姑娘敢情比自
己更要強，更倔強！
既然這樣，朱翠就走在前頭，潘幼迪
跟在後面。
二人穿過了面前稀疏的一片樹林，已
經開始登上了山坡地。空氣格外的清新，
陽光更給人溫暖的感覺，仰看長空更不見
一片浮雲。
山坡上生滿了細細的柔軟竹子，綠油
油的十分可愛，這些竹子不像是先前林子
裏的那些巨竹那般高大，每一株看起來還
不及一人高，細若小指，隨着微風搖曳出
一山的碧綠。
朱翠前行了幾步站住脚，回過身來，
潘幼迪隨後跟到。
「你不必等我，只管往前面走就是了
，」潘幼迪吶吶的道：「這一段山路還長
得很呢！」
朱翠道：「我知道，我是在想，曹羽
那個老賊會不會在這裏設下什麼埋伏？」
潘幼迪點點頭道：「很可能……不過
他們已經嚐到了厲害，應該不會再輕舉妄
動，只有一個可能——」
朱翠道：「妳是說曹羽親自出手？埋
伏在這裏？」
潘幼迪點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
要不然這個臉他丟不起……」
朱翠道：「妳以爲我一個人能够應付
得了麼？」
潘幼迪略爲遲疑了一下才道：「這很
難說，如果他只是單獨一個人，或許還有
機會，要是結合大衆，就比較麻煩……」
朱翠咬了一下牙齒恨聲道：「他也未
免欺人過甚了，我寧願一死，也不會襯了
他的心願叫他活捉住！」
潘幼迪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我
沒有受傷，以我二人之力，不難突圍而出
，只是現在我實在不敢預料，只好走一步
算一步了！」
朱翠冷笑一聲道：「妳放心，我們沒
有什麼事情的，剛才妳保護我，現在該我
保護妳了，走！」
說完朱翠毫不遲疑的轉身前進，潘幼
迪笑了笑遂即在後面跟着——
穿過了這片嶺陌，前面是一片山窪子
，一眼看過去，染目的都是黃色，到處都
生滿了黃色的野菊，陽光下泛染出一片金
黃。
朱翠掛念着身後的潘幼迪，回過身來
道：「妳覺得怎麼樣？好一點了沒有？」
潘幼迪苦笑道：「那會有這麼快？妳
只管走就是了！」
二女眼光相對，彼此微微一笑！
朱翠輕輕一嘆道：「不瞞妳說，對妳
的大名我實在久仰的很，想不到竟然會在
這裏遇見了妳！」
潘幼迪一笑道：「傳說總是愛把一個
人或是一件事情誇大許多……這幾年我親
身經驗也讓我感覺到謠言的無聊與可怕，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寧願在人前面消逝還好
些，只是……」
搖搖頭，她眉間輕輕泛起一些黛愁。
面前有一桿倒下來的枯樹，她緩緩走
過去坐下，朱翠跟過去在另一端坐下來！
「我曾經想到要作一個遠遁世外的隱
士……可是這個聽起來很容易達到的願望
，一旦作起來却是十分的不易，我在嚐試
過一段時間之後，竟然失敗了！」
——潘幼迪看了朱翠一眼，接下去道
：「妳猜我爲什麼會失敗？」
朱翠怔了一下，有些尷尬的搖搖頭道
：「不知道……也許妳心裏還有放不下的
事情——」
說了這句話，她立刻覺得有些後悔，
後悔這句話說得有些過於露骨。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並不以爲有忤的
微笑了一下：「妳這句話說得也並非不對
，而最重要的還是我的年歲還太輕，現在
我終於體會到一個眞諦，一個人的一生所
作所爲，冥冥之中早巳註定，什麼年歲該
作些什麼事情更是天經地義擅越不得……
退隱山林在我這個年歲便是行不通的事情
，因此我也就不再去勉强我自己了！」
朱翠由她的話，敏感的聯想到了海無
顏，只覺得心裏有些酸酸的感覺，她臉上
禮貌的仍然保持着和藹的微笑，心裏却不
禁有些紊亂！——

頓了一下，她含着微笑道：「這麼說
起來，外面對妳的傳說……傳說妳出家爲
尼是假的了？」
潘幼迪反問道：「妳認爲呢？」
「當然是假的了！」
「不！」潘幼迪道：「是眞的——」
搖搖頭，臉上帶着一抹凄凉的微笑，
她吶吶的道：「我的確出過家，但是只在
廟裏住了三十七天，就又出來了。息翠庵
的『雷音師太』所以要迫我離開，是因爲
她認爲我在武學上的成就超過了佛業，終
必不會是佛門中人，她雖然力讚我的定力
過人，但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收留我，我
只有被迫離開了！」
朱翠吶吶道：「那麼，外面傳說妳在
金陵縱身燕子磯的事！」
潘幼廸微微搖了一下頭，冷冷的道：
「我還不致於如此輕生，一個人隨時隨地
都可以死，但是却要看死得是不是有價値
，最起碼我現在還不想死！」
朱翠原本誤會她是一個性格軟弱的人
，可是根據這段與她相處的時間對她的認
識，發覺到她非但不軟弱，而且十分堅强
——就拿她與不樂幇那位幇主宮一刀比鬥
的一場來說，就明顯的顯示了她外圓內剛
的個性！
宮一刀曾經不祇一次對江湖誇口說是
他的刀法舉世無匹，並且指着名字要與潘
幼廸一分勝負，潘幼廸却一直的迴避容忍
，給人的印象是她眞的怕了宮一刀，然而
事實却並非如此！
在潘幼廸方才與宮一刀的一戰裏，她
不僅挫了宮一刀不可一世的銳氣，更重要
的却是適當的顯示了她「不屈不撓」的堅
毅——在在的使人感覺到這位姑娘絕非是
任人欺淩，聽憑別人擺佈之輩！
朱翠心眼裏悶着許多神秘，但是到底
與對方認識不深，碍難出口，有幾次話到
唇邊便又吞到了肚子裏！——
一陣風吹過來，傳過來隱約的一陣馬
嘶聲！
二女都由不住微微一驚！
朱翠道：「不好，他們好像來了！」
潘幼廸道：「還不一定，聽剛才馬叫
的聲音，距離還遠——我們再往前面走一
程看看！」
朱翠由於來時匆忙，沒有帶着兵刃，
趁着剛才閒談休息之便，臨時拔了一根竹
子，把枝葉去掉，成了一根襯手結實的竹
節杖，一旦與人動起手來，自然要比空着
兩隻手强多了。
兩個人踐踏着地上的野菊前進，走了
一程，山勢漸高，山上到處都是發黑的石
塊——
朱廸剛要攀上去，潘幼迪忽然拉住她
道：「慢着！」
話聲方落，只聽見弦弩聲響處，嗖嗖
嗖嗖，一連四支弩箭，平排着直向二女身
上招呼過來！
朱翠心裏一驚，倏地揮過手上長竹，
一下子即把四支矢箭全數擊落在地！——
同時間，她已看清了箭矢來處，手上長竹
霍地在地上一點，就着這一點一彈之力，
整個身子驀地拔空而起，其勢如飛星天墜
，忽悠悠已落身在一堵山崗之上！
——這地方正是箭矢來處，是以朱翠
身子方一落下，猛可裏即見一人快速躍出
，手上一口細長的斬馬長刀，不待分說，
掄圓了照着朱翠身上就砍。
朱翠身子向外快速一閃，對方這一刀
殑喳！砍空，由於刀口砍在一堵青石之上
，一時間石屑紛飛，火星亂冒，這漢子一
刀落空，平白震得兩膀生痛，右腿向外一
滑，再待迴身起刀，却已不及。
隨着朱翠手上長竿抖處，「噗！」一
聲正中對方太陽穴上，血花飛濺裏：這人
發出了一聲悶吼，登時頭下脚上，一頭直
向山下栽了下去。
朱翠長竿收時，眼中早就看清了石後
的另有異動，隨着她身形起落處，長竿再
抖，直取另一人正面前心——
這人手上施展的同樣是一口斬馬長刀
，身法頗是快捷，迎着朱翠的來勢，只見
他就地一個快滾，不俟身子站定，掌中刀
霍地向左後方揮出，「唰！」一聲，大蓬
刀光，直向朱翠背上揮落下去！
幾乎與這人不差先後的當兒，另一人
，手持長刀，霍地由一堵大石之後閃身而
出，正與朱翠取了個照面，二話不說，手
上斬馬長刀劈頭蓋臉一刀直向着朱翠臉上
砍落下來——
這漢子赤紅面膛，滿臉虬髯，只見他
雙手拔刀，像是施出了全身的力道，一刀
落下其勢至猛，大有生死成敗全然在此一
刀！
朱翠手中竹竿施展的是「四兩撥千斤
」的一個巧勢，竿勢乍起，「噹！」一聲
，盪開了這人的刀鋒，這漢子連人帶刀猝
失重心，霍地向前滑了出去，同時間朱翠
手中竹竿的另一端不偏不倚的巳點中了背
後向他襲擊的那名漢子面門之上，和先前
那漢子一樣，帶着一臉鮮血，這人慘叫一
聲，一頭撞向面前靑石，頓時作聲不得！
這時那名虬髯漢子一刀落空之下，身
子一連向前閃了幾步，等到他待要反身掄
刀之時，驀地斜刺裏飛起來了兩枝竹籤，
其聲啾然，響聲未巳，巳雙雙射中這人眸
子裏！
虬髯漢子怪叫一聲，身形一個踉蹌，
一連向前蹌了幾步，却爲朱翠手中竹竿就
勢點中前心，霍地仰身栽倒，當場就閉過
了氣去！
朱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上來
打倒了三人，兀自餘勇可賈，就在她竿傷
第二人時，眼睛巳看見了一名張慌箭手，
正自攀登着巨石，欲往另一座峯頭上爬去
，朱翠自是放她不過，嘴裏清叱一聲，驀
地騰身躍起，一連三四個起落，巳撲向這
名箭手身後，手中竹竿正待向這人背上點
去，只聽見那人慘叫一聲，驀地翻身，忽
悠悠自空中倒栽了下來！
朱翠心裏一怔，遂即飄身而下，再看
墜地的那名漢子，巳是腦漿迸裂，死於非
命，在他的一雙眼睛裏，却深深扎進兩枝
竹籤，和先前那名虬髯漢子一樣，死於這
種不見經傳的暗器之下！
四名箭手原想暗箭傷人，却是沒有想
到，敵人沒有傷着，自己四人却反倒賠上
了性命！
潘幼廸這時也來到了面前，笑向朱翠
道：「想不到妳的本事這麼大，我原想要
助妳一臂之力，却是沒有機會！」

朱翠一笑道：「算了，妳巳經够帮忙的了，這一手飛籤傷人實在高明，可不可以教給我？」

潘幼廸道：「什麼飛籤傷人？」

朱翠一笑道：「何必裝糊塗？吹——看看妳自己的傑作吧！」

一面說一面手指地上死者！

潘幼廸看了一眼，搖搖頭道：「妳弄錯了，這不是我的傑作——」

說時她上前一步，探手自死者眼睛裏拔出一枝竹籤，在眼前看了一下，由籤上血痕判斷，顯然射入極深，陷入腦髓，再看那枝竹籤，不過是取自竹枝的一根分椏，以這樣輕微的東西，抖手間竟然能取人性命，暗中這個人的功力，眞是可想而知了——

潘幼廸雖然自信，如果自己在身體完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可以有此能力，可是以眼前自己情況，却是萬萬不及，心裏想着不禁大生疑索！

她隨手丟下了手上有血跡的竹籤，轉身前進。

朱翠也不願在有死人的地方多停，當下順手由地上拾起了一口死者所留下的斬馬長刀，試了試倒是十分襯手，最起碼比現在手上的這根竹竿要强多了！

——她追上前行的潘幼廸道：「眞的不是妳？」

潘幼廸答道：「誰還騙妳？當然不是我！」

「那又會是誰？奇怪……」朱翠疑惑的道：「難道是宮一刀……？」

潘幼廸冷笑一聲道：「他現在自己養傷還來不及……還有心來管這個閑事！當然不是他！」

「那……難道是……？」

——朱翠心裏想起了一個人，只是當着潘幼廸面前，却不便出口！

潘幼廸心有靈犀的道：「我知道妳要說的那個人是誰！海無顏——是不是？」

朱翠被她說破不便不承認，紅着臉笑道：「我只是這麼猜罷了！」

潘幼廸點點頭道：「妳也許猜對了，據我所知也只有他才有這種罕世的武功！我們走吧！」

說完繼續前行！

朱翠敏感的察覺到潘幼廸對海無顏是存在着某種介蔕的，也許海無顏所以不現身出來，正是與此有關，令人尷尬的是她偏偏在這個時候，夾在他們兩者之間，再加上她本人對海無顏巳然發生的微妙感情，使得未來將要發生的局面，越加的複雜難以收拾。

兩個人默默前進，誰也不多說一句話，各人肚子裏都有滿腹心事！

前面小路的蜿蜒，似乎又有了另一番轉變，耳中却清晰的聽見了一片淙淙流水之聲——

等到二女轉過了正面石峯，一道光華燦爛的銀色瀑布巳現眼前——然而就在這一刹，却有一行人影也同時出現眼前——

這倒是出乎她們意料之外——

面現怒容的曹羽，一身藍緞子長衣，居中而坐，身側兩旁雁翅般的排着兩列大內衛士，劍拔弩張分明一觸即發之勢！

隨着曹羽的手勢，左右兩排少說也有六十名以上的衛士倏地全數散開來，起勢之快，加以落足處之層次順序，顯然俱都經過一番事先安排。等到二女赫然發覺之時，顯然巳爲對方儼然所設立的一個陣勢包圍其間！

這一個突然的情勢，就連一向縝密細心的潘幼廸也大感意外！深悔一時莽撞，而中了對方的埋伏！

此時天近正午，一輪秋陽高居正中，所出光華四下均霑，映照着眼前高矮不等的這些大內衛士手上刀劍，映射出點點銀光，妙在這些反射出來的光華，在甫一射出時，俱都集中在眼前二人身上！一上來眞有點令人眼花繚亂！

朱潘二女都非泛泛之輩，雖然上來還未能看出對方是那一類的陣勢，但是由於她們俱都精通這一類的微妙關竅，還不致於一上來就被對方唬住——

當時一看情形不對！兩個人不待彼此招呼，一左一右倏地左右分縱開來！

朱翠落足在一堵凸出的山石之巔。

潘幼廸却緊緊倚偎在一株巨松正前！

——然而對方所排列出來的這個陣勢，顯然是曹羽事先經過一番縝密研究之後的傑作，具有無比威力，二女身子方一落下，立刻感覺到兩股勁風撲面襲到，其勢雖然並非極爲强烈，却也另有柔韌懾人之感！

二女心裏有數，立刻知道眼前陣勢之大非尋常！

身邊上霍地响起了曹羽陰森的一聲冷笑，人影乍閃，那個身任大內內廠的提督大人巳飄身迎前！

看起來，他似乎近在咫尺之間，然而只要稍具陣學知識的人都能立刻知道這個判斷是不正確的，因爲微妙的陣勢，常常是虛實莫測，當你認爲是最實在的時候，常常是虛幻的，反之却又是實在的！

——是以眼前的曹羽雖然現身咫尺之間，却不能因此就判斷他眞的就在眼前！

「朱公主，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曹羽那麼陰森的笑着：「本座對妳巳是一再優容，妳無論如何是逃不開我的手心的，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時可就不漂亮了！」

朱翠冷笑道：「姓曹的你少作夢，只要我還有一分氣在，就絕不會讓你趁心如意，哼——你就等着瞧吧！」

曹羽獰笑道：「好，既然這樣，現在就讓妳嚐嚐本座的『千面搜殺陣勢』的厲害——還有妳！」

眼光一掃，狠狠的逼向潘幼廸道：「妳又是什麼人？胆敢袒護欽命要犯！報上妳的名來！」

潘幼廸不動聲色的道：「曹大人大概年歲大了，還是現在官作大了，對於過去的事情都記不太清楚了，如果不是我記錯的話，我們好像以前見過！」

「哼——」曹羽睜動着兩隻眼，細細的看了看對方，搖搖頭：「我們以前沒有見過！」

「你再想想看，」潘幼廸道：「七年前的中秋前後，曹大人你有沒有去過西普陀山，拜訪過一位佛門的修士？」

曹羽先是神色一凝，繼而面色大變，接着一聲冷笑道：「妳說的可是西普陀『

觀濤閣』的閣主雷女士？」

「曹大人總算記起來了！」

——潘幼廸用着輕鬆的口氣道：「七年前中秋夜陰雨無月，普陀山道泥濘遍地，難得曹大人爲了一件私人小事，竟然降尊紆貴，三上普陀，去拜訪一位退隱紅塵的佛門修士……」

曹羽不等她說完，神色一凝道：「觀濤閣主乃是一代武林名宿，乃本座敬重之人……這件事又與妳有什麼關係？」

「那件事自然是與我無關，只是說到了『觀濤閣主』雷音女士這個人，却是與我有關——」

曹羽顯然吃了一驚——

「雷閣主是妳什麼人？」

「她是我授業的恩師！」

「啊……」曹羽臉色猝變。

在極爲短暫的時間裏，眼看着他的臉色起了無數次變化，最後定型在無比尷尬之境——

「這麼說，姑娘妳就是以一口『玉翎寶刀』稱絕武林的『燕子飛』潘幼廸，潘女俠了？」

潘幼廸一笑道：「曹大人過奬了，那一夜我正在師門侍候家師，正巧足下上門，如果足下不見忘，也許還記得有一位白衣姑娘在足下第三次上門時，爲你啓開閣門，並引導你直入觀濤閣會晤閣主——」

「不錯……」曹羽點點頭道：「是有這件事……」

「那位白衣姑娘就是我！」潘幼廸冷冷的道：「只是那時曹大人顯然沒有注意到我這個人罷了！」

曹羽冷笑了一聲，神色更見尷尬的抱了一下拳道：「失敬失敬，姑娘原來就是出身觀濤閣的潘女俠，確是失敬了！令師一代武林名宿，更是本座敬重之人……」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神色沉着道：「姑娘這麼一說，足證本座與觀濤閣曾有宿緣……看在這一點，本座不得不提醒姑娘一聲，眼前這件事，姑娘妳却是萬萬插手不得，要不然後身可是不堪設想，不要說姑娘担待不起，只怕令師觀濤閣主也難以担待，姑娘妳是聰明人，現在抽身還來得及，姑娘要是有退身之意，本座可以親自護送妳平安出陣，怎麼樣？我這就等妳一句話了！」

潘幼廸點點頭道：「曹大人總算還不曾忘記當年敝門援手之情，既是這樣，眼前我倒要也向閣下討上一個情面了！」

曹羽冷笑了一聲，似巳猜知她要說些什麼！

潘幼廸指了一下一旁的朱翠道：「我要代她向閣下討上一份人情，不知曹大人可肯與以通融？」

曹羽臉色微微一沉，搖搖頭道：「我剛才巳經說過了，有關叛王以及其家屬事，曹某人萬難容私，潘姑娘爲自身與貴師門着想，這件事還是及早抽身的好！」

潘幼廸冷笑了一聲，搖頭道：「武林中道義爲重，曹大人雖是官門中人，却也與武林多少有些關係，難道爲了本身尊貴，竟不惜作出喪盡天良之事麼？」

曹羽面色一沉道：「姑娘說够了沒有？這件事妳當眞要管麼？」

潘幼廸一笑道：「我巳經管了！」

曹羽緊緊咬了一下牙，嘿嘿笑道：「好個倔强的丫頭，本座無非看在當年與令師一點淵源份上，對妳巳是再三開導，偏偏妳這個丫頭竟是這般不知進退，難道本座還怕了妳這個丫頭不成！哼哼……既然這樣，就連妳一併拿下，然後再到西普陀去找妳那個老鬼師父與師問罪，看看她又有什麼話說！」

潘幼廸其實何嚐不知方才一番話，純屬多餘，無奈碍於早先與宮一刀對殺時，爲宮氏刀氣所傷，一路行走，雖巳化開了不少，却仍有未通之處，一旦動起手來便有所碍難，是以借說話之便，暗中侍機頻頻運氣調息，又自暢通了不少！

雙方既巳撕破了臉，便只有放手一搏了！

曹羽話聲一落，霍地右手袍袖向外一揮，怒叱一聲：「上！」

四下裏各人齊聲合應，人影交錯互竄之間，此一「千面搜殺陣勢」便即展開！

但只見人影交錯間，數片兵刄寒光，巳分向二女站立之處擁來！

朱翠在潘幼廸與曹羽對答之間，先巳運用智慧默默察看了對方陣勢一番，只覺得對方這個陣勢，確實離奇古怪，陣內各人每一個都像處身於虛無飄渺之間，再察八方氣勢，雖不脫八卦奇門，却另有一番安排，就陣勢排列論，這個千面搜殺陣勢，誠然說得上是高明了。

雖然這樣，却依然被朱翠看出了一些微妙訣竅——認定了曹羽立身之處，是一個可以左右全陣的樞鈕所在，於是她便排除萬難，攻向這個認定的出口。

——眼前一片耀目刀光，自兩側方霍地直向着她兩側劈來，刀風颯然，刀光刺目——

朱翠雖然知道陣勢內之一切，皆是虛虛實實，可是就眼前情形却不敢妄斷是虛——心中一驚，斬馬長刀一掄，刀柄刀身同時向左右磕出，叮噹！兩聲脆响，巳把來犯的兩個人逼退而出！

隶然被逼退的兩條人影，就地一滾，便即隱身暗處！

——然而緊接着一縷尖銳的金刀劈風之聲，起自腦後，一口雪花長刀隨着一名紅衣矮漢的落身之勢，連人帶刀直向朱翠背後攻到！

朱翠心裏一懍，直覺的認定這一人一刀也是眞的——遂即反身現刀，這一刀刀鋒下壓，嗖的一聲，反斬對方下盤！

這人吃驚之下，吞刀滾身，「唰啦！」一下隱身一旁，朱翠點足就追，猛可裏另有兩口長刀直向她兩脇疾刺過來，來勢之猛，有如電光石火！

朱翠嚇得忙即止步，猶豫俄頃之間，那雙刀巳自砍在了身上，只嚇得她出了一身冷汗，待到驚魂甫定之下，才忽然覺得對方雙刀中身，並無絲毫痛楚感覺，一驚之下，這才恍然悟出，敢情這一雙刀影，純係幻覺，完全利用陽光折射刀光，間以悾惚來去的人影所虛構而成，妙在給人以無比眞實之感！

這番離奇虛幻只把朱翠嚇出了一身冷汗，先時的一些輕視之心，盪然無存！

當下，她收刀法叱一聲，霍地騰身躍出——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衝天直起，其實

心裏却留了仔細！

只見她身子方起即縮，目的却在於誘敵，果然㚻的起身之勢，誘發了進襲的陣勢，四面刀光當頭直落，然而在這個當口，朱翠却快速的縮下了身子，這一伸一縮之間，即爲她看出了虛實——

把握住此一刹良機，只見她一連兩個快速起縱，已撲出了兩丈開外！

——面前人影一閃，一條快速人影颼然來到眼前。

朱翠急切間揮刀就砍，却被對方刀勢架住，嗆啷！火星直冒！

「是我——」

敢情面前人竟是潘幼廸！

朱翠喜道：「原來是妳——這個陣我已看出了一些關竅——」

潘幼廸輕噓一聲道：「小聲！」

——她一面說時，身子向前一探，右手玉翎刀「嘶！」的揮出了一大片刀光，隨着她落下的刀光，一個人倏地騰身而起，雖是起勢至快，却依然逃不過潘幼廸鬼神不測的一刀！

一片血光閃過，潘幼廸的這一刀敢情已得了手，一隻血淋淋的手腕，自對方肢體上斷落下來！

那人鼻子裏發出了慘厲的一聲悶哼，一個跟蹌摔落下去，立刻就爲兩側快出的同伴攙了下去！

朱翠却在一刹看出了竅門，一拉潘幼廸道：「快！」

二女快速的向前搶進了幾步！

站定之後，潘幼廸才忽然明白過來，點頭道：「原來妳已經看出來了？——我們只要穩紮穩打，步步前進，看他們又能如何？」

話聲才止，一股力道萬鈞的巨大風力，驀地當頭直壓了下來——

二女趕忙向旁一閃，窺見了一塊斗大的巨石，自空中泰山壓頂般的直落下來！

朱翠身軀微側，掌中斬馬刀用了一個巧力「拍！」一聲，將這塊巨石撥向一旁，緊接着一連又是兩塊巨石，自空飛墜而下，分向二女身上砸過來。

朱翠心恐潘幼廸體力未愈，難當巨力，當下邁進一步，運用內力貫注刀身，左右分揚「叮噹！」兩聲，分別將來犯的一雙巨石撥開左右，由於是實架實接，却也覺得一雙膀臂被震得連根生痛！自忖着再來這麼一次萬萬吃受不起！

一念未完，即聽得身後的潘幼廸一聲低叱道：「小心！」

同時之間出掌用力，一掌直向朱翠背後擊去！

朱翠心中一驚，脚下用力向前一蹬，只覺得潘幼廸所出掌力極爲充沛，如非自己順勢前縱，保不住就許會傷在她的掌力之下！

——由於她完全在無防之下當受了潘幼廸的這一掌，雖是身子縱出，亦感難卸全力，由不住在地上打了個滾兒，不待她起身站好，即聽得身後「碰碰！」一連幾聲大响，少說也有十餘方巨石，齊向方才她落身之處墜落下來，其勢自如山崩地陷，石塊互擊，火花四現，碎石飛濺，端的是驚心動魄！

潘幼廸旁觀者清，即時出手，救了朱翠一命，自己也在千鈞一髮之際，騰身掠開！

——她身子方自掠出，眼前人影一閃，現出了曹羽的身形，只見他滿臉怒容的瞪着潘幼廸道：「本座巳經一再對妳優容，好言開釋，妳却執意要與我爲敵，既然這樣，就怪不得我對妳手下無情了！」

說罷脚下一頓，兩隻大袖霍地向中間一收，滙集成一股極爲撼然的巨大力道，直向潘幼廸正面攻來！

潘幼廸經過一番調息運氣之後，功力雖沒有全部恢復，却也有了八成進展，眼前既然到了放手一搏地步，也就不必再有所顧忌！

——須知西普陀「觀濤閣」武功，乃屬當今天下僅餘的五門秘功之一，其迥異精湛，絕非時下所謂的一些武林名門所能望其背項，況乎潘幼廸又是該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名弟子，功力自屬驚人！

曹羽當然知道這一門武功的厲害，即使對於潘幼廸本人，他也並不陌生，然而總以爲對方是個後生小輩，江湖傳聞難免有過其實，基於此，使得他下意識對眼前這個「觀濤閣」的傳人，仍是疏於警戒。

不要小瞧了他這雙袖子一揮之力，實則貫注了本身內力之菁英，差不多的人絕難抵擋，在內功運施上來說，這種功力名叫「鐵掃帚」，即使有所謂橫練功力如「金鐘罩」者，亦不易抵擋得住！

潘幼廸當然知道對方這一手的厲害，如其這樣，她才更要硬接住，措手不及的給對方一個厲害！

眼看着這股發自曹羽雙袖的凌厲風力過處，潘幼廸身子驀地側轉過來，强大的風力，幾乎裂開了她身上的長衣，地面上的土屑紛飛，足足的被這股風力削下了一層——

潘幼廸把握住這最艱難的一刹，右手駢指如刀，啾然作响的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看起來並無十分出奇之處，事實上却暗聚着觀濤閣的一式絕招——「金波蛇躍」！

曹羽的「鐵掃帚」袖功，稱得上勢大力疾！

潘幼廸的纖纖一掌，却是細尖奇銳！

曹羽作夢也沒有想到，由於自己一時的自信，現身欺敵，竟然差一點爲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尖銳的响聲方一入耳，曹羽已發覺不妙，忙自閃身，希冀着快速踏入陣門，無奈潘幼廸的這一式「金波蛇躍」妙在逆風而來！其尖銳所至，正是追循着對方力道而來，曹羽即使快速閃身，也嫌慢了一步，只覺得右脇下一陣奇痛，連衣帶肉，已被劃開了半尺許長的一道大血口子！

曹羽一聲不吭的閃身入陣，却痛得臉上神色猝變——大股鮮血，直由傷處湧了出來。

——就算他再恃强好勝，當此重創之下，也不能不先顧自己要緊，鼻子裏怒哼一聲，右手大袖揮處，按照着先時約定的口號，呼了一個「開！」字，眼前這個「千面搜殺」陣勢，遂即迅速展開！

先是衆侍衞齊聲發出了一聲怒吼，人影交錯間，無數人影自空中掠身而下，刀光乍閃裏，一排利刃直向着潘幼廸身上捲

了過來——

値此同時，另一方面的朱翠也遭遇到同樣的壓力，在大片喊殺聲中，無數刀光有如一片驟雨，紛紛向着朱翠全身攻到。

朱翠先時已多少摸清了一些眼前陣勢的竅門，知道這個陣勢之虛實莫測，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確是不可掉以輕心，厲害的是即使你猜出它的虛多過實，却也不能不全力以赴，這樣一來，在動手過招上來說，便浪費消耗了許多體力！

——她施展全力，揮出了掌中這口斬馬長力，刀風過處嘎然作响，竟然是落了個空。

一驚之下，朱翠由不住打了一個寒顫，這才知道對方陣勢之厲害，一招揮空下已使她門戶大開，露了破綻，猛可裏一股極高尖銳的風力，直由身後刺到，朱翠正悔招式難收，却已是閃身不及，當下施展出「錯骨收肌」的身法硬硬的把身子向裏收進了數寸，算是閃開了後心要害。

饒是這樣，對方那口冷森森的劍鋒，兀自劃破了她的左脇中衣，在她細若凝脂的腹側，留下一道血槽。

朱翠一聲清叱，旋身橫臂，硬生生把身子轉了過來，算是在千鈞一髮之間，解開了對方這一刀的致命危機——目光瞄處，却見一名藍衣高冠的金星衞士手持長劍，正待撤身後退——

傷體之恨，使朱翠把對方恨之入骨，眼前無論如何也是容他不得，隨着轉身同時，手上的斬馬長刀已風掣電馳的揮了出去！

「噗！」一聲大响，這一刀算是實實在在的砍在了眼前這名金星衞士的正面前胸，一蓬血光隨着她落下的刀鋒怒噴而出，眼前的藍衣衞士怒目凸睛的直直倒了下去。

朱翠身子向左錯了一步，探手向腰間一摸，濕濡濡的滿手是血，儘管是皮肉之傷，却也是痛楚難當，一時花容失色，脚下打了一個蹌踉。

面前人影一閃，潘幼廸實地現身眼前。然而，立刻呼嘯而來了大股刀風，刀光劍影裏兩名藍衣衞士急急切身而前，迫使得潘幼廸原待欺身而近的身子，不得不迅速的又自閃開。

乍然現身的兩名藍衣衞士，人手一口紫金刀，利用陽光的複射，以及特殊的地形，微妙的陣法，在二女的感覺裏，一刹間變成了四個人——

四個同樣衣衫的人，同樣的兵刃，却在四個不同的方向，同時向着朱翠遞刀過來。

朱翠在緊迫的一刹，先以特殊的定穴手法，點了傷處附近的穴道，止住了流血，以眼前情勢論，就算她有一等一的罕世身手，也難在擧手之間，同時抗拒四面同時的來刀。

一驚之下，她也顧不得身上切膚之痛，兩隻脚用出了全身之力，猛然間拔身而起，躍起了七丈高下。

——這一着原本是無可奈何之下，才興起的逃走念頭，却不知這麼一來，却爲她窺出了先機！

就在她身子霍然拔起當空的一瞬，忽然間只覺得眼前一亮，彷彿另有氣勢，眼中所看見的一切，却與平地大有區別——先時自四方攻來的四個同樣裝束的藍衣衞士，在空中看來，其實是一個人。

——這人手持紫金大刀，高立大一塊平伸高出的大石之上，另一隻手上拿着一面具有許多菱形角度的銀牌，正在不時運轉着，顯然是利用正午强烈陽光的折射原理，以誘敵以錯覺。

事實上又何止他一個人？在眼前方圓畝許大小這片地方，竟然高矮錯綜的站立着數十人，每人均都是一手持刀，一手持着特有的一面銀牌，銀牌式樣形式不一，隨着各人站立的不同地勢，以及銀牌的形狀角度差異，泛射出來的光華也大有出入．這就難怪會使她們動輒感覺到千刀加身的威脅了。

朱翠如果能在空中多停留一些時間，定然能多看出一些對方陣勢的破綻，然而就此而論，已使她感覺到收益良多，對於敵人眼前陣勢進一步有了的瞭解。

隨着她快速的下身勢子，猛然襲向那名持有紫金刀的藍衣衞士。

這一刹，對她的感觸無異千變萬化，在她身子由空中猝然降到一定高度之時，霍然間眼前所見之一切又如前狀，只是朱翠有了先見之明，不再被對方玄妙所蠱，隨着她飛星天墜的身軀，掌中長刀劃出了一道長虹，直向着她所認定的地方揮落下去！

立在石頭上的那名藍衣衞士，萬萬想不到自己所站立的地方，竟會暴露在對方眼前，想是原來過於自信，猝然發覺到對方的刀勢來到，已有些措手不及，急切間猛然揚起左手，用手上那面銀色光牌直向對方刀上架去。

「噹！」一聲大响，火星四濺，這一刀朱翠雖沒有得手，却被震得一隻手連根發麻。

這名衞士待要用另一隻手上的刀去斬朱翠下來的身子，已慢了一步。

眼看朱翠神龍天降的身子，猝然向下一落，左手向外一托，已抓住了對方手上發光的銀盤，右手刀已順勢削出，「礚！」一聲，一隻持牌的左手連根被削下來。

這名藍衣衞士嘴裏一聲慘叫，身子噗通摔倒，接連幾個打滾，翻向一旁——却見兩名黃衣漢子陡地躍身而出，將他攙了起來，迅速退開。

朱翠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一出手削下了對方膀臂，就勢把那面多角銀牌搶在了手上——

最妙的是隨着那名藍衣衞士的跌落，她竟然順理成章的站在了這塊顯然經過特殊移動佈署的石塊之上。

這一着，看似無奇，其實却給與了對方這個「千面搜殺大陣」，極爲嚴重的打擊，朱翠的這一着勝利，不啻形同打入到對方陣勢之內的一具木楔，頓時間使得對方局部陣法爲之大亂！

原來這陣勢，是由曹羽所特別甄選出來的四十九名大內衞士充爲骨幹。

四十九名藍衣衞士，各人都站立在一個特殊有利的地位，借助手上奇形銀牌，配合着一定的節奏，作出一定角度的移動，彼此之間有着極爲微妙的聯鎖作用，無異是牽一髮而動全局——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欲尋造化城主，事先遇上造化城主四大護衛，四大護衛中，以忘情大師最爲頑固，其他三位經俞秀凡的撥點，都明白自己在這廿年來，都是糊糊塗塗地生活，他們要造反了……一位紫袍人看來似是造化城主的化身，在短時間內，把三個護衛都擊斃，正想把金釣翁也擊斃了，但俞秀凡即時出手救出了金釣翁，同時，紫袍人也中了俞秀凡的一劍，倒死在地，金釣翁雖知自己只有幾個時辰的生命，也要將他所知關於造化城中的形勢告知俞秀凡……

金竿釣豹子 羅網困蛟龍

俞秀凡道：「有一件事，在下本不當問，希望老前輩不要生氣。」

金釣翁道：「俞少俠只管請說，就是指罵老朽幾句，老朽也甘心情願的接受。」

俞秀凡道：「諸位老前輩既然早巳知曉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爲什麼不早些自絕呢？」

金釣翁苦笑一下，道：「我們也曾談過這件事。但一個人談談可以，眞要面對着死亡時，又覺着有些可惜。何況，我們因受到死亡威脅之後，禪定的功夫，打了很大的折扣。受不了女人、美酒的誘惹，日子過的很荒唐。不瞞你俞少俠說，除了土龍吳剛擁有着很多的妻妾之外，金星子道兄和忘情大師，都是一生中從未近過女色的人，老朽因習武成癖，少年時也逃避女色，以後步入中年，自然也未再想此事，一旦和女人接觸，那一種狂熱，實叫人無法自持。就這樣，我們在痛苦和歡樂的交替中活了下來。」

俞秀凡歎口氣，接道：「老前輩既巳爲他們所用，難道還要承受那些痛苦麼？」

金釣翁道：「造化城主的厲害，就在折磨一個人時，折磨的叫你由心中害怕，征服一個人時，不但要征服你的軀體，而且要征服你的靈性。」

俞秀凡道：「這人才具之高，設計之密，化身之多，實巳到了叫人疑幻疑眞的境界，想一想，實是可怕極了。」

金釣翁道：「開始讓我受的痛苦時間很短促，只不過片刻工夫，但歡娛却是很長的時間。以後，只讓我們發作一下，然後，再連那份發作的時間也完全減去。不過，也並非完全沒有一點警告，每隔上十天八天，再讓我們發作片刻，不過那時間極爲短促，剛一發作，立刻就好。」

俞秀凡道：「英雄只怕病來磨，這等征服人的手段，的確高明。」

金釣翁道：「就這樣，我們爲他所用，替他作了護衛，也替他殺了不少武林同道。」

俞秀凡道：「老前輩，你究竟見過了造化城主沒有？」

金釣翁道：「十幾年的時間，我想我們一定見過他。」

俞秀凡道：「能不能把它描述一下？」

金釣翁道：「不能。我相信見過他，但却無法指出他。」

望望紫袍人，俞秀凡接道：「老前輩，這

一位呢，是眞是假？」

金釣翁雙目凝注在那紫袍人的屍體上瞧了一陣道：「這一位麼，老朽倒是常常見到。但老朽可以肯定，他不是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你對造化城主，有多少瞭解呢？」

金釣翁道：「俞少俠，談不到瞭解，因爲我根本無法確知誰是造化城主。」

沉吟了良久，接道：「不過，我眞的見過他，如若有什麼化身和他坐在一起，我能夠分辨出誰是眞的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老前輩，你如何一個分辨法呢？」

金釣翁道：「我無法說出仔細的內情，那只是一種感覺。」

俞秀凡道：「能不能在他的精氣神質上，分辨出他是眞的造化城主？」

金釣翁道：「不是由氣質上去分辨，我是憑藉一種感覺。」

俞秀凡道：「我明白了。多謝老前輩的指點。」

金釣翁道：「俞少俠，老朽還有幾個時辰好活，但不知在下應該幹些什麼？」

俞秀凡道：「這個麼，我看不用了。老前輩這幾個時辰，應該好好的休息一下。」

金釣翁道：「俞少俠，別說我身受怪傷，活不下去，就算能活得下去，也無法再見故人了。」

俞秀凡道：「爲什麼？佛門中有一句禪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金釣翁接道：「那是勸說一個浪子回頭的話，對老朽，這句話，就大大的不合適了。」

俞秀凡道：「此話怎說？」

金釣翁道：「老朽四十歲前，自信潔身自愛，沒有作過一件壞事。但這近二十年來，沒有作過一件好事，我不是一個浪子，而是一個朽木不可雕的老頭子。」

俞秀凡道：「老前輩，話不是這麼說。」

金釣翁接道：「俞少俠，別勸老頭子了。他們三位死的很慘，但他們死的一點也不可惜。他們作的惡，和我一樣多，俞少俠如是覺着我老頭子沒有用處，老頭子就立刻自絕而死。如果覺着我老頭子還有點用處，那就指派我一點事作。」

俞秀凡笑一笑，道：「老前輩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聲一頓，接道：「目下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想法子找出那位造化城主。」

金釣翁道：「不容易，俞少俠，除非他自願見你，咱們沒有法子把他逼出來。」

俞秀凡低聲道：「老前輩，他那四大從婢在造化城中的地位如何？」

金釣翁道：「他們雖然是丫頭身份，但他們在造化城中的地位，却是十分崇高。老實說，就算我們號稱近身四衛的人，也未必比那四大從婢的身份高些。」

俞秀凡點點頭，道：「她們在劍道上的成就，決不在四位之下。」

金釣翁道：「這個老朽也有同感。」

俞秀凡道：「老前輩，你們號稱近身四衛，想來是應該常和造化城主守在一起了，但你們竟然無法分辨出誰是造化城主，這人的高明、深沉，的確是十分可怕了。」

金釣翁道：「所以，十幾年的相處，我們竟沒有一點賓主之情。」

俞秀凡道：「老前輩，想想看，所謂造化城主，是不是集很多高手的代名？」

金釣翁道：「這個，確叫人有這樣的懷疑。不過老朽思及此情，覺着有些不大可能。」

俞秀凡道：「爲什麼？」

金釣翁道：「這麼一個神秘的組合，這麼龐大的實力，那創辦之人，定然是雄才大略，陰劍無比，豈容他人和他分權而治？」

俞秀凡點點頭，道：「老前輩和晚輩的淺見相同，造化城主，只有一個。其他的都不過是他的化身罷了。」

金釣翁道：「不同的是，他要求的化身，並非是完全相同。而是在不同場合，他以不同的化身出現。這一些，某些不同相處的人物，對那造化城主，都有不同印象。我們這些近身侍衛，表面上更接近他，事實上，却是眼花繚亂，無法確定，我們保護的人，竟然不知他是不是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任他心機精密，化身千百，但這個地方，定是他的安身之處，發號施令的中心所在。」

金釣翁道：「是的。」

俞秀凡道：「只要咱們能深入腹地，定可見到他了。」

金釣翁道：「應該如此。」

俞秀凡道：「老前輩是否願意和咱們合力衝入內府，逼他現身？」

金釣翁道：「但有所命，老朽無不唯命是從。」

俞秀凡道：「好吧！咱們都是巳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就算裏面是刀山油鍋，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金釣翁道：「對！老朽帶路。」

俞秀凡道：「慢着！老前輩，可否先把裏面的內情告訴我們？」

金釣翁呆了一呆，道：「這個，老朽知道的有限。這座大廳屏風之後，有一道門戶，向後通去，每一個轉彎之處，就有一座宅院，我們四人，合住在一座宅院之內。自然，那裏佈置的十分豪華，各具數室，就在那裏，我們過着醇酒美人的生活，忘去了自我。」

俞秀凡道：「後面，難道你們就沒有去過麼？」

金釣翁道：「沒有。」

俞秀凡道：「好！那咱們就換個法子。」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有人在麼？」

他一連呼叫數聲，不聞有人相應。

這時，大廳之中，除了金釣翁、俞秀凡、無名氏、石生山之外，只餘下幾具屍體。

輕輕吁一口氣，俞秀凡低聲接道：「老前輩，那裏面可有什麼機關麼？」

金釣翁道：「這些年來，老朽從未見過他們用什麼過機關埋伏。」

俞秀凡道：「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舉步向前行去。

金釣翁道：「老朽帶路。」

搶在俞秀凡前面，向前走去。

他手執金釣竿，抬頭挺胸，一副視死如歸的豪壯氣勢。

屏風後果然有一道門戶，很寬大的門戶，可容三個人並肩而過的大門戶。

目力可及到七丈之處，有一座攔住去路的宅院。

金釣翁指着那座宅院，道：「就是那一座宅院，是我們四人的住宿之處。」

俞秀凡道：「可有穿宅而過的甬道？」

金釣翁歎口氣，說道：「這是一座很奇怪的建築，依着山形地勢，築成了宅院迴廊，那圍牆之外，就是懸崖峭壁、百丈深壑。應該有險惡異常的山徑，但那兩條青石圍牆，却除去了所有的險惡，凡是穿出岩石，都用來築成閣樓。」

俞秀凡道：「看來，造化城主築這座造化城，化去了不少的心血。」

金釣翁道：「有一條折轉的去路，繞過那

座宅院向後通去，但巧妙的建築，却使人有着到此爲止的感覺。」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老前輩到過那宅院後面的甬道中去過麽？」

金鈞翁道：「沒有，甬道折轉五尺處，有一道鐵門，封閉了甬道。那鐵門十分堅牢，由裏面關着，除非裏面的人願意打開，外面的人無法打開鐵門。」

俞秀凡道：「咱們瞧瞧去吧！」

金鈞翁當先帶路，行入宅院之中。

這座宅院佔地不大，一道青石圍牆，把宅院完全圍了起來，裏面分成一座小廳，四個房間，房間不大，但却都十分精巧。四個穿着粉紅衫裙的少女，呆呆的坐在廳中。

一見那金鈞翁等行入廳中，立時站起身子迎了上來，一躬身，道：「金爺！」

金鈞翁一揮手，道：「忘情大師、金星子道長、土龍吳剛，都已經死去了。」

四個少女相互望了一眼，黯然垂首。

金鈞翁道：「至於老夫麼，也活不了多久•大槪三五個時辰內，就要死了，也許會更早一些。四位姑娘在此陪了我們數月之久，咱們無以爲報，至少不能拖累四位姑娘。」

左首一個紅衣少女，突然站了起來，接道：「金爺，要我們如何自處？」

金鈞翁道：「這個，在下也無法回答諸位了。我不能牽累諸位，但也無能保護諸位。」

左首紅衣少女道：「我們不是自願來的，也無能自主離去。金爺有事，我們也不便多廝煩你了，我們只有坐在此宅等候着變化了。」

俞秀凡一直很留心四個紅衣少女的擧動、行止，發覺她們都是不會武功的人。

金鈞翁歎息一聲，道：「那就委屈四位姑娘了。俞少俠，咱們走吧！」

俞秀凡點點頭，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金鈞翁帶着幾人繞過小廳後面，果然有一條向後通行的甬道。

一道鐵門，橫阻去路。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兩側的圍牆，高約一丈五尺，那鐵門的高度，恰與圍牆相齊。

無名氏低聲說道：「這鐵門不算太高，在下上去瞧瞧。」

金鈞翁道：「强賓不壓主，還是老夫上去吧！」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不用爭先了，請無名兄上去，咱們準備接應。」

無名氏一提氣，呼的一聲，騰躍而起，落在鐵門之上。

他江湖上經驗豐富，雙足一踏上鐵門，身子疾向一側斜臥。

目光轉動，打量了四週的景物一眼。

只見圍牆外面，緊隣峭壁，一眼望去，深不見底，鐵門後是一條八尺寬窄的甬道，在兩道圍牆夾峙之下，向裏面蜿蜒而去。

眞是不登上牆不知牆外的兇險，如是沒有兩道青石砌成的堅牢圍牆相護，單是這一道險徑，就叫人有着驚心動魄的感覺。

不見有暗器襲來，無名氏才緩緩挺直身子，向鐵門裏望去。

只見數十隻閃動的金睛，瞪着眼望向鐵門上的無名氏。

夕陽下，看的淸淸楚楚，那竟是十幾隻金錢豹。

輕輕吁一口氣，無名氏倒翻而下。

金鈞翁久居此地十餘年，但他却一直未向鐵門裏面瞧過，好奇之心，更勝他人，忍不住問道：「可有什麽埋伏？」

無名氏道：「十幾隻豹子。」

俞秀凡道．「豹子？」

無名氏道：「是的。最兇狠的一種金錢豹，眞不知他們如何能養在一起，這種兇獸，最不合羣，一向是獨來獨往，十幾隻散佈於鐵門之內，竟然互不侵犯。」

俞秀凡笑道：「幾頭猛獸，也能攔住咱們麽？」

無名氏道．「如是地方廣闊一些，咱們自然不怕，但那甬道太狹窄，兩面的圍牆之外，都是深不見底的絕壑。」

俞秀凡道：「只是那十幾頭金錢豹麽？」

無名氏道：「是！只是十幾頭金錢豹。」

金鈞翁道：「無名兄，那一條甬道約有多長？」

無名氏道：「約莫有十五六丈的距離，甬道隨着山勢向右彎去。」

金鈞翁道．「有沒有人？」

無名氏道：「沒有。」

金鈞翁道：「老朽當年在深山大澤之中走動，有着對付金錢豹的經驗，我先過去。」

俞秀凡道：「老前輩既是如此說，咱們恭敬不如從命了。」

金鈞翁飛身一躍，越過鐵門。

俞秀凡、無名氏、石生山幾乎同一時間，飛身而起，越過鐵門。

四個人，也就不過是先後之差，落着在實地之上。

俞秀凡目光轉動，果見十三隻生着灰、黑花紋的金錢豹，瞪着二十六隻大眼睛，凝注着四人，前腿半伏，擺着一副攻襲的姿勢。

金鈞翁道：「俞少俠，這十幾頭豹子，都受過嚴格訓練，才不會立時向人攻襲。」

俞秀凡道：「牠們好像是在等待着什麽似的？」

金鈞翁道：「攻襲咱們的令諭。」

俞秀凡道：「那是說暗中仍然是指揮牠們的人了。」

金鈞翁道．「就算沒有人在暗中指揮這羣猛獸，牠們也練過攻襲人的方法，似乎是要選最有利的時機，合羣而攻。」

俞秀凡道：「這甬道寬不過八尺，咱們如是站在一排拒擋獸羣攻襲，只怕施展不開。」

金鈞翁道：「那一位有對付猛獸的經驗，和老朽站在前排？」

無名氏踏上一步，道：「我來。」

石生山和俞秀凡站在後排，前後兩排，相距約六七尺遠。

十三隻金錢豹，仍然靜伏未動，既未向人攻襲，也未發出吼聲。

金鈞翁目光轉動，看俞秀凡等已擺出了迎擊之陣，立時大喝一聲，金鈞竿一揮，擊了出去。

一隻金鈎，疾飛而出，直擊向兩丈外一隻巨豹頭頂。

那些豹羣，似已通靈，眼看金鈞翁一竿擊出，立時厲吼一聲，飛撲而上。

三隻花豹，並排而出，帶着一股腥風，閃電而至。

金鈞翁竿中飛鈎，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暗中運氣，貫注於繫鈎的銀綫之上，揮出的金鈎，突然中途折轉，波的一聲，擊在中間一頭花豹的左眼之上！

那金鈎不大，但在金鈞翁的內力貫注之下，力道却十分强勁。

但聞波的一聲，金鈎深入豹目，金鈞翁右手一收，生生把花豹一隻左眼，給鈎了出來。

花豹受創，啓口怒吼，鮮血飛濺中，反而加速了撲擊之勢，迎向金鈞翁當頭落下。

金鈞翁冷哼一聲，道：「畜生找死！」

金竿揮搖，斜裏擊出。

順花豹向前飛撲之勢，借力用力，呼的一聲，硬把一頭花豹，摔出圍牆之外，帶着一陣

悽厲的吼叫聲，摔落深谷。

無名氏手中執着一把單刀，刀平胸而擧，蓄勢戒備。

左面一隻花豹，大張巨口，迎頭落下。將近無名氏身前時，忽然一伸前腿，露出了利爪，抓了下來。

這就是「金豹靈爪」，在武功上，也是一式很有名的招術。

無名氏霍然推出一刀，一片刀光，斬向雙爪。

這花豹攻勢猛厲，但對無名氏這等高手，還構不成威脅，刀光過處，斬落下花豹兩條前腿。

花豹受創，身子向下沉落，大口一合，咬向無名氏的腦袋。

這一下，變出意外，無名氏未想到這花豹在受傷之後，還能傷人。一時之間，來不及擧刀封擊，只好向後退去。

幸好石生山疾衝兩步，一揮手中得自少林僧侶一把戒刀橫裏拍出。

花豹吃石生山一刀拍出五尺，跌落在石地之上。

俞秀凡忽然間抽劍擊出，寒芒一閃，刺入了花豹的頭內。

三頭撲上來的花豹，片刻間全數死去。

只聽得幾聲豹吼，又是三隻花豹，撲了上來。

俞秀凡疾上兩步，長劍一揮，寒芒閃過，腰斬了一頭花豹。

金鈞翁、無名氏，全都揮動兵刄擊出，又擊斃了另外兩頭花豹。

俞秀凡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些花豹，似是受過了很嚴格的訓練，每一組，都是三頭合攏上來。」

金鈞翁道：「就算是受過訓練的花豹，也無法合作到如此佳妙的境界。」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另一批花豹伏身作撲擊之狀，但却未立刻發動，似乎是在等待什麽。

金鈞翁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看出來了吧？」

俞秀凡道：「看出什麽？」

金鈞翁道：「一直有人在暗中操縱這些花豹向人攻擊，這等野獸，却無法作攻襲時機的選擇，只是人才會有此能力。」

俞秀凡道：「目力所及處，不見人影，也聽不到什麽聲音。」

金鈞翁道：「可能是一種很輕微的聲音，也可能是咱們不注意的暗號，但一定有人在暗中主持。」

俞秀凡道：「老前輩的意思是咱們先找出那操縱這些花豹的人？」

金鈞翁道：「正是此意，不知俞少俠的高見如何？」

俞秀凡道：「這辦法不錯，但不知如何才能找出那個人？」

金鈞翁雙目凝神，緩緩在羣豹之中搜尋。

俞秀凡心中一動，低聲道：「老前輩，那人可是混在豹羣之中？」

金鈞翁道：「造化城主中的機詐，叫人防不勝防，如若有一個人，披着豹皮，裝作成一頭花豹，豈不是很容易瞞過人的眼睛。」

俞秀凡道：「不錯，這該是最好的辦法了•眞虧老前輩想得出來。」

金鈞翁道．「俞少俠，果然是有着過人的才慧，老朽在造化城中日久，知道造化城主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俞少俠，却能在老朽的目光中，找出內情，這一點，就非常人能及了。」

俞秀凡道：「如是那人再裝出豹吼之聲，指揮羣豹，那就更天衣無縫了。」

金鈞翁道：「老朽也有同感，但不知俞少俠找出那人沒有？」

俞秀凡道：「慚愧，慚愧晚輩還未找出可疑目標，老前輩有可教我？」

金鈞翁銳利的目光，凝注在三丈外一隻緊靠石壁的花豹身上，緩緩說道：「俞少俠，看到那隻花豹麽？」

俞秀凡道：「看到了，但晚輩看不出牠有什麽不同之處？」

金鈞翁道：「虎豹屬於獸類，不會把身子那樣靠在石壁上。」

俞秀凡恍然大悟，覺着那頭花豹倚在石壁上的姿態，有些可疑。

他目光過人，仔細觀察之下，發覺那隻花豹，不但姿勢可疑，而且目光也和其他的花豹不同。

除此之外，全身都扮的維妙維肖，如非有經驗的人，決難看得出來。

輕輕吁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老前輩高明的很，那不是一頭花豹，那是一個人裝扮的。」

金鈞翁淡淡一笑，道：「待老夫來賞他一鈎。」

俞秀凡心中暗忖道．「他那金竿之中的繫鈎細索，難道有四丈以上的距離麽？」

心念轉動之間，金鈞翁已然出手，右手一揮，一道金芒，破空而出。

日光下，但見金光閃了一閃，立時響起了一聲吼叫。

那是人的慘叫，聲音悽厲，似是受了極重之傷。

金鈞翁金竿一帶，收回金鈎，帶起了一股鮮血。

那一股鮮血很細，但却激射出一丈多高，只見那花豹前腿一震，一副豹皮由身上脫落了下來。

豹皮退下，現出一個人來。

那人穿着一身黃色的勁裝，雙手按在前胸之上，鮮血由指縫中透了出來。

他五官曲扭，似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臉色猙獰，滿是恨意。

俞秀凡心中大奇，暗道：小小一個魚鈎，就算鈎下來了一塊肉，也不至於疼到如此難以忍耐的地步。

只見黃衣人向前奔跑了一陣，突然停了下來，倒在地上死去。

微微怔了一怔，俞秀凡緩緩說道．「老前輩，這一鈎打在了什麽地方，如此厲害？」

金鈞翁道：「鈎斷了他的心脈，我只對準了豹腹上面擊去，却不料擊中了他的要害。」

俞秀凡心中暗道：他號稱金鈞翁，只怕最厲害的武功，是那釣鈎之上。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老前輩，那金竿之中，不知藏有多少釣鈎？」

金鈞翁先是一怔，繼而哈哈一笑，道：「俞少俠果然玲瓏心竅。這些年來，武林中人，都是覺得老朽金竿中只有一隻釣鈎，不過細索長些罷了，但俞少俠一見之下，就能想到了老朽金竿中不只一個藏鈎。」

俞秀凡接道：「但不知閣下那金竿之中，藏有多少金鈎？」

金鈞翁道：「七個，每一個的重量，都不相同。所以，遠近距離，都有很大的分別。」

俞秀凡道：「什麽分別？」

金鈞翁道．「每個魚鈎重量不同，自然用途也不同了，或擊遠，或打近，各有所長。」

俞秀凡道：「原來這一根金色魚竿中，藏

有如此衆多的暗器。」

那豹羣失去了指揮的人，頓形星散局面，有不少竟然掉頭而去。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對付兇人惡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以殺止殺，以暴制暴。這些花豹，在猛獸中最爲兇殘，但牠們似也知道死亡的可怕。」

金釣翁點點頭，道：「這數十隻花豹，集於一處，就算是第一流武功的人，也難免心生畏懼。如是咱們適才稍有退縮行動，這些花豹，必前仆後繼的猛撲過來。老實說，這數十隻花豹如若是一擁而上，就算是咱們能夠應付下來，亦必要傷在花豹的利爪之下。」

兪秀凡略一忖思，道：「以獸喻人，造化城主也無什麼可怕之處了。」

這時，數十隻花豹，都已蜷伏一側，不再作勢欲撲。

金釣翁道：「花豹生性兇殘，但牠們常常和馴豹之人接近，已完全受制於人。一旦失去了指揮的人，牠們連撲敵人的勇氣也完全消失。因爲，牠們明白，只要不向人攻擊，人也不會傷害牠們。」

兪秀凡道：「造化城也是如此。只要咱們能一舉制服了造化城主和他一部份死士，這組織龐大的造化城，也可能在失去主宰人物之後，風消雲散。」

金釣翁道：「兪少俠語含禪機，發人深省。想那造化城主，也不是一個人罷了，如是咱們早有抗拒他的決心，單是我們四大從衞，就可以和他一決勝負了。」

兪秀凡點點頭，道：「老前輩，在下覺着，造化城主，可能是數人或十數人組成的一個首腦集團，才能這麼神出鬼沒的造成這等神秘的一處巢穴。」

金釣翁沉吟了一陣，道：「這一點，老朽和兪少俠的看法稍有不同。」

兪秀凡道：「請教高見。」

金釣翁道：「不論造化城主的爲人如何，但他能造成這樣一個局面，定是一位才智絕世的人物。這樣一位高人，似乎是不可能和數位或十數位同道，組成一個首腦集團。」

兪秀凡道：「在下也曾這麼想過，但有很多地方，叫人思索不透。」

金釣翁微微一笑，道．「兪少俠，這件事，咱們不用談下去了，揣測無補於事，何不闖進去瞧瞧！」

兪秀凡道：「老前輩說的是。」

舉步向前行去。

蜷伏於甬道的花豹，竟然靜臥不動，只是用兩隻眼睛望着幾人。

行至甬道盡處，忽然甬道折轉，又向一側彎去。

但彎角五尺處，又是一道鐵門。

兪秀凡一提氣，飛身登上鐵門。

在他想來，那鐵門的外面，仍然是一條甬道。

那知一足踏空，身子忽然向下落去。

原來，那鐵門之外，再無去路，竟然是一道百丈深谷。

那山谷雲封霧鎖，深不見底。

兪秀凡大吃一驚，急伸左手抓住了鐵門，一個倒翻，重又躍回門內。

因爲那鐵門外深谷，有一股不大不小的捲吸之力，如是心中無備，很容易被那捲吸之力，引的一腳踏空。

兪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好惡毒的設計，這一次，算我運氣好，逃過了一刦。」

無名氏臉色一變，道：「怎麼說？」

兪秀凡道．「那鐵門外面，是一道深谷，那鐵門下面緊臨峭壁。而且，鐵門外面，光滑得連一個着脚之處也沒有，如若身子離開那鐵門，超過一步，只怕很難再有逃命機會了。」

無名氏道：「這設計當眞是惡毒的很。」

兪秀凡目光轉到金釣翁的身上，道．「老前輩！這也是一片絕地，似乎是後面再無去路了。」

金釣翁皺皺眉頭，道．「這個麼，老朽就不清楚了。不過，就老朽所知，有不少人，常常從後面行來，如是完全沒是出路，他們都到了何處呢？」

兪秀凡道：「這座造化城的設計，變化多端，雖然不能說有巧奪造化之功，但却處處出人意外，如是老前輩確然看到了很多人自後面行來，這其中定然有什麼花樣了。」

無名道氏：「如若那鐵門之外的懸崖，和圍牆外面一般的深，要想挖一條地道，決非一件容易的事了。」

兪秀凡沉吟不語。

金釣翁道：「這麼說來，毛病就在這條甬道中了。」

兪秀凡道：「目下看來，這似是一片絕地，一座孤峯，咱們似乎是被困在這座孤峯之上了。」

金釣翁道：「照老朽的看法，這地方一定有路，而且，可通達四方，問題是咱們如何去找這條路了。」

兪秀凡道．「老前輩，這座深谷，有多少丈深？」

金釣翁道：「第二道鐵門之後，老朽從未來過，這道峭壁有多少丈，老朽也不清楚。不過在我們住的地方，兩面峭壁，大約有二百丈深。」

兪秀凡道：「這樣的距離，就算是一塊生鐵摔下去，也會摔成碎片。」

金釣翁道．「不錯。不論何等高明的輕功，也要被摔成粉身碎骨。」

兪秀凡道：「那是說，咱們無法橫越這道深谷，他們也一樣無法越過了。」

金釣翁道：「是。兪少俠不能的事，只怕天下無人能夠辦到。」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不是住在這裏面的麼？」

金釣翁道：「兪少俠，老朽也是這樣的想法，但現在看來，這地方也只是一個陷阱。」

忽然聽到無名氏大聲而叫，道．「快些看，那是什麼？」

兪秀凡等轉頭望去，只見鐵門外面，冉冉升起一個白衣人來。」

這突然出現的白衣人，使得場中之人，全都大吃一驚。

兪秀凡親身經歷，那鐵門外面，是滑不留足的峭壁，這人怎會在鐵門外面出現。

那現身的白衣人，似有意造成兪秀凡一種詭異之感，腰部超過了鐵門之後，立刻停下。

無名氏低聲道：「公子，你說那鐵門外面，是一道滑得難以着足的峭壁。」

兪秀凡道．「下臨深谷，烟封霧鎖，無法瞧到谷底形勢。」

無名氏接道：「但這位白衣人——」

兪秀凡已鎭定下心神，淡淡一笑，接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他不會長出那樣長的兩腿，由深谷中把身子撑起來。」

金釣翁道：「如是在鐵門外的壁峭上，橫揷上一座可以着足之物，這就不足爲怪了。」

兪秀凡點點頭，道：「旣能在這峭壁上修築圍牆、鐵門，自然是不難在那着足的峭壁上設下埋伏。」

那白衣人一直靜靜的聽着，直待兪秀凡說完了話，才冷冷的說道：「你就是兪秀凡？」

兪秀凡冷然一笑，道：「不錯。區區正是

兪某人。閣下是——」

白衣人接道：「引渡使者。」

兪秀凡道：「引渡使者？」

白衣人道：「聽說你想見造化城主？」

兪秀凡道：「在下冒千險萬難而來，用心就在一見造化城主。」

白衣人道：「如無本使者的引渡，閣下再找十年，也一樣無法見到造化城主。」

兪秀凡道：「我希望見到是眞的造化城主，不希望再見他的化身。」

白衣人冷冷說道：「可以。但不知你要出什麼價錢？」

兪秀凡道：「出價？」

白衣人道：「是。想那造化城主，乃人中之仙，豈是輕易可以見得的！」

兪秀凡道：「咱們乾脆一些，閣下想要什麼，還是一口說出來吧！」

白衣人道：「老夫如是開了口，只怕你付不起。」

兪秀凡道：「閣下，造化城中的兇險，在下已經見識了不少，似是用不着再故弄玄虛了。你如是要天上的星星，在下自然是無法付得出來。」

白衣人道．「老夫要的東西，自然是你能夠付得出來之物。」

兪秀凡道：「好！那就請說出來吧！」

一面却仔細打量那白衣人，他雖口口聲聲自稱老夫，但却連一點鬍子也看不到。

只聽金釣翁冷冷說道：「陰陽叟，你作了引渡使者，連太淤故友，也不認識了麼？」

陰陽叟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巴，道：「金釣翁，別說你還是人，就是你骨化灰塵，老夫也能認出你來。」

金釣翁道：「這麼說來，倒是老夫眼拙一些了。」

兪秀凡低聲道：「老前輩，這一位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了？」

金釣翁道．「是！縱橫東南道二十年的陰陽叟！」

兪秀凡歎一口氣，道：「老前輩，有一件事，實叫晚輩不解。」

金釣翁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這些武林中的名人高手，爲什麼都甘願作爲造化城主的爪牙？」

金釣翁笑一笑，道．「有很多爲形勢所迫，有很多却生具惡根。」

但聞陰陽叟的聲音，傳了過來，打斷了金釣翁未完之言，道：「兪秀凡，你還未回答老夫的話？」

兪秀凡道．「你還未開出價來。」

陰陽叟道：「一條臂膀。不妨碍你用劍的手臂。」

兪秀凡道：「要我一條左臂膀？」

陰陽叟道：「不錯，要你一條左臂膀，這代價不算太大。」

兪秀凡道：「嗯！不算太大，不過，在下覺着無此必要。」

陰陽叟接道：「不錯，付一條手臂，立刻便見到眞正的造化城主，也可能留下你一條性命。」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要見我，爲什麼又不肯給我一個公平的機會，我已經受了很多處的傷。」

一頓又道：「體力方面，已然打了很大的折扣，再讓我斬下一條手臂，還有什麼動手的能力，這一點，不知道閣下是否想到了？」

陰陽叟冷冷說道：「閣下說的不錯，但那造化城主，是一位非常好勝的人。他知道了兪少俠闖過了重重的險關，所以，他也希望見你。不過，他有一個規矩，任何一個陌生的人，要想經由引渡使者去見他，那人就必須自殘一處肢體，或者是挖出一隻眼睛，至少也要割下鼻子。」

兪秀凡道：「如若閣下說的很眞實，割下鼻子一事，在下倒可以考慮。」

陰陽叟一皺眉頭，道：「你這麼一幅美好的面孔，如是割下了一隻鼻子，那豈不是破壞了所有美感麼？」

兪秀凡笑一笑，道．「男子漢，大丈夫。面貌的美醜，有得什麼關係，割下一個鼻子，大不了難看一些。」

陰陽叟道：「鼻子、膀子都是肉，割下來，一樣痛苦。」

兪秀凡道．「疼痛一事，還在其次，在下希望的是能夠保持戰力，見到造化城主之後，能夠和他動手一搏。」

陰陽叟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那你割下一隻鼻子。」

金釣翁道：「慢着！」

陰陽叟怒道：「金釣翁，你吃裏扒外，已不可原諒，竟然又來破壞大事。」

金釣翁笑一笑，道：「陰陽叟，你沒有看到忘情大師、金星子道長和土龍吳剛的死狀，你要是看到了，也會寒心的很。」

陰陽叟道：「他們是不是死在兪秀凡的劍下？」

金釣翁道．「如是死在兪秀凡的劍下，那也是應該的事，還有什麼悽慘可言？」

陰陽叟道：「哦！」

金釣翁道：「他們不是死在敵人之手，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陰陽叟道：「自己人？」

金釣翁道．「是！自己人的手中，造化城主的化身之手。」

陰陽叟道：「就是你們四大從衞保護的那位化身麼？」

金釣翁點點頭，道．「不錯。」

陰陽叟道：「他呢？」

金釣翁道：「死在兪少俠的劍下。」

陰陽叟長長吁一口氣，道：「這麼說來，兪秀凡果然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了。」

兪秀凡沒有講話，金釣翁却接口說道：「不錯，就老朽所見，兪少俠的劍法，是老朽這一生所見的最好劍道高手。」

陰陽叟道：「就算你說的很眞實吧，但也無補於事。」

金釣翁道：「你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竟屈居爲引渡使者。」

陰陽叟冷笑一聲，道：「金釣翁，別想在中間挑撥離間，老夫不吃這個。」

金釣翁道：「你執迷不悟，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陰陽叟冷冷說道：「咱們的身份不同，老夫這接引使者，比起你那從衞的身份，高出甚多。」

金釣翁冷笑道：「從衞固然不是什麼很高的身份，但引渡使者，也不過是一個帶路的人罷了。」

陰陽叟突然尖笑一聲，道：「金釣翁，你似乎應該休息一下了。咱們還有一筆老賬沒有算清楚，過去咱們同屬於造化城主之下，老夫還不好意思找你，如今你背叛了造化城主，咱們應該清一清老賬了。」

金釣翁道：「數十年之前，你似乎是還沒有忘記。」

陰陽叟道：「忘不了。任何傷害到老夫的事，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你等着吧！辦完了兪秀凡的事，咱們就結算舊賬。」

金釣翁笑一笑，道：「兪少俠不會割下他的鼻子，你也不用心存妄想了。」

陰陽叟道：「他不割下鼻子，就不可能見到造化城主。」

金釣翁道：「那不錯，造化城主一樣也見不到俞少俠。」

陰陽叟道：「造化城主不一定要見他。」

金釣翁道：「俞少俠也未必急在一時要見造化城主。」

陰陽叟道：「你該明白，如是造化城主想見俞秀凡，可是各種不同的化身，和他見面，在造化城主而言，那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金釣翁道：「不錯，只要我們留心一些，自然會發覺他是改扮。老實說，目下俞少俠已是造化城主的眼中之釘，背上芒刺，急於要見俞少俠的是造化城主，咱們似乎是不必再割下一隻鼻子見他了。」

陰陽叟怒聲喝道：「金釣翁，你這老奴才，似乎是已認俞秀凡爲主子了。」

金釣翁道：「言重言重，咱們就是做俞秀凡的奴才，那也是心甘情願。」

俞秀凡急急說道：「老前輩，這叫晚輩如何能够擔待的起。」

金釣翁接道：「陰陽叟，你聽聽，俞少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至少，我們是平行論交，你和造化城主敢麼？他會稱你一聲老前輩麼？你才是眞正的奴才。」

陰陽叟怒道：「你們四大從衞是奴才的奴才，老夫追隨的，至少是眞正的造化城主。」

金釣翁笑一笑，道：「就算是吧！但我們醒覺了，現在我是金釣翁，太湖霸王，昂然七尺之軀，堂堂大丈夫。你呢？還不過是個引渡使者罷了。」

陰陽叟只聽得臉色大變，咬的牙齒格格作響，道：「金釣翁，城主不會饒過你的。你會嚐試到造化城中最慘酷的刑罰，你會被片片碎裂，分餵狼羣。」

金釣翁大笑，道：「你不覺得這些話說的陽氣太重了一些嗎？想像不像王婆罵街？」

陰陽叟怒叱一聲，突然一揚右腕。

一團銀芒，疾如流星般直飛過來。

金釣翁哈哈一笑，手中金竿疾揮而出。

一點金光，閃電迎去。

金光，白芒，突然一接，立時閃起了一團火光！

耳際間響起金釣翁的聲音，道：「諸位快請閃開！」

其實，無名氏、石生山等，都是江湖上閱歷極爲豐富的人，眼看火光爆閃的刹那，已然向旁側避去！

兩人都有着同一的心意，覺得俞秀凡的生死，比自己的生死還要重要，所以，兩人幾乎在同一時間，伸手抓住了俞秀凡向旁側帶去。

無名氏更是一閃身子，攔在了俞秀凡的身前。

但見那爆裂的火光，射入鐵門之內，散落在地上。

立時間，化成了一團一團的慘綠火焰。

無名氏左袖上沾染了一點火星，立刻熊熊燃燒起來！

俞秀凡一劍削出，劍鋒掠着手腕滑過，削落下一片衣服。

也削落那燃燒的衣袖。

金釣翁金竿抖動，又是兩點金芒射出，擊向數丈之外的陰陽叟。

但見上半身浮動在空中的陰陽叟，突然向下一沉，消失不見了。

金釣翁右腕一挫，收回擊出的金鈎，道：「這老妖物，越來越陰險了。」

俞秀凡低聲說道：「我一直想不明白，那陰陽叟怎會停在鐵門外面的深谷之上。」

金釣翁道：「俞少俠，老朽現在倒是想明白了。」

俞秀凡道：「請教高明。」

金釣翁道：「那機關不在這道鐵門之內，而在這鐵門之外。」

俞秀凡道：「這個就叫人有些想不通了。難道他由那深谷中，築一道長梯上來。」

金釣翁道：「問題在峭壁上，若是他們在峭壁間，佈下機關，開有門戶，這突然出現，那就不足爲奇了。」

俞秀凡道：「果眞如此，咱們實無機會見到造化城主了。」

金釣翁道：「唉！這個造化城主果然是一位可怕的人物。」

無名氏低聲接道：「兩位只管大聲交談，在下瞧瞧去。」

俞秀凡臉色一變，欲待出言喝止，無名氏却不停的搖手阻攔！

只見他輕步行近鐵門，悄然向上游去！

金釣翁一皺眉頭，說道：「俞少俠，如若老朽沒有看錯，必然另有門戶，通入那峭壁之中。」

俞秀凡也提高了聲音，道：「老前輩看法不錯，可惜咱們無法找到那座門戶！」

金釣翁道：「如是咱們想法子把這座峭壁炸毀，那就省去了不少的麻煩了。」

俞秀凡道：「一時間那裏去找這麼多的火藥？」

這時，無名氏已爬上鐵門，緩緩伸出頭去，向下探望。

他舉動小心異常，竟未發出一點聲音。

俞秀凡則眉頭微皺，暗中戒備着，一面說道：「那陰陽叟用的是什麼暗器，竟然如此厲害？」

金釣翁道：「那是老妖物賴以成名的惡毒暗器，陰燐水火彈。」

俞秀凡道：「剛才，那一顆是陰燐水火彈了？」

金釣翁道：「不錯，還有一種毒水彈。這兩種暗器都不能用兵刃觸及，尤其是刀劍一類擊中，立刻爆裂，洒出毒火、毒水，遍及數尺方圓。就算是一流武功的人，如在驟不及防之下，只怕也無法防止這毒火、毒水。據說那毒火沾染肌膚，燃燒不熄，毒水中人之後，潰爛不止的，均是惡毒之物，老朽想不到他會突然打出此物，還未及告訴俞少俠。」

這當兒，無名氏已然把整個的人頭伸出鐵門外面。

大約是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心有未甘，整個的上半身，伸了出去。

忽然無名氏探出鐵門的身子，似是遇上了極大的吸力，整個身子，向下沉去。

耳際間，響起了一聲悶哼，似是無名氏的咽喉，被人堵了起來，叫不出一聲聲音。

這只是極快的一瞬，俞秀凡等怔了一怔，無名氏已完全消失！

俞秀凡吸一口氣，飛身而起。

但金釣翁却似是早已防到，伸手一把抓住了俞秀凡的左臂道：「俞少俠，鎭靜一些！事情已經發生了，咱們不能亂了法。」

俞秀凡道：「這手段太卑鄙了。」

金釣翁苦笑一下，道：「俞少俠，造化城主的手段，如是堂堂正正，也不會設立這座造化城了。」

石生山突然行動，飛身一躍，躍登上了圍牆。

凝目望去，但見深谷千丈，那裏還有無名氏的影子。

俞秀凡大聲喝道：「下來！別再中了別人的暗算。」

也許是石生山選擇的方位很正確，竟然未遇到意外暗算，飄身落着實地。

金釣翁道：「瞧到了什麼？」

石生山道：「沒有瞧到什麼，不過，如是無名氏跌入深谷之內，我定然可以瞧出一點蛛絲馬跡。」

金釣翁道：「俞少俠，看來不會錯了。」

俞秀凡道：「爲什麼？」

金釣翁道：「門戶機關，就設在那鐵門下面。」

石生山道：「無名兄小心異常的探出頭去，怎麼會全無警覺的就遭了人的暗算？」

俞秀凡雙目凝神，沉思了一陣，突然伸手在地上寫道：「無名兄只顧注意到正面，忽略了兩側！」

金釣翁一點頭，道：「不錯。」

石生山道：「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俞秀凡低聲道：「將計就計。」

這句話說來簡單，人人都懂，但此時此情之下，連金釣翁那樣老江湖，也聽得瞠目結舌，不知俞秀凡言中之意。

俞秀凡稍一沉吟，低聲說出了自己的將計就計之法。

金釣翁搖了搖頭，道：「這個太過於危險了。」

俞秀凡道：我知道，但此刻咱們已到了別無選擇的餘地，縱然冒險一些，强過給他一條左臂了。」

金釣翁道：「俞少俠，這一個讓給老朽如何？」

俞秀凡笑一笑，道：「老前輩，不論咱們誰去，都是一樣的冒險，何不由在下試試？」

金釣翁道：「不！老朽還有幾個時辰好活，就算不幸跌下深谷而死，也不算什麼了？」

俞秀凡正容說道：「老前輩，在下的主張，老前輩應該振作起來，和毒發時痛苦對抗，也許，那時，咱們能找出解救之法。」

金釣翁道：「可以，不過要俞少俠答應在下一件事情。」

俞秀凡道：「什麼事？」

金釣翁道：「我要俞少俠答允，老朽在極難忍受時，助我解脫。」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金釣翁一提眞氣，道：「老朽先試試俞少俠的妙計如何？」

俞秀凡搖搖頭，低聲道：「一則是一計不可二用，老前輩試過之後，只怕他們會對我改變了法子，二則，不論成敗，在下還得冒一次險。」

金釣翁道：「這個，這個……」

石生山自知武功不濟，所以，只靜靜的聽着，沒有開口。

俞秀凡忽然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也不閒着，助我一臂之力。」

金釣翁道：「如何相助？」

俞秀凡道：「晚輩如若以無名兄相同的速度，跌下去時，你可用金竿中的飛索，纏住我的雙腿。」

金釣翁點點頭，道：「如是老朽早作準備，大約可以辦到。」

俞秀凡道：「好！我身不由主，向下跌落時，你用竿中釣索，纏住我的雙腿，但儘量放長你的魚索，我如跌下深谷，有你這一索之力，我自信可以不致於掉下去了。」

金釣翁有些茫然不解，但他却沒是再問，只是迷惑的望着俞秀凡。

俞秀凡低聲道：「我如有了什麼發現，會設法招呼你們。」

金釣翁也以極低的聲音，說道：「公子多多小心。」

俞秀凡點點頭，舉步向前行去。

金釣翁一提眞氣，蓄勢戒備。

俞秀凡的舉動，十分小心，行近了鐵門之後，突然一提眞氣，身子飛騰而起。

他早已打算好了應付之法，因此上半身露出鐵門時，身子向前一傾，半個身子探出了門外。

金釣翁右手一振，金鈎長索飛出，捲上了俞秀凡的左腿。

果然，俞秀凡的身子向前探出時，兩側突然飛過來兩條套索！

那套索飛來的位置，都在兩側死角，所以俞秀凡雖然早已留上了心，仍然無法看到，等到俞秀凡看到，套索已到了頭頂。

原來，那飛來的套索，不但角度隱密，而且，手法熟練，快如閃電般套向了俞秀凡。

俞秀凡右手急擺，但仍然沒有擺開，被右面一條套索套中了頭頂。

但覺一股强大的吸力，向下拖去。

這股力量强大無匹，俞秀凡竟然感覺到抗拒不易。身不由主的被那股强力向下一拖，向下墜去！

自然，俞秀凡在全神戒備之下，可以揮劍斬斷套索，但他別有用心，並未揮劍。

金釣翁放長了金竿中的魚索。

俞秀凡身子下墜到一丈左右處時，那陡立的峭壁中，突然伸出了一個網兜，套住了向下墜落的俞秀凡。

那是設計的十分精巧的機關，配合的佳妙無匹，網兜是絲索織成，兜中了俞秀凡之後，立刻收緊，又縮回峭壁。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俞秀凡來不及有所反應，那網兜已緊緊的收起。

俞秀凡的長劍貼身，平平放起，身子和長劍併在一處。他聞砰然一聲輕震，網兜被摔那在石地之上。

俞秀凡只覺那網兜愈收愈緊，全身都在那繩索的收縮之下，壓迫得蜷收在一處。

形勢逼的他不得不運氣抗拒。

那絲兜有着很大的空隙，俞秀凡發覺自己正陷在四個人的包圍之下。

四個穿着黑色長衫的大漢，腰中各繫着一條很寬的白色帶子。

四個人年齡相若，都在四十以上年紀。手中各執着一根熟銅棍，粗如鴨蛋。至少，也有六十斤以上的重量。

四條銅棍，都已舉起，隨時可以擊下！

定一定神，俞秀凡吁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

一個濃眉長臉的漢子，冷冷說道：「你就是俞秀凡麼？」

俞秀凡儘量使自己保持着平靜，淡淡一笑，道：「不錯，這是什麼地方？」

濃眉大漢道：「要你命的地方，閣下，準備就範呢？還是咱們動手？」

俞秀凡道：「我可不可以預先知道，就範如何？要你們動手又如何？」

濃眉大漢道：「要動手麼？咱們四條銅棍一齊擊下，先打斷你的雙臂雙腿，然後，再鬆網兜，帶你去見城主。」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麼？」

濃眉大漢道：「不錯。」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自願就範呢？」

濃眉長臉的大漢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如是閣下願意就範，先要棄去兵刄，加上鐵枷手銬，去見咱們城主。」

俞秀凡道：「看來，這兩種方式，都非待客之道。」

濃眉大漢道：「閣下覺得自己是客人？」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論我是不是受歡迎的客人，但我遠來是客，總是不錯。」

濃眉大漢道：「就算你是各人，也是一位惡客，咱們無暇和你多費口舌了，如何決定，快請說出，否則，咱們只好動手了。」

俞秀凡仔細看去，果然發覺四條銅棍，分別對準了雙臂、雙腿的關節之上，如是真的擊下，就算是堅石、鐵棒，也要被擊碎、打斷了，如雙臂雙腿俱廢了，再強的武功，也無法出手。處此形勢，以是也只有就範一途了。

俞秀凡心中暗作決定，笑一笑，道：「諸位，看到了麼？在下已然棄去了手中長劍。」

當真的鬆開了握劍的五指。

濃眉大漢仔細看了一眼，道：「閣下就閉上雙目，咱們先替你加上手銬，不過，咱們的防備很森嚴，你最好別打歪主意。」

俞秀凡道：「我只是想見到造化城主，不會和你們這等身份的人爲難。」

濃眉大漢道：「你如真的是想見造化城主，這是你唯一的機會了。」

俞秀凡道：「你們如何下手？」

一面暗用左手，解開了纏在腿上的釣索。

濃眉大漢冷冷一笑，道：「閣下先請閉上雙目，咱們自然解開索網。」

俞秀凡輕輕拉動魚索，作出了約好的暗號，人卻依言閉上雙目。

濃眉大漢道：「看起來，俞少俠似乎是一個很合作的人。」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所以，諸位對在下最好也能守些信用。」

濃眉大漢道：「只要俞少俠能守咱們之間的約定，咱們也決不會傷害到俞少俠！」

俞秀凡道：「你們動手吧！」

濃眉大漢道：「好吧！咱們先替你加上手銬。」

俞秀凡心中暗道：目下我被網在軟索之中，但不知他們要如何解去這座網索。心念轉動之間，突然感覺到全身十數處關節一麻，事情發生的太過突然，俞秀凡只是在盤算着，一旦被解開雙手之後，如何反擊。」

但卻未想到忽然間全身關節都覺得一麻。

睜眼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黃衣的女人，站在七八尺外，雙手各握着一把金針，望着俞秀凡頷首微笑。俞秀凡頸子以上還可以轉動，低頭看時，只見那雙肩、雙肘、雙膝的關節之上，各中了一枚金針！

這六枚金針，使得俞秀凡整個人變的如同癱瘓。

雙手、雙腿、雙臂，不但無法運氣，而且完全不能行動。他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身中六枚金針，可有什麼說明麼？」

黃衣女子淡淡一笑，道：「這叫定穴金針，凡身中此針之人，四肢之力，難再運氣和人動手，俞少俠如是不信，你不妨運氣試試。」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